沈从文全集

4

沈从文全集

第4卷 · 小说

SHEN CONGWEN QUANJI

呆官日记

男子须知

十四夜间及其他

旅店及其他

采蕨

一个天才的通信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1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3-0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㐨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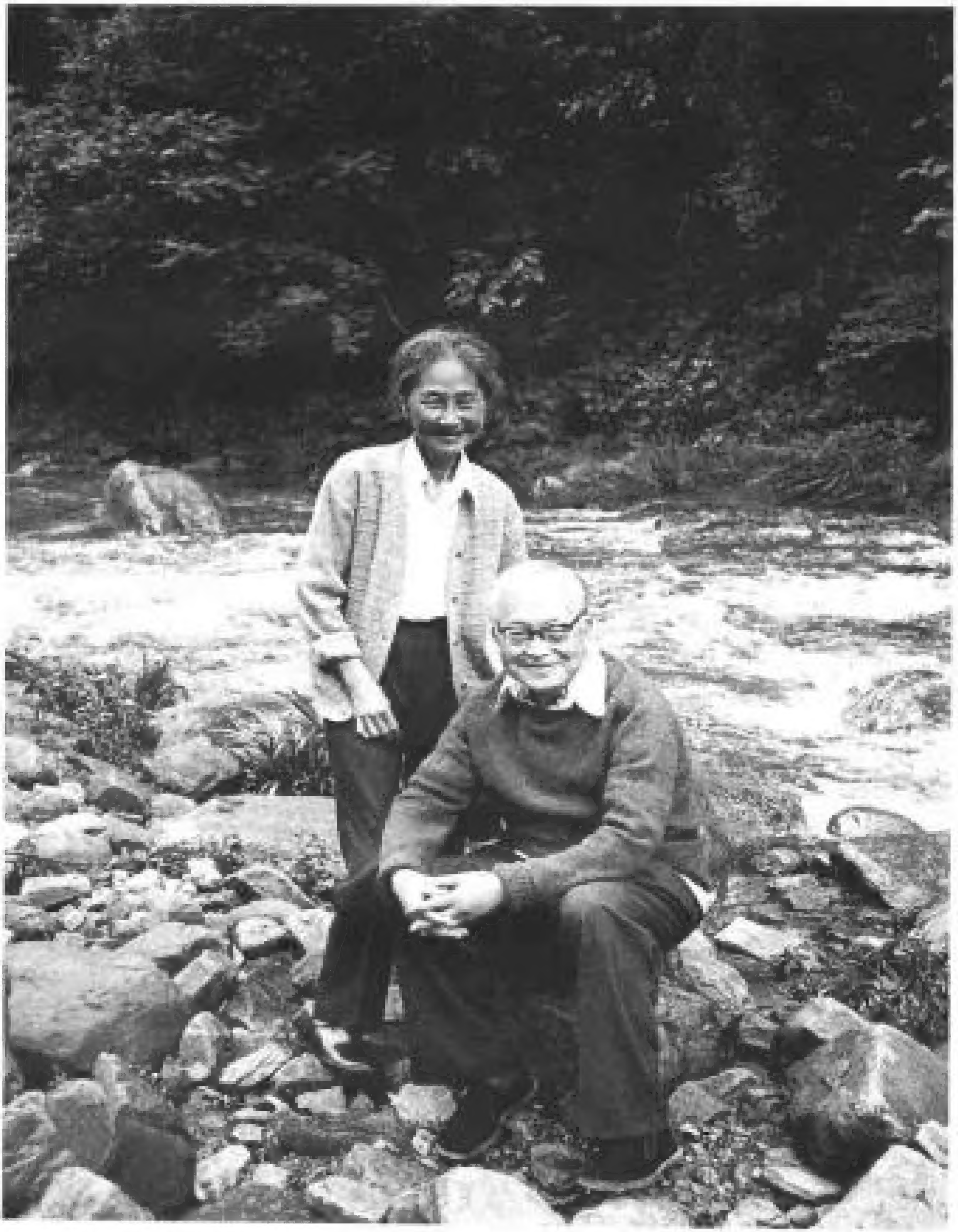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全神贯注工作　　　　王亚蓉　摄

沈从文与张兆和1935年夏在苏州



1982 年在张家界金鞭溪

沈从文自绘的图像资料选

目录

□ **呆官日记** 1

呆官日记 …… 3

□ **男子须知** 89

男子须知 …… 91
除夕 …… 119

□ **十四夜间及其他** 129

或人的家庭 …… 131
刽子手 …… 138
十四夜间 …… 147
支吾 …… 156

□ **旅店及其他** 171

旅店 …… 173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 182
记一大学生 …… 193
元宵 …… 213

□ **采蕨** 251

采蕨 …… 253
一只船 …… 264
逃的前一天 …… 275
一个女人 …… 293
一个体面的军人 …… 307

□ **一个天才的通信** 323

编者序 …… 325
一个天才的通信 …… 326

呆官日记

DAIGUAN RIJI

《呆官日记》为中篇小说单行本，1929年1月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为“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六”。现据远东图书公司初版编入。

呆官日记

三月初八日——星期六

听人说，记下了日记，将来有许多用处，仿佛还可以卖钱，我定下志愿，从此以后要每天写日记了。我们主人，（应当说朋友啊，他曾叫过我为老弟，平时也喊我的号，很亲热，这的确是一位好朋友！）成天也写日记的，不过日里所作的他不写上，——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吵架，生气时用手杖打书记之类，他不写在日记上。——写上的却满是不可信的话。大约因为他是国家大员，又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在做文章吧。写日记若认真，照直写，像我不过一匹狗，说狗话，自己看来也不顺眼，这也是事实。然而我当天赌咒，我要“忠实”自己的。一个狗当然不好说谎忠实于某人或某党，骗钱骗饭，但我还有我自己。有些人似乎是因为不要自己，所以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却作成某某“走狗”的。我写到此我想笑了，既然人都可以称为狗，我为什么不可称为人呢？假使我那朋友让我穿上体面的衣服，排排场场的到社会上同绅士们应酬，

我当然也是绅上！

我并不否认在社会上充绅士是坏的。单是享乐，就是我这样一匹狗，也有充绅士的必须了。

三月初九日——星期日

我说过，我的日记要按日写，我就按日写。

今天晴，天气暖，温度好，真是好春天。

（我心上好快活呀！）哈哈，这简直是新诗了，我应当涂掉，另外说，我心上快活得很，仿佛吃了仙丹妙药。若是我那主人——嗐，我又说主人。我那朋友，若是如此神清气爽，他又必定说是念完《法华经》的结果了，其实我是并不念《法华经》，也不念别的什么经，总之不念不背不读诵，仍然如此舒畅的。

我随我朋友到公园去，玩了一阵，坐了一阵，看了一阵，（我可不喝茶，我试过，味道苦，像药，要不得。）我见到许多绅士。绅士们，见了面，亲热的握手，和气的点头，快乐的谈话，气概从容不迫，真是可以羡慕的。我若将来也成了绅士，我就也成天去公园。不过茶我决对不喝，我不同人点头握手，我玩我的。公园无肮脏人在场，空气很好，合卫生，大致是真的。

假使真有这一日，不知人家称呼我是狗，还是人!？我不懂这规矩。我想这总有规矩的。中国卖烟有禁烟条例，卖人口有行市，我们的事也总不缺少规矩的吧。

我想到未来的那一日我就忍不住笑了。

三月初十日——星期一

哈哈，我的气运！你们不相识的，为我贺喜吧。我不单穿了体面衣服，从此是上等人，而且我是国家的官吏了。我说过我不作官的话，是的，我不否认，如我不否认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我曾经同朋友谈过。但是，我如今才知道作官后仍然可以保持我个人的信仰。只要不放在口上，（放在口上的当然是做官的工具，）我这官作来并不算与我信仰相违的。

我是拿五级薪的二等科员，在我头上的上司是科长厅长，在我脚下僚属是书记司书生之类。我也如其他科员一样，应当办公事。以后我当然很忙了。我以后必定按照衙门规矩起床上衙门，当然不能像先前浪漫了。我担心的是我对于许多事都不懂，我到衙门会闹出一打笑话。还有那地方，似乎还有女的同事，我真不惯。女人一定怕我咬她害她，不欢喜我。因为样子丑，他们都看得我很远，不与我交言，也总有之。唉，我想起这些来就有点心烦。

但我今天应当是很快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做了官。或者是我为他们主义尽过力？我攻击过“军阀？”（我看到过两个军阀，主人告我指点我看的。）我咬过到衙门来请愿的群众？我实在不明白。不过我想作官大概也用不着许多理由吧。如今革命成了功，建设处处要人材，各部各局设了数不清楚的机关，未必每一个机关中的每一个职员都是有拿薪水的理由的吧，我何必在此事上疑是误会，把心不安。我以后照到别的同事一样，安安分分作下去，看事行事，保可不生问题。

上面的思想是起床以前在床上想的。到起来以后，我走到朋友那里去，问朋友，朋友笑。

他说："这不知道么？完全是我帮你设的法！"

"是真的吗？"因为朋友平时同人说假话似乎比说真话多。

"难道对你我也说假话？"朋友见我疑心不决，有点生气的样子。

我连忙说我猜是猜想到了，故意来问问的。朋友就打哈哈笑，说照我这样聪明，不应当不明白这事的。我真不知应如何感激他。我许下了一个愿心，等待再有年青人捣乱说我朋友是腐化分子时，愿意印刷一千张传单说我朋友是好人，为他证明。我赌咒要作到这事。

朋友要我放心进衙门去办公，不必害羞，事情作不作不要理，坐到办公厅自己桌上，玩几点钟，我点头。

我就上衙门，我的新衣，我的仪表，我相信在同事中曾起了惊讶。他们对我非常客气，连科长也是一样，像老朋友又像老亲家。毫无拘束的谈笑，以及毫无拘束的玩，我感到作官的方便。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门以前的胆怯，这真可笑。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要人的朋友，所以特别想同我要好的；那种要好情形，简直是一见面就得拜把子呼哥唤弟。我看看这些年青的同志，（他们喊我是都喊同志的），我觉得心上轻松。一个两个脸嫩嫩的头发溜光，全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我很欢喜这些同志。这些同志衣服全穿得很入时，打扮得体面标致，如像赴宴一样，我自顾不免多少有点惭愧。虽然我的衣服是新的，材料也好，式样也好，不过我的脸，那么毛胡胡的，简直像不曾刮过一样，真不行。我应当买一把保险刀的，我不能在此事上悭吝，省得人笑话！

三月十一日——星期二

梦到一个地方全是人。似乎开大会模样，有主席台，有纠察队，有大的白布写的黑口号，有散传单的人。我满想挤进去看看是些什么人演说，挤了半天还只到中间。我眼睛平时并不算坏，耳朵也被人夸奖过，这时却看不清这主席是谁，也听不到他说什么。我还用了我的嗅觉，（因为我自己相信得过，若是主席是老头子我嗅得出。）也失败了。问左右的人，他们也摇头。但我从地下捡得一张传单了，看传单知道了是为反对日本出兵的事而起的。一些提案，仿佛由主席念出，就无条件通过了。凡是规矩照例一到了通过一个案子，在下面的一群全应喊“政府万岁”“主义万岁”，所以我也叫了两声。到后来，大家游行，高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有些人喊顺了口，把“日本”喊成“英国”，于是这人就被指挥批颊，说这样不小心，随意乱喊，还成党员吗？那被打的人默默不再作声，这人的服从，使我佩服。

不过我心中就有点奇怪。我还不曾听过英帝国主义打倒的消息。也许我这不大欢喜看报纸的狗，浅见寡闻，所以不知道这么一回事了。我就设法咬一个人的衣，问他道：

“先生，同志，我们口号为什么不同先前了呢？”

那人摇头不懂。我再说：

“同志，我问的是为什么只有日帝国主义该打倒，其他却不过问？”

“英国同我们政府要好了，你不知道么？”

我惭愧了，因为这同志的一说。我连这样一件最近的事

情也不知道，真浅薄！

梦的地方不久又变了，我到了一个很生疏的地方，昂了头，看到一块匾，写的四个大字是“天下太平。”大致此时真已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了，我欢喜得跳跃。中国统一了，一切旧军阀，全改了名称，由督军省长改为委员主席，警察官改了公安局长，知事改为县长，在名称下全国已经统了一，每一个要人兼的差至少是五种，年青人不满意的全当共产党杀尽，革命当然是可以算成功了。我用我公民一分子的诚心来感谢这些首领的建设。我若是懂得做诗，用古韵凑四言八句，我必定写一篇诗来颂祷这些首领的长寿多福。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真是值得敬服，我不是特别谄媚来拥护他们，若有人骂我，我决不承认！

我还梦到……

唉，夜长梦多，一夜真不容易过去！我但愿有些为我欢喜的梦，是真的事实，其余一些我所不欢喜的，就按照梦的成规，把事实恰恰放在相反一面。听到朋友说，梦到抓屎的主可以发横财，可不知我梦到天下太平，这兆头是在什么上面。

我今天忽然想起我的科长是梦中被打耳光的那人了，我看到脸有点肿，他做的文章是在革命月报上发表，曾骂过专一来到中国内地杀中国人的英兵。但我似乎又记得科长只被上司警戒过，并无打耳光的事情。当真的，处此革命政府的情形下，办事员职司上，打是用不着。除非上司是作过旧军阀，懂到打人的趣味，以及打人的效果，决不伸手。

然而我为什么专在此等小事上来记我的日记呢？被打被杀，不要理由，也可以随便的执行，是目下的事实，我能成天来记录这些么？

我应当念一篇革命正义与人格，这文章将来极有用处。

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同事对我真好。我说这个仿佛已有几遍了，但不得不再说一遍。

我以为作科员的成天有事作，谁知做官与作科员是两件事，我如今是正在作官。练习我的懒惰，到了家，则就是我升迁的时候了。事情越大越不必作事，这是在中国作官特别的好处。这有什么办法呢？制度是这么定下，习惯养成于前清，在先不明白伟人的身体气魄健壮的原由，这时可就全体知道了。衙门不是银行商店，也不是酒馆菜馆，当然是应当有许多人闲着，坐到软的椅上，口中衔了烟，享受那谈闲天的福气！

我不惯这生活，我同朋友说过。朋友却笑我，慢慢的自然会习惯，我不大相信。虽不十分相信，但我明白绅士就是这么养成，若我并不反对世界上有绅士，我的生活真是应当在一种长久训练下变成另一个我的。

说到变，我又想起一样事来了。变的事实是有的，如像近来的奉天一样，也容易得很，只须把旗子一换，就把北伐完成统一中国了。不过这也恐怕不是他们首领所料到的事，假若是早就料及，那要换旗子总不是难事。若早知道旗子一换就成功，那打仗的人，当时决不随便放枪放炮，听说炮弹从外国买来，价钱并不少，即说中国人却无价值可言，一粒子弹即是一点国库，不很合算吧。

我说这话，或者有人就要驳我，因为我是一匹狗，人的事那里能随便发表意见。我这日记以后真不可送另外一人见

到，不然我便会凭空变成共产党。

天气渐渐热了，山上的草长齐了，公园的花开了，乘星期，我将同我朋友玩一天。今天到公园，见到许多伟人在赋诗，背了手在花阴下走，有些又正用手抹着胡须，作着那“拈断数茎须”的辛苦事业。朋友说这些人是“太平宰相”，还有在那土坪上打太极拳的，朋友说这是“儒将”。太平宰相同儒将，都并不讨人嫌，样子和蔼，身体肥胖，气概雍容，语言清朗，我几几乎不能自已的喊出万岁来。有这些人治理中国，一切人，对于中国前途，不乐观可真不行！可惜我不懂中国旧诗，不然我可以把韵抄下来，和几首诗，同这些伟人唱酬一番，显显我的才情。

三月十三日——星期四

到办公处，听到同志中一人说，从北平，送来一大批灾官，可以去看，像看戏。因为这之间并不缺少那另一时代的伟人。我就去看。看见了。我还同他们说话，问北平情形，知道许多我想知道的事。

灾官样子真可怜。可是，我将来不会到这样情形么？人的事料不到的很多，我不敢太相信看相人说我的话。我看看，在灾官中，相貌好不是没有人，且比较起来，似乎全都是很有福气的相，但眼前却很苦。我遇到一个灾官很聪明清白，他同我说，“自己是享福够了，应当轮到受苦的时候了。在当权时不要冤钱，所以如今就成了仿佛灾民模样的东西。若在先学到目下伟人的机智，能应用许多机会把私蓄增加起来，则此时住在租界上或者还有被绑危险。”

这话大约不是慌话，他说话时神气洋洋如平时，一点不紧张的。他的话说得很对，可是要我同意也只同意一半，因为即或有了钱，果能如目下高等行政官，有权有势，被绑总之不会有吧。听说绑案虽多，绑匪半数出身于军人，所以倒不忘本，认黑白，讲交道，这例子可以从本事件上可以找出的。我们还不曾听过革命伟人被绑过一次的新闻，我希望有这事，梦中也还是并无人告我这样一个消息。至于说，军人的钱，是在枪上，拿得拿不得全要勇气，绑匪不消说是缺少勇气的一种人作的。若绑匪有枪有勇气，那他也可以在另一地方正式挂旗成军了。

至于说，绑票人，间或有与当局伟人是亲家把弟兄的，这话不可乱说乱信。即或不是谣言，也不能说，也不能听。我们并没有见过绑匪头上刻得有字，或身边佩有符号，我们又不曾听伟人提过这事，当然全信不得。至于外国报纸，说绑票案与军饷有关，更属无稽之谈，此时中国各省，全不缺少鸦片烟捐税，譬如四川一省，有田不种烟者，尚当课以懒捐，收税方法既完密异常，且寓禁于征，正大光明，建设开始，禁烟局成立，极力整顿收人，实大有可观，岂有舍此方便，别图不可恃之途径？外人造谣，真可切齿，明于中国情形的外国人，是决不至于为这谬论谣言煽动的。

呵呵，我今天写了些什么话在纸上了呢？说灾官，说绑票，说禁烟，我的思想全部都不隐不饰写到上面了。让我思索一下，还忘了什么事不做。……我将思索一点钟。……我记起来了，我忘了我自己一件大事。……但我不能将这样事写到这上面，我怕得是将来自己见到这日记红脸。我胡胡涂涂的做了一件只有做梦才如此开心的事，作过了，还有证据

证明不是梦，真可以说是糟糕！

事情在别一个同事作来是平平常常，不当成正经事体就会当成游戏事体的，我可不。我只是胡胡涂涂。我非把这胡涂处写明白不可。尽他日红脸，我也将写载详细，才算真实。绅士要虚伪的名，所以时常说谎赌咒，我可以不必学上流人！我的事情……唉，还是不说好。

我休息了，思索了又一点钟，看到底写上不写上。……唉，还是写。

我对我的一个女同事，作了一件呆事！！！我帮她办了一件公文，把公文办好，送到她面前，作呆事的机会忽然来到。我偎近她了，用舌舔了她的手。

她不生气，用手打我的头，说我太谄。是的，她这样说的，她不生气，她笑，我决不看错。但是她冤了我，虽然当时我并不分辩。我有什么谄的本领呢？难道凡是一匹狗，它的行为就都是谄么？难道这只是狗做的事么？

我不能这样生着无害于事的遐想！我想我可以爱她。女人欢喜的难道不正是因为男人善于买媚一事么？我似乎见到一本书上曾这样解释过女子的心理上的常态过。我又似乎记到是朋友同我说过，朋友说他若是有我的聪明伶俐，绝对可以同他所欢喜的女子要好了。这话我总以为是朋友取笑我的话，实在不大敢信以为真。如今可好了。我可以来在我自己的事件上证明了。这事我暂时总不能同我的朋友说明，我得隐瞒一切人。这是我的私事。在先我以为只有人有私事，狗是不准有私事的，此时我推翻了我的意见了。凡是我的私事，他人无权过问，我赌咒决不能把这秘密告给其他一人。

“凤，我先是仿佛你可爱，如今却因为你对我很好，我当

真觉得你十分可爱了。”

唉，我自言自语的说这话，真近于害相思病的呆子了，我还是睡了，省得烦恼。

三月十四日——星期五

一个新的天气带来了新的希望，我起了床，运动了身体，作了八分钟深呼吸，心情愉快。但是忽然风来了，雨来了，从我心上生起的风雨真不容易躲避，我想起了凤的身分与她的友人来了。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我是狗的事实！别的人，妄想总不缺少理由，我可是靠什么理由来希望要她爱我呢？她知道我是狗，难道她会因为我有狗的德性生了赏识，对我便甘心情愿么？一个男人，固然也有专靠放赖，使女人倾心，终于投降的。有一个女人，我还听到是被男人纠缠不过，所以不要身分，随到男人私奔的。可是这全不是我的事。我的前途并不可说乐观！

我想起我是应当在事业上努力的一个狗，所以暂时把苦恼放下，上衙门去办公。办公却遇到女人于大门边，她见我跳跳跃跃走过她身边，对我笑，喊我的小名，我嗅了嗅她的裙角，打了一个嚏，就走过身了。唉，谁也不明白我办事无精神是为什么！连她也不知道我，还说别人吗？

没有人知道自然是我的幸福，不过她不应当不明白。我以为她是假装。大凡一个男子的秘密，最先看出的总是女人。她眼睛看得出我懒于作事的原因，但她的口是为准备接吻用的，自然不说什么废话，也决不会逢人便告。

我心里实在不快活。天气越好我脾气越坏。我又不能同

谁去谈心，又不能安心独自坐在桌上办事。我爱她，越看越爱！爱从心上涌起，却不能在她身边去说。且我猜想得出，纵是说，她也可以说全不懂。一个女子对于狗的言语她是很有理由说听不懂而加以拒绝的。一个女人除了自己蓄养的狗，因为知道脾气全无惧心以外，一匹半生不熟的狗，总不能十分亲近。呵，我悲哀！

三月十五日——星期六

这一天我很悲哀。天气，仿佛对我同情，也悲哀起来了。早上落小雨，落到晚，还不晴。天上的云气是有散尽的一时，我心上的悲哀可不知到何时才见开朗。

可是这风若从凤方面吹来，我不敢说这悲哀有多少时候能留在我心上！

人家说，悲哀时，你做首诗吧。我做诗，我倘若真能做诗，她会从诗上知道我心情是怎样一种可怜心情！我待喊，我的天，我的神，你救我，若就蒙了救，得她来援手，那我非买一本新诗指南来学做诗不可。我如今纵喊，是空喊，或者还会被人家骂我发疯，我即或要爱，我不能尽一些人随口喊作疯子！要爱的人在这世界上也很多，纵无一个人愿意因此加上一顶愚人的王冠到头上吧。

我想起不少的精致透辟言语，预备同凤去说，—当到她的面前，我所有的话全完了。我的话像冰，在日头面前不得不融解。我的话是铅作的针，遇了水银就化了。我的话是为我自己说，倒并不像为她说的。

我很无聊，十二个，一百二十个，一千二百个，整个的

无聊呀！若是天秤是可以称得忧愁分量的东西，我真要借重这东西为我过秤！

三月十六日——星期日

往天，我笑别人，跌在恋爱里时全身的抽缩不安，愁眉苦眼的向人，作贼似的躲躲闪闪。如今我仿佛也到这地步了。

今天天气好了点，我心上的东西还是昨天一样。

昨天，到衙门去，一个同事三等科员，见到了我样子，失了往日的活泼，就问我说，“好朋友，莫非有心事么”，我说，“心事是不会有，但是身体上的确是不很舒服。”他说，“你打拳了么，”我说，“我又不想考武士壮士，又不是革命伟人，打什么拳?”他说，“那不一定，太极拳是国粹，是文化，不一定要论人论职吧。”

话虽对，我仍然不照到他办。我可以读革命真理或入党须知五十遍，比打拳总还有效验点。我不明白打一次拳可以得多少要人拍掌，我不明白比武一趟可以得多少钱，但我很清楚的是我把党纲背读成诵，则遇到升级考试时，我占的便宜总比学会一趟拳腿为有用处。

我当真就去读我应读的书，可是，我自问自己，并无升官发财私心，我敢赌咒！他们说作官不论新旧，发财为第一目的，看看不会发财的灾官，可知这话亦正不缺乏真理。但我一有钱，我就害怕。请想，几千几万，百万千万，虽然是纸钞，是票据，我怎么有法子弄得清楚？钱多了，想用处，（钱当是为了用才要它，可是中国有些人积钱是玩的。）我就想不出。我又不能像其他大人物那么熟习世界金融，我又不

能学有些慈善家的太太，懂得国内公债行市以及租界上地皮行市。我假使身边有一千块钱，就真不好办了。也幸好是连一千块的一半也不曾有，不然真是一件麻烦事。

读了一阵书，精神真觉好一点了，也似乎把凤的优美忘掉了，但愿这书有这样神力，能帮助我抵抗一切！别人读这书，就可以应县长考试，我读这书却能忘忧，大约都不是著者当年握笔时所能想到的。

今天是星期，我学一个基督教人，作祷告。我的祷告是在一本革命须知书前做的，我轻轻的说，神，老爷，主子，给我力，给我生气，给我便捷，好让我从恋爱中逃遁如野羊在猎人手中逃遁吧。

三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显然还是在凤的手中，逃遁不了。她看我一眼，我就打战。她一笑，我的心就紧。她说一句话，我就像听法官对我宣布罪名。人家说，有了恋爱的男子对于女人，但思忠实为狗：这话不可信。我已经是狗了，我的忠实，为什么还不为她所垂怜呢？她并没有背了人说爱我的话，倒是多次当到若干同志说很欢喜我，当人面前说，正不啻暴露这隐密让我痛苦。我想对她说，可爱的人，这话留到以后说吧，留到并无一个人在我们跟前时说吧，又不敢向她如此请求。

我气运不大好，才遇到这事。

我对于我的痛苦，只有拿工作来消遣一个办法，所以我向科长说："愿意办三件长的公文，答应当天缴卷。"科长睁了眼，对我发愣，许久许久才说道："同志，你的勤干实在使

我佩服，可是这里几天来并无事可办！”他说过后，且笑了，同我握握手，表示对我加以敬重。大约说愿意多办事的人很少有，所以我的话虽不曾实现，在科长心中，也觉着我是特别的忠实同志了。我谢谢他。但我当真愿意他给我办一点事。我的耐心，我的性格，真不是适宜于做官！那么成天坐，吸烟，谈笑话，把某伟人的轶事提出数条来讨论，互相便鼓掌，打哈哈，打酸嗝，打哈欠，这生活我干不来！

见了凤，我就想咬她一口，这思想来的真可怕。但这是当真的，我并不说过假话。也许一匹狗只有这样思想，一个人高超得多，关于吃，是全因为教育的结果，所以不能随便说，也不能随便引起这欲望了。不过我知道的事，却又不尽然。我的朋友，那上等人，他就在一种很暧昧的情形下吃过几个女人了。当到他要动手吃时，就把我逐出门外，说，不准在此呆，不准看，其实我仍然似乎看见了。我眼不见鼻子却嗅得出。他放我进他的房以后，我装老成，不说不笑，只把鼻子闻嗅，那坐在大椅上的女客，就笑，且打我的头。我不愿意这女人的手这时放在我头上，我怕悖时，所以逃出房外。一逃出房外，他们更好笑，只听到主人说，它闻得出哩。谁知道我岂但闻得出，声音我也听得懂！

凤是正仿佛因为预备被人吃，所以长得如此丰艳美好的。我不明白世界上有些人就长得如此好看，使人一见就想吃她，有些人又使人一见就想逃走，是什么道理？女同志真可以说是奇怪东西，至少这衙门的一般男同志将承认我这个话。

我对于凤仿佛非吃不可的神气，大约凤也看得出了。她躲我避我。我很明白。我待说，“我的王，我的主，我这希望原无害于你，信我的诚实，怜悯我，让我同你接吻，同你睡

觉吧!”不中用的我又说不出口。

三月十八日——星期二

作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在吃凤，所谓别人者，就正是我的朋友，我的上司，我的主子，我生气得很，忍不住，就扑上前去。

……梦醒了，我伤心起来了。

我多么蠢！我想起一些事来，更觉得自己是蠢东西了。上一天，同凤散步，凤作着那类乎很欢喜我的表示，岂不是全因为我是她所爱的人的狗，才那么不拘于礼数来与我亲热么？我的朋友，我说过，他原是能吃女客的人，他有那伟人的丰仪，以及伟人的体魄，又有钱，又有势位，在僚属的凤当然有被吃的义务。说不定她是早已被请便的人了。说不定我的梦中所见就是事实。唉，我除了伤心，还有什么可作。朋友把我安置到与凤同科，岂不是要我就便监视到她的道理？她在诸同志中特别对我亲热，岂不是因为知道我是他的心爱的狗么？我真觉得我是受了辱了。我心中不快活。我肚中一肚的气要发作。呵呵，我宁愿跳河淹死我这无用的身体！

我失落了些什么，却说不明白。但实在是从心上失落一种东西了。我想颓废学文人行为，我将在这类生活中找到发气的机会。我不是人，要人的品德有什么用处。如今许多人自己还不要尽作人的必须的责任，我这狗还讲什么道德身分？呵，恋爱，使我高尚的是你，使我堕落的也是你！

虽然烦闷，我仍旧读了一章民生主义。这书是法宝，我不敢生少许轻视心。我很惑疑所谓首领这种人，但我并不惑

疑主义。若果照某同志的说法，对首领不十分信仰，就是所谓叛党，那么，一个首领下台，主义也就可以说是完了，承认彼而否认此，话是说不通的。可是一般的同志，同志的一般，全是大学生或与伟人有亲戚故旧关系而来的同事诸公，倒仿佛非常忠实——是忠实或者还是蠢笨，是拥护，或者还是因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而稳固了自己地位，这是很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清楚了。在我的话上，我有错了的地方，是这一般同志同事，全是聪明人，并不蠢，一个蠢人决不能在一个月或二个月中把党纲背得如此烂熟！还有他们脸貌也莫不十分聪明——我不怕人说我措辞荒谬，几几乎我将说这些人莫不十分聪秀！实在说，单是聪明还不行的。一个标致的人决不是蠢物。一个蠢物决不能说是聪秀！

但是，说来说去，我说了些什么话呢？我简直是瞎话。我简直是狂吠。是的，一匹狗，它除了狂吠为生活必须的事件一种以外，总还有别的在；我也应有别的。我不能但有感想。我不能说他人不对，却疏忽了自己。我不能批评我所不明白的事情。我不能……呵，我要抓出我心上的痛楚，如同从坛中抓出酸菜一样，同样是我作不来的事，但我同样要作。我要时时刻刻来数点我的悲痛，那我就可忘记了世界上另外享福的人。我是我自己的我，所以也不当为别的一切使我过分烦恼激动。就是恋爱，也应如此。我可以从好的方面想。

别人既大致皆有把凤放在怀里的可能，为什么我不去设法？别人既都在我眼中有机会近凤，我干吗不应当将事实给人瞧？

若是方便许我与凤在一块，无第三个人的眼睛存在，无第二个人的口存在，我将跪下，对凤说：好人，请看我，为

了恋爱在心上燃烧，灵魂也快烤焦了。我要使你知道，怜悯由你心中出来，如同甘霖从天上来一样。我的恋爱比如黄酱，全是日头所晒出，好人，你是日头，尽管晒。我是“五百斤油”，你是砚，唯你砚石才能磨出我的精华来。我是木衙杨正记老板的脚，为了朝山拜佛走成了跛子，好人，我预备走的路总比那杨呆子走的还远。

凤若是能体察我的心，我就幸福了。这幸福是一定可得吧。我想卜一个课了。我想许一个愿，只要神帮忙，使我前途顺利，我愿意在神面前磕头。我即刻走到一个平时极为我们科长信托的卜者处问了一课，运气很好，说的话使人心壮。一个心虚的人，靠了瞎子的诳话，可以提起勇气作许多大事，瞎子在社会上不算是坏人。在中国心虚的人正那么多，迷信的废除真是无道理。

得了好话的我，要实验去了，我去找凤。

呵……血呀，泪呀，心呀，我要怎么来说我的失败后的心情？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人生是无意思的，任怎么也找不出多大意思。情欲的饥饿是一种病，不然为什么有人能无餍足的取乐，为什么又有人禁食一世。我希望我这病终有一天脱体，我希望到这一天。

我在办公厅遇到凤，我战栗。我斜眼觑她同科长说话，科长目中无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同凤那种亲密，使我想咬他的脖子。事情更不客气的是科长在我面前同凤亲嘴，这算什么事体？大的侮辱加到我头上了，我估计了一下，看到底

是咬死她还是咬死他，到后气质上的弱点使我无声无息的掩门走出。我为我无用可悲，我走出到花园痛哭。

事情简单。别人不把我当人，所以他们在我面前亲嘴拥抱。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他们看得起的东西。

“良辰美景奈何天”，想起这好句我就流泪。我要这好风光有何用处。我若不是为另一种我所希望的爱情生活实现，春天对我的意义是悲恸。

我坐在草地上垂泪，用泪眼望天上的白云，生了浮生若梦的感想。我不哭了，不伤心了，我仿佛得了解脱。我要过细的来看看科长的行为，就仍然到办公室去。门不开，我听到有人说话。

“科长，你同我到（死店）去好了。”

“就在这里也不要紧。”

“我们那位同事会来。”

“你怎么怕狗，他能怎么样？”

“它似乎也知道这些事。”

“笑话。狗只知道吃屎，不管它是什么人的狗！”

我幸好并没有晕去。我气得要命。但稍待，我想着“浮生若梦”的话来了，并没有进门，只在门边低低咳嗽一声，就走开了。

我胡里胡涂走出衙门。在街上忽遇见朋友。朋友欢欢喜喜的同我拥抱，我却沉默如一个死人。

朋友摩我的额，正发烧，朋友着了意，以为我或者遭了毒手了，就问我：

“朋友，你吃了什么不高兴？”

我不作声。

他又问："告给我，谁欺侮了你，衙门中谁打骂了你，可告给我！"

我有什么可告的话？我这算被人欺凌么？我有向朋友诉苦的必要么？我告了他，又有什么方法挽回我这下沉的心？我不理朋友，又想走开，却为他拖着不放。

"告给我，为什么今天这样不愉快呢？是不是有了病，才如此颓唐？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好味道呢？"

如此体贴的慰问，教我心中难过之至。我无话可说。我纵说也是枉然。我这朋友能帮助我在社会上得一个地位，能帮助我起居舒服，还能帮助我作一点别的事，如像带我去旅行之类，可是却万万不能使我得到凤的爱。朋友慷慨的义侠的辞色，所给我的印象是徒然白费。我无从领朋友的情，我无从致谢。呵，我的好友，我怎么同你来说呢？我怎么说我对于你好心的感谢呢？我是受了伤的，心上受的伤比许多诗人所说的伤痕还大！我跌在一件恋爱上，虽说是我有我明澈的理知，也不能将自己拔出这深渊。我是大约不久就死的了。我不愿活了。我已经看得分明活的悲惨了。我以为这朋友还有其他大事要办，就仍然挣脱他的手，跑走了。

我走到大街上望一切，又仿佛只是被一切的眼睛所望。热闹的街上飞奔了要人阔人的汽车，旁道上来往的全是仪态闲雅脸颊丰满的绅士，革命已经成功，天下太平了。天下太平，我的心独孤孑无所倚恃，好政府只管建设，个人的悲惨却无从排遣。我愿意与这社会分手。

我不明白我忽然如此悲观如此消极理由，这也不是另外一人所能知道。

三月廿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回到家中，朋友在会客。客是熟人，我就走进会客室去。朋友摩我的头，说我额部发烧如炉子。朋友又说我是病了，我就点头。

我的确病了，一夜不曾睡稳。胡言谵语了半夜，若非朋友早明白我有了病，则或者以为我是疯了预备把我打死也不可知。我的病是在心上，不是一天来的。这不是暴病，不是急疹，不是虎列拉，——我真怕虎，可是这病比其他出名的病还要坏。

我躺在床上不起，我头发着高的热，口渴心烦，手脚无力。我想这或者是可以到死的路了。果这样死去，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也许朋友可以到衙门去，说我是因公积劳致疾，因而死去，且为我请恤建碑。也许朋友以为我贪嘴吃白食，上了别人的当。也许朋友说我是不知保养所致。无论朋友对我如何细心，他总不会想到我是为恋爱死的。其实这事我自己又何尝想到。为爱或单方面相思，至于病、死，虽是平常事，但要人相信我也无意中做了这傻事，谁能当这种话认真？要男人信我是为相思病倒在床，比要凤信我为她而病还难。

朋友一起床又来看我，说，

"阿大，到医院去看看，住几天，吃点药，不然是恐怕有危险的。"

"我怕什么危险？我这性命有什么价值？"

朋友不听我的话，仿佛虽听到，也只以为是牢骚，仍然要我到医院去。

上午九点半我就到医院的头等病室了。

看到无数头包白帕子的女人，全是年青美好，我闭了眼让她们处理我。脱我的衣，脱我的裤，我不敢把眼睁开。

…………

医生对我很客气，大致是因为我朋友的原故，本来在平常不轻容易见到的客气的神气，也倾囊倒箧放出来了。医生究竟是人，不缺少势利的机智。但是若果有力气，我应当打这种东西一顿，我若把他打死，他也有该死的罪。能用了力把世界上每一个医生痛殴一次，那社会上许多人都报仇了。我是清清楚楚在这世界上有五十个被医生治好的人，同时也就有五十个因到医生处受气而病加重的人。

三月廿一——星期五

我的笔，日记本，全被一个年青女看护拿去放到柜子里去了。我向她要她就笑。我疑心她发现了我什么秘密。一个年青的人，为好奇，这事是作来感到兴味的。若果照我猜想不错，那才是要我红脸的事！她对我笑，岂不就是笑我呆呆的跌在恋爱上为可笑么？虽然她正是这么年青，这么生长得好看，也正不缺少机会把一打男子也引到苦恼的海里去，然而她不注意到她自己，还是开心，这种女子是有。

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我装成生气神气也不行，我因为心虚，日记上记的全是不大道德的记载，也不敢多问这东西了。

这看护比凤差多了，样子不坏，可是我见了她不心跳。医生说我心跳的次数比平常人快，但这决不是为面前照料我的这人而跳的。他们找不出我的病原，我也不告。我纵说，

这是一般年纪青的男子平常的病，但医生样子也不能相信，医生的顽固自信，我是从他那两撇胡子看得出来的，胡子是软东西，尚且如此顽固的朝上翘起，何况其余。

我的习惯是早上写一点日记，中午写一点日记，晚上又写一点日记。如今因为躺在床上发烧，不许动，旧的习惯全毁了。早上不写，过去了。中午恰是一个样子。晚上，——此时，我却又拿起笔来了，为什么原故？这应得感谢医生。我问医生要我的笔记本，他告看护为我取出，看护才照办。当看护把日记本取出，问我这上面记上些什么事情时，我才放心我的秘密尚不为人窥破。她问我，我只得告她，说，这是自己的私事。她笑了。我就问她是不是也有私事，她不答。我心里有点慌，仿佛另外一种病快要来了，难于说明。

日记不写了，我望到这个人，有些地方像我很熟习的一个人，只是勾不起这回忆。

我不能把这日记放下！我来为这个人写一张速写像吧。

一身缟素衣裳，打扮得像新寡的未亡人。这未亡人是脸儿尖尖的。眼睛是黑夜的星。手是葱，嫩、白、肥，还带着一种好的气味。（我是在病中也不至失却鼻子的感觉的！）腰是白绵兽的腰，腿是山羊的腿，头是……耳是……鼻是……口是……

一只狐狸精。一群狐狸精中之一匹特出的。不知为什么，我谈了许多话，到头却睡不着。

三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的病应当早好。医生说，病是全已脱体了，他告这话

给我那朋友，朋友却要我再住三天。

三天也罢，五天也罢，我与其到外面去又生别的一种病，倒不如住在医院里等病来吧。

我实在愿意病加重一点，这有两种利益。第一我可以使那医生缺乏在朋友面前夸口说他高明的机会，第二有人守我。不问医生如何，只要是那第八号的人守着我身边，在医院中病一年也不算寂寞难堪的。医生以为他的药用得对，谁知从进院到此时，送我吃的白丸白片，我一颗也不曾咽下，全偷偷的丢出窗外了。我吃的药对症是对症了，只是另外一种药。在恋爱上中了毒的人，除了用同样的药来解毒，还有其他办法么？虽说如今的仍然说不到是恋爱，也许她不知道我在爱她，比凤同志还更加胡涂，她对我的接近只是一种职务，但我问这个就是蠢事。只要是这样方便，为什么我一定要分出什么道理。人是常常太认真，就太多烦恼了，我应当知足。嗅酒既可以醉人，我何必问这酒是不是为我而预备。纵不是我的，此时在我身边，就够了。凤不是谁能占有的，可是凡同凤接近的都仿佛很愉快，忘了穷，忘了生活卑贱，我既在这女人身边，还说什么。

老实说，我是把爱凤的心移到这身边佩有第八号铜牌的女人身上了。我不说爱她，当然不能说，并且先是自己也不明白的。到为凤而来的病忽然就全体如失，我有一分明白了。到她不在我身边，病就像又在骨里血里窜动，我更明白一分了。

我不希望别的，只愿意住院十年，到那时，她老了，我也老了，人一老就容易处置了。

今天，我问她说道：“你们这里可住多少日子？”她答应得妙，说，“医生愿意一个病人一住院就全体霍然，但又愿意

头等房间病人住十年院。”我就问道，“那你们意见怎么样?”她说，“看护妇意见是病人好歹来。”她接着还解释看护与医生意见不同的理由，因为医生是要信仰与钱，看护却愿意住院长久的人脾气好一点。脾气好的人在医院中叨光，是她一说我才明白的。大概在平时，头等房间的病人，因为是头等，照例脾气都应极坏！

我脾气不坏，我自己觉得如此，可不知她们看我怎样。我隐隐约约从她一方面明白了的是她愿意我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当然是好事！一个月中有人可以在一个陌生妇女腹中养种一小孩，还算短时间么?

我仿佛真爱上这女人了。仿佛是从她方面有一种力吸着我，使我转动不得。这种力，是凤曾对我用过的，如今又来为第八号受这磨难了。不过，为了自尊心的养成，一个看护总不至如一个同志令我倾心！倾心是倾心了，我不大苦恼。在另一时假使还有机会回忆到这事，请想想，为一个看护也害病，那不是丑事么？纵她姿色如何媚艳，我单是想想我住的病室是第几等，也就即刻恢复了我的身分了。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放假的日子。天气晴。有太阳照到窗上。开了窗，有花的香味。这是好春天，是有爱情人的春天！

医生今天同医生太太坐车到野外去了。有些看护也出院会情人去了。有些病人也出院了。我身边立着那第八号，我看她的脸嘴，都似乎经过一番特别收拾，这打扮且仿佛是为我而做的。我心上开了一朵花，我心上发痒。

请相信我，我是如何自尊！我的态度同王太子一样，我并不露寒憎相对她作饥饿样子。这更给了我胜利的自觉。她对我的粘恋，是大约知道我是什么人好友，是明白我身分，是懂事。我在心上好笑这小气的人。一个女人每每为一种无裨实际的虚荣献身，女子才真不算是人！

她今天对我似乎疏忽了许多，只坐在那里呆想什么事，我能明白她所想的。她因为对我感到恋爱的情绪，所以沉默了，不好意思说话，也懒于做事了。我当然是能原谅她的。一个年纪只不过二十左右的女人，平时又很少同上等人接近，忽然对一个有身分的人动了心，说不出话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就是我，替她想，也说不出什么！

我望她她就躲避，我更确信我猜想不误。不过，我这时是怎么一种情形呢？我是不是像见了凤时那么慌张？是不是更形活泼？都不是。我稳重如绅士，我有稳重理由。越是她感到拘束，我便越显得大方。我自信我于这时比任何时还潇洒出群的。我觉得我应当把话谈到男女上面去，好给机会与这女人，尽她有诉说心中情话的方便。

我看她很是可怜，我也为这情形到说不出话了。她呆站在那里整理一块白布单，摺叠以后又扯开，即刻又摺成原来方形，又即刻扯开。若是我是上几天的我，才不明白她的行为！如今看到这事可在心上笑。这比如读一本极有名的言情小说还好。这比如吃好东西，好到说味道不出。她是那么长得合式，竟像站起卧下全都可以使男子感到在俎在盆吃她时的趣味的。

女人到这种情境中真是可怜！既然爱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又不能想方设法勾引男子的注意，无从开端，她的眼泪这时是向腹中流的。

想不到我也有这样复仇的一天。想不到昨天损失了的今天就得到赔偿了。

为了趣味的保留，我还是不说话，看她怎样开口。我决定始终坚持我这主张，一个女人的聪明是十个男子敌不过的，我要引导她的聪明出来。我要窘她到哭，我决不先说我爱她或说到关于这类的话！

既然是由她一方面出发，（我可以赌咒是她攻击我才还手成了此时局面的。）我只有尽力防御一个方法！

来了，她用手来摩我的头了，我睁眼，望到这手，可以生吃的手，我却故意把眼闭上不看。她送我温度表含，我只含上，也不理会其余。她把我的脉搏，我明白这是战略之一种，我笑也不笑，让她摆布。我极力制止我念头的升起，我要看她的最后冲锋是什么手段。

多么聪明的女人啊！说的话，双关那意思，是多么切题啊！

她拿了我的腕半天，说："……"

她并不说什么，但比说许多话还强。我这时忍不住了，我睁了眼，望到她的脸。她故意倾身，为我理被角，吹气到我脸上，我心有点摇动。

我说："你今天似乎比往天更美了。"

她笑。她说不出什么，是我能体会到的。在一个情人面前，领受这简单的一句称赞，除了用微笑作酬，还有什么算为聪明回答呢？

我又说道：

"你今天实在比往常不同了一点。"

"当真吗？"

“我想我猜的决不会错。”

“我有事。”

她说她有事，除了有心事，想向我诉说还有什么呢？我不能又把她的机会失去，就要她说。

她不说，只笑。笑得怪。样子又更媚。虽然是笑也不失其端端重重，我看得出她笑中的淫荡！这不是平常笑的章法。决不是！我于是也笑。大约是因为我的笑，使她害臊了，她就走出去了。

出到外面去的她，究竟想些什么？是不是想到用笔写那心上的话预备来交给我呢？是不是在下决心第二次来当面说？

我只有等候她再进房来一个办法。她一来，我就可以从她的神气断定她取的方法是那一种了。在爱情中人都是呆子，在爱情中人又是天才，我近来真是对于这类事发现了不少真理的。我不能为我的“明于见事”加以多少感疑，在平常，我的观察一切的知力，并不怎样比平常一般人超越多少的，这时却不然了。这时我能清清楚楚看对方人一举一动，我甚至于从这一件事情估计另一件事也不会差误一分。这短时期的非常是怎样可贵！或者一到我能够同她在一块，作着平常人作的那些狎玩事情，两人熟习到身体上一切情形，到那时，我就是真的呆子了。如果我承认在恋爱中人都有天才的话，那结了婚的男女不谥之为呆子胡涂虫是不行的。

我等她来她不来，一个下午过去了。到了夜间，她又来了，问她为什么原故离开我许久，她不说明白。另一个女人告我，说八号的人是出去有事的，我疑心她是以为我不爱她，一个人走到旷野地方去哭的。她回来，眼睛似乎真有点不同平常，我问她她就把话扯到另一事上去，我更加信任我自己

猜想不错。有什么要哭的理由呢？什么事使你不满意呢？可怜的人啊！

我对于她的伤心，何常不想帮忙。要爱我，我又不拒绝，我又并不用身分骄傲了谁，我又不故意装着高岸使人有攀仰无从的苦。一切平民的我，是准备了许久，来接受一个人的爱的！我的诚实，天是知道的。我那一时那一句话有禁止一个少女爱我的表示么？我当真有这种存心么？

不过是，我原本虽不讨嫌这女人，可是在看明白她是爱我为我特别收拾她的身体，照料我像丈夫一样时，我不能再从事追讨，我已一变而为以守作攻了。我的战略是成造她多知道一点恋爱的甜苦。这是公平的正义的战略。她纵为我流泪，我也不应当即刻就感动去就她，这才是成就她同我自己！

因为想起一些合乎人情的步骤，所以到夜间，她虽来了，我也不多问她。

我是正在用苦恼磨炼我的情人的。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我假若是她，我应当怎么样？就说我同凤，我对凤，除了病，没有方法进攻！我设想到我对凤的一往情深，住院不久，却仿佛凤给我的痛苦反而把我弹得很远，竟违反了爱的定律，简直忘了。在我与第八号的人若也同样如此变动，这是我的悲哀。我不愿她因为我太严峻，就离我他就，另有所倾心。我觉到这事非我略变政策不可，所以就同她特别找话说，表示我并不完全不领会她的好处。这为爱情所困着的人，见我对她一好，又即刻活泼起来了。我看的是分明的，决不错。

但她小心小心不同我提到她的苦处，我怕把这幻象在一言两语中失去，也同样小心小心不说到这事。总之我对于她的友谊，是应维持下来，不让她失望，也不让她因我援引而进一步。我固定我这战略，方便之门不是为爱情而开的。既然在这年青人的心中，有了热情，我只尽力培养这热情，尽其自然生长，我就在这领会中多一玩味人生的机会。

我看一切事都很明白，这样办是神的意旨！

我不能说我不是在痛苦中找到了报偿的。我不能说我不是塞翁失马。我不能说我不是在磨炼一颗少女的心！

如今，我是在乐观中仍然带着忧郁。这性格是无法纠正的。虽然我明白这时应欢欢喜喜接受别人的热情，应装模作样，应自足，应骄傲。可是我并不作我应当作的！我还是忧郁，这是病。这病不是医生在脉搏上可以觉到的，也不是测温表上看得出的。唯有她明白我这病的根，但她这时岂不是正因为我的冷落而悲哀么？她这时不正是恨我无趣么？要她来明白我，也是不行吧。我的病，还只有我自己一人知道！

一种不可救药的痼疾，只有用亲嘴或超乎亲嘴以上的治疗来挽救的。我愿意这个事在事实下有梦里一样方便。昨夜，我梦到的是她含笑的前来，一身白，白的不是衣裳，只是一身白肉。滑得像脂油的是这一身。我吓醒的。若是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必同样也吓得张口结舌。

她来了，从她白的薄衣下我仿佛看出一切。

我把日记藏到枕下去，装睡。

“喂，起来。”

我装才醒，她就笑。她明白我装睡，因为铅笔还用手拈着不放。

喊我起来试温度，我的温度她还要用表测，至于她的温度我却一眼也看得出。她今天不及昨天热度高，这是的的确确的一件事。

是当真生我的气了么？不是。若是生气，那绝对还不同。我不能说一个女人在失望时的神气，也说不出在希望继续中她是如何态度，但要我承认她这时是死了心，我决不轻容易承认的。她此时没有什么难堪，但眉心一缕幽怨，却说明她昨夜的苦恼。女人啊！要爱，在追求中，是应当跋涉千山万水才到！也只有多灾多难才能把这爱的完满趣味加深加强！你不要自馁，向前，更向前，前面是一个光明在等候你。

我是她的光明，我得承认。这女人因为我而在另一种生活中冒过险了，正如我在凤身上冒的险一样。我只要不像凤一般把绝望给人，则我的俘虏永远是俘虏。我望到我这俘虏如忠顺之狗，为我作一切事，我几几乎有许多机会使她猛然觉悟我是也在爱她。幸好我能在另一事上挽救我这不谨饬过失，制止她对我冒失。我不让她克服我的心，但小小的堡垒的争夺，我也不全然放弃！

我的计策是对付爱人的妙计。我不相信有谁比我计虑得更周到更妥善一点。在以前，我恨我自己的蠢笨，是有过的，如今我才看出我的天才！恋爱为什么就使人显得笨拙，为什么又能把人变成不凡，这不是容易解说的事！

女人把我口中的温度表取去，记上簿子后，又走来同我说话。

她说："你好了，又低了一度。"

"不一定低吧，也许心里热。"

她就笑，装不懂。

我又说："冷点好还是热点好？"

"当然低一点好。"

"我不合你意见相同。温度高也有好处，不过为不吃亏起见，放冷一点是对的。"

她仍笑，表示不懂我意思。这个鬼，什么不知道，假装瞒不了我！我见她神色之间很不老实，我怕她忽然会跪到我床边来诉苦，我实在不愿意这事如此结束，为造就她起见，她应得再多无聊一点，再为烦闷一点，所以我忙把政策变更，不再说那巧妙的双关话了，我要她进一杯橘子水。

"你不适宜于太冷的。"

"我以为太热的也不相宜。"这又是我的双关话！

她装不懂说，医生这样告她，"病人吃的东西不能过冷过酸。"

"是啊，病是因为冷来的，如今是怕冷了。可是这时太甜的也不合口味，要慢慢的甜，就不至于厌口败胃！"

女人笑。用笑来作答，不过是表明其为聪慧不凡心思玲珑却又假痴而已。其实我说的话她比我还懂得多一点。在一个情人面前，耳朵是能够听他人心上的音乐的。这时的她假装真假装得像！我待说，朋友，不要装不懂，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爱我，就勇敢一点，过来接吻吧。若是这样一说，我包这女人会发烧一阵，且即刻来跪在我面前！

…………

我不记了，我把这印象放到心上比放到纸上还不容易毁掉。我是怎样的在我情人面上傲然不群的模样！我的风仪，是如何的征服了一个年青女子！

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是她为我整理被盖时，故意（我敢赌咒

说这是她有心如此)把她的胸压到我胸上。为了爱,我是看到一颗心在一个少女腔子里跳动得如何利害!感谢天给我耐心,虽在这种诱惑下我还保持我这清明,不至于即刻失事。

三月二十五——星期二

她眼睛像有点肿,不是失眠就是哭泣。可怜的人!若非我靠了神给我的力,要坚持到底,我就可以用一个微笑,来安慰这为我受地狱的火煎熬着灵魂的人了。我背了她独自笑着又叹息,笑我的胜利又为我过去事叹息。这世界究竟是什么世界呢?为什么在此如此倾心在彼又如此冷淡?阴阳消长究竟为什么理由呢?

她对我仿佛冷了一点,我明白这是我太使她伤心了的原故。我应该是稍稍热一点,不使她过分失望才是。在便中,我借看察时间为由,握过了她的手腕,她不逃避,也不言语,但似乎感觉到小小的不安。我这一举把她的灵魂又搅动了。我用这办法提起了她的希望,不让她自馁,事情果然做得很对,她不久就握了我的手腕,为我理衣袖。借理衣袖为由,这女人进攻的勇气真不小!我又有点害怕起来了。我不能尽她迈步前进太速,就以进为退,因为我看出她在我前进中是非退不可的,所以我作了点呆事,对她稍粗鲁了一点,聪明的她果就避开走去了。

今天下午朋友来望我。谈了些笑话。说到凤也念我,我心跳。在朋友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怕朋友知道我秘密。朋友一走,我心就有点酸了。假若朋友的话是当真,这在我是酸是甜呢?凤真是念我么?凤的念我是可怜我病——且知

道我是为她而病因而觉得我很可怜么？或者她是因为朋友同我很好，在朋友面故意说怜我念我的话讨朋友欢心么？

我这几日来，心上的凤的影子本来已淡到模糊不清了，凤给我痛苦，像在我心上划了一刀，这伤痕也渐渐合口了。如今为朋友一句话又勾起了我无限心思。人事真奇怪，凭一句话就把我灵魂摇动利害到如此！本来已放下了，一句话，又似乎提起，要放也不是即刻可以放下了。

我是仍然爱凤还是让第八号的她来爱我呢！让人爱与爱别人，劳逸自然不可相比拟，然而放下这劳苦，享受我应享受的被爱荣幸，我也是作不到的。凤实在是可爱的，眉、眼、手、声音、气息，全是可爱！她即或不爱我我也要爱她下去，这是神的命令，是良心的驱使，是本分内的责任。我不能因为她不理我就缩手不前，我非尽我最后的力不可。

我决定仍然对凤的忠诚，不怕灾难。不怕的灾难，因朋友一句话真就来了，我想到要凤，却同时想到凤的为人，我痛苦着，到晚，莫名其妙的第八号人来，在我的温度表上发现了惊讶的事。她以为我日里过于劳动了，劝我早睡，不写日记为好。

我说："为什么？"

她说："热增了一度半。"

"当真增加了么？"

"当真的，你自己不觉得么？这热是为……"

她不说，因为她要说的仿佛是太明显使自己难为情。她以为我的温度上升是同她调情而起的，才真是荒唐瞎估！我听她说的话好笑，就分辩说，"发烧理由是很多的，为别的事也有之。"

"不要胡思乱想，人就好。"

哈，她以为我想她！她又仿佛讥讽我不必想凤，单注意眼前的她一点就可以过太平日子！我简直要大声说话了。

我先笑，是冷笑，过后就说，“我才不妄想那虚无缥渺的事！不过我要想的，我也不怕损失。”

她又不懂了，凡是她不懂的时候就不接声下去，这不懂我实在看得她出于假装。我只有让她假装下去。她不要以为我是看不出她是在爱我，还以为我发烧是求她不得才发烧！她不要以为我是可怜东西！我真疑心她会疑到我为她烦恼！

本来在爱我的她，若是错以为我发烧是为要她爱，因为抱歉负疚，作着那赎罪的举动，同我更亲密一点，才真笑话啊！这笑话是真来了。她真放出温柔来了。她为了我的事，走出走进，一个人慌慌忙忙连饭不吃，守到我床边时，摩我的额后，就背着我不言不语。这以背对我的时候，我断定她是在叹气，而这叹气一半是真，一半又是故意要我知道她的关心！

我觉得她很可怜。一切行为均不出我这人意料以外，然而不是胡胡涂涂的排演下去，以为由此可以给我一点快活，冷眼旁观的我真是把她无法！可怜的女人啊！可怜啊！你若是爱上另一个人，以你这样的丰姿，何尝不可以使一个男子颠倒呢？你为什么偏来缠我呢？你何苦来想你所想攀不上的高峰呢？说老实话，我在凤给了我痛苦以后，几天来，是也当真似乎把凤忘掉对你略有动心处了。但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拉回到凤的身边去了。你用你的一个礼拜贴身服侍我的殷勤，还敌不上朋友代传凤的一句话，这就是爱情之所以为爱情！爱情是自私的，我并不用解释我这人的度量。我是因为自私，也因为忠于自己的爱，所以我身虽在你旁边，心却飞到凤的裙下去了。

我用着怜悯的眼光，望到这位为我看护的女人。她的焦

心还只是为我发烧，她若是明白她是失恋的人，还不知要如何痛苦自挝！世界上许多人就是这样在一个人身上做着无涯好梦，而这人却全不负一点责任，又顾自在另一个人身上也做着无涯好梦的。

她不准我写了，若是她能知道我写的是什么话，她会抢了我这日记丢到火里去。

三月廿六——星期三

凤，我爱你！

恋爱是一种病，不过今天解释又与往天不同。有些时候病是能使人疲惫的，有时则发狂，力大神王，如虎如豹。

我想出院去，一出院，我就非到衙门去找凤不可。

爱情的战争，是一句话比一枪一刀还有力的。不过一句话可以把人沉到九渊，一句话也可以把人提到三十三天，这与子弹两样。敌人的一颗子弹，可以打穿心子，凤的一句话，却把她的敌人从死中救活。我又在战场上了。我又似乎戎装上场与人对垒了。我将不吝惜我的气力，作成大胆无畏的勇士。在凤面前流血，是光荣的流血！我好笑有些人空口说爱、说血、说泪，其实则泪既无一滴，血也很少机会流，爱亦但空喊。这些无用处的人，真只有在懒惰中用文字骗骗他人，吓吓社会，哄哄自己！我想做的我就去做，决不姑容苟且。我能视死如归的去在战场上抵抗强敌。我将用我的血洗我的爱。凤，你使我气力加多，你是欢喜我为你死去，才如此刻酷的说着“念我”的话！

我想了许多对凤去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有致凤死命的可

能，只准备这机会。

为了要机会，我对医生说我要出院。医生不行，说还不好，因为热度一加，病又转了。我十分明白这医生的用意。他不是存心破坏，就以为我是要人的朋友，放我出去是损失一笔收入。多坏的东西！他不要我出院，经我一点破，他却无言了，到后却结结巴巴说是等朋友来再说。朋友来了，朋友却说出院不得。医生的诡计，事情推到朋友身上，可恼！说不定这还有第八号女人诡计在内。她当然不愿意我就此出去。我若这时一去，她会急成病人，会吐血，会用眼泪洗面。这是我的坏处么？天明白，这事应当要谁来负责？

想到不能出院其中免不了有妒嫉存在，我心中有点冒火了。我为表明态度，要她知道我是在生着气，不大高兴她的为人卑鄙，就在她面前摔了一个药瓶。摔药瓶时虽装作无心样子，将这东西摔了以后，我却不抱歉，还大笑。

“为什么这样子呢？是有什么不快活么？”

“你知道！”

“我不知道。”她为媚我，就温柔的飞了一眼。

我是决不在这种战略中变更我的地位的。我决不接受这魔力，将心情转一方向。我是爱着凤，决不能再低价的将灵魂拍卖给这女人！

我说：“不知道就算了。”

女人说：“我知道，是医生不许你出院罢了。”

“还有坏人使坏心也不许我出院！”

女人说：“这样人也应看上帝面上原谅他，因为许多人是好心肠不得到好报酬的。”

“我原谅他！是的，我才不原谅他！”

我看得详细，她脸上真变了颜色。我的话说到她心上了。我用言语在她心上打中一拳，这女人有点踉跄。

她是爱我,这可怜的人！她不有我会发狂吧。她若当真到对我希望断绝时,她会自杀吧。一个作看护的人,要自杀,真是如何容易！吃水杨酸,吃汞,吃硫酸,还有吃……一吃就成功,想来多可怕。我不要在此还酿出一条人命吧。凡是想得到的事情都是作得到的事情。我如今是想到这女人会为我自杀,我又想到一向凤说就成功如意！我是救她还是让凤救我呢？墨子的兼爱或耶稣的博爱,若事情是我做得到,我决去作。不过我真能让她爱又能爱凤,各人在希望中维持平安么？

我恨她，又可怜她，实在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也只好算了，人全是这样的。我并不比他人更显出自私了一点。我这怜悯不久也将消失。

凤，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呢？别人爱我的，我是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你是聪明人，总不会不了解我吧。我不希望别人超乎我想象以外的认识我，但应当知道的，如我的长处好处独到处，这是非明白不成的。即如今天的心情，仿佛是我过于自私了点，纵绝拒了别人的爱，也不是十分罪过。她是看护！我虽不讲究名分这类东西，但是一个看护与一个政府二等科员结成夫妇一对，（浪漫虽是浪漫了），这像话么？

不记这东西了，让我来过细盘问这女人一阵，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月廿七日——星期四

问的许多话，更证明了这个第八号女人是在爱我的。

这也不是什么可幸的。我为这个也苦，不要她爱，似乎是失落了什么，我不愿。要她爱，我有时又不免有点摇动，将对凤的诚实分去了一半。

若是我一定这样想：“看眼前呀！看眼前，则比如我在医院中就不必办么，也不必对政府施设加以良心的嘲弄或义务的赞美。(做官的据说是非对政府行为加以相当喝彩不行的!)这比譬是说我不应当在这女人以外去想那还不十分可靠的凤。

我是当真看眼前了。慢慢把凤忘掉，则眼前的人的美也越加见得多了。让这诱惑胜利还是令她惨败呢?

我想了一天。

三月廿八日——星期五

又想了一天!

三月廿九日——星期六

又想了一天!

三月卅日——星期日

她离了院，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天不见到她。不见到她，心上有点不舒服，我渐渐又有点相信不过自己了。我到底是爱她不爱？爱了她，为什么我不暗示一点消息，好尽这女人向前？我不爱她，为什么她今天不在此我就有点怅惘呢？一个人的脾气真不说易照料!

一个人，知道自己也真不容易！我有本事知道别人，自己是总猜断得不大的确的。我按照习惯，可以算得出时候，可以算得出在什么时候别的朋友作什么事，我又能够在天气阴晴等等事上可以看出我朋友的脾气。我自己却不然。我真是胡涂东西，不可讳，不能装，不容易辩解，我的心是一件怪东西！想到这里，又想到那里，比夏天的云还容易变，这是我的心。

想得胡涂，我又不愿意写下了。

四月一日——星期一

老早的，在睡梦中，有人摩我的头，我含含糊糊，说，“我的爱，为什么昨天不来？我想你却失了眠。”这些话是在我心上讲着的，也不知道究竟有不有声音，可是我醒得清爽一点，睁了眼，望她颜色，却仿佛很感动。

让我来算算，她究竟得了我几分之几。

多危险！若是我再不小心，说着那样的话以后且伸手一抱，不是……赫，危险危险。我应当小心！

我再来想一天，看我的政策是以取何种手段为好。

四月二日——星期二

不能决定也不行了，朋友说我可以出院了。我本来是预备再想一天，谁知今天就得预备出去。这又是天意。

八号的人来了，望我笑，说我可以出院，医生签字了。

她本来极不愿意我出去，今天却这样告我，这情形可疑。

她必定是装成愉快，免使我看出她的心思！女人是善于

掩藏的，这女人则更聪明也更能作这件事，我决不至于猜错！

女人的心真深！不过你再深也瞒不过我。我的眼睛就是专门窥察女人的心的，不怕你故意筑了壁垒，遮遮藏藏。

我见机会只此一刻了，不能不要她在我面前招出爱我的口供，就把话说到男女事情上面去。

“昨天出去，是不是看什么朋友呢？”

“是的。”

我装成诚实(本来就诚实的我有意作伪自然更像)，我说：

“看朋友，是不是可以说是情人那类人？”

她垂了头，久久才说：“这个话才问得怪。”

“不怪！一个人那里能无好朋友。”

“那你是不少好女人了。”

“不多。但有些是爱我我却不大注意她的。”

“那自然，这种事也平常。”

我不做声，心中想，这事才不平常！本来是说这话的就是本人，才真不平常！我待要戳破她的话中含蓄，想出一句好话。

我想这个女人真会掩饰，话虽说到了本身，还一点不慌张，且俨然还对我嘲弄模样，若非我早明白她是爱我，我可红脸了。

我到后，不想别的，只问她：

“男朋友也欢喜她不？”

她说：“感情还好。”

一对鬼！一对鬼故意这样来说，不将葫芦打破，才真是趣事！

她那样子是只在那里等机会，机会一来就会伏在我身上来做那亲嘴的蠢事的。幸好是我这种有把握，有经验的人，

不然可真糟糕。若遇到人很蠢，悟不了她这话的深意，那说出也是空的了。

我了解她的地位，我又觉得她聪明又觉得她蠢。把聪明与聪明相反的名词丢开，总之她是不算勇敢人的。若她真有勇气，到了这时就不应当再扭捏，一把将爱人抱住，什么话也不必说了。若我是她我就这样办了，被爱的不拘是她是风我想来都是无办法的。这正是心心相印的时候！这正是最高的一刹那！我不能说明这情绪的可贵，我觉得总之是极难得的一刹那。即或我是被爱的，也不容易把这极好印象忘掉！

不知为什么，我说了一句不必说的话。我说：

"男朋友是什么一种人物可以见告吗？"

料不到的是她就能说出口。这原因当然是她见我诚实样子，且与我熟了，就说出这友人的一切来。

她说的话我不相信有一句话是真的。有些人说话要打八折，或对折，她的话却无真实成分在。第一她说她的朋友是有了三十五岁的一个医生，岂有此理。我有什么地方像三十五岁的年龄？我在脸上某一部分有同一个外科医生的脸貌相同处？说得这么远，却把这话来故意急我，我才不受骗！

她的话意思当然不外一则不好说出我，二则见我装不了解，她就故意将一个外科医生引到我的记忆上来，使我平空生出一种憤妒。我不能上当。我看得明白，比什么还明白，岂有生气之理。她既不愿意认账，我乐得急她，何必受反间计。

不过，我不得不加一句，说：

"请告我，这医生是你爱他还是他爱你？"

她说："互相都爱。"

"嗨，不会有这种事吧？"

"那我也不明白，不过我感到的是这样而已。"

"我感到的可是你爱他，他并不对你……"

"这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么？这才有关系！"

她笑。我也奇怪，除了到此记上她笑两个字，就无可记载了。她的笑中神气是证明她自信有把握的。她方以为把我捆着了手，缚着了心，动也不能动了，谁知我却应对裕如。

她笑我也笑，两人的意思都在一种笑中领会了。我恨不得大声说，"我并不爱你！"心中倒又仿佛是也爱她，被她看出，一点不错。

说的话很多，我不愿记下。总之是这一类事。她爱我不承认是不行的。她今天说的话是近于报仇说的话，说不定她当真会嫁那么一个外科医生，因为斗气！这时我支配了她的命运，这是事实上的事实。若我说我也爱她，不消说她就是我的妻了。若我始终不承认这爱，那她未尝不可以因为一气就特意去同一个枯燥无味的医生配成一对！

我是不欢喜医生的，她就故意说同医生好，这女子城府深得怕人了。

…………

空的，一切是空的。朋友来接我，同时告我一个好消息，说凤同一个科员恋爱，在一个地方，被所长见到，把职革了。事情真是怪。我一往过去，到今天，还是那么爱凤，且为她病，来医院住了这久，可是为什么这时听到她的事却如此漠不关心。我还预备一出院就去看她，为什么这时倒略无妒嫉。我看透了一切了。我一切也不要了。

唉，岂有此理。鬼物戏弄，昏天黑地，我那能不迷惑。

这事也不是我过错。我幸好……

…………

四月二日——星期二

我仍然在这病室床上躺着。我翻看我昨天记得日记，后面一段才真好笑。我完全失了常态。朋友带来的消息，把我整个的希望打成粉末，连悲哀也不知道悲哀了。

凤会同其他一个人好，这话是可以同我说的么？

啊，我为什么生到这世界上，而且还得把这日记继续，将来让人来笑话？我为什么要爱这个女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呆事？

四月三日——星期三

我恨不得一拳打死一个人！别人我打不死，我真愿意打死自己的。打死了我让世界变成什么世界我也不必知道了。

四月四日——星期四

天晴。

我仍然相信爱我的有一个人，我也爱她，却不让她知道！

我今天晚上居然说我愿意同一个看护结婚，虽然不指明是第八号或第九号，但是听这话的是她，当然红脸！

她走了，我的尊严也仿佛被她带走了。

她居然不承认这事，真出我意料之外。她听我说要同看

护结婚，还不怎么激动，到后，我不知如何手做出一种表情，这表情把她吓了，她就红着脸走了。

我猜她会来，然而还不来！

她决不会生气。她是害羞躲了，是胜利了，是感到成功的欢喜到别一处告她的朋友去了。

我今天真作了一件冒险的事业！我真在生活上扭转一个方向了。奇怪，我并不觉得与往天不同。委实说我有点悔，悔把这话说出口，永无收回希望。这以后，我应计划的，只是生小孩子这一类事了。以后我真会为生活累死。我从此是一个家长，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了！

天啊，我今天作的事究竟是蠢还是聪明？

我从今夜起，便一变而为有责任的人物了。

四月五日——星期五

她害羞，不见我，服侍我的是另外一个人。怪事情。我也不怎样奇怪。她不来大概是避嫌。或者为我的病，她不愿意我太为此事兴奋，把病加增，所以不见我面。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行为。我不见这个人，我的热只有更增高。我要她来才行！只有她来可以为我退烧。她比医生高明许多！

我这时才记起若是看护为另外一个人，我为想凤面起的病决不会一时就好！

见另外一个女人，我就问，“为什么第八号不来？”答应的，是说“我不知道。”当真这代替人是不知道吧。不过我怎么能够混这日子。我要她来才行！是我的女人，不在我身边，这是道理么？

我向看护长说："喊第八号来我要见她。"

看护长对我不客气的一冷笑。

我好歹记到这一冷笑，是有坏意思存在。

但是我要这个人来，天保佑，她应当来！

然而我听到有人说闲话了，是我装睡时，那看护长说的。话是不可信，我决不相信。她说第八号将病人的话转禀了院长，被院长骂了一句，说是病人是要人的朋友，说一句把呆话也应当有的事，看护就哭着要辞职。我又听说第八号真是快要嫁给那外科医生了，所以辞职就辞职了。

我为了要安睡，我不愿相信这话。说不定这话就是这有年纪了什么病人也瞧不上眼的看护长，由于嫉妒故意唱隔壁戏的。

我就睡了吧，不相信，一个人听不得许多谎话！有把握的人他不至于找无味的痛苦，我不能说不是这种人！

四月十日——星期三

我说过，我的日记不能缺少一天，但是如今一耽搁下来就是七天八天。这是谁的罪过？我不愿想出这责任者的脸儿。

在一种昏迷中我过了日子是七天八天。我是从死的门边徘徊，又凭了天命到活人的世界上来了。我被我自己的观念谎骗得太苦了。我想到的一切，恰恰是与事实完全相反，我的聪明机智作成了我深入地狱的方便。一种不可当的羞辱恰是用的自信换来的。我的明于见事就证明了我的不幸。我如今是全了然了。

一些无从追悔的事我只有把它忘掉一个办法。

我为什么就把病加剧，为什么就又离了医院，都忘记了，朋友见我情形非常可怜，他的怜悯使我明白时我几乎流泪。天下之大，还是只有朋友一个人是我知己啊！若不是朋友照料我，袒护我，被人当成疯狗用木棒打死，何尝不可以办到。

朋友似乎见到了我的日记内容，至少是他能从我这一个本子上窥看得出我心思，就劝我说，“耐烦点，少找一点苦吃，不当想的莫想，不当写的也莫写，因此一来日子才容易混过。”朋友这话是对的。我也应当听朋友一点劝告。只是什么是当想当写的呢？在事情本身，利害的分类，是能够如我意思弄清楚的么？譬如今天的天气，这样的清明爽朗，我说它是好还是坏呢？有它好我就出门去，出得门来到大街上被溜缰的马吓了一跳，失了魂，这究竟是天气的过错还是我的错过呢？我若是一事不想，就能够太平无事，那我愿意听朋友的话，就一事不想，不单是对那不应当作的不去作，就是应当作的我也不一定要作的。

当我觉悟了我的过失是在仿佛聪明一事上时，我就当面同朋友说：“朋友，我明白了，我了然我的病了，以后决不会再病，决不再麻烦朋友，使对我好的人心上难过。我如今重新作一个快活的人，再不多事了。”

我愿意有人相信我如今居然能放下第八号那女人，放下同事风，且放下我的可笑的见识。

我新的生活，应当有下面一点誓语：

不发无味的牢骚，

不生无味的感想，

不做无益于生活的事情，

不作无意识的遐想，

我应当遵守这一个规则，至少把这个夏天对付过去。

四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又办公了。

办公不是有趣味的事体，可是我在这里面找出一些生活真理了。从前一些时，觉得这些同事不行，如今却深深佩服了。凡是从前我不感觉到好的，如今无论如何我都把它看得很好了。

我也不勉强说好，以图另一时部长之类见到我这日记时说我忠实。我不是像别个人想从这类事上升官发财的，也不希望从这上面证明我是忠实同志。

科员的事应如何做，我就如何做。应办公，我办公了。应读条文，我背熟了。应拿薪水，我并不临时偷懒。应放假，我并不反对这个规矩。应同三两个朋友打点牌喝点酒，这纵不是不学而能的，我也可以慢慢的来练习！

在职务与责任上我恰如其他科员一样，在权利上我又并不争持，我没有被人说话批评的理由吧。

听同事说，部长上一次演说，说，要信服主义，服从首领，对首领感疑即是反革命。我才明白近来反革命的数目不少的理由。就照部长说，总不能派我为反革命者吧。我目下对于任何人都不惑疑了。我知道好丑自有公论，惑疑是全然无用处时，就对一切全不徒然惑疑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忠实敌得过许多同事，我希望别人也能对我这自信自白不加以稍许惑疑。

要信心，要服从，我并不缺少！可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也有理由明白首领对于一切的信心的权利么？我也能质问或

检举别的人的不信不诚么？

若把熟习一切仪式为信诚标准，我的考勤成绩当然敌不过许多人。但我们要求于首领的，就如小和尚对大和尚的崇拜，只是经典背诵如流一件事，还有其他？我实不知。不知道的我不惑疑，我当然不至于将这事同其他同事道及。

…………

这些事不说好了。

四月十二日——星期五

从此以后我不在这日记上发抒我对于党的感想了。事情是可能，我也不再说到我作职员的一切生活。作科员是办事拿钱，在职务上并没有规定每一人都应有感想一条，所以我纵有感想，也只证明我的非分多事，殊无足取。

我又来宣誓，说，以后再不作分外行为。

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好天气！

四月十四日——星期日

好天气！

乘天气好我到野外玩了一天。花香鸟叫表明这春天的怡情悦性。

春天是使人烦恼的天气。虽说并不忘记自己的誓语，但

春天真是恼人的春天！

为什么要这生活呢？（此行应涂去，因为是不当疑惑的事情。）

四月十五日——星期一

仍然办公，在公事上发现趣味。

委实说，我不能像其他人，用信仰，或者用希望，把枯燥无味的事务办得热心到底！我愿意辞职了。不是为别的，我也要辞职了。倘若说非说出理由不行，我就说我不愿意这样生活，这就是理由之一种。

晚上我同朋友说我辞职的事，朋友说也好。

朋友是任我意见，欢喜怎样就怎样的。我不知我以后能永远欢喜什么事业，但我总非常明白我实在是不欢喜再做一天科员。加薪，升级，兼差，出使，我全不希望，生活难道就是这些事？一个人，难道除了作这些蠢想头以外就不能作一点别的么？

记起一个朋友谈到外国人在中国欺侮中国人事情，我就想，为甚很少有人感到这样事。其实纵感到又怎样。中国原是这样不长进的中国，不拘从什么国来的一些禽兽是都有欺侮中国人权利的。凡是中国人都有被外国禽兽轻视的义务。至于名人要人，在位时，则不拘在本国外国所见的莫非欢迎崇拜，下野后也仍是可以迁入租界，或跑到占领地托庇于外国人，雇请外国巡捕守门，那里会感到敌意。

我又应当把上面几行涂销，省得将来到租界时被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巡捕检察出来，指为有犯刑章。这些话我说也

无用处。我又无知识，空口喊收回租界，抵制一切帝国主义，纵怎样诚心，不为人笑为丧心病狂，就会被官厅拘去说是共产党。这时代原就是这样青红不分的时代，只要上司怎样说就怎样好的时代，我一个人热心有什么用。

以前，我曾奇怪过，以为英帝国主义，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喊打倒了，那里知道是讲了和，所以就仿佛打倒而协妥了。是的，这个时候是中国应当同其他帝国主义携手的时候，要建设，要和平，要借重外人的经济发展……就是各部各机关薪水一事，岂不是就有理由证明非与外银团携手讲交易不可么?

中国啊！我对你不能有感想！为我幸福起见，我只有说你是在建设中寻求光明。我爱国家，也信服首领。我但愿闭了眼不见我见到而生感想的事情，就可以在另外一些鼓吹得法的广告上对中国前途乐观了。

我写的又是糊涂话，自己读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

四月十六日——星期二

我办了一整天公，不发牢骚，不生感想，不悲哀，不饿。照这样生活下去大致才是下级办事人天职。

四月十七日——星期三

我应当仍然这样写一天日记。

然而为忠实自己起见，下面一点事也非详细记载下不可。

我今天走到一个地方，看见杀人，杀人的事我总不明白

的，就走拢去看，闻，嗅。有血腥气。我问一个人，说，为什么要杀这个人，那人说这是该杀的。我无话说了，走开，到另一处。又问一个军人，说，这被杀的是什么人，那军人说是军人，退了伍，不同乡，呆在这地方，因为穷，到方便地方拿了点东西，被人告抢，捉来不打就招，所以杀了他。人一被杀就再也不能多事了。这军人说完叹了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敢叹气。这表示似乎不妥当。

军人说："同志，不是的。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所以敢当你面前叹气。我是叹息我自己，为什么不在战场上打死充烈士，如今却为衙门做卫兵。其实革命成了功，天下已经太平了，还要军人有什么用处？我怕得是也免不了被人解散，流落到这里，被人杀！"

"杀死不是省得许多事么？"

军人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要养活我家里人。我有儿有女，怎么放得心下。"

"你就回乡下去种田好了，这是好办法。"

"我们那里能再去种田？要回去也只有做土匪。"

"那就做土匪好！"

那军人，相信我不过，以为我是疯子，用白眼望我，望了一阵，就走了。

军人的人生观是我猜不透的。他们又怕死，又找死。又愿意回去，又不想回去。他们或者不算得是人。中国实在是并不曾有四万万人，有许多是不准数的。只有像我朋友，同许多上等人才像人。人有人像，官有官体，这是一点不会错的。

我不能把血腥、退伍兵士、叹气，这种种样样联合贯串

成一件事。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

“狗，放清楚一点吧，看看你周围是些什么。”梦中有人见告，醒来不忘。

我看过了。心里领会得到。我知道许多事情，这明白并不是如以前明白第八号那女看护一样，的的确确很分明在眼在心，但我不说。照我自誓自警，我再没有对女人瞎估对国事悲愤的勇气了，我忘了一切，一切也应把我忘掉。

我看了一遍我这日记，有些地方竟不像我写的。这日记要记下一年，还不知有许多矛盾在日记上发现。真实的是无趣味的，这像有人说过了，但在别人越无趣味的也许自己更多趣味。我这日记不是为谁来写的，只是为自己的事　自己的一切并不怎样精彩动人，所表曝的虽俨然自己的另一个身，但人家看来是但有笑话与打哈欠两样反应的。有些人为逗人欢喜把日记写下，有些人是想见好谁，有些人是图死后好处，我一样不要。

我不是怎样伟大了不起的，一点不伟大。不过我反对那些轻视了平凡的趣味的人主张。他们夸张自大，觉得是很可怜的。自己虽不知道自己可怜地方，时时刻刻都称心遂意，用心摹拟古名人的言辞，放大别人的敬仰，原谅别人的轻蔑，假装热情心肠，可怜以外无字言可加上去。这类人很多，凡是精神充足、步伐整齐、或肥或瘦都是。我奇怪这些人，天生的厚福。

我不是骂他们。我也要学这些人，才能生存下去！

四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又看了我自己的日记一遍，发现自己心思真奇怪。

说是辞职，官不愿意做，人家答应为我辞职了，过了一天我又仍然上办公室去，而且把分内派定的事务办得很有劲。朋友见我这样当然不说，可是我自己倒想起这个来了。还是莫辞吧。以我这样才干，到什么地方去不行，然而我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革命去吧，谁个相信得过。还是不辞职！

今天，对于女人的回忆，勾起一点儿不快。我最近知道疗治我自己了，我走出去，玩一阵，吃一阵，按着小官的本分，去到一个同事同志处谈谈闲话，这个同事是能熟习各个要人轶事的，用他的谈锋，医治了我九分不快。一个科员，他不是应当在办公以外，听听上司的故事，来消遣这日子的么？

四月廿日——星期六

星期六了，明天放假，又支薪，同事中人各喜气扬扬。这不是罪过。我一事不作，（无事可作），坐到办公室一张大写字台前，听一个肥身科员唱空城计。他站在一椅子上，身段唱工全如刘鸿声，是好朋友，是风流潇洒人物，因为胖反而更见其逗人欢喜的。他还会唱许多戏。背遗嘱嗓子也如同刘鸿声。这个人，若是去唱戏，台上的成就，真不止一个二等科员的成就！

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呢？别人嗓子好与我何干。我这样岂不是羡慕这人。

以后不许说这些废话，不是我自己的事都不管才好。

今天，可记的，是我见到凤。她对我不如我另一时想象的坏，也不如我另一时所想象的好，所以我不得不推翻自己一切，来同她谈一阵话。谈完时，我有点新的快乐与新的悲哀，揉在一处，分拆不开。“女难”或者又到了。

四月廿一日——星期日

坐到家中想。按照下级办事人规矩，出去用了点钱到娱乐事上，并不痛快，也不许可自己把不痛快意识加浓，老早就睡。

四月廿二日——星期一

为一件事承认自己是错了。

另外想作人方法。想自己应英雄时得英雄，譬如假使仍然有一个女人在面前，可以爱，就爱，不怕吃亏，才是人。丢丑，也不为蚀本。爱了人，还有什么顾虑。人是感情动物，为了证实这称谓，有些时候也非无赖一点不行的。

写这些意见在日记上，是看了一本书的结果。书是能帮助我向前，书中的话能推我向前，拉我向前，我只是总不大习惯于向前。我怕看我不看到的事，所以懦得了不得。

吃饭胃口不大好。

写字五张，全无腕力。

四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心是这样想，这日记，写下来了，目下的兴味，纵不是在我生前有印成一本书事实，但安知道我以后不忽然变计。这时节正有若干不知名书店开张，要书印，安知道不会有人觉得我是科员有借重姓名标榜生意的必要。万一这样事真有一日出现，别人见到我这日记，看得出些什么东西呢？

我的文字并不精彩，无足为法。我不会有大议论，足供人抄引。我不能在党上加以何等批评。我文章又不曾加过多少惊叹符号，想从我日记上作心理统计也不容易。

并且我说的话除了我自己能懂还有谁明白？看文章的人，都讲究结构，起承转合决不可少，我这日记所记下的是些什么体裁？

我这时，真想把我的日记中有些地方应改的就改一下，以免将来糟糕。听说一个有名作者，所有书，能畅销国内，先得注意与政府的冲突，再来注意一般人的趣味。我何必做这种呆事。我希望改业，日记决不改了。

四月廿四日——星期四

办公，天气渐热，坐到本人座位上，闻着另一处送来的花香，又似乎还闻着一点不是花的香味，我茫然的羡慕一种人的生活。

回家有点烦。人不真烦闷，但想象起许多应烦恼的事，就随到来了许多烦恼了。

为什么我不做一件呆事，来供自己苦恼、与追悔、与希望呢？

为什么不作，我是不明白的。假使有机会，我是决定要作的。

四月廿五日——星期五

大雨。望到窗外楼下大街上为薄雨所湿的街，说不出是什么颜色。我心上染上的忧郁颜色是同样说不出的。有一只狗在窗下叫，同胞啊，你为什么这样自苦，天气不好，也不必叫，人对你不好，也不是吼的理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愤怒。你无职业，人也不送你职业，就随意诋毁一切人的生活，这算什么用意？这样捣乱你也少益处。你讥讽，或辱骂，人家听来全是讨厌一件事。胆子大用到这事上也是可惜。是英雄，你就把你认为仇人的人咬死吧。你为什么不这样作，但空口喊叫？喊口号，不过是一般把饭吃饱被雇来的人作的事，这事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只近乎消遣，你是不适于做这样消遣的。

我想告这意见给那在街上的无家失业的狗：却不说。我怕有误会。这时代，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误会的。为什么我一定让误会落到我头上呢？

有人说我言语与文字，（是我上司说的！）都很琐碎，这事情可笑。我因为在上面说"会有误会""不愿误会""一定让误会……"而想起。中国人的琐碎养成，全因为是听话人感觉麻木，头脑迟钝，其来已久。你多话，就是三番五次说，说的人已打哈欠，听的人仍然不懂，或所懂的是另外一事，或只懂正面，也不少。用简劲文法，说含蓄言语，那是要什

么民族才够格的事，中国怕还差廿年吧。过十年，中国各处战事也许平息了，军队也许少些了，因为以前为军事运输用而筑的铁路，也许到那时已多有几条了，做官的腐化分子与政治上封建势力也许稍稍改革了，但琐碎还是免不了。干脆与深刻都不合乎中国国情，政治上就是有顶好的例，但是我不说了，站在党的地位上，说来不吉利。

我今天看见一个漂亮人，是新人物，会做新诗而又不缺少写四六文技能“新上任的同事”。据说这个人是新文学家，成家了的人，漂亮当然是必需的。这个人外国话也说得像外国人一样好，文法不错，又能运用典故与俗语，我觉得这人可以佩服。

明天我当同他谈一次，痛痛快快的谈，这个人我知道必于我有益处的。他知道我是谁的熟人，他也不会轻视我。凡是一个漂亮人，他是总能使同他接近的感到满意的，我看出这个新人物是好人！

四月廿六日——星期六

又是等候放假的一天了，日子很快，夏天快来了。夏天真来了。时光啊，慢一点去。我怕热天，蚊子多，睡不好。

今天见不到那个漂亮人。

四月廿七日——星期日

那个新来的人对我很好。我还要写的，是衙门中同事，一切人，对我全都不错。这似乎是因为注意这些，最近我才

开始发现的。有人对我好当然不是坏事，不过对我好的多数都是因为我有阔朋友。这在我不好说希奇古怪，除了感谢，没有别的可说，我仿佛是有好多地方对不起这些人的。

我有一个坏的不可告人的想头。这个比想要凤做我的妻好像还不应当。是妄想。是非分野心。是被一个人的言语煽动而起的。……好了，莫说出，为自己留一点地步。

四月廿八日——星期一

坐在家中与坐在办公室是完全两个人。我到办公室只像看戏。我看一切人类的纠纷，如像同僚的谈论吵嘴，上司与勤务兵的等差，那个新人物用钢笔为厅里写的庆吊文字，都像不调和又极其自然。

我今天又见到凤，有点闷。见了她就发闷发愁，那不见她倒好一点。我知道她的事情，她嫁了人，离了衙门，到后司长又为她荐进这里来做事了。这是一件平常的事，看得宽，才少笑话。

我是始终爱她，正如她始终不爱我一样，反而因此存了些空气，空气之中我很多又气又恼的时候，有时又如有所得。在这一点上，我看戏，是如为凤所扮演的感动得利害，以她的长处，攻打我的弱点，把我摇动的如风中之烛，黑暗光明全不是本来的我。

妇人力量是不可解的。

我有时绝对不欢喜她了，就是那她正同她的爱人在一块时节。那种时节我最高的德性，是愤怒与妒嫉揉和而成的成分。我也摹拟过传奇上的英雄，走过去用肘子触那人肘子，挑战过，

且似乎我有幸运把他杀死在凤眼前。但是这只说得是摹拟,实际上并没有做这事,衙门自然也不是许可打架的地方。不过另一个时节,我单只见到凤,连摹拟我也不能够了。

她对我客气我也只恨她。我明知道在她意识中以为我身分不及她的爱人。我在她面前似乎矮了一截,这尺寸却又只是她武断而我不承认也不行的。

有福气的人啊,过二十年后,我相信我们地位要转过方向来的。到那时天纵优待你你也得老了吧。时间在你额上刻的纹路必定也不比别的人为少,我看你那时骄傲。你若有记忆,你就会记到这时对我的轻蔑,有神来为我作证报仇。

我莫名其妙,说了大话,又复伤心。二十年后的报复,比起目下一瞥的忽略,是谁叨了光呢?二十年必然的胜利,能敌得过现在的一次会心的微笑么?

不能在生活找出根据的我,还是不必说这些话好。

四月廿九日——星期二

我看看我的日记,就觉得我生活上的矛盾,形成一个呆子的各种条件。一切说过的、记下的、想到的、完全是多余。

若是我能够忘了生活的非实际性,抓眼前,捎事实,我才当真算生活过的。

四月卅一日——星期三

一个月又终了。我留下了一些呆处在人的心中,另外留下了些呆处在这日记上面。

希望、感想、悲观与乐观、全是空。

被社会或个人欺侮是已够了。一切在脑中建设的楼台，被事实已推翻完了。总共还不到一百天，上衙门，领薪，说笑话，爱上了风，进医院又出医院，一切一切，完全成了过去，我还是像上两月的我。

日子，滚你的吧。

五月一日——星期四

从今天起重新来做人。

五月二日——星期五

重新做人，是办公、吃饭、睡觉、加上听伟人训话与做纪念周。

听到又杀人，杀人就去看，看见了，不让自己有感想。我以后若能训练得如此强干，大致就能办大事了。

五月三日——星期六

同到那个新人物谈了半天，他要我送他日记看，我不答应。

五月四日——星期日

我不欢喜星期，这好像是有很好理由的。到了星期就无

名义加在身上，我无聊。我如今才明白有些人一失去工作就荒唐的原故了。

五月五日——星期一

我睡在床上想的是起床以后事情，很不合情理。许多人是在做事时还不想那事意义的，这种人才有愉快可言。我相反。我的行为竟有不少像故意反抗一切，而结果却一点不假的被一切征服。

我想到我上衙门做的事，到时并不作。一切的平凡，是正因为平凡引不起人的大兴味，也引不起人的大厌憎，所以衙门才常是有人，开会也有人，醵金为市长贺喜结婚也才有人的。说到市长结婚，我倒想起另一种使人惘然的事来了。凤是同人结了婚的。那在我日记上所指的第八号女人，也是已快结了婚的。日子，滚你的吧，我愿这时一闭眼就是十年二十年，看看二十年后你们的生活！

一个同事拿一红纸全帖来，要各同事写送礼数目，我随意就填了五元。这是没有法子的事，非应酬不行，我当然不在乎此。作上司的结一次婚倒可以希望发一点财。若每一月有十个上司结婚祝寿，那会计处许多人薪水不必领了。中国事情再过十年总仍然是这样不会变。

大约过几日我是有酒吃的。

五月六日——星期二

日子，滚你的吧。

今天又见到风。朋友说风“容貌佚丽，言谈淑雅”，批评是并不错误。但这批评者，岂不是细细欣赏过以后所得结论么？想到此时对朋友我有种猜忌。

五月七日——星期三

放假，有人邀约过陶园打牌。打牌本来是中国上等官吏的消遣，如今凡事革新，科员也有这权利了。

遇到我前次认识的新人物。非看日记不行，我不能固持到底，到后就只有献丑了。他看着笑着，看完了说妙极。

我说：“妙从何来？”

他说：“正因为不是故意写来，故生气跃如，如老虎总长文章。讽刺虽只是姓鲁的思想权威所专利，但老兄并不讽刺了谁，一切行为与思想，是自己的事，说别的时则连自己也写在内，所以妙绝。”

“我不相信。”这是我说的。因为无相信理由。

“我要你信，一个办法，是把这个印一本书，找一二党国要人作序题词，把名字取作‘一个忠实革命党之供状’，包可风靡一世。”

说得好，我也还是不相信！裸露自己的丑处，虽为一代风气，因此而成大名的也正有人，但那是什么样一种人物才行。一个司里的二等科员，一个并不“反革命”的同志，一个……这一页履历真是太平凡了。若是用这样一些官衔也可以使人注意，那放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硕士到什么地方去。

夜来想起“一个忠实革命党之供状”，好笑。想了半天。到后我骂了自己一句“蠢东西”。

蠢东西，想些什么呢？要做，就做，想什么，怕什么。世界上，许多人做的事，想起可以红脸，但是做来也就平平常常，全不引为奇怪，一本书算什么大事！

在过去的事情上负疚，这人就已经是应归入呆子之流了，何况还不做的事就来计算得失。

五月八日——星期四

昨天是国耻日，忘记写上一句话了，其实各处机关团体都并不忘记放假开会，有些地方今天还在印宣言写标语的。

今天在报纸上，读对日绝交新论。文章做得极好，署名×××。无怪乎部长将此人任为科长。新闻栏，又见载有委员行贿私运仇货消息。方以为清党如此周密，杀人已经不少，“贪官污吏应消灭”，似乎许多衙门又都贴有标语，各大小机关上司僚属又多为亲眷，非亲即友，不意仍有此事发生

一二败类并不能影响人民对党信仰的动摇。在党治下有运土、行贿、买卖官职、假公济私各事发生，负责者也只在本人，不至连及全部。党是好的，个人则始终是坏的。除了人各在额上刻字一个方法以外，谁也不知谁是坏人。可是这个办法是行得去的么？并且额上刻字的事，不是仍然也可以用贿赂方法将文字刻成另一种吗？

翻自己日记，曾于四月十日写得有“不许发生无意思牢骚与无味感想”一条，这一个月以来我当真一点牢骚不发，一点感想不生。我何必多事呢？纵成天我痛哭流泪，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好，能有什么好效果么？如今人人的耳朵都很少空闲，大人物只有听太太吩咐一种义务，老同志只有听军人恭维方便，武

装同志只听命令清党杀人，小同志只听到部长提到关于拥护旧道德的训话；百姓呢？成天听到喊口号，虽身入租界，亦能遥遥领会——我不该有牢骚感想也就十分明白了。

一切现存的制度都是好的制度，一切在位的人都是有道德的人。凡是不好的，不合式的，虚伪的，不久自然会灭亡。

这时节，中国的学生青年，应当怎样我不知道。这个是家长同校长的责任，他们可以管教，少生事，免招凶。至于一般同志，我劝他们乐观一点，把国家前途与个人事业，一半儿信托首领一半儿信托天，比较容易安眠化食消灾，不是呆子都不至于惑疑。惑疑任何事物只适宜于做呆子。

五月九日——星期五

又放假一天，好的。

阴历的五月，癞蛤蟆在劫，据说这一月来，凡属蛤蟆同胞皆多灾难。中国古医方在五行上感生大趣味，五月五将蛤蟆捉来炼药是医方大书而特书的事，因此“逃过初五逃不过十五”成了一句谚语。至于人，则自革命以来，平空但多了若干放假日子，如今则革命成功，放假日子更多一倍。不拘是国庆，是国耻，总之放假是非放假不行了，想不到在中国做人，别的幸福虽不能得到，假期倒是比任何文明国家还多。

我看不出放假的坏处来，即或有许多人都说到过这事不成样子。与其坐到办公室，张着口，把嘴唇下挂，搔头皮默民生主义，倒不如放假。这样日子来时，兴致好的同志，不妨到会场去演说，或看演戏，看焰火，有家事的也可以料理家事，做诗的可以做诗，打牌的可以打牌，不受公务拘束，

顿形洒脱。

日子，滚你的吧，今年的今天，我所见到的是我不要见到的世界！（为恐误会起见，我得再写下），我只不满意有福气的女人，并不是女人以外的什么。因为愿为欢喜她而她却不要我的女人在我跟前老丑，我才诅咒这日子！

五月十日——星期六

又放假，哈

五月十一日——星期日

同上。

今天无事又把自己日记一翻。两个多月来我差不多是变了六十个模型。日记只要记，所记下的心情就总不相同。人是这样复杂的生活下来，是我在日记上才发现自己而生惊讶的。一个小小办事员，事业只是固定事业，每天做事吃饭睡觉三种轮流而来，三天五天还有完全不同的变化，何怪乎身作青年首领的人要停止青年运动？一个人真真能够用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把自己过去作他人现在，或把他人过去作自己现在，他只有一辈子坐到家中嘲弄自己一事可作，决不至于尚有勇气去人前说教了。

说到此，所以我也不必惭愧了。我瞎估了别人对我的爱恋，又误猜了同事对我要好的理由，还有其他，错到一塌胡涂，真不妨放怀处置一切，能够忘掉的忘掉，不能忘掉的也任便。我从前是苦恼过、悲愤过、发过狂、病过。这是从前。过去了。

如今我就是我。心是稳稳当当，不能受任何事支配，也不想支配世界。我是融到社会中，在这融洽上找到新的生存意义的。

我看一切，嗅一切，听一切，吃我所能吃的一切。

大致近来身体好了点。

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同朋友到一个要人处玩了三点种，是下午。我见到那种阔气生活我过不惯。无怪乎虽有明令不准政务官兼职，或其他官吏兼薪，是办不到的事。若国家命令实行，这些要人家里决不能雇请那么多听差用人。

我以为用许多人服侍一个人，是前清作皇帝宰相的事，是专制时代的情形，料不到如今还可见到这种豪华。仰慕古代的光荣奢侈，以为如今失坠了一切而兴叹息的，请莫这样呆，想法子到要人家中去看看吧。中国何尝穷。许多人脸黄肌瘦，无衣无食，但这是一般不会打算而命运又特别坏的人生涯。在中国，各处各地，固仍然不少阔人。

这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本来是生成作首领的人，具王者威仪，有官相，他不拘何种时代下都是伟人，他不论属于何等政府也仍然是身居要职。又有些人则生成是奴仆，他只在奴仆位置上能够安稳过日子。告给他，说，这是不合民主国原理，他笑。再诚实一点的，因为你这样一说，他也可以把你扭交主人，说你煽惑，是共产党。这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我又明白一件事。在往常，奇怪有些女人皮肤白腻与众不同的理由，如今见到这种高门大户，反而奇怪住在这屋里

的女人除皮肤以外与我们平常人相同的理由来了。人有多种，不拘中外，总之，这要人，同到要人的妻子儿女，不应算与我们同是人类吧。

朋友家中是不为不阔气的，但比起今天所到要人家里来差得远。

无怪乎……嗨，不说了吧。

五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算我的日记，实在有了若干页。我是在未作文学家以前就先学会清算字数的，如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对此热心总不是罪过。有些人，先学艺术家的服装，留长发，打大领结，穿大裤脚洋服，到后才开始学图画，又再买一本小说法程，来练习艺术家能耐的。比起这样人来我是真多惭愧！我真敢老老实实的把这日记发表么？我真能到后来这样作下，而我却仍然活着来等待他人对我嘲笑，与那广告的夸张么？

我要了解我的人，他当从我生活上明白我怎样可爱可怜，日记准不得帐。然而我若是把趣味一变，不是也有极多神清气爽机会么？

日记只是我思想放荡的凭据，是病的凭据。说是病的凭据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相信我思想放荡，说不定有所惩戒或取缔，我无可辨。对他人，有莫名其妙的仇恨，那么，我纵不是坏人，我也招殃。对他人，有信仰，那似乎也不行。现代的制度是单在把人类头脑挤瘪，那里还有放荡机会，许多人是已经把头脑挤瘪，作起事来反而有条有理的。这结果是天真不得，伟大不得，独异不得。虽然仍有“伟人”这名称

存在，其实据有这名称的，半多是小鬼。

五月十四日——星期三

今天星期三。

除了日常普通生活，一定的、不变的、再现出来，似乎只有把“今天是星期三”几个字一写的必要的。许多人是连这几个字也不必写的。星期八或星期九在有些人脑中也不生问题。这倒是有福气的人。

今天除了到办公室坐得太久有点烦恼以外，无别的危险感想。我用“危险感想”字样，是在那同事新人物看过日记说的，我记着这一个字眼。我大概是曾经有过这种感想形诸文字了，心里虽不清楚，看那人的神气倒明白了一半。我又来看看我这日记全部。发现了自己可笑，并不见到别的。我料不到另外一时的我会呆到这步田地。我说了些什么话？我想了些什么？我作过些什么？

五月十五日——星期四

关于我的易变的性情，朋友说，这是我缺少生活中心。这大约是的。那新人物朋友也说过，一个成衣人他是业成衣，就天天上工，我们看到他成天弯腰屈肘坐在桌案边剪裁布匹，以为真不是人的生活，这个人可不知道厌烦，到无工可作时反而无聊。其余的人都是一般。有工作累身，在工作中找得出生存精义。新时代的闲汉子，凡是各样事业都懒得去试，凡是劳动仿佛都不与自己相宜，他们就去写，也居然就被他

把写字养成一种习惯，在此等消遣中得到衣食也得到生存意义了。我不能自信也能成为这一类闲汉子之一员。从此等事上来寻到生活中心的，我怕不够格吧。据说，这也要天才。天才是善于模仿之谓。承认了已成的艺术的各种型，能于各样方法中，把自己的话说得令人不明白，或者令人怕，令人笑，令人摇头，这就证明这人有天才了。我是无希望了。我明白我自己总比别人强，所以纵有人因为他的利益，慷慨在我面前或在人面前，说我是天才，我也没有气概承认这件事，而且就来照到他们说的每天来写日记或写别的过日子。

办公又当别论吧。在同样仿佛自己牺牲而“为人”的情形中，做科员的伟大，不是文学家所企及的。中国革命已快成功了，有些人且说得出天下太平的理由来了，并不是预言者造谣时代了，要建设，在建设中要的就只是科员。天才究竟有什么用处。设若做事的都安安分分，不生事，不多多吃，不反对首领，不否认封建势力，不生无凭据的感慨，不随便生病，不缺席纪念周，人人练习太极拳与内功，认得字能做文章的，做一点慰劳前线武装同志或恭颂总司令五旬大寿的庆吊文字，岂不是承平指日可望。国际地位，因了外交家全是做过多时的外交官，很明白招待外宾的礼节，人既威仪堂堂，又能结欢于外人，国际地位岂不能顿即增高。

我应当在做科员职务上竭诚尽忠，且有制止作天才的野心，经此一说也非常分明了。但是把我的中心，就放到科员职务上去吧，这也像是□□□的事。我不能把升级加薪当一种精神生活。我不能取平常人做官的手段。我不会许多应酬。在科员事务上感生大的兴味的，也应同文学家一样，是正不缺少另外一种天才的人才能够，非区区所能。

日子，滚你的吧。

虽然愿意日子滚去，时间却实在一天长一天下来了。节候已到初夏，此后只有更长。

我到底作什么好呢？要恋爱，就去恋爱，不问吃苦享福，能够去干，总不错吧。我要作闲浪子，做天才，我也不妨照到他们所做的事去做做，拜会拜会名人，买一本开明书局出版的书籍，把那书后面的批评单写上自己姓名年岁籍贯，再来为不拘一个名人说上几句好话，小心小心的捧场，或纠正几个错字，寄回去，不久我就可以得一书券，并且在某名人掀髯大笑的情形下，就仿佛可以听到“准予入伙”的言语，一变而成为小卒或裨将了。我要做强盗也不难。我要死也不难。凡是我不曾得到的都可以设法去要，得不得也只看我肯不肯用气力。我既不敢要我所不能得到的一切，陈列在面前的又都觉得不算东西，这怎么行？

我因为……唉，我的心，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为什么又想到远处，做那荒唐的梦去了呢？与其那么不切实际的空想，倒不好好做着升级的梦吧。升了官，发了财，许多问题也随之而解决，再也用不着无聊烦恼了。

我应当早睡。

五月十六日——星期五

今天落雨。我想象这世界上许多人在做诗的情形。是呆想。我又想，若我是也有那种把文字分行写出的兴致，不知我是不是要跑到雨中去实验，然后再翻一本字典，把同雨相关的字找出，排成一首诗来。似乎这样做是有人做过的。人

家还批评过说这才是诗。这样诗人多时对于国家也无什么危险，反而或者这些歌咏自然的诗人，将来一变而为革命同志时，奉命执笔做出的官家文章，能够格外典雅动人。

我今天笑过这些人了，然而同时自己想起把这日记印行的事。不是诗也要印，这当然是连想成诗人以外一点欲望了。

有人说，你这是什么东西，我就说这是日记。是日记，说得很明白，自然就不会为人用古典的浪漫的，或唯物史观，或趣味，各样牌子来攻击了。不过要攻击，也就请便吧。我不是天才，你这个不能说我。我的个人主义者气质，虽存在，可是我不曾向谁自白说我是名士。我不曾请求收容作小卒，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我并不说我是第二小说家。我是受过检定的正式同志，说着对于国事乐观的话，也自有我认为很对的理由。我常常揪打我自己，嘲弄我自己，却赞美了一切人，同时又居然过分那么说过政府的好话，这完全出于我的敬意，谓我为故意讨好那是不行的。我不大尊敬女人，也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在我这日记上写得我人格高尚不凡，也不能怪我。自然世界上有那种善于假装的完人，在那些完人中求完全，在我这样人身上求病态的独唱，那是对了。

近来身体不好，很多时候想哭。

五月十七日——星期六

在医生处证实了我的肺病已近第二期。医生就只能做这些事。如今的医生，除了用这种可怕的字眼吓人，为药房介绍交易以外，一点无办法。不过也有些医生还能打拳踢毽子，在国粹展览会上发扬国粹的。中国的名人言行给外国人看的

政策是这些事情，此后英国美国的军舰再开到中国来当然近于多事了. 只是这医生又是国家上等官吏，也许单是医生时节，这类武艺不至于这样精娴吧。

中国是承平了，武士勇士壮士是考过了，文人也渐渐的有变而为皇家供奉的趋势了，革命先烈或老同志的儿女兄弟诸姑伯叔也都各有封爵安富尊荣了，新中国是就从这类事上建设起来了。我一个人的肺病自然算不得一会事。我的病，虽然据说到了第二期，我是不相信我会在短期间内死去的。

听到医生说到我的身体，我才觉得我脾气近来坏的理由。

我不怕死。

我仿佛有点明白我左肺是有几处有窟窿的地方来了。不过我不必在这日记在上说到关于我病的话，免得人家笑我骂我。有病，提到这病，同情我的当然是也有人。然而把这病来作根据，猛烈攻击我为颓废派文人的总还大有其人，因为这时他们已经骂郁达夫，见郁达夫不做声，以为不过瘾，还有余勇可贾，要找罅缝，我何苦要将这病的情形写到这上面

不过我不写我病却写些什么呢？我既不知五中会议内容，也不明白盗陵案与运土案其中实在情形，我又不理解唯物史观，我又不玩票，能够有什么话可说？恋爱，则所有的好女人这时几乎完全正坐在别的男子的膝上亲嘴，还用得着痴头呆脑的病人来单恋单思么？

我是快要与这世界分手了。一切光，一切热，都要与我无关系了。世界上再有十个思想界权威，或者永远在位，不是我注意的事。明天中国的尼采就出洋，后天的中国拜轮又从罗马做诗回来被孔德学校小学生逼走，老后天又有人说我是天才，要我帮忙，都不管了。

我听到人说，(似乎是那个新人物同事说的，因为只有他明白这些事情，消息不是报纸上找得出的。)有翻译几本书的一个人，发起“作家同盟”，明里是反抗市侩，保障权利，向外宣传，提高文化，暗里则与登基坐朝事情不无牵连，最先加入的为两个新书店老板。照例这同盟当然就成立了。照例加入的全是作家，战线一联，步武整齐，声威俱壮，宣言一出，利益齐来了。但是首先加入的为新书业老板，朋友说事情似乎也有点怪。其实我并不以为怪。

其次我听到新文化运动市侩开会时，有一平时连名字也不曾听到人说过的书店代表，提出“压迫作家”一条。当场主席则不做声。不做声自然是不赞成。其实这一条是多余，不必提出讨论，所以聪明的都不注意此事。那人说这件事也怪，其实我又并不以为怪。

凡此所闻所见，全不算新奇的事情，要我单在这些事上来发生若干感想，忘记自己的第二期肺病，怎么能够？

我寿命长，也许在将来可以见到一点新事情。至于过去的，现在的，我是看得太平常了。我用我的国民资格说话，总比他人用作者的资格对这些情形发议论公平一点。一个国民到这时他愿意活，就只应“乐观厥成”，一个作家何必真对市侩切齿？

幸好我是还无意于闲汉了生活的。

日子，留着吧，为了我想保持我这心平气和态度。

并不对于生存感到趣味的我，仍然照医生说的买了三块钱药吃。病是不会好了，药也不过空吃。我不抱怨一切人。我的命运是不大好，所以在生存赌博上大输，终于把生的幸福失去了。我看走了眼，所以败，这个话意思是说到我对那

医院中的看护与我的一段喜剧。因了病我想起医院，但我赌咒不再找医生入医院了。

关于我的病并没有告给我那朋友。我瞒着这个人。这算我的自私。自私只是我一种脾气，我不须任何人的怜恤与好意，一个行将与世界离开的我，要轻快的走路，受不住友谊的负担了。

五月十八日——星期日

在床上，忘了昨天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人很健康。身上组织也找不出毛病。医生是与药房合伙，在技术上骗不到钱用，就在药品上找发财机会是一样的。我这疑心总不为过，肺上有病的人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不过，病纵没有就是所谓可欣贺的人生么？日子仍然这样连肺病的恐怖也没有的过下去，我算为什么而活着呢？

我愿意把眼闭上，忘了一切，一切也忘了我，因为死亡，得到和平。

五月十九日——星期一

又因节放假。今天天气好。

日子，滚你的吧。你在我面前如蛆蠕动，恐吓不了我，只使我难受。

说过这样话的我，走到街上散步了一阵。凡是在路上遇到的我都不欢喜。遇到女人我更憎恶。我这心是什么一种心，没有明白的。

唉，我是真愿意如何把我的此时情绪写到这日记上，留到将来我以外的人见到这一时代的病！

我相信我是明天后天就要死了。好，世界上享福的人，你享福吧。你说谎话的人，永远在说谎中得到信仰吧。你杀人的人，兴趣维持到老死吧。你女人，再过二十世纪也仍然像今日情形，在男子事业上任男子支配，找到生活的重心吧。

没有死的我，已不是你们世界中的人物了，我凡是诅咒你们的，这时都忏悔过了。

……（不许再写了。）

我将睡下等候死的到来。

五月二十日——星期二

不写什么，我等候死。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口子，滚你的吧。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我想了五天，想到世界的一切。我俨如旅行到各种地方，用我旅行者的情绪，经验到人生的骨边肉边，见到的似乎比我日记上所写到的为深。可是这也是瞎话。用着我等候死的到来一无牵挂的心情过了五日，身体又恢复了许多，精神一足我又不是往日的我了。

今天我能对我的日记感到过去错误。我决要另外作人。我不要别人好处,别人对我的坏处我决要报复。我无论如何要凤知道我的男性的强烈。不拘她是爱我与否,我也要去爱她。

自己可分析的，是到我每次下决心要放下凤时，那时就觉得凤可爱处实多，到有气力去爱她时，在我印象上她又似乎不值得我这样爱她了。这当然只是我的事情，与人无涉。自己的天秤是出了毛病，常常有错误发生过了，到底是一个有病的我！

过去的我，你同日子一起死了吧。我将在每一个新的日子中找新的意义做新的冒险。

明天是应当仍然在办公案上作科员的天职，再不能借口有病了！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一到衙门就见到凤。见到而已。就说是幸运吧。但我不能用这幸运的自足来欺骗自己，我要进一步看。

今天作了一整天事。不知为什么我对于公事有这种兴趣。医生的话在我脑中还有一个地位，我用我的余生牺牲到我的自苦上，比起牺牲到这些大小文件上意义是一个样子。事情全归我做也不辞！

夜间回来看看我这日记，才觉得自己经过的风浪是如何大。有一个时节，一天的我就是两个人，我的心究竟会泊到什么地方有一整天长久么？对于我自信的事业，有整三天还保持着信仰不变过么？大时代的将来，暴风雨的预告，在我心情的摇摆的经纬上，可以看出这影子么？

凡是在我心上有着绝大的纠纷冲突处，为什么一时又隐显不同，各有标的呢？为什么我这两月就是这样一个我呢？

从上衙门到今天，是已经快到三个月了。这日记本大约在月底可以写完了。我单是关于处置这东西就感到无限冲突。

日子，我说，还是滚你的吧。再不然，我又要在生活上问起你对于我的意义来了。你已经告我的是我这一季里命里所得的就是这些这些。我知道的是我不想知道的。我感到需要的并没有一刻得到。在这三个月里，我只多了一种足供我自明是呆子的见识。只多了一种足够魔鬼消遣的奇闻奇事。一个女人、一个看护、一个医生、使我的人生观成为这日记上的所有主人。

今日写上这些是在清清楚楚的情形下。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中国久不发生战事，都市上盗匪也就多起来了，理由大概是闲人太多，不招兵，就变匪。我若是能够忘了这些，忘了那些，把思想行为维持到一种消遣上去，就是打牌，也将可以成为一个国手吧。实际上消磨我的就全是一些琐碎感兴。我的生活只算得是“即景”生活。这个性格就是学一般做新诗的人也不大相宜，那里是一个科员的性格呢？

我还是辞职改业好。若是当真我先承认了生活提高事业发展是救我的一个方法，我何妨就到那新人物前去请教，纵做革命诗人不行，也总可以作革命文学家。我只要买一部“文艺政策”一读，唯物史观就懂了，懂了这个还怕人家不承认我么？我为什么不可以把外国文字学好，贩卖一点新思想

叨一点光？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革命名词联串一气，来写一点革命诗？我为什么不……

唉，别人是都已成历史上名人了，凭聪明机智，与庸禄呆福，政治与文学名榜都已填好贴示天下，我这病人还生什么野心。

今天是五月二十七了。是的，五月二十七。再有四天这一个月又结束了。在别人，在放假发薪两件事上，是如何诚心的等待！上至厅长下至火夫，用了那与情人约会的焦心，期待这日子来临。我呢，在这样事上也只有看。有人能指示我一条路，我总愿意去试试。我要信仰，要宗教，要活。信仰党，几多人不就是居然活下来了么？几多人不就是因为自己说有信仰就做了官么？我为什么不照到人家走过的路去做？坦坦荡荡的大道，只要走上了这路，就可以由此达彼，如今大家互相称呼的同志同志，不正是这么携手前进么？我的性格只使我在这时代下变成孤独寂寞的人。我不能依傍眼见到的任何希望，得到幸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不是我祈求的事——一个地方行政首领，为了安于其位的原故，他能日夜许愿请求这样日子的来到。一个农夫他愿意天降大福少生一点战事。一个商人他家住南京，必极力拥护这迁都计画，且能说出不是商人知识所能有的好理由。……我求祷、或主张、或期待一些什么？人世间天晴落雨的事也离我日的多远！

一个人，应不应当有一种说不出的欲望潜在，便容易觉到社会一切全不中意？

我是因为在寻找，所以觉得茫茫然不知所归寄，或者是我终生就这样在歧路上徘徊？

我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利。做人的责任与权利，是不断

的说谎取巧，细心的掩藏了自己劣点，夸张的将伟大人格或优美德性显示给人，我对于这个那里有这种气力。……我实在是有病，过不久我就应当死了。

朋友今天同我谈，说："我听到医生说，你病很不好，应当自己注意，当吃药也要吃药才是。病总不是好事情，我是不愿意病的。"

我说："会是这样吧。要病，只有让他，药是不吃！"

"你这主张是不对的。"

我心想，我才计算到我是对一切事全无所谓主张的，为什么朋友这时却说我这主张不对了？那么还说听朋友主张，就吃药吧。

我说："我愿意吃药。"

"药太多了，不知道什么为好。"朋友是政治上人物，所以政治上的牌号知道清清楚楚，药的好歹可全然外行了。到后他要我再去问问医生。我答应他明天早上去。朋友一去我又悔不该答应他了。

这样无意思的活着，能够死，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么？我有什么理由活到这世界上？无用处到当兵的人，他还可以说是为了伟人打仗而活。乞丐也尚可以说为了慈善人恩惠而不忍死。我为什么？为朋友，我已累够朋友了。为革命，革命则已经成功了。为科员的位置，则想做科员的还有不少人在。为自己，自己有什么趣味要是这样活下？

我若真真能为旁人的快乐着想，我也可以振作精神来更详细完全的描写出一个自己到一本日记簿上，好尽这些人在这东西上面找到那怡情悦性的机会。我也可以得到一种怜悯，一种讥笑或一种从滑稽方面出发的认识。

人欢喜我或憎恨我，全不能使我生活味加浓了。我自己，则连爱憎也渐渐不分，但有空虚存在了。那新人物仿佛很诚心的屡屡对我说，“你有天才。”我在有天才的自信以后，也许活着就有趣味一点吧。但这“天才”有什么地方表示能给人生活的勇气呢？比人高超，难道就可以活下来么？比人聪明，比人可敬可爱，我要谁来夸奖我聪明和我要好呢？美与丑，在我认识有什么用处？一个做官当权的人，他因了他的尊严与地位关系，可以说，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对，这个不对：就在这武断上毁灭其不惬意的，一面又保护那自己认为好的人，施恩降福。至于我，把这些看得分明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意见来批判世界上一切？证明我的存在，是意见还是实体？纵有着所谓主观存在，这主观，假使仍然是看其他一切得来的一种综合，用这综合的结果说我就很可以欢欢喜喜过着每一个新来的日子，这是办得到的么？

日子，滚你的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同时存在只是苦恼。

此时让日子过去，不是想在二十年后看风的见解了。我愿意这女人永远年青，永远能使在她面前的男子颠倒。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不想去医生处，然而到后仍然是去了。医生说我身体无害于事。我说我并不是找安慰而来，原是来求指示的。他说一个医生最有效的不愧拿诊疗费的只有一味药，这药就是“安慰病人”。可是我不服这一味药。反而因了这话我很讨厌这个人，所以连药名也不等到明白，我就走了。

一种惰性的习惯使我仍然到衙门来。望到衙门才觉得上司们的生活比科员苦多了。望到衙门口的卫兵，我又才觉到国家要政府的理由了。

我做的只是一个二等科员做的事，把不是一个科员应想到的事却都想到了。我把一个大学教授的事想到了，把一个现代妇女的事想到了，我把……

我想到的是那些，而所做的是这些：——

办公事，写字。

与同事谈伟人轶事。

与一同志批评凤的为人，以及其他女同志为人。

听人说到某委员太肥，互相打哈哈。

我读了一章民权主义，读熟第七页。

我想到病，做的却是同一个同志各喝了半瓶白兰地酒。

信仰能使人坚实，但什么信仰才能使我生活一致？

一个时节，感想太多，认为与生活不甚相宜，不惜尽力抑制，如伏猛虎。另一时，对一切略无反应，空洞之至，也不方便。把这个同一个同事道及，不知道同事从什么地方学来这话，他也说我这是“天才的表现”。我所知道的，天才是一天能唱歌打拳，能做诗，能当代表，能使女人欢喜，能为朋友捧场一种人物，我那里作得这许多事。……

我写上这些干吗?这就是我所要写上让我他时来看的东西?这时代,许多人不正是我这样的莫明其妙的烦恼着,度过长久的日子么?一种普遍的病态,也值得详详细细的描绘么?

我这时去自杀可不可以？我要试想想。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在办公室想了一天的自杀。

一个人自己高兴死了这总不算罪过。

死了一切都完了。世界上的意义仍然让那些找得出意义的人活着来肯定。悲哀让命中有悲哀的活人承当，欢乐也让那命里合当享受的人接受。我的事情只让一些同我接近过的人知道，让那些不知道我痛苦的人也永远不知道。凡是在生卑视过我的，我给他一个机会记到我可笑的结果；凡是对我好过的，我让他在此后生涯中也有纪念我的方便。

晚上，我同朋友说到这个，我说我想死了，不为别的。正因为不为别的，简直是无所为，所以我死是很相宜的。我死了也不妨碍谁的生活。

朋友先是笑，到后则在笑中劝我不必悲观。

我说我并不是悲观。我又说死了倒好的理由。不外乎说也同时可以使那觉得我挡了他路的人有上前机会。

朋友说："你的病会好的。一个人应当活着。活着不能享乐，受苦也是一种活的方法。"

"我不是怕受苦才想到死。"

"那么，想活才是事。"

"一个活人能想'活'得意义出么？"

"胡涂也可以活！"

我望到朋友笑，样子像生气，朋友就说笑话，说，"难道你要咬我么？"我若能咬我所不欢喜的人时，那我也有活着来爱我所爱的人勇气了。

我的性情连朋友也不明白，可想而知我与世界上一切人的膈膜程度。

五月三十日——星期五

虽然想到了死，也仍然还是起来以后就洗脸刷牙整理铺盖，同时仍想到死后一切事情的。生活的牵绊，本来是一个人恋生的理由，但一到这些牵绊烦恼了自己，疲倦了自己，就想到死，以为不如死还平安一点了。然而死以前总仍然记到这些。

人生真是可怜悯的，就为这些牵绊使人向死路上走去又为这些牵绊连死也很难。

上几年，听说北京死了几个烈士，因此几几乎另外还死了许多人，事情是平时靠吃烈士饭的人起了争持，烈士虽长瞑不视，吃烈士的人争端倒大起来了。因为这样要我作烈士来死却是不愿的。我不要人疑心我是殷忧国事而自杀。我明明白白说，国事有了这许多伟人维持，是不会糟的。如今各要人都知道发扬国粹，打拳，踢毽子，画山水画，做古文，深悉党义，我不过一个司里二等科员有什么理由来感疑？

到衙门去，照例作一切事。因为记到昨晚上同朋友谈话的教训，我不曾同谁说到我想自杀的话。也许当真过两天我又仿佛承认活下是很有理由活下了。我自己的事永远不是我能明白的。我能估计明天的天气阴晴，却无从测算得出明天自己的性情。只有一件突然而来的变故能把我志愿肯定，也只有一件突然而来的变故使我成为英雄。

不过，说来我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我今天会同凤谈这样多闲话。我谈到厌世。她不笑，倒背了我嘘了一口气，仿

佛可怜我。

我是又有点摇动了。我决不承认这摇动，然而我实在曾有意无意说了一些要她了解的话。她也说过“并不比旁人更不了解”我的话。这究竟是我的误会还是转机？

翻开我日记，则我自己的过去失败处显然在目。

我想，自己申斥自己，要死的人，你何苦再来做这些傻事？自己既不是英雄，因为缠缚得来的好教训已很可观，为什么本来掷掉了的如今又来拾回？

我不应当这样呆。

但我无论如何要到公园去。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我还有话同她说。就是死，也死到这女人跟前为好。我明白我自己，一件事情想多了就不能做，凡是做的事全不能有打量的余裕。我就去。

见到了，谈得好。

我是死还是活？

朋友因为并不忘记我的病，方才来说，要我告假到乡下去住。到乡下，不见到许多不愿见的事，自然病是好一点的。但到了乡下，则愿见的人也无从见了。新的情形一生便有所得失存在，我是在得失计较中又似乎有点生气了。

这一个月快完了，我的生活平板的忧郁，或者将因日子的推迁，得到另外一种命运。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今天，此时，我是快完结了。请看护告我什么时间，她说还不到十二点，但我想应当相差不远了。我需要的日子到

了。我当先比这日子走一步路。

我绝对不用止痛的药针。我不要饮料或其他药针到喉中去。一个大的荫蔽快把我盖上了，我感谢在世时给我所见所闻所嗅所触的一切。我问到看护，才明白我是被部长的车压坏。部长因为到另一个地方去吃酒，所以车子走得稍快，把我撞着了，事后这部长因为送我到这里来，酒也喝不成了。我抱歉之至。啊，这是我扫了他的兴，罪过。

为什么我妨碍了别人的事？

这一次，只这一次，以后大概不会了。

我头有点发昏。我记到别人说过，人快死时他可以见到他所爱的来到身边。让我向各处看。并没有一个我要见的人。

看护来了。她站在我身边。她是爱我的吧。因为责任，她便变成爱我的一人了。也因为她的权利，她就做出爱我的行为，帮助我，照料我，这时还帮我去倒一杯水来。我谢谢你。我是要去了。我是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如今没有责任，也不需要权利，所以一个幻象不有。

谢谢你，我写完这一张纸，再来喝一口水。

我并不痛苦。

想不到是这样我就完了。譬如这灯，她决想不到一握即熄。

这事是连我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或者这是梦，这是……

日子，生命，滚你的吧。

《男子须知》1929年2月由上海红黑出版处初版。为红黑丛书之二。

原目：《男子须知》、《除夕》。

《男子须知》，上海商务印书馆曾以《押寨夫人》为书名于1927年出版，此版未查到。现据上海红黑出版处初版编入。

男子须知

一　第一信

此信用大八行信笺，笺端印有“边防保卫司令部用笺”九字。封套是淡黄色棉料纸做就的，长约八寸，宽四寸余。除同样印有“边防保卫司令部函”八字外，上写着“即递里耶南街庆记布庄转宋伯娘福启”，背面还有“限三月二十一日烧夜饭火以前送到赏钱两吊”字样。信内是这样写着：

宋伯娘大鉴：启者今无别事：你侄男拖队伍落草为寇，原非出于本意，这是你老人家所知；你侄男道义存心爱国，要杀贪官污吏，赶打洋鬼子，恢复全国损败了的一切地盘财物，也是像读书明礼的老伯妈以及一般长辈所知而深谅的。无如命不如人，为鬼戏弄，一时不得如意，故而权处穷谷深山，同弟兄们相互劳慰，忍苦忍痛，以待将来。但看近两月来，旧票羊仔放回之多，无条件送他们归家安心睡觉，可以想见你侄男之用意……

你侄男平素为人，老人家是深知道。少少儿看到长大，身上几块瘢疤，几根汗毛，老人家想来也数得清！今年五月十七满二十四岁了，什么事都莫成就，对老人家很觉得惭愧。学问及不得从省城读书转来的小羊仔，只有一副打得十个以上大汉的臂膊。但说到相貌，也不是什么歪鼻塌眼，总还成个人形！如今在山上，虽不是什么长久事业，将来一有机会，总会建功立业的，这不是你侄男夸口的地方。

大妹妹今年二十岁了，听说还没有看定一个人家。

当到这兵荒马乱的年程，实在是值得老人家耽心的事。老人家现在家下人口就少，铺面上生意还得靠到几个舅舅，万一有了三病两疼，不是连一个可靠的亲人都没有吗？驻耶的军队，又是时时刻刻在变动，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陪到一个五六十岁上年纪的老太太身边过活，总不是稳妥的事！

你侄男比大妹妹恰好长四岁，正想找一个照料点细小家事的屋里人，依我看大妹妹人正合式，大概还不致辱没大妹妹。其实说是照料家事，什么事也不有，要大妹妹来，也不过好一同享福罢了。

这事本来想特别请一个会说话一点的“红叶”，来同老人家面谈。恰巧陆师爷上旬上秀山买烟去了，赵参谋又不便进城，沈师爷是不认得老人家，故此你侄男特意写这封信来同老人家商量。

凡事请老人家把利害比较一下，用不着我来多说。

我拟在端午节以前迎接大妹妹上山寨来。太迟不好，太早了我又预备不来。若初三四上山，乘你侄男满二十四

岁那天就完婚，也不必选日子，生日那天，看来是顶好。侄男对于一切礼节布置，任什么总对得住老人家，对得住大妹妹。侄男是知道大妹妹性情的，虽然是山上，不成个地方，起居用物，你侄男总能使大妹妹极其舒服，同她在家中一个样子。

大妹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到山上来，会以为不惯吧，那是老人家很可以放心的事！这里什么东西都预备得有：花露水，法国巴黎皂，送饭下肚的鸡肉罐头，牛肉，鱼，火腿，都多得不奈何。大妹妹会弹琴，这里就有几架。留声机，还是外国来的，有好多片子，声音好听到极点。大穿衣镜，里耶地方是买不出的，大到比柜子还大呢。其余一切一切，——总之，只要大妹妹要，开声口，纵山上一时没有，你侄男终会设法找得，决不会使大妹妹失望！

我说的话并不是敢在伯妈面前夸口，一切是真情实意。并且赵参谋太太，军需太太，陆师爷姨太太——就是住小河街的烟馆张家二小姐，她也认得大妹妹。——她们都住在此间。想玩就玩。打牌也有人。寂寞是不会有的事。丫头，老妈子，要多少有多少，若不喜欢生人，和大妹妹身边的小丫头送来也好。

弟兄们的规矩，比驻到街上的省军好多了，他们知道服从，懂礼节，也多半是些街上人，他们佩服你侄男懂军事学，他们都是你侄男的死勇。他们对大妹妹的尊敬，是用不到嘱咐，会比你侄男还要加倍尊敬的。大妹妹是我的妻就是他们的皇后，是他们的菩萨。

你侄男得再说：凡事请老人家把来比较一下利害，用不

着你侄男来多说。你侄男虽说立过誓，当天当神赌咒，无论如何决不因事来惊动街房邻里，但到不得已时，弟兄们下山，也是不可免避的事！

这得看老人家意思如何。老人家不答应时，弟兄们自然有不怕麻烦的一天。

你侄男的希望，是到时由老人家雇四个小工，把大妹妹一轿子送到山脚来，你侄男自会遣派几个弟兄迎接大妹妹上山。也不必大锣大鼓，惊动街邻，两方省事，大家安宁。若定要你侄男带起弟兄，灯笼火把的冲进街来，同几个半死不活的守备队为难，骇得鸡飞狗走，父老们通宵不能安枕，那时也只能怪老人家的处事无把握。

谨此恭叩福安，并候复示！

小侄石道义行礼

三月二十日于山寨大营

送信的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喽啰神气。什么青布包头，什么夜行衣，什么腰插单刀，也许那都成了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事了。这人同平常乡下人一样，头上戴了个斗篷，把眉毛以上的部分隐去了。蓝布衣，蓝布裤，上衣比下衣颜色略深一点，这种衣衫，杂在九个乡下人中去拣选，拣选那顶道地的乡下人时，总脱不了他！然而论伶精，他实在是一个山猴儿。别看他那脚上一对极忠厚的水草鞋，及腰边那一枝短罗汉竹的旱烟管，你就信他是一个上街头买棉纱粉条的小卖人！他很闲适的到庆记布庄去买了三尺多大宵青布，在数钱的当儿，顺便把那封信取出，送到柜上去。

“喔，三老板，看这个！”

三老板过来，封面那一行官衔把他愣住了。他望到这信复望到这送信的喽啰，神气怪。声音很细的问：

“打那儿来，这——”

其实他心中清楚。他明白这种信是借粮借饷来的，因为这是里耶的习惯。然而信的内容，这次却确非三老板所料及。

“念给大太太听吧，这个，”喽啰把信翻过来，指给另一行字，“过渡时，问划船的，说刚打午炮，不会烧火煮夜饭吧。请把个收条，我想赶转到三洞桥去歇，好明早上山回信。”

“喝杯酒暖暖吧，”三老板回过头去“怎么不拿——”正立在三老板身后想听听消息的一个学徒，给三老板一吆喝，打了个撺，忙立定身子。

“不必，三老板不必！送个收条，趁早，走到——南街上我也还有点事。”

三老板把收条并两张玉记油号的票子摺成一贴送到喽啰身边时，同时学徒也端过一杯茶放到柜上了。

“老哥，事情是怎么？”三老板把那一贴薄纸递过去，极亲昵的低声探询那喽啰。

他数点着钱票同收据，折成更小一束，插到鹿皮抱肚里去，若不曾听到三老板的问话。

“是要款子——？”三老板又补了一句。

“不，不，你念给大太太听时自知道。要你们二十八以前回山上一个信呢。……好，好，”他把斗篷戴上，“谢谢三老板的烟茶，我走了。”

来人当真很匆忙（但并不慌张）的走去了。三老板把信拿进后屋去后，柜上那个有四季花的茶杯里的茶还在出烟。

看信的是庆记布庄的管事，大妹的三舅舅，他把信念给宋伯娘听。那时大妹妹并不在旁边，她到南街吃别一个女人的戴花新酒去了。

二 第二信

接到这信的宋伯娘是有点慌张的。但这个宋伯娘并不胡涂。利害虽比较了下，比较的结果，还是女儿可贵。依她意思，对这信置之不理。然而三老板是晓事的人，男子汉见事也多，知道这是不能用“不理”去结束的事，当时就把大老板也找来，开三头会议。商议的结果，是极委宛的复一封信，措词再三斟酌，拼钱不是，把两千块钱的数目写上去，求宽宥，且加上“若果照来信所说办，只见得两方都不利”的话。然而这话实在是无证据，不过除了这样一说，要找出更其有力的话时，在但会划算盘的三老板手笔下，也不是很容易吧。

信由三老板执笔，写成后，托从八蛮山脚下进城的乡下人带了去，一切一切，还不让大妹妹知道。

道义侄儿英鉴：——

二十一那天得到你一个信，舅舅念我听，你意思我通晓得了。你大妹妹有那么大一个人了，我年来又总是病缠身子，也愿意帮她早早找一处合式人家的。

你既喜欢你大妹妹，就把来送给你，我有什么不愿意？但你说是要送上山来，这就太使我为难了！

山上那里是你大妹妹住的地方呢？这不但不是你大妹妹住的，也不是你长久住的！山上不是人住的地方，（阿弥

陀佛，我并不是说你现在住到那里，就不是人！）现刻大妹妹就多病瘦弱，要她上山，就是要她速死。

况且，我们是孤儿寡母不中用的人，靠到三两亲戚帮忙，守着你伯伯遗下这点薄薄产业，平时不有事，还时常被不三不四的滥族歪戚来欺侮，借重那些披老虎皮的军队来捐来刮。果真像你所说的话，把你大妹妹一轿子送上山去，事情一张扬，怕他们官兵不深更半夜抄你伯妈的家吗？可怜你伯伯，从小时候受了许多苦，由学徒弟担布担子飘乡起，挨了多少风雪，费了多少心血，积下这一点薄薄产业，不能给自己受用，不能给儿孙受用，还来由你大妹妹的事丢掉！老人家地下还有知觉，心中总也会不安吧。

这都莫说了；我们的铺子，同我这条老命，即或都不要了。但你大妹妹父亲的故土要不要？他们官兵，什么事做不出，他晓得这事，他不会用刨挖你伯伯的坟山暴尸露骨来恐吓人吗？倘若是他们同你当真这样翻脸起来，为你大妹妹一人的原故，把手边守着这点先人血汗一齐丢掉，还得使睡在地下安息了的老骨头暴露，让猪狗来拖，我这病到快完事了的人，一天三不知，油尽灯熄，到地下会到你伯伯，要我拿什么脸来对他？

你纵不怕官兵，我是舍不得你伯伯的故土的。照你的话，宋家的一切是完了，就是你所喜欢的大妹妹，也未必活得下去。

许多事得你照料到，即如前次抢场那一次，街上搅乱得什么样子，宅下却连一匹鸡毛也不失，我们娘女都时常求菩萨保佑你的。大概你也还记得大妹妹的父亲在生时，

对你的一些好处。如今你大妹妹的爹不在了，将来的许多事，还都要你看顾！

你年纪有那么大了，本来是应得找个屋里人，将来养儿育女，也好多有点人口。不然，你大哥又才去世，你又是这样跑四方的人，剩下个嫂嫂，躲到乡下去，抱起你大哥灵牌子守节，总不是事！我是平素就喜欢你为人，有作有为，胆子大，聪明强干，大妹妹的父亲在时，也就时常说到你是一个将来的英雄的。你大妹妹虽说读了两句书，从小见面的，想来也是不会不愿意帮助你建功立业！不过你现今走得是这样一条路，就说是暂时，且不出于本心，万一有一天事情不顺手，落到军队手上，他们能原谅你是不出于本心的暂时落草，就让你无事吗？你能把事业放下了，（大丈夫应得建功立业，从大路上走去这是你知道的。）只要你喜欢你大妹妹，大妹妹总还是你的。以后什么事也不要做，守着你大妹妹，在我身边，我是能养得活你的，只要你愿意。

或者，山上实在是寂寞，找不出个人来体贴，我这里拿两千块钱去，请人到别县去买到个好一点的小妇，将来招安后，再慢慢商量也不迟！若是要用钱，我就教人告知龙潭庄上拨付。

这信是我在你大妹妹的三舅旁边口讲，要他代写的。你看到别人欺侮我孤儿寡母，都要来打抱不平，我把这事情照你所说的利害，实在也比较一下了，我说这些话也不尽是为我着想，我这老骨头活到世上也活厌了，要死也很死得了。我的话实在不为你相信时，横顺人是在里耶的，你要来惊动街房，我也没有法子。

在观音堂住的杨秃子死了，外面人都说是你们绑去撕票的。都是同街长大的几个人，何必多作这种孽，什么地方不可以积阴功增福气？
阿弥陀佛愿菩萨保佑你！

宋刘氏敛衽

三月二十四日

此信于二十五早上收到。

三　第三信

“人来！”大王在参谋处叫人。

“嘛，”一个小喽啰在窗下应着，气派并不比一个大军官的兵弁两样。

山砦的一切，还没有说过，想来大家都愿意知道。这是一个旧庙，在不知几何年就成了无香火的庙了。化缘建庙的人，当时即让他会算，要算到这庙将来会做一个大本营，而且神面前那一张案桌，就是特为他日大王审羊仔奸细用的案桌，怕也不近情理吧。如今是这样：正中一间，三清打坐的地方，就是大王爷同军法判案的地方，案桌上比为菩萨预备时洁净多了，上面不伦不类用一床花绒毡子盖上，绒毡上放签筒，笔架，案桌移出来了一点，好另外摆一把大王坐的“虎皮金交椅”。这正殿很大，所以就用篁子夹成了三间，左边为参谋处，右边为秘书处，大王则住与正殿对面的一个大戏台上。这三处重要地方，都用白竹连纸裱糊得极其干净，白天很明亮，办事方便，夜间这三处都有一盏大洋汽灯，也

不寂寞。参谋处比秘书处多了一架钟，秘书处比参谋处却多了一幅大山水中堂：两处相同的是壁上都有四支盒子枪。要说及大王卧室时，那简直是一间——简直是一间……是一间什么？我说不出！顶会做梦的人，恐怕也梦不到这么一间房来吧。房是一个戏台，南方庙中的戏台，都是一个样子，见过别的庙中戏台的，大概也就想得到这个戏台的式样。不过这戏台经大王这一装置，我们认不出它是戏台了。四四方方，每一方各有一口大皮箱，箱就搁到楼板上，像把箱子当成茶几似的，一个箱子上摆了一架大座钟，一个箱子上摆了一个大珠砂红的磁瓶，瓶中插了一把前清分别品级的孔雀尾，瓶口边还露出一个短刀或剑的鞘尖子。其他两个箱子上都不空，近他床那一个箱子上，还有几本书，一本黑色皮面的官话新约。大王的床在中间，占了戏台全面积之三分一，床是漆金雕空花的大梨木合欢床，没有蚊帐，没有棉被，床上重重叠叠堆了十多条花绒毯子。两枝京七响的小手枪，两枝盒子炮，各悬挂于床架上的一角。戏台圆锥形顶上吊起那盏洋汽灯，像佛爷头上那大鹏金翅鸟样，正覆罩在床上。我还忘记说一进房那门帘了，那是一幅值钱的东西。红缎织金，几条龙在上面像要活了的样子。这样顶阔气的门帘，挂到这地方未免可惜，但除了这地方，谁也不配悬挂那么一幅门帘！

这庙一共是二十多间房子，师爷副官的奶奶太太住的剩下来，就都是弟兄伙所有了。至于羊仔的栖身处，那是去此间还有半里路远的另一个灵官殿居住……

大王一个人在参谋处翻了一会羊仔名册，想起什么事了，把弁兵叫进后。

“把第二十三号沙村住的纪小伙子喊来，——听真着了

么?"

"回司令，听真着了!"

"那快去!"

"嗻，"喽啰出去了。

不一刻，带进一个瘦怯怯的少年。

"回司令，二十三号票来了。"

大王出来时，瘦少年不知所措的脚腿想屈弯下去。

"不，不，不，不要害怕。你今天可以转去了，我放你回去，家中的款子不必送来了!"

"咊，转去吗?"少年的眼圈红了。"我一连去了几封信，都是催我妈快一点，说是山中正要款子有用，不知他们怎么，总不……"

"朋友，莫那么软巴巴的吧，二十岁的男子汉呀!"喽啰带笑的揶揄。"你不听听司令刚说的话?今天转去了，不要你钱!"

少年误会了"转去"两个字，以为是转老家去的意思，更伤心了。

"听我说!"大王略略发怒了，但气旋平了下来。"你看你，哭是哭得了的?我是同你来说正经话!我看你家中一时实在是找不出款来，我们山上近来也不要什么款，所以我想放你回去，就便帮我办桩事情。庆记布庄你是熟吗?"

"那是表姊娘;——司令是不是说宋老板娘?"

"对了，表姊娘，那我们还是亲戚咧。你下山去，你帮我去说，告给她，回信我收到了。我的意思还是上一次信上的意思。我这里现放到好几万块钱，还正愁无使用处，我要她两千块钱做什么?她说得那些话太说得好听了，以为把那类话诉到我面前，我就把心收下，那是她错了!我同她好商好

量她不依，定要惹得我气来，一把火烧她个净净干干，我不是不能做的。我同她好说，就是正因为宋老板以前对我的一些好处。但我也总算对得住她家了。就是这次我要做的事，也并不是想害她全家破败。若说我存心是想害她，我口皮动一下，她产业早就完了。现在你转去，就专为我当面报她个信，请她决定一下，日子快要到了，我已遣人下汉口去办应用东西去了。……你记得到我所说的吗？"

"记得！记得！报她司令的意思还是第一次信上所说的意思，不要她那几个钱，只要她——只要她——"

"要她答应那事，"大王笑时，更其和蔼可亲。

"是，只要她答应那事，照所定的日子，司令这方面也不愿同她多谈，说得是本情话，其所以先礼后兵的意思都是为得当年宋老板对司令有些好处——"

"并且是有点亲戚关系，"大王又在旁边添了一句。

"是，并且还有。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才同表婶娘来好商好量。若表婶娘不懂到司令这方面的好处，不体贴司令，那时司令会发怒，发怒的结果，是带领弟兄们……"少年一口气把大王所嘱咐的使命背完了。

"对了，就是这样；你赶快走——王勇，你拿那枝小令引他出司令部，再要个弟兄送他出关隘，说是这人是我要他下山有事的，——听到了吗？"

"听到了。"一声短劲的回答，小喽啰拉着还想叩一个头的怯少年走了。

第三封信就用怯少年口上传语，意思简单，归拢来是：大妹妹得如他所指定的期内上山，若不遵他所行办理，里耶全地方因此要吃一点亏，不单是庆记布庄。

四 第四信

怯少年纪小伙子下山后四天，这位年青大王，另外又写了封信送宋伯娘，信中的话，就是嘱咐怯少年口传的一件事，不过附带中把上次那个杨秃子的事也说了点，关于杨秃子这个人他信上说：

……至于上月黄坳杨秃子事，那是因为弟兄们恨他平日无恶不作，为人且是刻薄，吃印子钱，太混账了。有一次你侄男遣派弟兄，下山缝制军服，为他所见，（认得是山上弟兄的人当然很多，但你侄男对本街人总算对得住，他们也从来不相拖扯。）你侄男平日与秃子一无冤、二无仇、谁知鬼弄了他，他竟即刻走到省军营中报告。这个事情末了，是那两个被捉去的弟兄，受严刑拷打，把脚杆扳断，悬了半天的半边猪，再才牵去到场头上把脑壳砍下来示众。

有别个弟兄亲眼所见，我们被砍的弟兄，首级砍了，还为他们省军开腔破腹，取了胆去。若非杨秃子讨好省军，走去报告，弟兄们那能受此等惨苦？此外他还屡番屡次，到省军营中攻讦你侄男，想害你侄男的命。虽说任他去怎么设计挖坑，你侄男是不怕。但这狗养的我同他有什么深仇？不是当到老人家面前敢放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又不同到他妈相好过！……侥幸你侄男元宵夜里，到三门滩去“请客”，有事归来，于渡口碰到了这野杂种，才把他吊上山去。

弟兄们异口同声的说："也不要他银钱，也不要他谷米，也不要他妻女，——我们所要的是他的命!"他自己正像送到我们手边来了，再放他过去，就是我们的罪过!

的的确确，要寻他是寻不到的，如今正是他自己碰到你侄男处来。如今再不送他一点应得的苦吃，他在别一个时候，别一个地方，会有许多夸张！这夸张就是对你侄男他日见面时的下不去。不好好的整治他一番，他时他会拿你侄男来当成前次那两个进城缝衣的弟兄一样：砍了脑壳不算数，还得取出胆来给他堂客治心气痛的病。你侄男的胆难道是为堂客们治心气痛的东西?

依其他火性的弟兄们主张，捉他上山第二天，就要拿他来照省军处治我们弟兄的法子办了。还是你侄男不答应，说要审问他一次。到后审问他时，他哭哭啼啼，只是一味磕头。说是平素就非常钦佩司令为人，还正恨无处进行到手下来做一个小司书，好侍候司令，见一点识面，学习点公文，把楷字也钞好，那里还敢同司令来做对头呢。至于从前事情，那是他全不知情，连梦也不梦见。说是因为他的告密，致令弟兄们受刑就义，这必是别一个同他有仇的人诬冤他，而且诬冤他的总不出两个人以外：一个是同庆记布庄隔壁住家的蒋锡匠，因为蒋锡匠曾偷过他家的鸡，被发觉过。另一个是住白石滩的船夫，这人也同到他不对。……

还一边磕头，一边诉说怎样怎样的可怜，家中才得小孩，内人又缺奶，这次到渡口去，就是告给得小孩子的事于岳丈，好使他放心。并向岳丈借点钱转家去，为他太太买一支鸡吃，补一补空虚。到后为个弟兄把从他身边搜

索出的一卷票子同三张借据掷到他面前，他始不分辩了。然而头还在磕。看那三张字据，明写着“立借字人渡口周大，今因缺钱使用，凭中廖表嫂，借到黄村杨秃子先生名下铜元……”一些字，另一张是吴乡约出名，另一张是吴乡约家舅子出名，一总都写得是他做借主。

“这是谁的东西？”问他他不敢说，鼻涕眼泪不知忌惮的只顾流。到末了，且说出极无廉耻的话，愿意把屋里人收拾收拾，送上山来赎罪，且每月帮助白米十石，盐三十斤，只求全一条活命回家去，好让他自新。

你侄男同诸弟兄见他那副软弱无耻的样子，砍了他虽不难，但问弟兄们，谁都不愿用英雄的刀去砍这样一个不值价的狗！所以如他希望放了他转去，不期望临出营门时，有个火夫心里不平，以为这样，轻松放他过去太便宜他了；一马刀去就砍了他一只左手。

这东西就像故意似的倒到地下晕死过去了。弟兄们以为他当死去，才拖到白狼岩边丢下岩去，谁知这匹狗不晕死也不跌死，于醒转来后居然还奔到家里才落气！这狗养的本来是该千刀万刀剁碎拿去喂山上老鸦吃，才合乎他应得的报应的，算是他祖宗有德，能奔到家里也罢了。

昨天你侄男派了两弟兄进城来探听城里的消息，据弟兄说，这次招安的事，不能接洽妥贴，就是说到因为秃子近来死去的事。他的妻竟已告到了营中，说是你侄男害了他，且请省军将你侄男招安以后再设法诱住法办，以图报仇。这婊子女人果真是这样做事狠心，不知死活的要来同你侄男作对，我有天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她看的。招安成功不成功，你侄男一点儿都不着急，弟兄们也正

同是一个意思。山上有得是油盐米酒猪牛，倘若是省军高兴，定要来到山脚下挑战，热热闹闹一番，你侄男是不必同他们客气的。喜欢理他们，要弟兄搁起劈山炮轰他几下，同他敲几枪；不喜欢他们时，关了砦门睡觉。让他们在山下愿意围几个月就围几个月，三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把派捐得的粮食吃尽，他们自会打起旗子吹起号转原防去！你侄男这里见样东西都有了预备，不怕他们法宝多！

五　第五信

大妹妹禀承母亲的意旨，写信给驻里耶军营中的书记官太太，这位太太是她的同学。三月二十一日所吃的喜酒，就是这位太太出阁做书记官太太以前之一日，如今算来，又是半个多月了。信很简单。大妹妹用她平素最天真乐观的笔调，写出亲昵的诙谐的话，信如下：

四姐：

我答应你的话，今天可应念了！我说我妈会念着你请你来我家吃饭的：果不其然呀，她早上要我写信邀你。

客并不多，除了你以外只有我：因为这是妈说的。这次算是她老人家请客，所以她把我也请到里头了——到另一次作为我请你时，我把我妈也做成一个客！客既这样少，所以也不特别办什么菜。前次有人送来一个金华腿，我们就蒸火腿吃。此外有你我所极喜欢吃的干红鳜鱼，同菌油豆腐，酸辣子（小米的）。有我所不喜欢但你偏高

兴的黑豆腐乳。不少了，再添一点，就是四盘四碗，待新嫁娘也不算麻絮吧。早来一点，我们可以午时吃各人自己手包的水饺子。我妈还说有话要问你，我想，总不出“姐夫相貌脸嘴怎么样?”老人家是极关心侄女们姑爷这些事的。

我看到我三舅舅从外面进来，那一脸鬅鬅胡胡，就想到你——你一吃了早饭就快来巴，我想到细看看你的嘴巴，是不是当真印得有姐夫的胡子印记……

还要看的都在前一行的中了，愿一切快活!

你的妹妹宋。四月七日晨

妈妈的意思，是想从书记官太太谈话中，得到些近来山上同省军议和招安的消息。这一点，写信的大妹妹却不知道，可知关于山上要她做押寨夫人的事，还在睡里梦里!

●麻絮作吝啬简陋解①

六　第六信

守备队的副兵送来，从铺上取了个收据回去了。这信封面写呈宋小姐字样。此是请了客以后的初九日。

妹妹：我第一句话要说的是为我谢伯妈。前天太快活了，不知不觉酒也逾了量。回去循生说我脸灼热，不久就睡

了。伯妈是请我一次了，妹妹你的主人是那一天才能做？我得时时刻刻厚起脸来问你，免得善忘的妹妹忘记。若是妹妹当真要做一次主人，我请求做主人的总莫把菌油豆腐同火腿忘掉！换别样菜我是不领情的，饺子也得同前天一样。

你报伯妈，她老人家所想知道的事，我拿去问循生，你姐夫说招安是一定了，但条件来得太苛，省军还要听常德军部消息才能定准。如果是两方拿诚心来商量，你姐夫说总不至再复决裂的。近来营部还有开拔消息，也就是好于招安后要山中人移驻到里耶来的原故。……

请伯妈安心。循生今天到部里去办事，若有更可靠的信息时，再当函告。

……不久，我将为妹妹贺喜了！

…………　　你的四姐　九日

信后为妹妹贺喜的话，使大妹有点疑惑了。

……招安不成，第一吃亏的是应说全市的人。第二是守备队。第三，第三就是算落到自己家里。但招安以后，又有什么对我可以贺喜的地方？布铺的损失，未必因招安不成而更大。贺喜些什么？贺……？

贺喜的事，大妹凭她处女的感觉，猜到一半了，她猜来必是自己的婚姻。凡是一个十六岁以上的女孩儿，你如其对她说贺喜的话时，她会像是一种本能，一想就想到是自己婚事上去的。想到了这事而且脸会为这话灼红，那是免不了的事。

大妹一个人研究着这“贺喜”两个字的意义，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心上，脸上也觉着在烧了。

极漠茫的，在眼前幻着许多各样不同的面模来。第一个，他曾在四姐的喜事日，看过的那个蚕业专门毕业的农会长，长长的瘦瘦的身个儿来在面前动着了。第二个，守备队那位副官，云南毕业的军官生，时常骑匹马到大街上乱冲，一个痞子样的油滑脸庞。第三个，亨记油号的少老板，雅里学校的学生。……还有，三舅舅的儿子，曾做过诗赞美过自己，苍白的小脸，同时也在眼前晃摇。

从婚事上出发，她又想出许多与自己像是切近过，或爱慕过的男子来，万没有料到那个山上的大王是她的未婚夫。

自己搜索是没有能得何等结果的，到后只好把来信读给母亲听了。到最后，母亲叹了口气，又勉强似的笑了一回。

大妹妹觉得母亲正用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眼光在觑着她，大妹妹躲避着母亲的眼光，最后取的手段是把头低下去望自己的脚。

母亲太不原谅人了，将大妹脸灼成两朵山茶花后还在觑！

“妈这是什么意思呢?”话轻到自己亦没有听真着的地步。意思是问母亲觑她的原故，也是四姐来信中贺喜两字的用处。

“说什么?”母亲是明看到大妹的口动。

大妹又缩住了。

略停，大妹又想着个假道的法子来了，说：

“妈，我想此间招安以后，沿河下行必不再怕什么了。节后下长沙去补点功课，我好秋季到北京去考女子高师学校。”

“又不要当教员，到外面去找钱来养我，远远的去做什么?”

“你不是答应过我，河道清平以后，就把家搬到汉口去住吗?”

“知道那时河道才能清平?”

"四姐的信，不是才说到招安的事？山上的人既全是可以招安，河道如何不会清平？"

"招了安我们就尤其不能搬走了。"

"怎么招安以后我们倒不能搬走？"这句话大妹并没话出门。

果真是大妹能再进一步，所欲知的事就陈列在面前了。但大妹此话说后所产生的恐惧或惊喜，权衡了一下，怕此时的母亲同自己都载不住，所以不再开口，把一句已在口边的话咽下了。刚来的四姐那封信，还在大妹手上。

"妈，四姐要我们再请她吃饭，是什么日子？"

"就是明天吧。她欢喜火腿，叫厨房王师傅把明天应吃的留下，剩下那半个都拿去送她。菌油也帮她送一罐去。并告她等到有好菌子时我另为她制新鲜的。"

"我想自己去邀她。"

母亲如知道大妹亲自要去邀请四姐的用意那样，且觉得如果大妹是要明了这事，由四姐说出，比自己也要好多了，故说：

"好吧。你自己去，必定要她来，我还有事请她。……"

"……"大妹有点意见想申述。

"你有什么话要说，可以同她说。等她来时，她也会告你许多所想知道的话。"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看妈意思像心里有——"大妹低低的说。

"心里不快么？不是。不是。妈精神非常子好。找四姐来，她会同你说我要说的话。你们姐姐妹妹可以到另一个地方——书房也好，你自己房中也好——你们可以好好谈一回……"

"妈，你怎么？"大妹见到母亲眼边红湿了，心极其难过。

“没有。没有。妹你今天就去吧，要你四姐今天来……这时就去也好，免得她又出门到别处去。”

“好。”大妹一出房门，就不能再止着想泻出的眼泪了。

七　第七信

四月十六，山上有人到城，送来一信，并一小个拜帖匣子。送信的已不是先前第一次寄信那个喽啰了，这人长袍短褂，一个斯文样子。年纪二十多岁，白白面庞，戴顶极其好看的博士帽。脸上除了嘴巴边留了一小撮胡子外，还于鼻梁上挂了副眼镜。手上一枝小方竹手杖，包有铜头，打着地剥剥的响。后面一个小孩，提了一个小皮包，又拿着一根长长的牙骨烟管。……这是个一切都表示地位尊贵的上等人，三老板一见他进铺，以为守备队的秘书，或别处来此什么委员，上门做生意来了，忙立起来。那人一个极和气的微笑，对着三老板：

“阁下想来是三老板了！”同时把信陈列柜台上，另于信旁置了一张小名片。

主任参谋
陆钰
金玉酉阳

“哦，陆参谋！请，请，请，请到客厅坐……”

隔个柜台，那来人伸出一只手来，三老板也懂得是要行外国礼握手了，忙也伸过一只手来，相互捏了一会。

那人并不忙着进客厅，把手腕搂着，对布庄柜台上那个大钟的时间旋转拨动手上的表时，三老板偷瞧了一下，表是金色崭新的。

…………

姓陆的，虽会听到三老板在谦虚中自己把“草字问珊”提出，但他竟很客气的把三老板称为亲长了。

“请亲长这边凡事预备一下。”那是姓陆的同三老板告别鞠躬时一再说过有几次的话。

那日宋伯娘没有在家。来人受过吩咐，若宋伯娘不能出面，则三老板亦可以，所以就把大王所嘱预备同宋老太所谈的一概与三老板说了，那个拜帖匣中聘礼也都点交件数留下。

夜间在宋伯娘的房中，三老板念山上陆参谋捎来的书信。大妹虽说早已知道此点，但因为对此终有点羞涩，在未念信以前就走开到自己房中去了。

信中口辞变了从前的称呼，开首第一句已把“宋伯妈”三字的空处代上“岳母大人”了。信如下：

> 岳母大人尊鉴：敬禀者：前数函知均达览，复示诲以自新之道，且允于招安之后，将大妹妹于归，备主中馈，尤臻爱怜，实增感激！
>
> 近来因岳母大人同大妹故，以是婿将对省方提出之条件已特别减至无可再缩的地步，且容纳省方派员将部队枪枝检验之律令。果无临时发生变化，谅招编事已不成问题矣。
>
> 编收以后，婿之部伍将全队移住耶市，守备队下拔移驻于花垣，让出防地归婿负责。
>
> 沿河一带治安，亦由婿部担任，以后有劫船情事，由婿察缉，察缉无从，则应由婿部赔偿。此条虽将婿责加重，但为地方安宁，婿固当有所牺牲也。

此后支队部，（改为清乡第十支队司令）婿意拟设于天王庙，地势好点，亦可备万一别种事情发生时，退守方便。……十八至二十，三天中，婿所部全队，即可开进耶市大街，到时再来谒见大人。

大妹喜事，婿拟照先时所约定之日举行。岳母方面，亦不必多事花费，婿知道岳母极爱热闹，到时此间有许多兵士，固能帮助一切也。

前派陆参谋来同省中代表接洽一切，并嘱其将此函并些须聘礼饰物呈达于长者。所有未尽之意，统由陆参谋面呈，此人系婿至友，亦由学校出身，祈大人略加以颜色，婿实幸甚！谨此恭叩福安。

小婿道义谨禀

附聘礼饰物单如左

赤金钏镯一对

赤金戒四枚（二枚嵌小宝石）

赤金丝大珍珠耳环一对

赤金簪押发各一件

赤金颈链一件

赤金颈链一件（有宝石坠子）

净圆珍珠颈链一件

金打簧手表一枚

白金结婚戒一枚

白金结婚心形胸饰一枚

白金镶钻石扣针一枚

上等法国香水两瓶（瓶旁悬小纸签标明每瓶价值，一值

二十四元，一值六十元。）

法国香粉二盒（标明值三十元）

此即大王在另一函中，曾经提过，说是派人往湖北去办的。那位老太，听着三老板把信同聘礼单念完，看看桌上那一堆各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东西，忽然放声大哭了。

这时的泪，不是觉得委曲了女儿，也不是觉得委曲了自己；或是对不住大妹的父亲。她是像把一件重的石头，压在心上，骤然取去，忽然想到过去的惶恐同将来的欢喜，心里载不住这两种不同的压力，不知不觉从眼眶中挤出泪了。

哭了不久，这老太就走到大妹的房中去送大妹看信。

既不怕抄家，也不怕谁来刨挖大妹父亲的坟山，在这位老太太看来，真是没有什么理由来说不愿意将大妹嫁给一个大王的话了！何况大王如今又已成了正果，所以老太太把信掷到大妹妹面前时，眼中已无些子泪痕。

八　大妹妹的婚事

热闹，阔绰，出了里耶人经验以外。一切布置的煊赫，也出了宋伯娘在期待中所能猜想的以外。迎亲那日，八个黄色呢制服的人，斜斜佩着红绿绸子，骑在马上，各扛着一面绸国旗，都是副官之类。……

一对喇叭，后面一队兵士；一对喇叭，后面一队兵士……

几乎近于是迎接“抚台”那样，一直从天王庙支队司令部起，到宋家门前止，新的灰线布制服上佩着一朵红纸花的，

是昨日的喽啰（今日的兵士）。军队是这样接接连连。满地红的小爆仗，也是那么接接连连，毫不休息。喇叭是爹爹哒哒吹着各样喜庆的曲子，当花轿过路时。……亲事一接此后天下太平了。

由宋宅杀了两个猪六个羊去犒赏兵士还不够，到后还加了两只肥猪才分得开堂②，即此一端，参预此番喜事的人多已可知了。

大王是彪壮、年青、有钱，里耶市中人尽他们所能夸赞的话拿去应用还总觉得不够，到后只好把类于妒嫉的羡慕落到那宋家母女身上。

九　第八信

结了婚约有两个月，大妹有给驻花垣守备队营中书记官太太的一封信。

四姐：我不知要同你说些什么话。关于我的事。这时想来可笑极了。在以前，我刚知道他要强迫我妈行他所欲行的事时，我想着一切的前途，将葬送到一个满烧着魔鬼的火的窟中，伤心几乎想实行自杀了。

四姐你是知道的，一个女人，为一点比这小许多的事也会以死做牺牲的。但我当时还想着我妈，我妈已是这么可怜的人，若是我先死，岂不是把悲哀都推给她身上了吗？我想走，当时我就想走，到后又把这希望用自己良心去平衡，恐怕即能走脱，他也会把我妈捉去，所以后来走也不想走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拚我死

命，等那宣告我刑罚的可咒的五月初五来到，我身不由己的为母亲原故跌进一个坟坑里。在期待中，想死不能时，我也是同一般为许多力量压着不能挣扎的女人一样；背着母亲，在自己的房中去低声的哭，已不知有过多少次了。我那时悬想他，一个杀人放火无事不做的大王，必是比书上所形容那类恶人还可怕！必是黑脸或青脸，眼睛绯红，比庙中什么判官还可怕！真是除了哭没有法子。眼泪是女人的无尽宝藏，再多流一点也不会干，所以我在五月五日以前，是只知道终日以泪洗面的。……

过去的都是做梦样子过去：雷霆是当日的雷霆，风雨也是当日的风雨，不必同四姐说了；我只告你近来的情形。近来要我说我又不知怎么来说起。我不是怕羞，在四姐跟前，原是不应当再说到害羞的事的。我真不知要得怎样的来说一个同我先时所拟想的地狱极相反的一种生活！你不要笑！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的人，我是极老实的同你说，我生活是太幸福了。幸福不是别的，是他——我学你说，是你妹夫。你妹夫以前是大王，每日做些事，是撒旦派下来的工作，手上终日染着血，吃别人的血与肉，把自己的头用手提着，随时有送给另一个人的恐惧绕在心中。但他比我所猜的恶处离远了。他不是青脸同黑脸，他没有庙中判官那么凶恶。他样子同我三舅舅的儿子一个面貌，我说他是很标致，你不会疑我是夸张。……

他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听我所说，为我去办一切的事。（他对外是一只虎，谁都怕他；又聪明有学识。谁都爱敬他。）他在我面前却只是一

匹羊，知媚它的主人是它的职务。他对我的忠实，超越了我理想中情人的忠实。……

前几天，我们俩到他以前占据的山砦看望一次，住了两天。那里还有一连人把守。四姐，你猜那里像个什么样子呢？比唱戏还可笑，比唱戏还奇怪。

一切一切，你看了不会怕，不会战抖，只有笑！不伦不类的一切一切，你看从七侠五义一类小说上所写的人物景致，到这里都可见到了。我问你妹夫以前是怎么来生活，他告我，有时手上抱着两枝枪打盹。我们那天就到他那间奇奇怪怪的房中睡了一晚。第二天，又到各处去看，又走了半天。

…………

一个女人所应得到的男子的爱，我已得到了，我还得了一些别的人不能得到的爱。若是这时是四姐面前，我真要抱住你用哭叫来表示我生命的快适了！

四姐呵，同姐夫说说，转里耶来住两天吧，我可以要他派几个人来接，我妈还会为你办菌油豆腐吃！

我妈近来也很好，你不要挂念！

你妹同你妹夫照来张相赠你，快制一个木框，好悬挂在墙上，表示你还不忘记你妹妹。你妹妹是无一时能忘记你的，就是他，这时也在我写信桌子的旁边，要我替他问你同姐夫的好。

你的妹　七月十日

十 结束

大妹，近来就是这样，同一个年青、彪壮、有钱、聪明、温柔，会体贴她的大王生活着，相互在华贵的生活中，光荣的生活中，过着恋的生活，一切如春天，正像她自己信上所说样：雷霆是当日的雷霆，风雨是当日的风雨，都不必再去说了。过去的耽心，疑虑，眼泪，都找到比损失更多许多倍数的代价了。至于那些里耶人呢，凡是在那年五月五日对宋家母女有过妒嫉的心的，无用的妒嫉，还是依然存在。

一九二六年于西山

本篇曾以《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为篇名发表于1926年4月24日，5月1日，5月8日，5月15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72～75期。署名从文。

① 此句为作者原注。

② 开堂 周到。

除　夕

从衖的南头，向左数，第七号，就是那地方。本来门牌号数是不明白的。这里的一切，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平时有人，有言语与行动，有吃，喝，辱骂及纷扰，一切一切全不是与另一世界有怎样分别的。不过这地方，与善于演说的革命家是离得很远了。与所谓诗人也离得很远了。与从市侩方面培植出来的批评家也离得很远了。与文学艺术则离得更远，远到正统文学家头脑想象以外。这里所有的，是丑陋，平凡，苦恼，灰尘，至于臭。

许多人，围在一个床边，床是黑木的，小的，旧的，床板上面用厚草垫铺上，草垫上加一床棉褥，褥上睡了一个男子。男子是快要死的人了。这时的男子，一个满是乱发的头，枕在一捆报纸模样的物件上面，眼睛无光，脸色净白，鼻孔上翻，口略张，胸部发着微喘。

房子中是一盏十六枝电灯当中悬挂，房中人虽多，全沉默，无言语，各人沉在一种思虑中，喑哑了。虽然人俱无言语，两人目光相遇时，各人的心上意见，是已在这样情形下

交换了。他们一共是六人，同围在病人床边，其中有两个是女子，一个年约二十五岁，一个年纪较幼，不到十六岁，年长的是病人的妻，年幼的则是病人的妹。

病人的妻，见病人头略侧，赶忙把茶杯拿在手里，伏身送到病人脸边去。杯中东西是一种淡红色的药水，病人似乎神态还清，知道女人送药来，把眼便睁开，脸上做出一种感谢的表情。他要说一句，但用了力，像也说不出，又把眼闭上，药是不曾吃，又已昏昏沉沉睡了。

过一会，年幼的女人，坐到近窗处一张旧藤椅上去了，吁着气，用手掠头上的短发，在这天真的赤子心上，对人生还似乎极其茫然，她并不忘记今夜是除夕！

病人是显然绝望了，在生死的边界上徘徊，或者还可以活回来，或者就此死去，无一个人敢断定在一小时以后病人的情形。

远远的，可以听到爆竹声音：像打仗时枪声，断断续续，同时较近地方则有人掷骰呐喊的声音，有锣鼓笙箫的声音，可以听得出。这时大致已快天明了，论时间，除夕应已过去，当为新正一月一日了。从各处传来的爆仗声音，则可以想象到一切一切地方，这时候欢喜的空气如何浓厚，一切一切人，是怎样度过了这除夕，眼看着黑夜逃遁，迎接那第一天的新的光明。

似乎是因为听到鸡叫，那女子，又起身到窗边，把一扇窗开了，开了窗以后，外面的声音就更清楚了。且同时有煤气硝磺气在空气中混合，吹进房里。女人似乎又觉到从外吹来的风太冷，不适宜于病人，即刻又轻轻把窗关上，走到病人这一边来了。

“四嫂，你过去休息休息，不要紧，大概……”

所谓四嫂者，就是喂病人药的女人，这时正低了头坐在床边，用手捏病人的手。听到劝她休息，却不作声，只把头抬起，对这年轻女人勉强的笑了一笑。接着就问：“五妹，天亮了么?”

“快了。大约是有六点钟了。……白生，请你到楼下裁缝铺去看看钟，有几点。”

“好，我去。”

白生，男子中顶年轻的一人，病人的戚属，应了一声，就下楼梯，将一个身子消灭在楼梯口边。看钟的人未回以前，房中人是每个人皆在时间上起了新的注意，因为忙了半夜，各人的心全在病人每一个微弱呼吸上，这时也仿佛才记起除夕已过新年是开始了，把病人暂时抛开，来对新正的空气呼吸一阵似的。不久白生上楼来了，先时橐橐橐在楼梯上响，到后从黑暗处爬出了，这汉子，平时女人似的尖锐声音，这时只把它压紧在喉中，轻轻的说是才五点。时间才五点，至少还有一点半钟天始能发白，这些人，就有被“才五点”三字所暗示，打起哈欠的来了。于是那个坐在病床边的女人，幽幽的说出请他们去睡睡的话，又旋转身来向白生，请他到后面房里去取南瓜子给大家剥。

“不要的，不要的，”一个穿中山服的男子忙止住了白生。他把双肩蹙成一条线，望到床上的病人，已经有过两点钟了，直到这时才说话。

女人先是急昏了，客来时也忘了请客坐，这时才记起客了，就又赶忙自己起身来，把白生正坐着的一张小凳子，搬过床边来让客，稍稍迟让一下，客人是坐下了。

女人又喊白生拿茶，白生因为找茶杯把抽屉开得作大声，年轻一点的女人就抢到去做事。

客人坐下了以后，说："他总还可以清醒，我看不怕的。"

"半夜来全是这样，比昨天坏多了，只怕是无望了。"

"医生？"

"因为钱已……"

"……"客人用齿咬自己的下唇，说不出什么话，只把眼睛看病人。

到这时，病人又将身动了，客忙站起伏近病人。

"明士，明士，你清楚不？"

听到客人的声音，病人似乎稍稍注意了，头略动，叹了一声悠长的气。

"我是万里，来看你。……你痛苦吗？你还认识我吗？……你说，能不能说话呢？"客人阴沉沉的望病人，喊着，把自己名字告给病人，病人把头又略动，喉中作微声，像是在说话，但始终却无声音出口。这时女人又把杯中的药水，送到病人嘴边了，病人口微动，女人就将胶皮管塞进病人口里去，把药水慢慢倒下。稍过了一阵，病人又叹气了，接着眼睛睁开了，滞呆的望四方，望到了一些围在床前左右的人，又望到自己的女人，最后便转到了客人的脸上，不动了。

"你是万里吗？"

"是的。明士，你这时清白一点了，你吃亏吗？"

"吃亏吗？我快死了，我不能再在这世界上呆多久了，天使我……"说了又仿佛苦笑，但脸上的筋肉，对于这表情也不相宜了，在这时病人只鼻中微有笑声，他接着，摇头，忽然又把眼用力一闭，表明苦楚在这个可怜人身上，在死去以

前，是还不断抽打着这病身的。

女人把手去摸病人的额，额上全是汗，病人觉到了，才像知道身旁还有她在，又幽幽的说道：

“谢谢你，谢谢你，为什么你不去睡？”他又望众人。“为什么你们都在此？”

女人含了泪，像做母亲的声音，说：“天气早，还不到睡的时候。”

“睡了吧，睡了吧，都去睡好了。白生，白生，你陪我，让姑姑去睡。我人是清白了，我也要睡一会。”

女人见病人忽然清醒多了，又见到另外两个男客已倦得要不得，身子在那里摇，不大好意思要这些人熬，所以也帮到病人说，“睡好了，睡好了，白生，你照灯，引宋先生伍先生过后楼去睡。”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不倦。”说这样话的汉子中之一个，话一说完就打了一个哈欠，表明人虽客气睡眠可不答应他了。

另一个正想说话，却不说，也一个哈欠打住了。

那穿中山装的年青客人，望到这情形，也就说：“真请便，休息休息去！人既清醒转来，无妨于事了，天气还早，不如到床上去靠一下。”

“不要——”说到两个字，却又为哈欠所扼着喉头了，这人索性不说了，极力咳嗽，似乎这样振作可以把困乏赶走。

两个女人同名叫万里的客人都不由得不笑了。那年青一点的女人，就嗾白生拿蜡烛，这两个男子见白生在门口等候，只得随了白生到后房去了。

房中到剩四个人时，病人似乎更清楚了一点。

病人像出奇今夜的情形，不明白大家来此理由。

“为什么要他们来熬夜，耽搁他们睡眠呢？他们有事，忙，我不要他们！”

女人不好说是因为病已近于无望，所以这些同事才来此相守，就说是还只来不多久。

病人又望那年青一点的女人，说：“五妹，你为什么又从工厂回来？”

女人说：“今天是礼拜。”这话自然是谎病人，因为病人胡涂，且极容易生气，说是礼拜则不做工也无妨了。

病人就望到他的妹，像在这女人脸上找一样东西。大概是被他找到了，略带了怨声。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是礼拜也应读书，你不读书怎么了。我要你念那本书念过了没有？”

“念过了！”

“多少呢？”

“念完了，我的笔记也写好了，等明天我取给你看。”

“应当努力！”

“我是总想把我的法文学……”

女人的谎话还不说毕，在最近一个邻家院子里，忽然燃起了爆仗，哔哔剥剥响起来了。声音的骤来，使病人一惊，病人在不断的响声中闭了目想了一会，才从记忆上找回过去的日子，觉悟今天是除夕了，从除夕上又才记起一件事来，于是他把那穿中山服的男子瞅着了。他想用手去拉那男子，使头就近床边来好说话，手却伸不出。女人见到情形以为是病人要想翻一个身，就忙为病人将身上的棉被提起，伸手去扶病人的肩。

“不要你！不要你！万里……万里……你来，近一点，我

问你。……今晚难道是除夕吗?"

客人不作声，脸上颜色略变，意思是不知如何答应病人，正在这时节，邻院一个子母炮又咚的响了。

"今天是除夕！五妹，告我，是不是呢?"

那年幼女人，就点头。然而望到客人的颜色，则又马上明白自己做了错事，悔也悔不及了。

病人又向客人问："万里，是不是呢?"

客人也只好点头，说："是的，是除夕。"

"除夕！你忘了我们说那个……"

客人不作声。

"怎么？万里，你忘记了吗?"病人忽然眼睛有光辉了，说话声音也清朗许多了。

客人到此，目击到病人的兴奋，却沉默安详的答道："明上，我没有忘记。凡是要办的，我已一切照我们的决议办过了!"

"当真么?"

"我在其他时节并不曾谎过朋友。"

"我的天！你真是人！告我怎么办的!"

客人头略回，不让女人见到他的脸，说："事情是成功了。天意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计划做得非常顺手。"

病人听到此，见到客人的样子，明白了客人所说的不是谎语了，忽然挣起身来，把客人的头项抱定，发狂的乱吻。女人忙去解除客人这灾难，且同客人把病人放倒原来位置后，又给了病人一杯水。

病人虽然倒下了，还是仍然战战栗栗地，强要坐起来，问客人所作的事详细情形。客人则仍然冷静如常，且见到病

人如此精神奋兴，反而将眉更聚拢了一点，略无欢喜模样。病人把水喝过，稍停顿，人较镇定了。客人就望病人微笑，病人也笑。

“告我，是不是真成了功！我要明白这件事，告我！”

客人沉重的说：“是的，妥当了。成功了。希望的已实现了。”说这话他望到楼顶椽皮，重重的放了一口气。他将刚才属于胜利的事告给病人了，他却保留了另一件因胜利而来的牺牲。

…………

病人非知道详细情形不行，于是这客人，便把三四点钟以前作的事完完全全说了。他说到如何的照固定计划做他的事，他说在所有的计划进行中一切应得报应的人所得的报应，他说到毁灭的经过。病人是因为得到这类消息，正如同给医生打了若干针以后，忽然全身活泼，俨如顷刻霍然了。

听完了客人报告的病人，脸上透着被心火灼红的颜色，微笑的说：

“万里，你真是勇敢人物！我承认你是英雄。我承认你……”

客人不答，把唇咬着，借故身到窗边，又把窗开了。开了窗，又关上，他望到两个女人笑。两个女人听到这事的经过，不知说些什么话为好，所以全无言语。

“万里，你做的事真空前！我看你一点不慌张，我佩服你。你还是到上海躲躲去，那里租界上无妨。不过这样一来我看你又结婚不成了。党事把你的婚阻了这样久，这真是不应该的。依我劝，就到上海同雷卿合住，不要那形式了。为什么这样不行？你一切都解放，只这件事不行。为什么定要

结婚呢？别人说结婚是人坟墓，有了爱，何必要结婚。你不早同她住这是你错了，很不应该。你听我的话，不天亮就走，我明天要五妹告雷卿到上海去。（各处炮声入耳）听，像打枪！这些该死的人，都在祝贺这新年！明天早上他们的惊讶将把他们的欢喜讨回。……万里，你送这里的新年礼物太好了。你……"

在附近，子母炮先是作微低声音将小炮冲上半空，旋即在空中爆裂了，人的声音将空气荡动，说话的病人也不说话了。

女人见病人反常的清明，以为过于兴奋说话太多也不相宜，故在一杯水中放了一点安眠药，强病人把药服下，数分钟后病人熟睡了。

病人是安静了，后房客人则但有鼾声了，一种事啮着了名叫万里的客人的心，客人矜持不语，神情惨然，年长的女人猜量必定还有别的原故，轻轻的问："万里，有牺牲的么？"客人就点头。于是女人又问："多少呢？"答说："一个。"

那年青一点的女人说："是谁？"

客人苦笑不答。他仿佛不知道这个人名字，且仿佛自己纵知道说来女人也不会知道，所以不说了。

女人明白牺牲的是同志了，说："是同你一处去的？"

"……"客人轻轻吹起哨子来了。

五妹用脚为客人吹的革命歌按拍，但过了一会又忽然问道。"万里先生，是谁牺牲了呢？"

客人又勉强的笑，且故意从桌上拈了一瓣为病人预备的橘子，葬到口里去，橘子吃完了，又拈一瓣放到口里，说："橘子酸，不很好。"

年长一点的女人，明白这牺牲者必与客人极有关系了，所以不好再追问了，即刻就把话谈到橘子上去了。他们来讨论美国橘每年在中国所卖的钱数目，又说到广东橘与福州橘的种类。客人不久又走到窗边去开窗，望到天上的大星已渐疏，知道去天亮不远了，同女人说要走，乘早要到青桥去一趟。青桥是客人的爱人雷卿所住的地方，女人以为客人是去他的朋友处告别，就说：

"万里，你上海去了，就要雷卿到我这里来吧。这里是不为人注意的。明士病到这样子，别人是决不能疑心的。去就快去，说我们欢迎她来过年。"

"……"客人想说什么并不曾说出口。

五妹与雷卿，是平时极其相得的。就说："无论如何要她来，因为还有事情同她说。"这年青人实在不明白夜里的事与雷卿有多少关系，她的事情不出乎请雷卿告给她打袜子与温习法文两件事。她再三的嘱咐万里先生，说是非要雷卿来此不行。

客人望到这小女孩天真无滓的脸孔，惨然的笑，点点头，承认照到她希望做，就下了楼梯。女人把他送出大门，虽然一切处之镇定，到最后，同女人点头，告女人好好照料病人时，这汉子，显出狼狈的神气，踉踉跄跄去了。

在全城炮仗声中，黑夜终于逃遁，新正是来了。随了日光而来的消息，是城中三个警官皆于昨夜被人暗杀了，当场将一女凶手捉获，此女人旋即跳落河浜中淹死了。女人名字是雷卿，在光明公厂做职员，是经一工人认识出来的。

本篇收入《男子须知》以前未见发表。

十四夜间及其他

SHISI YEJIAN JI QITA

《十四夜间及其他》1929年3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原目:《或人的家庭》(小说)、《刽子手》(戏剧)、《十四夜间》(小说)、《支吾》(戏剧)。

现据光华书局初版编入。

或人的家庭

美美近来肝气旺，发气了，绝对不吃饭。

“你莫发气吧，我的好人。”瘦个子的少白，又在尽那新式丈夫的义务了。

“那把头发向后梳，新式样子，穿花绸衣裳的，那才是你的好人哪。”美美索性说，且在语气上加了诮讪的成分。

“你真——”

美美的话是刺进少白心里去，少白说半句话就不能再接下去了。

谁家两口子不常常吵点小架？纵不是“常常”，“间或”难道都不么？然而美美同少白，则是间或也不的。同住以来是三年，一次都总不。一同来受穷，只把亲嘴当点心，在这种情况中，两人都能让对方，凡事都是让，一点不见其龃龉。纵有一个因为别的一件事情自己烦恼了自己，另一个，便过来亲嘴，为了恐怕身边人不安，那一个，烦恼着的也就立时愉快了。然而凡事都要变，天气同人并不是两样，近来天气变得特别热，不到五月就可穿夏布，据说道是海流的关系，

美美是因了这时代的潮流，男人嗜好转了个方向，也变成容易生气的人了。一个发气一个来赔礼，这风潮，自然很少机会来扩张，但是那个赔礼的人因为赔礼疲倦以后？

少白便是因为赔小心已感到疲倦了的一个人。

倘若是我们信或人那段话，“人的感情是有弹性的东西，当容让到再不能容让时，弹性一失就完了。”我们可以承认这并不是少白的错处。不过遇事便赔小心养得美美越容易生气，少白的不对地方仍然还是有。我不是说少白凡事得放辣一点。我是说，对一个爱人，有些地方柔顺是好的，有些地方若除了装腔作势就会有许多毛病随了自己的容让而产生。这话不一定可以算真理，但这话是经验，虽然并不见之于爱的技术类书中。

为什么要遇事赔小心？这就是因了你处处表示你弱点（这是女人方面在同你割不来以后猜想的）。你在求一个女人爱你的时节，你可以采行比赔小心还更来得恳切的一些特别章法，那无妨于事。但一个爱了你的女人，你就得变更战略了。你不专私点，调皮点，还只处处想从殷勤中讨爱人的好，你就准失败。一个未为人爱的女人所嗜好的是忠顺，一个已成了别人爱人的女人按照她的天性，你得把对付旧式太太的方法来对付她才是事。你不这样办，一定是失败，无疑了。她是她，你是你，那个时节你是她的仆，到以后，局面转过来，她是你的奴；她需要管束，你不按理论做去，她将以为你庸懦，假如正当此时有一个新的第三人侵入你们感情内，你的太太却要你吃苦。这是你自己的错，怪不得别人。我们还可以得一个相反的证明，就是太太有外遇的人，多数倒是有好丈夫的女子。一个人，应不应让太太有外遇，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不放在这上头来讨论，我只说，其所以有，是

多数由于丈夫对妻用的手段是仍然用一个对付情人的手段，错误的结果而已。

然而我说到题上来，少白的爱人美美是就如我所说那类女人，因了少白采用的手段错误致使她容易催动肝火么？不，全不的。是另外原故，这原故，如美美所说，为的是近来少白心中另有“好人”在。两个人，恋爱固然把身子除开，全是两方面以心来拥抱，那自然不成，不过倘若心已向别的方向飞去后，单只互相搂着身体算是恋爱？也不成。美美看得出，少白就是所谓后面的一种。即或用手箍到太太的腰心里也不在乎此。美美痛苦到难堪。先是闷到心里头，少白不说什么时还好，一到少白在口上故意敷衍她时就非发气不可了。更使她动火的就是少白，口上还是偏偏不承认。错处在少白，这是公平的派法。

“你爱别人，你就去大胆的爱，这不算坏事，为什么又学怯汉子行为，故意来在我面前做鬼？”

怯汉子，一点不错，少白就是。但在美美嚷破以后他还是不承认，只说是女人吃醋。我们有时讨论到人类的本领，我想怯汉子的最大本领怕就是支吾了。美美为此没办法，也只好拿出女人所有的本领来，一遇说不出时就只哭。这一来，实在热闹了许多，比起年前白天两人只是关起房门来默默亲嘴，空气真要不同许多了。

今天不知怎样两人就又把话引到这焦点上来，看看摆饭了，忽然起了风，天变了，——天倒不落雨，人却抖气卧在床上了。

“美，算了吧，我错了。”此是在美美说了她不是好人少白心中另有好人的话以后。约有三分钟。

这三分钟两人就只沉默着，坚持捱下来，美美也不哭，

也不动，心中划算这时的少白的心飘落在谁个身上。其实是错了。少白的心在另一个抖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想到太太可不敢保险，但此时，却是没有一秒不在太太身旁左右的。他有些计划，是回家以前的计划。他要想法使太太高兴，好提一个议，在吃饭时把这意思说出来，征求太太的同意。这计划的第一步是请太太容纳他意见。第二步，则是把一串绿色颈珠给太太作夏天的礼物，这礼物，因此一来结果不敢拿出来，藏在身上待机会去了。

各自收兵回营不是容易事，还是老爷使出最后一着棋，做一点怪样子来在太太面前认个错，譬如作揖下跪之类择其一，横顺这不是给别人欣赏专为太太而发的行为，算不得是丑，最后是，用嘴去把太太颊上的泪舔干净，就算和平解决了。

"美，你莫又哭，身子现到不好!"少白又故意逗一句，然而太太倒不哭。太太哭，则就可以按部就班如法炮制了，不哭时，可无法。

太太先是用手蒙到脸，此时就不再蒙了，手取开后望到少白说："我才不哭啦。女人哭，给男人好更瞧不起。我还有几多事要笑，嘻嘻，——"笑，是冷的，有意的，这笑就表示比哭还伤心。少白也陪到冷笑。两人又把目光放在一块支持约有一分钟，还是少白打败仗，逃走了。我说的逃走，是目光。少白走到写字桌边去，借故看窗边的天，天上一些云，白白的，像羊样，一旁吃草一旁缓缓的走着，少白沉沉的放了一口气。

"美，我说我们实际上都老了，以后莫再闹孩子气了吧。"

"哼。"

"当真，我们应恢复以前样子才是事。"

先前少白要她哭，倒无泪，这时想到"以前"可难再忍了。

"莫说以前吧，"她哽咽着低声说，"以前我年青，如今像你所说我老了——你倒不，至少还是三十岁以内。三十岁的男子就是正逗人爱的当儿。"

"你看你说的话多酸，我是说我老了，你还年青标致得同一个十八岁女子似的，谁个不说你漂亮？"

"是吗？漂亮而不时髦，也就不。"接着美美就念少白所写的文章中一段，"你有一个太太同时髦宣战时，你将得到比没有太太以上的苦恼。"少白想用手掩耳，但即时又明白这方法不对，仍然听。太太见到这情形更要说。不再堕泪了气得笑。"是的，因为我不时髦，不愿把发向后梳，就使你苦恼，不是么？"

"我有什么苦恼？你高兴，莫遇事发气，我像做神仙。"少白想讲和，话语越来越好听。

算是和议开端有了眉目了，少白就坐近床边来，所谓进一步者是。

他把手去摩她的下巴，她用手去抵拒，但不太过分，终于少白的手就在她的脸上了。

"你有些地方是吃醋吃得过火了一点。"

"那你为什么总在我面前称赞那些时髦人？"

"你难道不算时髦么？只要你把——"

"头我偏不向后梳。"

"我又不说头，我是说你像——"

"我像，我像你那些学生，你那些朋友——？"

"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

"名义上，不但她，你也是我的，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个人心是常在别人身边的。"

少白不再辩，是事实。"但你比谁都还美，"他说，这一

句，就只这一句。

不怕是新式的也罢，是旧式的也罢，当到你同太太开和平会议时，你无意有意把那称赞她美的字眼提出去，会生出大效力，一定的。这是一件顶好的法宝。一个女人无论何时都仍然愿意有人说她美。有时你转达一个人话语，到你太太面前时，你得小心，说是这人对她美丽极羡企，你太太会对这人特别感到好处，因此以后就又同她要好，也未可知的。她的聪明纵明知这不过是一瓢甜米汤，事实未必是如此，但这类话语用得若恰当其时，在一个女人心上是受用，比你送她一件东西还高兴，不信谁都可以试试看。

少白原是明白这个诀窍的，不过什么是恰当其时就难说，如今见到太太仍然中在这一句话上，回心转意了，就又加了些作料。美美是当真脸上有了笑容了。乘便那一串绿色假珠子颈串就由少白代为挂在美美脖子上，白白的长长的一个颈脖配上一件翠绿色颈饰，衣是无领浅黄色当真是"美——美。"

"美，你起来看看镜子里的你。"

就起来。少白代为拿镜子。镜子中，照出一个年青的女人的脸孔，另外是少白的脸；嘴巴上，一些隔了五天不曾刮过的地方，有一些黑色的细的胡子长出了。

太太这时愿意颊上有一件柔的东西压迫她一下，横了眼去睇少白。少白这时不注意到此。少白看了侧面美美的影子，有一点儿感动的，但这感动是为了美美脖子上头挂了绿色珠串以后俨然另外那一人的结果！

美美横横的一瞬，意思是说爱人你就亲我一下吧，过一会儿如美美的意，在少白察觉了美美以后美美便为少白抱着了。紧紧的，如捆一束柴，是美美的腰在少白长的臂膊弯子里时候。

没有一丝怒气了，也没有一丝痛苦了，落在少白臂弯子里的美美，这时流了泪——是每一对爱人因了小事争持和解以后快乐的流泪。少白则并不。少白若有泪，定当另外有一个原由。

少白呢？心想到，这样的事是平常，太平常了。有那一天，终会有另外一个女人，也是穿无领黄衣，脖子长长的，白白的，头发却向后梳去，红着脸在他的搂抱下同他吃那爱情的点心。

呆一会，简直是呆了好一会，就是说少白把他眼前的爱人，当成另一个还没有成功的女人搂着享福好一会以后，少白肚中委曲到无从再委曲的样子了，两人就在灯下来吃早已冷冰了的晚饭。

“少白，我们明天就去欧美同学会改过头发的式样。”

“是这样，我的幸福就全了。”

美美想：“一个太太当真似乎是为陪男人到外面出风头的，不时髦，就不行。”

少白想：“是这样，就只差身材这个比那个略高一点的不同。”

话题回到珠子颈串后，美美问：“这是几块钱？”

“六块半，”实则只六块，半块的数目，是少白计算明天把发改成法国式的消费的。

这幕剧，到后来，末尾自然是接吻，但接吻，我们从电影上看厌了，不说吧。

六月二十写于北京城

本篇发表于1927年7月1日《晨报副刊》第1988号。署名璇若。

刽　子　手

白：这里有个新补的刽子手，是一个将爷。关于一个刽子手的脸，我们不必说，因为十个刽子手，有九个是因为吃多了烧酒，脸上总像常粘有一些小米一个样，又不消说是橘子皮样的颜色。其他一个不同处，只是酒病更大一点儿，脸上更多出花样罢了。但这个将爷，可不然。这人脸是很白的。我们若不怕得罪他，我们可以说一句笑话，有这么样子，去唱采茶灯戏的秋娘也有资格的。

将爷有一个太太，一个少爷，凡是刽子手，多半怕太太，这事在孔雀县要一个对本地风光有兴趣的人来数，可以举一打的例。将爷是刽子手，虽然新补，仍是刽子手，所以也不能免俗。

但是我们这样平铺直叙说下来，太无味了。我们既知道，这将爷是个新补的刽子手，就得了。

土地菩萨希望的是做生，刽子手则只希望杀人。

十三要决一个人，这是全城早就知道的。传这消息是初六。从初七到十二，这几天，将爷做些什么事情？磨刀。

十三到了。

这不是儿戏。将爷一早就穿起崭新号褂子，脚下是皮粱盘绿云鹅绒快靴，头发还刚剃，辫子盘到头上，可说是结束得停停当当，在家中堂屋练习回头应用的架子。

太太坐在房中晾棉纱。把成绞棉纱用竹筒扭紧撇到竖的杆上去。

一个刽子手，是不容易做，得泼许多次数汤，才会弄好的。将爷太太为了将爷的面子，在试手之先，勒着将爷死记着手续，她想将爷第一次出手就有人喝彩。这样就苦了将爷许多天，可是将爷的练习，一半是出于压迫，像少爷背包举杂志一个样，先生越严越不高兴记，温习一会又忘记。太太也无法。

“既是这样难，为什么定要干这坏生活?”有人会要这样问。

这很容易答：因为上司派的差，一个当战兵的人，难道说是不能杀人么？所以辞是不可能。其次，凡是刽子手，口粮是双份：譬如普通战兵每月饷关一两八钱银子三斗米，刽子手则可加一倍多。又其次，战兵要出防，要下操，要该班，刽子手则一例免。又其次，刽子手另外有一种出息，比“把总”“额委”还要来得更好的，便是杀一个人有一两银子的赏号。或者不止此。杀人的刀子，当每次杀人以后，拿到各处屠桌边去时，屠户为敬重这特殊的屠户的原故，照例有割肉赠刽子手习惯，半斤呀，一斤呀，总拢来，只要遇到十一月处决四个人左右，这个刽子手，当年腊肉就不必出钱再买了。

有了肉，又有钱，所以刽子手是做得来。有肉有钱又不用当别的差，按照孔雀县人乐天的性质，这人不好酒，没有

的。我们还可以估定一个刽子手的太太是个胖妇人，这也绝不会错的。原因也在肉上头。这同猜一个屠户太太一个样，逃不出公例。

不过我得说转来，这新补刽子手的王将爷的太太，可一点不胖，若要强说个理由，只好说是家中腌菜坛子太多吧。回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腌菜的用处，且说这故事。

人物是——

新补的刽子手王金标

王将爷太太

王少爷——别名癞子

刽 （在房中间站立，束扎停当，穿新的红色号褂，绿云鹅绒靴子，小的辫子盘在头上）弟兄，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稳住，不要慌，不要忙，（扬手举刀介，刀为少爷之木刀。）嚓！

太 （坐在房之一角，用竹筒扭所有的棉纱到杆上去。笑。）

刽 好小子，值价点，“砍了脑壳颈项不过一块疤，”对了，（扬手介）嚓！

太 还不记熟吗？

刽 记到了，记到了，你看，（扬手介，练习一个刽子手应有的动作，又背诵对犯人所说的话语。）牵过来，拍颈项，说道：好朋友，好汉子，男子汉大丈夫作事一人当，硬朗点，值价点，不要慌，不要忙，——将刀举起，砣嚓訇人头落地，不对吗？

太 （点头介）

刽 嚓！（扬手介，反复其次数。）

太　你那毛脚毛手，我真替你急！万一，那犯人，他不肯跪？

剑　不肯跪？

太　嗯，他不肯跪？

剑　不肯跪，那不会有的。

太　怎么不会有？他不跪，直杪杪站起，像一块大碑，他又高，个儿又大，你怎么办？

剑　万一，他是这样吧，我就是一腿。我的扫堂腿要他跪！

太　你就是一腿，法场上又不是教场，要你同人比武！你一腿踢断他的脚，真好笑！

剑　我只要他跪呀！

太　（学将爷的声音）你要他，他偏不呀！

剑　他不？

太　嗯，他不，你扫堂腿扫他也不，看你怎样？

剑　那没有法子？总有法子的。

太　法子，说！

剑　有就有，我为什么定要同你说？

太　（停下工作，取下一个竹筒走到房正中）他不跪么？是这样，用自己膝盖骨，就那么（示范弯腿介）在他腿弯子用力只一挺，他敢不跪么？

剑　对了，就只这一挺。

（稍停。太太顾自在整理棉纱，剑子手则在房中举刀演习下劈的姿式。）

太　将爷，回头你到志成案桌上去割肉时，记到不要他肥的。送肥的你只不拿走，他会为你换。天气热了，肥的有什么用处。

剑　好吧。

太　若是，把肉换一副心肺，也好的。

剑　怕不成吧。

太　怎么怕不成？你去换换就可知道了。左右他们是要打发你。心肺我们可以清炖喝汤吃，癞子也正想吃清汤肺。

剑　你叫癞子帮我打酒打到西凉国去了，还不来！

太　（起身走到大门边去看，大声喊。）癞子哎！癞子哎！你个发瘟的哎！你就快走一点啰！（回头走到棉纱处。）这鬼崽，一出门，就飞到好玩的地方去，怕是又到河里洗澡去了。

剑　你也管教管教这杂种一下吧。

太　我管他一下，说得好！我说送到衙门去当差，你说不，我的儿子不是给人当差的。我说学徒弟，你说不，我的儿子将来要做游击大老爷。你的主意总不错，还要我管吗？买一回酱油要去老半天，买一回葱要去老半天，买菜的钱让他拿去同人赌劈甘蔗输得精打光，罚他跪，还说将来做游击不应管教太严咧。

剑　难道我不让你打他吗？你是母亲，做母亲的人不管孩子难道要……

太　难道要父亲吗？是吧。别人说严父慈母咧。若是我每天把脸挂下来会好点，还有一个人也就早好了，你不想想你。你是这样惯侍他，让他劣得不像样，将来大了接媳妇，正好父子一齐磨老婆，比手段。

剑　我只讲要你管教管教孩子你就屙稀屎辟辟巴巴一大堆。

太　我是屙稀屎，嘴就是屁股。你家王家的嘴就是嘴——

剑　咦，你这——（生气，走拢扬木刀介）

太　（伸颈）不高兴，就杀了我吧。今天是补了双份口粮的将

爷了，正应当眼红不认人，先来老婆面前施威风！以后刀子抽出抽进来吓人，日子多着的。好，你就先把我这脑壳砍去吧。试试手，开个张，别人听说王金标王将爷第一次杀的是老婆，风头哩。

剑　（气极，按着太太的头又放下。）

太　杀呀！杀呀！怎么又不？你以为拿刀子就吓得人倒，你杀吧，你砍吧，凭将爷的意，高兴怎么就怎么。我怕你刀子，是的。拿一把刀子，砍死囚头都得练习半个月。够英雄！如今又来用刀吓自己堂客，真够你的抖！

剑　（以手虚塞耳，）我怕你点。（木刀是挟在胁下。）

太　怕，我才不要人怕！我还应怕人，才是事。我怕刀，我不见过刀，刀是那么一扬我才叫真怕！

剑　（无言觑着太太。）

太　认不得我吧。你做那恶样子才怕人哪。哼，木匠雕你不出，铁匠打你不出，鬼王屁，再凶一点吧，你看我怕你王金标不？

（太太是显然胜利了。稍停，太太是在做事了。刽子手还蒙着耳不放，不过蒙是蒙，太太的话可还是在听。）

太　哈，我问你，一切方法还到心上么？莫又临时来丢丑！

剑　（手略放，又蒙紧。）我不要你管。

太　我能管人吗？我敢管人吗？若是敢，我的癞子也不会顽皮到这样子了。你看你那模样多威风，有刀咧，还在得别人来管吗？我是怕刀的，一见刀我就要打颤，像发隔日疟。一个男子汉，在外丢了丑，太太住在家里有什么要紧？我只是提醒一个人，莫挨到临时变成三脚猫，慌里慌张，如同麻三打牌遇大副，气都穷了，那才是笑话

呀！到时三更半夜得条水黄瓜，不知吃那头，那才是要命呀！

剑 （虽然蒙耳可是听得到，于是手就全放下，仍然拿起胁下木刀来演习）弟兄，朋友，不慌，不忙，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子——

太 弟兄，朋友，——朋友，弟兄，别人不会慌，不会忙，恐怕倒先忙死一个人！

剑 （停刀）不是这样说么？

太 是，是，是。一去，又怎么样呢？

剑 （如同背书一样）一去，到池塘坪，见到本汛总爷打个千，报上名，说是湖南镇筸镇，中营七队青溪哨战兵王金标候总爷使唤。"站到一旁去。"就答应一个"嗻"站到一旁。说是站到一旁，就走到法场一旁去，莫等犯人来时见面先心虚。待队伍，推拥犯人来到坪坝中间时，就走拢去到那犯人背后用手拍他肩，拍他肩，说——

太 又是拍他肩，拍他肩膀做什么，讨账么？

剑 （忙改口）就用手，拍颈项，使他头好伸，温温的说道：好朋友，你可以说几句话，不着急，慢慢的——就用话稳着这小子，摩他的须毛，待他正想说话头略昂时节，猛不知，刀一砣嚓头就落了地。头就落了地，走得了，于是提着刀，挤出人堆子，跑，跑到城隍庙，磕一个响头，——

太 磕一个头就躲到神桌下头去。

剑 磕一个头就躲起来。呆一会，县里太爷打起锣开道，执事人马全体来到了，故事坐堂问谁杀了人，嗾差人即刻满城去抓凶手来。听到抓，就忙爬出去，到太爷公桌前

磕头，自首是杀人的人，说凶手原是孔雀县治民王金标。

太 太爷说你王金标一平民怎么敢杀人？

剑 就答：此人是犯罪，该杀。

太 犯何罪？

剑 我就念斩条。

太 以后太爷大声喊打一千杀威棍，你磕头求饶。说是打五百吧！

剑 我求开恩。

太 不许。

剑 不许我就爬伏到地上，请赐刑。故事杖不痛，但应喊，喊太爷“公侯万代”求开恩。杖完了，赏下银子我就拿回来。

太 喔，这就对了。总一点忙不得。像你看宋师傅一连砍五个，或更多，都不致误事。他把这事当成玩一样。你只注意刀砍下去时，莫任犯人先知道。你莫给他信，闪不知一下。刀是那么（*以竹筒作势，*）斜斜的下劈，并不用多劲，也都成。莫砍到肩膀，莫砍到脸，莫砍到后脑硬骨上，完事了。回头挨打要大声喊太爷公侯万代赏可多一点。得了赏，你到那南门屠桌边去把血刀一举，他们——

剑 记得了，记得了。

太 记得了？你应记得肥肉是不要，要瘦的。（*听到门前响，回头看。*）

剑 （*走到门边去*）癞子狗杂种，你还不来么？

太 这话才叫好听呀。（*放下竹筒拍拍手，走到一个柜后坛子边旁去。*）其实吃一点醋也可当酒的。（*舀一碗腌菜汁，*

自己又尝尝。）将爷，将爷，你就吃一点这酸汤吧。

剑 （摇头）

太 （自己一口喝完了）女人吃一点醋力气就来了。

剑 （急得不愿说话，仍然拿木刀砍虚空）

太 （手撑到腰边，看了冷笑。）嗤，亏你是男子，要酒壮胆！

少 （只露一个脸在门口一瞬，见到爹爹在砍，放下那个竹子酒筒到近门一张长凳上，就逃了。）

剑 （见到就跑过去拿，一脚踹到太太丢在地下一个小竹筒，滑滚到地上，身子绊到长凳脚，酒筒翻到地，酒是汩汩满地流，他爬起后又复爬下吸那地面的烧酒。）

太 （搓手搓脚）算了吧，算了吧。

少 （又露出一个头于门口，伸舌头。）

太 （见到递眼色，轻声说，）走！走！（抬起竹筒摇，）还剩得有，还剩得有！

剑 （抢过竹筒用力掷向墙，拿木刀赶出。）

我先杀死你这小杂种！

太 （在房中大喊，）癞子快点跑！你爹拿刀出来了！

（刽子手实习去追逃脱的犯人。下场后太太又走到腌菜坛子边去。）

于北京中一区。

本篇发表于1927年5月10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署名沈从文。

十四夜间

十四有月亮，谢他天。没有月，省得人间许多事。没有月，至少子高也没有勇气做这在人以为平常在他却算非凡的事情。

子高住在铜钱巷，出巷就是北河沿，吃了晚饭就去河沿走慢步，是近日的事。天气热，河沟里的水已干，一些风，吹来微臭的空气。子高在河沿，一旁嗅着臭气一旁低头走，随意看着坐车过路的车上人，头上是白白的月。淡淡的悲哀，在肚中消化食的当儿，让其在心上滋长，他不去制止。向南走到骑河楼，就回头，一会儿，又到汉花园的桥上了。

一对从身边擦过去的白衣裙女人，人是过去了，路上就只留下一些香。这些香，又像竟为子高留下的一样，因为路上此时是无别个人。

子高就回头。回头时，一对白的影子走进铜钱巷去了。

“是个娼妇吧？”他心想。

其实，是个娼妇，或者不，在子高，又有什么法子来分别这两种人的人格呢？在子高心中，总而言之是女人：女人

就是拿来陪到男人睡，或者玩，说好一点便是爱。一种要钱的，便算娼；另一种，钱是要，但不一定直接拿，便算是比娼不同一类的人。前者有毛病，使人笑话的地方，也只不过为了她甘脆而已。或者，为了她把关系全部维系在金钱与性欲上面而已。不愿意，但要钱来生活，不得不运用着某一类女人天赋的长处，去卖与人作乐，这是娼所造的罪。但是比娼高一等的时髦小妇人，就不会为了虚荣或别的诱引献身于男子的么？一个男子他能想想他将一个女子的爱取得时所采的手段，他会承认女人无须去分出等项，只是一类的东西：她们是要活，是要精致的享用，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一般妇人也全是如此，过去既这样，此时自己也就不会觉到这是不正当的活法了。娼的意义，若是单在性欲近乎太显然直接贸易所生的罪恶上，成立一般人对之卑视的观念，这观念，在另一时期，会无形失去，可能的。目下的一般妇女，所谓时髦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经济方面，撒赖于男子身上，十人之中可以找出有九个，另一个，则是可以得母家遗产。这类女子可耻的地方，实在就比娼妓要更多，要女子想起这是羞耻几乎是决不可能的事，也许以后永久也就没有一个女人会将这种羞耻观念提起吧。

"娼是可耻的营生，但一个平常女人，其可耻的事情并不比娼妇为少，"这是子高常想及的事。但是，此时，子高却以为自己也是可耻的。女人在天赋上就有许多美处尽男人受用，天下女人又是那么多，自己不能去爱人，就是用少许的钱做一两件关于人的买卖也是办不到，懦弱到这样，就只单在一些永不会见到梦里以意为温柔，不是可耻吗？

"就学一个流氓跟着这对女人走走吧，是娼妇则跟到她到家，做一个傻事，难道这就不算爱情么?"然而女人已经去远了，待到子高追进铜钱巷时已不能知女人去处了。依稀若有些余香，在巷口徘徊，子高又回头向骑河楼走去。

月亮更白了,还有好儿粒星子。风,是有的,不大也不冷。

这样的天气，不知公园僻静处，就有多少对情人在那儿偎着脸庞说那心跳的话啊！

"初夏，盛夏，秋，秋天过去，河沿树木不拘是槐是柳叶子就全得落去，冬天于是便到了。冬天一到，于是这年便算完事了。……"

如今是初夏，这年已经就去了一半，且是一半好天气，子高是在全无作为的空想中度过了。

"来了么?"子高见到伙计探头望，就笑笑的问。

伙计今天样子也忽神秘许多了，只微笑。微笑这东西，有时是当得说十句以上的话的。

"来了么?"

仍然是微笑。

他忽然觉得对伙计不大好意思起来了。害羞的是今天自己的行为，只好仍然低头看石涛的画。

"吴先生，要开水吧?"

"好吧，你就换一壶。"

谁知伙计原只还是带来一把壶！伙计就走进来换了一壶水，水换了，要说什么似的不即走。伙计望各处，眼睛大大方方四处溜。伙计望到子高的铁床，枕头套子才换过。床上一些书，平时凌乱到不成样子，此时也全不见了。若果伙计

自信鼻子不算有毛病，今天房中就比平时香了点。回头看书架，书架也像才整理一道。报纸全都摺成方形放在一块儿。桌子上，那个煨牛奶的酒精炉子同小铅锅已经躲藏不见了。

“吴先生，今天是特别收拾了一下，待客呀！”伙计想到这样话，可不说。

子高见到伙计鬼灵精样子，眼睛各处溜，心里不受用。他也想到一句话，他就想到催伙计一句；再说一句第一遍的话。

伙计又望到子高微笑着，意思是要走。一只脚刚踹到门外，第二只脚就为子高的话停住在房中了。

“那人还不来么？”这里添了那人两个字，伙计觉悟了。

“快来了，别急，这是张姓伙计去叫的。吴先生，你也——”

话不必说完，用意全知道。伙计对于子高的行为，有觉好笑的理由，伙计代寓中先生，叫女人来陪到睡，夜间来，到天亮又送回去，这是平常事。但是为子高当这差事，就忍不了要笑了。子高这样子，那里像个叫私货来陪睡觉的人？陪到女人睡，或是女人陪到睡，一个男子对于女人应当做些什么事，伙计就总疑心子高至多只听人说过。伙计对子高，真不大放心。子高是不是也会像别一个先生们，对于来此的女人，照例要做一些儿女事？这成为问题！

子高心想这是自己太像孩子了，伙计对此就会有点嘲笑吧。自己最好的举动，便是此时实应学一个大人，于此事，尤其应得装得老成点，内行点，把一个下练模样做给伙计看，以后也才好做二次生意不为人笑话。但是平素行为已经给了伙计轻而易与的经验，这时就再俨乎其然正经老成也不成。

这伙计，真是一个鬼，终于不怕唐突问了子高一句话：

"吴先生，接过亲了吧?"

哈，这是一个好机会！这是一个足以把自己尿脬身分吹得胀一点的机会，子高就学到坏说句谎，说，"早已接过两年了。"其实是鬼话，但伙计给这么一下可把先时在心成为问题的事情全给推翻了。

伙计去了后，子高想着刚才的话独自笑，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不期今夜来做这种事，自觉可怜的笑了。

呆一会，人还是不来。

子高出到院中去，院子比房凉快点，有小小的风。"月圆人亦圆，"子高想起这么一句诗，找不到出处。又像只是自己触景得这五个字，前人并无说过的，但这五字不论是陶潜，是李白，是打油诗的单句，可极恰今夜。

月是在天的中央，时间是还不到十点，已略偏到西边了。十四的月算不全圆，人可先圆了。

"如此的圆也不算得圆，同十四的月亮一样吧。"

听到河沿一个小小唢呐的呜呜喇喇声、又是一面鼓，助着拍样的敲打，子高知道这是几个瞎子唱戏的。听唢呐，像是停在河沿一个地方吹了一阵后，鼓声敲着疏疏的拍子，又渐远去了。子高仰头望，初初只能看见一颗星。明河还不明，院中瓜架下垂的须叶，同在一种稀微凉风中打秋千，影子映到地上也不定。这算风清月白之夜吧。

"若来，"子高想，"就一同坐在这小小院子中，在月下，随便谈着话，从这中难道就找不出情人的趣味么?"

共一个生生的女人在一块儿谈着话，从这谈话中，可以得到一种类乎情人相晤的味道。子高相信只要女人莫太俗，原是可以的。其实纵俗又何妨，在月下，就做点俗事，不是

同样有着可以咀嚼的回味么？

不过，若来，第一句说什么话，这倒有点为难了。总不能都不说话。问贵姓是不大好吧。顶好是就不必知道彼此的姓名；不问她，自己也莫让这小婊子知道，这又不是要留姓名的故事，无端的来去，无端的聚成一起又分开，在生活中各人留下一点影子保留在心上就已够了，纵有这一夜，就算作是做梦，匆匆不及来打听身世，也许更有意思吧。一来就坐下，不说话。是好。默默的，坐下一点钟，两点钟，像熟人，无说话必要，都找不出一句话可说，那更好。不过果真能够各人来在这极短极难得的一夜来说一整夜的话，且在这白白月光下，来抱着，亲着嘴，学子高所不曾作过的事，得一些新的经验，总不算坏事！

子高想着眼前就有新鲜事，自己今天真是也来演剧了。

望她来，她不来，子高觉着有点急。

外面渐冷了。仍然转房中，在灯下头筹画自己的行为与态度，比看榜的秀才还不安。

“吴先生，”在窗下，张伙计的声音特别轻。听到叫，使子高一惊。这“昆仑”打了一个知会后，就把门扯开，推一个人进房来。

用不着红脸，在灯光下又不比白天。但子高，望到这雏儿颊边飞了霞，自己的脸也就听到发烧了。

“怎么样？”伙计不敢再进房，就在窗下问。

“你去吧。”子高接着想起自己做主人的礼节时，便极力模拟大方说“请坐。”

人是坐下了，怯怯的，小鼠在人面前样子的蜷缩。又似

乎是在想把身子极力的缩小，少占一点地，便少为人望到。如了高所预计，这是一幕全哑剧，全无话可说。若是女子是老角，子高这时受窘一定了。如今攻守已变了方向，子高恰恰站在窘别人之列。不说话，就更是窘人之事。终于想起来客坐下以后第二道阵势。

“吃一杯茶吧，”就倒一杯茶。

如所请，吃。不，先不吃，呆一会儿才慢慢伸手拿杯放到嘴边去。

淡蓝细麻纱夹衣，青的绸类裙，青的鞋，青的袜。子高是腼腆，望人也只敢从肩以下望去的，怕是眼睛碰在一块免不了红脸。

女人喝了茶，似乎想起此来功课了，旋脸对子高。她看他详细的看他，虽然怯怯的神气还在，想说一句话，说不出，就举手理发。发是剪得很短的，全像不很老实前后左右蓬起许多绺。子高虽不望别人，可知别人在望他，就有点忙乱，有点不自然，越欲镇定越不成，莽莽撞撞也就望过去，女人见子高抬头，让目光接触了一下，便又望别处去了。子高把发望了又脸部，脸部又颈项，从肩顺下到腰透过薄薄夹衫到体肢上检察，腰以下的臀，腿，脚，全像看一个石的雕像样细致望尽了。

这么算是一个顶长的时间。

女人不说话又喝一口茶，喝了茶，过细去望茶杯的云纹。

子高又从下看上，忽然觉得心中有点躁，坐在对面五尺远近的年青女人，他觉像他妹子了。一眼望去女人的年龄，总不会到二十吧。妹子是十五，纵小也不会差许多了。

这样嫖客遇到这样私娼那是无法的。

女人还是感到此来的任务，仍然是先立起身来拢近子高的身边。她把右手搭到了高肩上去，左手向前围。

心中跳着不同平常的速度的子高，仰起他的头，她不避他了。当到两人第二次眼光碰到一块时，子高眼中含了泪。勉强笑，她也笑。她侧了头去偎傍，脸就荡着子高的面庞。各人都感觉到别的脸部的烧热，子高的颈脖，有些细头发在刷，发了痒，手就不知不觉向着那女人的腰下环成一根带子了。

子高采取了最近不久到平安电影场见到一个悲剧主人公对他情妇的举动，口同女人第一次胶合了。

一方面，一个天真未泯的秘密卖淫人；一方面，一个未经情爱的怯小子，两人互相换了灵魂的一半。

这又应算是一个顶长的时间。

到后，子高哭了。“哎，我的妹！”

女人取出条手巾，为他擦着脸上的眼泪。继着是用口，在那曾经为泪所湿的地方反复接吻。

“我这人，是不值价的男人，谁个女人都用不着我的爱的。”

“你不高兴我吗？”她轻轻的说，说了脸又偎到子高的颊边。

“我有什么不高兴你这样的好人呢？你使我伤心，”他不再说了。女人眼中也有泪。

他觉得，这时有个比处女还洁白的灵魂就在他身边，他把握着了。她呢，她遇到一个情人了。他是她的医生，在往日，她的职业使她将身体送人去作践，感情带了伤，这时的他就是来察她的伤处的一个人。

是平常的事，世界上，就是北京城一个地方，这种事情随时随地就不知有许多！但是，子高一点可不平常的。虽然

不是神秘，终究同平常是相反。本应她凡事由他，事实却是他凡事由她，她凡事作了主，把子高处置到一个温柔梦里去，让月儿西沉了。

于北京东城中一区治下

本篇发表于1927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4号。署名焕乎。

支　吾

独幕短剧

△人物

男　玉芝——二十六岁。大学教授。
穿便服。

女　敬芬——二十二岁。男的情人。
妆束入时。

媒　桓三——女之表叔。四十多岁。
嘴有短须。长袍马褂。

听差　——三十来岁北方人。

△地点

男的家中书房，北京东城。

△时间

三月末。

△景

有许多书架靠壁平列，中置外国书。壁上有小油画。房中置矮沙发，及较高之圈椅，近窗处，有写字台，写字台上置许多小东西文具之类。从窗外望可以见到花台一角，此房之左端另有一门通寝室，以软绒帘间隔之。

幕启，男坐于写字台旁，女靠到沙发上，相距约五尺。

男　(极亲昵）你昨天转去会很晚了。风是那么大，其实就……（微笑不说了）

女　不晚。芝——

男　你那神气真美，我这当面奉承竟不容不出口。

女　芝，不要那么望我吧。我来是有一桩事情的。（笑）

男　有什么事情使你脸上那么……春天还没有来，桃花就在你脸上开放了。

女　（欲说，不说）

男　说你的事！

女　一件顶好的事哩。

男　顶好的一件事是你来这里。（笑）

女　真是有件事！另外的，好的消息，是你愿意听的，或者说，是你想听的。芝，你试猜猜，猜到疲倦时我再告你。

男　（把坐椅搬拢一点）让我好好的看一看脸上，我懂女子心理学，会从脸上不同的颜色看出你的秘密来。

女　（把头略避开，又微笑。）这样是无用。

男　更加红起来了。女子脸红总不出几种事。

△玩笑的将女端详，想用手去摩女的头发。

女　猜就快猜吧。请你莫做那种玩把戏的讨厌动作，你那

举动我忍不住又要笑。

男　还要我猜吗？必定是密司张请你做她姐姐的傧相。

女　不是！（摇头）

男　再猜一个，今天又遇到你那胖子表嫂了么？

女　这算什么事情呢。难道你们男人把这些也作兴算为消息么？

男　凡是女人都可以当笑话讲，当然不出这些范围。

女　认真猜猜吧。

男　那么，法政大学那个傻子又为你写来情书了——？

女　更不是。

男　那么，想同我去照个相，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女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

男　要到上海去？

女　不！你好好猜吧，不是说笑话。

男　请我吃饭？

女　好好，请你莫猜了！请你莫猜了，越猜越不近情！

男　那你就好好的告我，也就省得许多事。

女　（欲语不语，微笑。）还是要你猜。

男　怎么，不告我，那我可又要胡乱猜起来了！

女　你若是欢喜胡闹猜，你就猜你的去吧。

男　这意是说好且不告给我吧。

女　告你——？但是你总猜得到。

男　不，我猜一年也是猜不着的。我并不聪明，还是劳驾快说给我听。

女　你今天没课吗？

男　那你知道的。

女　知是知道。我意思是问你还有什么事要到别处去么？

男　其他没有。等你来，想同你到北海去，这就是今天的事。

女　我们莫去。

男　只要你愿意，在家中也好。

女　要去我们等一会再去也成。

男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到我这里久坐一会脸也值得用红？

女　（笑）

男　你的笑代表你一肚子的稚气。

女　我就是要到这里坐坐脸才红！

男　这算女人的消息。

女　（笑）然而——

男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出门？

女　不一定。

男　不一定，这说法我又不明白是属于那类文法了。

女　不久就有个人来会你。

男　谁？你怎么知道？

女　（想想，又笑了。）我知道，所以特意来报你的信。

男　难怪笑！这人是谁？

女　来时你会认得的。

男　是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女　都不是。但我们都与他认识。

男　男的女的？

女　像你一样。

男　多大年纪？

女　四十多岁，或者说，有我们两个年纪大吧。

男　四十多岁！

女　嗯，有胡子的人咧。

男　（思索）四十多岁，一个男的，那儿有这个人？怕不认得吧。

女　认得认得，见了面就会认得。

男　你也同他很熟么？

女　不单是熟，而且，而且——

男　而且是……

女　他还是我亲戚。

男　你伯父么？

女　我伯父跑到你这来干吗？

男　你舅舅？

女　我舅舅在上海。

男　你姑爹？

女　在什么地方你见过我姑爹？

男　说是亲戚，我所以想不是舅舅便是姑爹了。

女　这是南边人的联想。

男　联想也分南北，你们不当舅舅作亲戚么？

女　亲戚是亲戚，但是你应当好好想一下，认得到的是那几个！

男　我并没认得你几多亲戚。难道是你妈？你妈又是个女的。

女　你还同他一起吃过饭。

男　吃过一次饭，范围是小了，但不成，还是想不起。

女　报你一个“表”字。

男　表，表哥哥？

女　四十多岁还有表什么。

男　哦，你那位曾表叔？

女　对了。

男　（学女的声音）对了，早又不告我，害得我在这点小事上也来猜谜！

女　（笑）

男　他有什么事要来我这里？

女　（欲说不说，又笑了。脸益红。）

△外面电铃响，听差从窗下过去开门，匆匆的走过。

女　来了，来了，一定是他，让我躲到里面房中去！（起身）

男　（拦着）先告我，他是来做什么的。

女　他会和你说！（又想走）

男　你不先告我我可不会他！

女　他特意来看你。

男　无凭无故来看我？总有什么事！

女　那我如何能知道？

男　瞧，你神气是显然全知道的，告我！

女　他来时，自会和你讲，或者是，请你做点事，何必要我说！

男　你不说，我就叫听差告我不在家。

女　（脸红，嗫嚅不言，终于又笑了。）

男　说，不然听差来就告不在家！

女　芝，你莫那么窘人吧！我实在全不晓得！

△听差在院中说话

听差　一个姓曾的曾先生。

男　你来！

△听差于是进房来了。

听差　（呈上一个片子）在门外等着，说是先生在家就会了。

男　（望女笑）就告他我是不在家吧。

听差　嗻！

△刚想折身走出。

女　慢点！慢点！告在家，请进来！

听差　（望男取意旨。）

男　好好，请进来吧。预备茶！

听差　嗻！（下）

女　让我到你寝室去，不然他来了！

男　你们认得到，他也知道你是常到这儿来，见见他又怕什么？

女　见不得。

男　缘故？

女　我不愿意使他知我这时在这里。

男　那就赶快把他来意先告我，不然我必得让他见到你。

女　芝！你……（急得乱跳。）

男　（扯着女手）你不说我一定不放。

女　你那么窘人，我就——

男　不怕你发气。

女　发气？我就——

男　告我一句话就成。

△外面听到脚步响声了。

女　（慌了手脚）是来和我们做媒的！

△女的极力摆脱男的握着的手，跑到内面房子里去

了。是时听差把门推开，引进那个表叔，男的忙走过去点着照例的头，把客让到沙发上靠下，自己坐在女子刚坐那一张椅上，回过头去看那内房的绒帘，帘是还在晃动的。

桓　我恐怕是你在这样天气不在家中呆了。

男　不，今天是例外。天气是很好的，也想出走，忽然又——

桓　北京的天气，近两年来真是大变了。再过几年会变成广东。

男　是的，人人都说北京一年比一年暖和起来了，大概是暖流关系。

桓　近来学校会是又要罢课了吧。

男　哼，总是只有如此一法的。这个月月底教长不能将经费筹到三成点缀下，恐怕只有关门一个方法了。

桓　简直是笑话！国家的学校，动不动又关起大门，成万学生怎么办？做教授的也就太可怜了，关了门，罢了工，仍然还是挨饿！

男　其实横顺是挨饿，不过罢一下工时他们会又为设一点法。这像讨乞样的可怜也全亏到当局的施舍！近来是教长——

桓　哎哟，快莫说我们那位总长大人了！我们那位总长大人，简直是一位总长大人，他老人家一部汽车这里那里跑，像吃饭也是在汽车上吃。不知为了什么事，就忙到这样。部里事，却全不过问，真亏他！我这十年资格的老部员，见了二十多个总长，都不及他那种坦乎其然的无责任心。虽说是次长大人在那里，但是，

我们部里前几天，几几乎是听差也罢起工来了。幸好以后得科长到实业银行拨得一点款子，略略打发点，风浪才得平下去，不然这两日来我们茶水就喝不成了。政府穷到这样子，真是无办法的事。

男　（自语）他倒比别个部员能说话。

桓　若是共产可以把别人的钱来送我用，我真愿加入共产党了。我们穷部员，若非靠到别的方面有一点收入，似乎就非把自己饿死不可了。卖儿卖女我又无儿女可卖。家中太太至少要穿衣吃饭，你看我们怎么活得了。

男　（自语）每一个部员像都有一篇牢骚文章，（同情的神气，向到桓三说，）北京做官的，怕会只有教育部算顶穷了。听他们说过笑话，内务部部员还可以吃吃先农坛地皮，啃京内庙宇中残砖断瓦。

桓　我们那里是，大家挨饿大家又还要办事。

男　好像以前有人主张过，把京师图书馆有价值书籍拍卖的事。

桓　以后因为反对，也就不行了。其实那也不是好办法。

△听差拿茶进来后，男的把烟罐推向桓三那边去。

桓　不，不，我自己带得有。（从马褂里摸出一个白银色扁烟盒子）我有桩小毛病，一路来吸得是金头大司令牌的烟，每日二十枝，不多不少。但是近来因为自己的预算案缩小，把这一笔小小耗费也约成一十六枝了，你看这不是个笑话么？

△桓三把烟取出两枝递一枝给玉芝。

桓　老弟，你试试这个吧，还不坏。

男　我对烟太外行了。看到别人吸，也是那么随手拈来点

燃起来送到嘴边去，两年来，要我分别一下谁好谁歹，竟办不到。

桓　这是的。烟这东西怪。这又说到你文章上来了，吸烟就同欣赏一首诗一样，会领略的能看出各样不同的好处来，外行则不然。你吸烟大概同我看新诗一样，横看顺看还是莫名其妙。然而我知道其中是有妙处的。

男　（微笑）真是。

桓　我常常把你编辑的那个杂志拿到看。

男　那上面也没有什么。

桓　（客气）很好，很好。我就像你吸烟一样看你们年青人的文章，这不算罪过么？（笑）

△男停，吐了四五口烟子，又从鼻子里嘘气一次，自己留心那向上消失的烟气。

男　（心想在正文上说句话）桓翁公事近来忙不忙？

桓　就是刚才说的空肚子也还得办事，不过兄弟可也禁不住要偷点使人能原谅的懒。

男　到过——

桓　到过一个地方，哈，适间就从石虎胡同来。又到单牌楼，看了看热闹，又到……

△桓游目到外面的花台。

桓　近来天气真是和暖了。太阳晒到背上已是热的……你那花台是丁香吧。

男　是丁香（似乎指点的用手指窗外）。左边那簇大的是紫色，右边是白色。去年花是开得太多，今年恐怕要少点了。

桓　不至于，不至于。今年天气比去年好，只要莫下雨，

那无妨。丁香这东西也巧，我前次到……

男　前次桓翁到北海会玩得很有趣。

桓　星期那天吧，我可为我们那位太太无法，我本不想去，我们那位太太说是有三个月不到北海了，要我陪到她去五龙亭喝茶，因为那天不上衙门办公，推辞不得，一对老夫妇就在那里摇摇摆摆玩了一整天。人老了，没有点趣，要我学儒林外史上那位沈少卿，携起他太太的手，到茶座上去喝茶，真做不来！

男　（笑）

桓　那天不是你同敬芬在一块儿么？

男　是。（笑）那天玩了会又划船，天气好，敬芬还不愿回家！

桓　（若有所慨）北海那类地方真是年青人去的地方。

男　到夏天，就更好了。那里有荷花。

桓　（喝了一口茶，想说什么望着男，又不说，反笑。）

男　（知道是要说那话了，故意问）怎么，桓翁？

桓　没有，没有，我想到另一桩事情好笑。

男　（不便再问，极无聊的吸一枝烟，看那吹出的烟子。）

桓　老弟今天有什么事情吧？

男　……一点都不有。

桓　我怕你有课，我就改日再来谈……

男　没有功课。北大那边礼拜五同礼拜六，我都不必去。桓翁难得到这来，正好坐坐，我以前好久就想接桓翁过这来谈一天！

桓　我也想过来看你，又怕你事多，又怕你有客，并且还怕我这旧人物头脑不好，反把你们兴趣灭杀了。

男　那里，桓翁到这儿来只是求之不得的。

△桓吸烟，略休息。

桓　（先是望到玉芝笑，才开口。）我今天来此，是还带了一点使命的。有一个人特意托了我来，问你件事情。

男　（面部为感情激动，后极力自抑。）托桓翁做什么事？

桓　别人要我来同你商量一下。

男　我想知道这事情。

桓　托我的人你也认得。

男　或者是令亲有小孩子，要我介绍一个家庭教师吧。

桓　有点像。但不是找家庭教师。这事比家庭教师还来得要紧一点，是找一个……你坐过来点，（以手示意，要把椅挪更近一点，）对了，我们坐拢来谈，莫让隔壁什么人会听了去。我应当先告你这事情，这来是为了受人委托找女婿的！（略停）你不会觉得奇怪吗？我说得落实一点，今天来这里，是为你来做媒的。

男　（装镇定。）不知那一家小姐居然肯来同我结婚？

桓　不是那么说。你不结婚，是你瞧不起别人，别人的女儿，谁不愿得一个像你这样的夫婿呢！人既是那么年青，又有学问，又无拘束，又……又……

男　又穷，又脾气坏。（笑）

桓　这太过谦了。穷不算什么。

男　桓翁可以告我是谁？

桓　你可以猜猜。

男　（自白）又要猜，像是两人约定的。

桓　是熟人。

男　这无从猜起。

桓　还有别人吗？你们是成日成夜讲恋爱自由自由恋爱的，难道我还能为你介绍一个无知识的旧家千金小姐么？做你们这种人妻的，自然也应是一个口上会讲自由恋爱的，这我是知道。我晓得你们年青人主张，若是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也不会大起胆子来碰这个钉子了。这个人是你时常见到的，是你一个好朋友。

男　相识的女人，倒很有几个，只不知是谁。

桓　想想吧，还有谁！要我这老人家做媒是那一个？就是你同她到北海那一个。

男　这话是怎么说？

桓　少年人，莫装痴吧，你不爱敬芬么？

男　是很合得来而又相熟的一个人。

桓　对了，年青人偏会说话，本来爱又腼腆说是合得来相熟。我告你，相熟加合得来就是爱，爱就会做你的妻，这大概还合于我的前总长的逻辑学。哈哈，这个相熟的不久就要做你的当家太太了！

男　那不会，敬芬是对她母亲极其尊重的。恐怕她妈……

桓　我不是才同你说是受一个人委托来找女婿的么？敬芬自己是万不会委托到我的。除了她妈还有谁来找我做媒人？你以为那老太太会阻碍你们小儿女的爱，这就错了。这时我来，就是那位老太太催促我来的！她看你同敬芬这样要好，她并不顽固，竟先把这事情提出来，成全你们两个人。那老太太处置这事情得当，真使我佩服。倘若是我有那么个女儿，我也必定照这么办才成事体。父母的责任，小时是抚育，长大了时就是成全儿女们的爱：能够如此才算是贤明父母。那老

太太先把这事问过了敬芬，如今又才找我来问你。答应一个字，就成了。你们这一对，从我眼中是看得非常之清白，若不是老人家先行说出，我那表侄女是不忍背了她母亲做母亲不愿意的事情的。如今人家既传下了旨意，你们想来除了感谢老人家外没有可说的话了。所以然，听那老太太说我那表侄女在问到她时竟痛痛快快答应了个"好"字，所以然，我才敢跑到这来……

男　（忍不住要笑，望着敬芬逃出的门帘，知道敬芬也必在帘隙望着外面笑。）

桓　到底是年青，我一说，脸依然就红了。说一个字吧，是"肯，"是不肯？

男　既然别人不厌弃我，我就答应了。

桓　哈哈，那就对了。其实这话我先已在敬芬母亲面前说了过来，我说只要我走到那边去把话一传，玉芝就会双手举起来喊"赞成！赞成！"哈哈，我痴长了四十五岁，别的什么是不行，至于看一对男女是不是在爱着，那倒是一点不会错。凡是爱着的人他的脸上眼睛都不同，这是我所深知的。……怎么，脸又红了！怕着？不对么？……好好，既然答应，我就可以回去销差了。本来是敬芬自己来说更好，偏是那老太太又说我来才像话，这一来，做媒人的真苦了！走来走去就只为得一个字，可惜敬芬不到这里，我见到她还要问她为我道谢！……好好，我们改天再谈吧。

△男的见桓三起身，亦不再留，也跟到站起来。

桓　（拍男肩）什么时候两个人请我吃一杯酒？我这人是全

为想一杯酒喝才不怕麻烦东城跑到西城！

男　桓翁高兴几时就几时。

桓　好，过几天，我们到北海去还是我先请你们俩。……

△两人一同走出后，敌芬稍等了一会，由内里房中走出到书房中间，不能制止的高兴，脸上漾着笑，在房正中站着用手捏自己的指节骨，又走到玉芝坐处去喝玉芝喝过的那杯茶。

女　（学桓三刚才的口气）赞成！赞成！

△男送客回，一进房来，就扑到女的身上去，把女擒住，这两人互相纠缠到一起，继以长吻。

——幕下——

△幕下后，听到里面女的说：我们聪明的母亲！

一九二六，三，作
二七，八，改

本篇曾以《母亲》为篇名发表于1926年3月31日、4月5日《晨报副刊》第1372号、第1374号。署名懋琳。这是作者以《母亲》为篇名发表过的作品之一。

《旅店及其他》1930年1月由中华书局初版，1932年12月再版。

原目：《结婚之前》、《旅店》、《阿金》、《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记一大学生》、《元宵》。

《结婚之前》为《阿黑小史》中一章，篇名改为《婚前》，见第7卷《阿黑小史》。

《阿金》收入《从文小说习作选》，见第9卷。

其余各篇据中华书局再版本编入。

旅　　店

只有醒的人，去看睡着了的另一种人，才会觉到有意思的。他们是从很远一个地方走来，八十里，或一百里的长途，疲劳了他们的筋骨，因此为熟睡所攫，张了口，像死尸，躺在那用干稻草铺好的硬炕上打鼾。他们在那里做梦，不外乎梦到打架、口渴、烧山、赌钱等等事。他们在日里时节，生活在一种已成习惯了的简单形式中，吃、喝、走路、骂娘，一切一切觉得已够，到可以睡时就把脚一伸，躺下一分钟后就已睡好了。

这样的人在各处全不缺少。生在都会中人是即或有天才也想不到这些人生在同一世界的。博士是懂得事情极多的一种上等人，他也不会知道这种人的存在的。俄国的高尔基，英国的萧伯讷，中国的一切大文学家，以及诗人，一切教授，出国的长虹，讲民生主义的党国要人，极熟习文学界情形的赵景深，在女作家专号一书中客串的男作家，他们也无一个人能知道。革命文学家，似乎应知道了，但大部分的他们，去发现组织在革命情绪里的爱去了，也仿佛极其茫然。

中国的大部分的人，是不单生活在被一般人忘记的情形下，同时是也生活在文学家的想象以外的。地方太宽，打仗还不容易，其余无从来发现，这大概也是当然的道理了。这里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中心南京作起点，向南走五千里，或者再多，因此到了一个异族聚居名为苗巢的内地去，这里是说那里某一天的情形的。

天已快亮。

在主人名字名为黑猫的小店中，有四个走长路的人，还睡在一个长大木床上做梦。他们从镇远以上，一个产纸的地方，各人肩上扛了一担纸下来，预备到屈原溯江时所停船的辰阳地方去。路走了将近一半。再有十一天他们就可以把纸卖给铺子回头了。做着这样仿佛行脚僧事业的人是为了生儿育女的原故，长年得奔走的。每一次可以休息十天，通计一年之中有四分之三在各地小旅店中过夜。习惯把这些人变成比他一种商人更能耐劳，旅店与家也近乎是同样的一种地方了。

这旅店开设在山脚，过湖南界下辰州的是应翻山过去的，走了长路的因此多数在此住宿，预备在一夜中把疲倦了的身体恢复过来，蓄了力上这高山。主人是二十七岁的妇人，属于花脚苗。这妇人为什么被人取名为黑猫，是很难于追溯的事。大概是肌肤微黑，又逗人欢喜的原故，所以称为黑猫。这名字好像又是这妇人丈夫所取的，为自己妇人取下了这样好名字的丈夫，料不到很早的就死去，却把名字留给一切过往客人呼唤了。把名字留给过往客人的呼唤，原是不什么要紧，黑猫的身体，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倒并不如名字那样被一般人所有！

欢喜白肉，苗族中并不如汉人嗜好之深。对于黑的认识，在白耳族中男子是比任何中国人还有知识的。然而黑猫自从丈夫死了以后，继续了店中营业，卖饭、卖酒、且款待来往远方的客人住宿，却从不闻谁个人对黑猫能有皮肤以内的认识。凡是出门经商作事的人全不是无眼睛的人，眼睛大部分全能注意到生意以外的妇女们脸孔，但对于黑猫，总像她真是个猫，与男女事无关，与爱情无分。事情也并不怎样奇怪，她不是平常的花脚族妇女。乌婆族妇女的风流娇俏，在这妇人身上并不缺少，花脚族妇女的热情，她也秉赋很多，同时她有那猓猓族妇女的自尊与精明，死去了的丈夫让他死去，她在一种选择中做着寡妇活下来了。

她在寡妇的生活中过了三年，没有见到一个动心的男子。白耳族男子的相貌在她身边失了诱人的功效，巴义族男子的歌声也没有攻克得这妇人心上的城堡。土司的富贵并不是她所要的东西，烟上客的挥霍她只觉得好笑。为了店中的杂事，且为了保镖须人，她用钱雇了一个有了四十多岁的驼背人助理一切。来到这里的即或心怀不端，也不能多有所得，相约不来则又是办不到的事。这黑猫的本身就是一件招徕生意的东西，至于自黑猫手中做出的菜，吃来更觉得味道真好，也实有其人。

因为这样，黑猫在众人所不能忘的情形下生活，自然幸福与忧患是同时都有得到的方便，她应得到的全来了。在营业上心怀上占了优势的黑猫，在身体上灾难上不可免的也来了。用歌声，与风仪与富贵，完全克服不了黑猫的心，因此有人想起用力来作最后一举的事了。亏了黑猫的机警，仍然不至于被人遂心，其中故事不少。……故事数毕到了最近的

今天。

照例天一发白，黑猫是就应当同那驼子起身，为客人热水洗脸，或烫一壶酒，让客人在灶边火光中把草鞋套上，就来开门送客的。把客送走，天若早，又为冬天，还可以再把身子卷到棉絮中睡一觉。若系三月到九月中任何一日，则大清早各处全是雾，也将走到大路旁井边去担水，把水缸中贮满清水为止。担水的事是黑猫自作的。

黑猫今天特别醒得早，醒时把麻布蚊帐一挂，把床边小小窗子推开，见得是满天星子，满院子虫声，冷冷的风吹来使人明白今天的天气晴朗是一定。虫声像为露水所湿，星光也像湿的，天气是太美丽了。这时节，不知正有多少女人轻轻的唱着歌送她的情人出门越过竹林！不知有多少男子这时听到鸡叫，把那与他玩嬉过一夜的女人从山峒中送转家去！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分别时流泪赌咒！黑猫想起了这些，倒似乎奇怪自己起来了。别人作过的事她不是无分！别一个作店主妇人的都有权利在这时听一点负心男子在床边发的假誓，她却不能做。别的妇人都有权利在这时从一个山峒中走出，让男子脱下蓑衣代为披上送转家中，她也不能做。

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臂，健全多感的心，不完全是特意为男子夜来用的么？可是一个有权享受她的男子，却安安静静睡到土里四年，放弃这权利了。其余呢，又都不济。

今天的黑猫真有点不同往常，在星光下想起的却是平时不曾想到的男女事情。她本应在算账这些纠葛上感觉到客人好坏的，这时却从另一些说不分明的印象上记起住宿的客人来了。四个客，每年来去约在十五六次左右，来去全在此住

宿也已经有数年了。因为熟，她把每一个人的家事全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全有家室是她早知道了的。只要中了意，把家中撇开，来做一点只有夫妻可以有的亲密，不拘形迹的事体，那原无妨于事的。山高水长两人分手又是一个月，正因为难于在一处或者也就更有意思。这些事，在另一时本来她就想到了，不行的仍然是男子中还无一个她所要的男子在。此时的四个纸客，就无一个像与她可以来流泪赌咒的。她即或愿意在这四碗菜中好歹选取一碗，这男子因为太与主人相熟，也就很难自信在这个有名规矩的妇人身上，把野心提起！

但奇怪的是今天这黑猫性情，无端的变了。

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黑猫开始来在这四个客人上面思索那可以光身的人了。她要得是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暴雨后的休息。过去的那个已经安睡在地下的男子，所给她的好经验，使她回忆到自己失去的权利，生出一种对平时矜持的反抗。她觉得应当抓定其中一个，不拘是谁，来完成自己的愿心，在她身边作一阵那顶撒野的行为。她思索这样事情在这当儿似乎听得有人上山的声音了。

她又从窗口去望天上的星，大小的星群无从数清，极大的星子放出的光作白色，山头上照得出庙宇的轮廓，无论如何天是快明了。

听到鸡叫的声音，听到远处水磨的呜咽声音，且听到狗的声音。狗叫是显然已有人乘早凉上路了。在另一时，她这时自然应当下床了，如今却想到狗的叫声也有是为追逐那无情客人而怀了愤恨的情形的，她懒懒的又把窗关上了。

那驼子原是一个极准确的钟，人上了年纪，一到天亮他

非起床不行，这时已在那厨灶边打火镰燃灯，声音为黑猫所听到了。

黑猫在床上，像是生了气，说："驼子，你这样早是做些什么事?"

"不早了，我知道。今天天气又好，今年的八月真是菩萨保佑!"

驼子照例把灯一燃，就拿灯到客人房中去，于是客人也醒了。

一个客人问驼子："天气怎么样?"

"好天气！这种天气是引姑娘上山睡觉，比走长路还合式的天气!"

驼子的话把四个客人中有三个引笑了，一个则是正在打哈欠。这打哈欠的人只顾到打哈欠，所以听不真。驼子像有意说话给这四个客人以外另一个人听，接口说：

"如今是变了，一切不及以前好。近来的人成天早早起来做事，从前二十年，年青人的事是不少，起来的也更早，但这件事情却是从他相好的被里爬出回家，或是送女人回家。他们分了手，各在山坡上站立，雾大对面不见人，还可以用口打哨唱歌。如今是完了，女人也很少情浓心干净的女人了。"

主人黑猫在后房听到驼子的话，大声喊他，说："驼子，你把水烧好，少在那里说呆话!"

"噢，噢，"这驼子答应了，还向这四个客人做一个烂脸神气，表示他所说的话不是无根，主人就是一个不知情趣的女人。他一旁走一旁自言自语，说的是"世界变了，女人不好好的在年青时唱歌喝酒，倒来作饭店主人；作了饭店主人，

又不……”他不把话说完，因为已到了灶边，有灶上菩萨在。大约是天气作的怪，这个人，今天也分外感到主人安分守寡为不应当了。

听到驼子发了感慨的黑猫，她这时已起了床，趿了鞋过客人这边房来，衣服还未扣好，一头的发随意盘在头上蓬起像鹰窠，使人想象到在山峒狼皮褥上仰卧的媚金，等候情人不来自杀以前的样子。客人中之一，适听到驼子的不平言语，见到黑猫的苗条身段，见到黑猫的一对胀起的奶，起了点无害于事的想头，他说：

“老板娘，你晚来睡得好！”

她说：“好呀！我是无晚上不好！”

“你若是有老板在一处，那就更好。”

黑猫在平时，听到这种话，颜色是立刻就会变成严肃的。如今却斜睨这说笑话的客人笑。她估量这客人的那一对强健臂膊，她估他的肩、腰、以及大腿，最后又望到这客人的那个鼻子，这鼻子又长又大。

客人是已起床了，各人在那里穿衣，系带，收拾好的全到房外灶边去套草鞋。说笑话的那个客人独在最后。在三个伙伴出去以后，黑猫望到这大鼻子客人，真有一口咬下这大鼻头的潜意识在，所以自己用手揣到自己的奶，把身子摇摆，想同客人说两句话。

这客人虽曾与黑猫说了一句笑话，是想不到黑猫此时欲望的。伙伴去后见到黑猫在身边，倒无一句可说的话了。他慢慢把裹腿绑好，就走出房了，黑猫本应在这时来整理棉被，但她只伏到床上去嗅，像一个装醉的人作的事。

另一个客人，因为找那扎在床头的草烟叶，从外面走来，

黑猫赶即起来为客人拿灯照烛，客人把烟叶找到，也像不注意到这妇人的大与往日不同处，又走出去了。

黑猫拿了灯跟出房来，把灯放在灶上，去瞧水缸。水所剩不多了，她得去担水，就拿了扁担在手，又从方桌下拖水桶。

把店门开了，外面的街有两三只狗走过身，她又忙把门关上。“驼子，近来怎么野狗又多起来了！”

“每年一到秋天就来了，我说了多久，要装一个药弩，总不得空。我听人说野狗皮在辰州可卖三四两银子一个，若是打到一对狐种狗，我就可以发财了。”

那大鼻子客人说：“岂止三四两银子？我是亲眼见到有人花十块钱买一个花尾獾子的。”

“这话信不得。”另一个客人则有疑惑，因为若果这话可靠，那这纸生意可以改为猎狐生意了。

“谁说谎？他们卖獭是二十两银子，我亲眼见的，可以赌咒。”

“你亲眼见些什么呢？许多事你就不会亲眼见到。若是你有眼睛，早是——”这话是黑猫说的。说了她就笑。

他们都不知道她所说意义何所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而笑。但这个大鼻子客人，则仿佛有所会心了，他在一种方便中，为众人所忽略时，摸了一下黑猫的腰，黑猫不作声，只用目瞅着这人的鼻子，好像这鼻子是能作怪的一种东西。

虽然有野狗，野狗不是能吃大人的兽物，本用不着害怕的，所以不久黑猫又开门出去担水去了。大鼻客人也含了烟杆跟了出去，预备打狗或者解溲，总有事。这一担水像是在一里路以外挑回的，回来时黑猫一句话不说，坐在灶边烤火，

驼子见大鼻客人转来更慢，却说以为客人被狗吃了。或者狗，或者猫，某一个地方总也真有那种能吃人的猫狗吧。被狗吓的是有人，至于猫，那是并不像可怕的东西了，有人问到时大鼻客人是说得出的。

洗完脸，主人不知何故又特意来为客人煮了一碗鸡蛋，把蜂糖放在鸡蛋里吃完后，送了钱，天已大亮，四个客人把扁担扛上了肩，翻山去了，黑猫主人痴立在门边半天，又坐到灶边去半天，无一句话同驼子可说。

过了一个月左右，旅店中又有人住宿，卖纸人四个中不见了那位大鼻子，问起原故才知道人是在路上发急症死了。过了十个月，这旅店中多了一个小黑猫，一些人都说这是驼子的儿子，驼子因为这暧昧流言，所以在小黑猫出世以后，做了黑猫的丈夫。

黑猫是到后真应了那不幸的大鼻客人的话，有老板人更好了。那三个纸客，还是仍然来往住宿到这旅店中，一到了这店里，见到驼子的样子，总奇怪这个人能使黑猫欢喜的理由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些事谁能明白？譬如说，以前是同伴四个，到后又成为三个，这件事就谁也不知道清楚。

一月十日作（病中）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新月》第1卷第12号。署名沈从文。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迎春节，凡属于北溪村中的男子，全是为家酿烧酒醉倒了。据说在某城，痛饮是已成为有干禁例的事了，因为那里有官，有了官，凡是近于荒唐的事是全不许可了。有官的地方，是渐渐会兴盛起来，道义与习俗传染了汉人的一切，种族中直率慷慨全会消灭，迎春节的痛饮禁止，倒是小事中的小事，算不得怎样可惜，一切都得不同了！将来的北溪，也许有设官的一天吧？到那时，人人成天纳税，成天缴公债，成天办站，小孩子懂到见了兵就害怕，家犬懂到不敢向穿灰衣人乱吠，地方上每个人皆知道了一些禁律，为了逃避法律人人全学会了欺诈，这一天终究会要来吧。什么时候北溪将变成那类情形，是不可知的，然而这一天是年青人大约可以见到的一天了。地方上，勇敢如狮的人，徒手可以搏野猪，对于地方的进化，他们是无从用力制止的。年高有德的长辈，眼见到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也是无可奈何的。凡是有地位一点的人，皆知道新的习惯行将在人心中生长，代替那旧的一切了，在这迎春节，用烧酒醉倒是普遍的事！他

们要醉倒，对于事情不再过问，在醉中把恐吓失去，则这佳节所给他们的应有的欢喜，仍然可以在梦中得到了。

仍然是耕田，仍然是砍柴栽菜，地方新的进步只是要他们纳捐，要他们在一切极琐碎极难记忆的规则下走路吃饭，有了内战时，便把他们壮年能作工的男子拉去打仗，这是有政府时对于平民的好处。什么人要这好处没有？族长，乡约或经纪人，卖肉的屠户，卖酒的老板，有了政府他就得到幸福没有？做田的，打鱼的，行巫术的，卖药卖布的，政府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安稳一点没有？

他们愿意知道的，是牛羊在有了官的地方，会不会发生瘟疫？若牛羊仍然得发瘟，那就证明无须乎官了。不过这时他们还能吃不上税的家酿烧酒，还能在这社节中举行那尚保留下来的风俗，聚合了所有年青男女来唱歌作乐，聚合了所有老年人在大节中讲述各样的光荣历史与渔农知识，男子还不曾出去当兵，女子也尚无做娼妓的女子，老年人则更能尽老年人的责任。未来的事谁知道呢？过去的不能挽回，未来的无从抵当，也是自然的事！“醉了的，你们睡吧，还有那不会醉倒的，你们把葫芦中的酒向肚中灌吧。”这个歌近来唱时是变成凄凉的丧歌，失去当年的意思了。

照到这办法把自己灌醉的是太多了，只有一个地方的一群男子不曾醉倒。他们面前没有酒也没有酒葫芦，只是一堆焚得通红的火。他们人一共是七个，七个之中有六个年纪青青的，只有一个约莫有四十五岁左右。大房子中焚了一堆柴根，七个人围着这一堆火坐下，火中时时爆着小小的声音，那年长的男子便用长铁箸拨动未焚的柴尽它跌到火中心去。

房中无一盏灯，但熊熊的火光已照出这七个朴质的脸孔，

且将各个人的身躯向各方画出不规则的暗影了。

那年长的汉子，拨了一阵火，忽然又把那铁箸捏紧向地面用力筑，愤愤的说道：

“一切是完了，这一个迎春节应当是最后一个了。一切是，……喝呀，醉呀，多少人还是这样想！他们愿意醉死，也不问明天的事。他们都不愿意见到穿号衣的人来此！他们都明白此后族中男子将堕落女子也将懒惰了！他们比我们是更能明白许多许多事的。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习惯，到那时，他们地位以及财产全摇动了。……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喝呀！喝呀！……”

全屋默然无声音，老人的话说完这屋中又只有火星爆裂的微声了。

静寂中，听得出邻居划拳的嚷声，与唱歌声音。许许多人是在一杯两杯情形中伏到桌上打鼾了。许许多人是喝得头脑发眩伏在儿子肩上回家了。许许多人是在醉中痛哭狂歌了。这些人，在平时，却完完全全是有业知分的正派人，一年之中的今日，历来为神核准的放纵，仅有的荒唐，把这些人变成另外一个种族了。

奇怪的是在任何地方情形如彼，而在此屋中的众人却如此。年长人此时不醉倒在地，年青人此时不过相好的女人家唱歌吹笛，只沉闷的在一堆火旁，真是极不合理的一件事！

迎春节到了最后的一个，即或如所说，在他人，也是更非用沉醉狂欢来与这唯一残余的好习惯致别不可的。这里则七个人七颗心只在一堆火上，且随到火星爆裂，终于消失了。

诸人的沉默，在沉默中可以把这屋子为读者一述。屋为土窑屋，高大像衙门，闳敞如公所。屋顶高耸为泄烟窗，屋

中火堆的烟即向上窜去。屋之三面为大土砖封合，其一面则用生牛皮作帘，帘外是大坪。屋中除有四铺木床数件粗木家具及一大木柜外，壁上全是军器与兽皮。一新剥虎皮挂在壁当中，虎头已达屋顶尾则拖到地上。尚有野鸡与兔，一大堆，悬在从屋顶垂下的大藤钩上，凝然不动。从一切的陈设上看来，则这人家是猎户无疑了。

这土屋，主人即属于火堆旁年长的一位。他以打猎为业，那壁上的虎皮就是上月他一个人用猎枪打毙的。其余六人则全是这人的徒弟。徒弟从各族有身分的家庭中走来，学习设阱以及一切拳棍医药，这有学问的人则略无厌倦的在作师傅时光中消磨了自己壮年。他每天引这些年青人上山，在家中时则把年青人聚在一处来说一切有益的知识。他凡事以身作则，忍耐劳苦，使年青人也各能将性情训练得极其有用。他不禁止年青人喝酒唱歌，但他在责任上教给了年青人一切向上的努力，酒与妇人是在节制中始能接近的。至于徒弟六人呢？勇敢诚实，原有的天赋，经过师傅德行的琢磨，智慧的陶冶，一个完人应具的一切，在任何一个徒弟中全不缺少。他们把这年长人当作父亲，把同伴当作兄弟，遵守一切的约束，和睦无所猜忌，日在欢喜中过着日子。他们上山打猎，下山与人作公平的交易。他们把山上的鸟兽打来换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枪弹，火药，箭头，弦，酒，无一不是用所获得的鸟兽换来。他们运气好时，还可以换取从远方运来的戒子绒帽之类。他们作工吃饭，在世界上自由的生活，全无一切苦楚。他们用枪弹把鸟兽猎来，复用歌声把女人引到山中。

这属于另一世界的人，也因为听到邻近有设了官设了局的事情，想起不久这样情形将影响到北溪，所以几个年青人，

本应在迎春节各穿新衣，把所有野鸡、毛兔、山菇、果狸等等礼物送到各人相熟的女人家中去的，也不去了。这师傅本应到庙坛去与年长族人喝酒到烂醉如泥，也不去了。

六个年青人服从了师傅的命令，到晚不出大门，围在火前听师傅谈天，师傅把话说到地方的变更，就所知道的其余地方因有了法律结果的情形说了不少，师傅心中的愤慨，不久即转为几个年青人的愤慨了。年青人各无所言，但各人皆在此时对法律有一种漠然反感。

到此年长的人又说话了，他说：

"我们这里要一个官同一队兵有什么用处？我们要他们保护什么？老虎来时，蝗虫来时，官是管不了的。地方起了火，或涨了水，官是也不能负责的。我们在此没有赖债的人，有官的地方却有赖债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此不知道欺骗可以生活，有官地方每一个人可全靠学会骗人方法生活了。我们在此年青男女全得做工，有官地方可完全不同了。我们在此没有乞丐盗贼，有官地方是全然相反，他们就用保护平民把捐税加在我们头上了。"

官是没有用处的一种东西，这意见是大家一致了。

他们结果是约定下来，若果是北溪也有人来设官时，一致否认这种荒唐的改革。他们愿意自己自由平等的生活下来，宁可使主宰的为无识无知的神，也不要官。因为神永远是公正的，官则总不大可靠。而且，他们意思是在地方有官以后，一切事情便麻烦起来了，他们觉得生活并不是为许多麻烦事而生活的，所以这也只有那欢喜麻烦的种族才应当有政府的设立必要，至于北溪的人民，却普遍皆怕麻烦，用不着这东西！

为了终须要来的恶运，大势力的侵入，几个年青人不自量力，把反抗的责任放到肩上了。他们一同当天发誓，必将最后一滴的血流到这反抗上。他们谈论妥贴，已经半夜，各自就睡了。

若果有人能在北溪各处调查，便可以明白这一个迎春节所消耗的酒量真特别多，比过去任何一个迎春节也超过，这里的人原是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乐了一日，不久过年了。

不久春来了。

当春天，还只是二月，山坡全发了绿，树木茁了芽，鸟雀孵了卵，新雨一过随即是温暖的太阳，晴明了多日，山阿田中全是一旁做事一旁唱歌的人，这样时节从边县里派有人来调查设官的事了。来人是两个，会过了地方当事人，由当事人领导往各处察看，带了小孩子在太阳下取暖的主妇皆聚在一处谈论这事，来人问了无数情形，量丈了社坛的地，录下了井灶，看了两天就走了。

第二次来人是五个，情形稍稍不同：上一次是探视，这一次可正式来布置了。对于妇女特别注意，各家各户去调查女人，人人惊吓不知应如何应付，事情为猎人徒弟之一知道了，就告了师傅。师傅把六个年青人聚在一处，商量第一步反对方法。

年长人说："事情是在我们意料中出现了，我们全村毁灭的日子到了，这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应当怎么办，年青人可各供一个意见来作讨论，我们是决不承认要官管理的。"

第一个说："我们赶走了他完事。"

第二个说："我们把这些来的人赶跑。"

第三四五六意见全是这样。既然来了，不要，仿佛是只

有赶走一法了。赶不走，倘必须要力，或者血，他们是将不吝惜这些，来为此事牺牲的。单纯的意识，是不拘问什么人，都是不需要官的，既然全不要这东西，这东西还强来，这无理是应当在对方了。

在这些年青简单的头脑中，官的势力这时不过比虎豹之类稍凶一点，只要齐心仍然是可以赶跑的。别的人，则不可知，至于这七人，固无用再有怀疑，心是一致了。

然而设官的事仍然进行着。一切的调查与布置，皆不因有这七人而中止。七个人明示反抗，故意阻碍调查人进行，不许乡中人引路，不许一切人与调查人来往，又分布各处，假扮引导人将调查人诱往深山，结果还是不行。

一切反抗归于无效，在三月底税局与衙门全布置妥了，这七个人一切计划无效，一同搬到山洞中去了。照例住山洞的可以作为野人论，不纳粮税，不派公债，不为地保管辖，他们这样做了。

地方官忙于征税与别的吃喝事上去了，所以这几个野人的行为，也不曾引起这些国家官吏注意。虽也有人知道他们是尚不归化的，但王法是照例不及寺庙与山洞，何况就是住山洞也不故意否认王法，当然尽他们去了。

他们几个人自从搬到山洞以后，生活仍然是打猎。猎得的一切，也不拿到市上去卖，只有那些凡是想要野味的人，就拿了油盐布匹衣服烟草来换。他们很公道的同一切人在洞前做着交易，还用自酿的烧酒款待来此的人。他们把多余的兽皮赠给全乡村顶勇敢美丽的男子，又为全乡村顶美的女子猎取白兔，剥皮给这些女子制手袖笼。

凡是年青的情人，都可以来此地借宿，因为另外还有几

个小山洞，经过一番收拾，就是这野人等特为年青情人预备的。洞中并且不单是有干稻草同皮褥，还有新鲜凉水与玫瑰花香的煨芋。到这些洞里过夜的男女，全无人来惊吵的乐了一阵，就抱得很紧舒舒服服睡到大明。因为有别的原故，向主人关照不及时，就道谢也不说一声就走去，也是很平常的事。

他们自己呢，不消说也不是很清闲寂寞，因为住到这山洞的意思，并不是为修行而来的。他们日里或坐在洞中磨刀练习武艺，或在洞旁种菜舀水，或者又出到山坡头湾里坳里去唱歌。他们本分之一，就是用一些精彩嘹亮的歌声，把女人的心揪住，把那些只知唱歌取乐为生活的年青女人引到洞中来，兴趣好则不妨过夜，不然就在太阳下当天做一点快乐爽心的事，到后就陪到女人转去，送女人下山。他们虽然方便却知道节制，伤食害病是不会有的。

在这些年青人身上所穿的衣裤，以及鹿皮抱兜，就是这些多情的女人手上针线为做成。他们送女人则不外乎山花山果，与小山狸皮。他们几个人出猎以前，还可以共同预约，得山羊便赠谁个最近相交的一个女人，得野狗又算谁的女人所有。他们的口除了亲嘴就是唱赞美情欲与自然的歌，不像其余的中国人还要拿来说谎的。他们各人尽力作所应作的工，不明白世界上另外那些人懒惰就是享福的理由。他们把每一天看成一个新生的天，所以在每一天中他们除了坐在洞中不出，其余的人是都得在身体与情绪上调节的极好，预备来接受这一天他们所不知道的幸福与灾难的。他们不迷信命运，却能够在失败事情上不固执。譬如一天中间或无法与一小山鸡相遇，他们到时也仍然回洞，不去死守的。又譬如唱歌也

有失败时，他们中不拘是谁，知道了这事情无望，却从不想到用武力与财产强迫女子倾心过。

因为一切的平均，一切的公道，他们嫉妒心也很薄弱，差不多看不出了。

那师傅，则教给这几个年青人以武艺与渔猎知识外，还教给这些年青人对于征服妇人的法宝。为了要使情人倾心，且感到接近以后的满意，他告他们在什么情景下唱什么歌，以及调节嗓子的技术。他又告他们如何训练他的情人，方能使女人快乐。他又告他们如何保养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忠于爱情的男子。他像教诗的夫子指点他们唱歌，像教体操战术的教官指点他们对付女人，到后还像讲圣谕那么告诫他们不可用不正当方法骗女人的爱情与他人的信任。

师傅各事以身作则，所以每晨起身就独早。打老虎他必当先。擒蛇时他选那大的。泅水他第一个泅过河。爬树他占那极难上的。就是于女人，他也并不因年纪稍长而失去勇敢与热诚！凡是一个女子命令到几个年青人办得下的，与他好的女子要他去做，也总不故意规避的。

人类的首领，像这样真才是值得敬仰的首领！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下来了，他们并不觉得是野人就有什么不好处。至于显而易见的好处，则是他们从不要花一个钱到那些安坐享福的人身上去。他们也不撩他，不惹他，仍然尊敬这种成天坐在大瓦屋堂上审案、罚钱、打屁股的上等人。

国家的尊严他们是明白的，但他们在生活上用不着向谁骄傲，用不着审判，用不着要别人坐牢挨打，所以他们不有一个官管理，也自己能照料活一世下来了。

他们是快快乐乐活下来了，至于北溪其余的人呢？

北溪改了司，一切地方是王上的土地，一切人民是王上的子民了，的确很快的便与以前不同了。迎春节醉酒的事真为官方禁止了。别的集社也禁止了。平时信仰天的，如今却勒令一律信仰大王，因为天的报应不可靠，大王却带了无数做官当兵的人，坐在极高大极阔气的皇城里，要谁的心子下酒只轻轻哼一声，就可以把谁立刻破了肚子挖心，所以不信仰大王也不行了。

还有不同的，是这里渐渐同别地方一个样子，不久就有种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饭的人了。又有靠说谎话骗人的大绅士了。又有靠狡诈杀人得名得利的伟人了。又有人口的卖买行市，与大规模官立鸦片烟馆了。地方的确兴隆得极快，第二年就几几乎完全不像第一年的北溪了。

第二年迎春节一转眼又到了，荒唐的沉湎野宴，是不许举行的，凡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则有严罚，决无宽纵。到迎春节那日，凡是对那旧俗怀恋，觉得有设法荒唐一次必要的，人人皆想起了山洞中的野人。归籍了的子民有遵守法令的义务，但若果是到那山洞去，就不至于再有拘束了。于是无数的人全跑到山洞聚会去了，人数将近两百，到了那里以后，作主人的见到来了这样多人，就把所猎得的果狸、山猪、白绵野鸡等等，薰烧炖炒办成了六盆佳肴，要年青人到另一地窖去抬出四五缸陈烧酒，把人分成数堆，各人就用木碗同瓜瓢舀酒喝，用手抓菜吃。客气的就合当挨饿，勇敢的就成为英雄。

众人一旁喝酒一旁唱歌，喝醉了酒的就用木碗覆到头上，说是做皇帝的也不过是一顶帽子搁到头上，帽子是用金打就的罢了，于是赞成这醉话的其余醉人，头上全是木碗瓜瓢以

至于一块猪牙帮骨了，手中则拿得是山羊腿骨与野鸡脚及其他，作为做官做皇帝的器具，忘形笑闹跳掷，全不知道明天将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无事。

第三天，北溪的人还在梦中，有七十个持枪带刀的军人，由一个统兵官用指挥刀调度，把野人洞一围。用十个军人伏侍一个野人，于是将七个尸身留在洞中，七颗头颅就被带回北溪，挂到税关门前大树上了。出告示是图谋倾覆政府，有造反心，所以杀了。凡到吃酒的，自首则酌量罚款，自首不速察出者，抄家，本人充军，儿女发官媒卖作奴隶。

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因为地方进步了。

三月一日于申成

本篇发表于1929年5月10日《红黑》第5期。署名沈从文。

记一大学生

其一　因为胖又住在楼上因此熟了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被他认为朋友了。所谓他，就是说楼上那一个。因为近来无端被人认为知己并不是希有的事，我当然不否认了。他住三楼而我却住了二楼，我的房门边是这个人来去必经的道路，大约是因为有一次来了一个客，拜会他，找错了我的房门，我为他把客引导上去，不到一会他送客出门，经过我房门前，门是正开着，我在炉边煮稀饭的情形给他见到，他含着笑进我的房中，从此是熟人了。虽然随意谈了些闲话，吸了两枝香烟，喝了一点博士登茶，在我是还料不到这友谊就建设到这个人身上，如苍苔在松树干上紧贴不脱的。这人的脸貌见了是不能使人生憎恶的，谈话则在五句中有三句半是普通官话，有一句半是浙江话。身上衣服似乎把这人身体管拘着，因为衣是旧衣，身体却仿佛为了房东女儿办的烧肉补起了膘，一天比一天肥硕下来了。这人使我注意的倒不是这些，却是那从房东方面听来的他的生活

情形。

同样是学生，但这个学生可应当把他与一般学生分开来说了，因为单是那身体，这个人却也不能够算为平常大学生的。胖子是像只有衙门才应产生的，其次是饭馆老板，屠户，当铺掌柜，才有理由胖。因为一个人胖的理由是总不出享福一件事。吃得好，不大对于一切事多有思想，又还要这人对于精神有一种悭吝的事实，对生活感到完全，人才能渐渐发胖的。至于如今楼上的这一位是很无理由的胖下来的。望到这胖胖的背影，或者听到那仿佛在我头上踏着的钝沉脚步，我常常是茫然。

每每在半夜中，我工作到头已发昏，横躺到床上吐气方以为到这夜静更深，人人都大约在做梦了时，谁知楼上的脚步声却在我注意时又起了。似乎是这人有什么心事在身，上了床以后，还重复爬起，来披上衣，走动着，作那解决计划的。先是以为这人在日里也许得了岳丈的家信，说岳丈的女儿有了喜，这人想到家中吃红蛋请客情形，所以就失眠了。到后每天如此，且房东在送信时对我说楼上人拿报给他看，说上头有诗是他所作，我才明白这人半夜还踏着楼板，原来是在想诗。

经过房东一说，到后是听到这脚步声略停时，果然还可以听出嘤嘤的吟诗声了，我担心这人会慢慢的要瘦。我若果还有三个月同他住，他的身上的肉将为了成夜做诗，至少有减去五磅或十五磅可能，我还相信这情形我总有机会见到的。替他设想是把诗写成却瘦了人，似乎是不甚合算的事。

知道了楼上是诗人，有意无意我在楼梯上与这人点头的机会渐多了。好事的房东，还从这人的房里拿出报的副张来

给我看，诗人是因了这好房东不久就为我与房东的女儿感生兴味了。房东女儿如何对诗人注意，那是以后的事，我是先觉得我的幸福，在无书可读的当儿，得熟读这诗人的心情与行事。

一种像与一本好书上的主人翁发生的友谊，在这肥诗人身上我也承认这友谊存在了。比书还更方便的，是一本书我们常常因为厌于翻阅以及裁边，觉得费神，至于这个人，却是每夜皆愿意把谈话维持到他的生活上的。这是一本能自己翻开的奇妙书籍，是一首有颜色与好味道的诗。我把他比一本书时，我想起他的书是那甲种辞源，又大又笨，幸好是她能自己翻出她的每一页！

诗，我是不能说是很懂的，只懂一点儿，无论新旧。我到大学校上的功课就选得有诗，每礼拜是两点钟，各样体裁是也能大体明了的。只是一切体裁都不能来解释我这朋友的作品。这诗人的作品不与任何诗相同，正如这诗人自己与任何我所见到的男子也两样。风格的别致，是应当使我满意的，所以在诗上我不谈，在这风格别致的诗人本身上，我是当真非常满意了。

关于他的声音颜色的记述，使我有点为难。若说歌唱春天的应当属于黄莺，那近于黑夜与霉雨天气的诗人的一切，是只有找一只鸥枭来叫，才合于那情调的。但是一只会叫的鸥枭，又不比批评家是可以豢养在左右的东西，到什么地方去找呢？

这诗人，那么想努力把自己姓名使国中一切人皆知，还似乎不足，尚希望名字列入文学史上去给另一世界另一时代人人也知道有他，这天真的单纯的愿欲，是全无饰伪的摆在

我眼前的。他与我说他的一切，神气也就不外乎要我承认他是一个诗人，在态度与成绩各方面皆近于历史上某某。当他把他自己的故事说到一段落时，我每每就被他硬派为一同志，他且就相信若是世界上一般人有像我对他的了解，那他即刻死去也无憾于心了。他的话是不容我们来疑为客气的。我是从没有在别人的感觉上叨过如此大光的人，正有许多人因为我对他的忽视深感不快，料不到的却是我也有无条件被人认为知己的一日，把我当成知己，使我无从否认，在诚实与诡辩的对照下，我竟有点惶恐了。我照理是应当也认他为知己，则一切事好办！在一个木马面前，跑马会的会员除了承认木马是马，此外似乎用不着其他聪明的。照他的意思，我是应当鼓励他而又羡慕他，且在他的伟大事业上稍稍加以文明人的妒嫉意味，可惜的是我完全不照他所希望去做人。

他常常觉得社会对不起他，而又常常原谅了社会。对于人，他也不缺少这种感觉，可是他无时不在原谅他人。无端伟大的自觉，是他所以产生本来不必要他原谅而来的原谅。就是在他"唯一知己"的我的神气中，他是也似乎永远在那里因怜悯而把我饶恕，作着像耶稣一样的伟大行为的。他要别人了解他，所以说他自己的事永无厌倦的一天，但他了解别人却不在乎言语。他自己的人格，仿佛是在一些言语上扩大的东西，多说一句便多一种成分，至于别人则仿佛他用手或者眼睛估得出重量与体积，说话却全不准数。他在估别人的人格价值时，你即或故意用呆话或漂亮话想把他的心上天平摇动，事情也办不到。他自己就常说人类的良心的天平只有他的正确，其余的即或全是一样观念也是不对。为了他自觉的公正与伟大，他对他的知己是也露着并不求全的口吻的，

他意思是“只要能佩服我也就难得了，人事上的小小过失，是不应当过于注意的！”我就告他“并不佩服”他也不相信。一个人，他好歹觉得你对他有钦佩、羡慕与无害于事的小小妒嫉，他因而非常高兴，你是无法给他难堪的！

使我最为难的，就是我一有客来，若他在座，他只要知道来客是学生，就侃侃谈诗，完全不为我这主人稍留情面。他实在愿意凡是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像我一样成了他的知己，也不问别人是什么身分的人。

到了我知道他脾气以后时，我才放心，明白了他成夜做诗不至于瘦的理由了。做诗虽很苦，可以成为诗人则其乐无涯，精神的营养极其充足，他当然还应当发福了！

其二　他的性情

因为我说的话他常常是只把他应当听的听去，不应当听的放下，所以在含糊中我称他为吉先生，他也喏喏应着，从无否认。这吉先生的称呼于他是极其合式的，虽然我知道在此时所知道的诗人文豪中，与他具有同样精神者还正不乏其人。至于他自己的意见，名字的称呼，倒是雪莱。李青莲是不愿的，苏东坡也不为他所喜，不欢喜的原故是异国情调的天生。他很欢喜把自己姓名放到郭沫若与鲁迅两个名字中间，什么人若提起这两个人名字时，同时提起他，那他对你的表情和气得像做母亲的样子，这时节，倘若是本来还无烟在嘴边，即刻那有拜轮像的香烟夹便从马褂袋子里掏出，送过面前来说请了。大约这两人是属于世界的名人所以他才感到兴趣，愿意列名左右。

吉先生问到别人名字时，总是用铅笔在日记簿上记下，若这名字是在杂志上或报纸上见过的名字，他便与这人来讨论这刊物，痛切的谈到一切作品与一切作者。若名字是较生疏，不在他的记忆中，则客去之后，总私下问我这客人在什么地方发表文章，署的别号是什么，且有时是当面问的。遇到这种情形使我受窘机会真不少，告他客人不是文学者，那他辞色之间便稍稍不同了，话也懒得多谈了。告他客人虽不是文学创作者，但为欣赏者，那他就非在客人面前与我谈创造社或文学研究会不可。在介绍他的名字，给我的客人以后，为了他的尊严，我是又得同时把他在什么地方发表的文章提提，他则一面在谦虚之中一面说着请求批评的话，情形是客人若不曾读过他的文章，则也应找她来看看，方能于下次见面时有所应付。

他能数出中国五十个作家的姓名，每一个作家都仿佛与他极其相熟，提出这些作家名字时，若听者为较生的客人，则会以为吉先生是念着他的老友那么亲热的。他自己的名字呢，他也愿意在别人记忆中那么习惯，在筵席上，在会场中，他是盼望到时时刻刻有若干人在议论他的诗与他为人的。

他知道无数文人的轶事，从报上，或者从个人的传述，凡是知道了的就全不能忘记，时间再久也无从忘遗。平时谈话若说到这一套时，别人是无开口机会的。他自己谦虚并不是天才，但能努力。他是真实的努力把一切应记到的全记下了。无事时把电话簿翻翻，同时就把凡是有电话的各教授门牌记在心上了，此后有人谈到某教授住处或电话号码，略有错误时，吉先生就能纠正，省得人对此争持。此类事，凡是吉先生所证明的，错误是不会有的，他在做诗的努力成绩并

不比这些事为可观。

他能喝一杯酒，所以作诗的别名是与刘伶相近的。究竟是先喝了酒才想起做诗，还是因为做诗所以喝酒，事情是难明白了。其实刘伶他是看不起的，任什么人他尊敬他，但心中总看不起他。即英雄如拜轮，他就以拜轮放荡说大话为不然的。他期望他的名字在人人口上成为一种完全的品德，超越观念的美恶，只是非提到他不可，诗也是如此。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有虚荣心的。他的长处，应当有无数人知道，无数人作为模范，人人在他名字上所得的概念就是“不能忘”。不能忘，是比尊敬还难得到！他以为他是应当做到的，这理由则大致是他能努力了。

一个人，就是诗人，温柔敦厚是不可少的事，然而慷慨激昂也应当有，所以吉先生是诗人以外还是侠士。他有的是好心肠，这好心肠虽不大像本来脾气，但他知道应当做的事，他毫无吝色去做。譬如帮助人，力量是不够的，但一听到有人困难时，他总不吝惜同情。他常常想若是发了一笔财，有五十万或更多，那他可以做许多觉得非做不可的事。他实在想尽力使凡是他所知道的人得到快乐，在这行为中他是具有牺牲气概的。无钱的，他愿意借钱，无妻子的，他愿意为这人找到妻子，想办报的，他拿钱出来办，赔本也不责偿。可惜的是这人徒有一副好心肠，实际上，小到向他借眼镜用用，也是不行的。他心肠却的确是好的，他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就在那里想法帮助人类，并不希望过别人特别帮助他的事。对于别人，他只希望能认识他就够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只希望叨别人的光。不过，假若有人拿他所希望别人的认识，来与他帮助人的事实比较时，恐怕他无形中还是占了点便宜。

他相信一个人努力是应有成绩的，这证据他提出的就是他的诗名。他了解自己的诗实在比别人了解他的为多，所以许多诗别人以为极劣他自己非常满意，同时他在别人的疏忽中原谅了别人，因为他觉得别人对于他的诗并不曾努力求了解，不努力，那无从领略，怪不得做诗的人了。

因为愿意从一些近于同志的方面，得到可以使生活加深的同情，一般人常常走动的茶楼聚会，他是也间或到过的。到了那里不消说谈的是诗与文人轶事之类，兴致好时大约还免不了唱一折戏，戏的受人称赞是一定的，诗则当然有那种吃过了点心感到说话需要的人来作那据说最公正的批评。就是在这类人口中吉先生就成了济慈第二了。同志的鼓励是应当接受的，经过一番鼓励，生气顿即暴长，吉先生因此更觉努力为必需的事。他也自觉到济慈是不能企及的，然而将来，在某一时，不是仍然可能吗？用着同样的热诚，做诗赴会，结果是可以作济慈也可以作杜甫的。杜甫生活他并不打算一一经历，可是这人的诗名是足使吉先生倾倒的。倘若是，到会场去尽一些顶真切的恭维来款待，赴会比做诗还应勤快，也是吉先生看清楚的事了。

在名片上，他印的是名姓，另有诗名，笔名，以及小名，后面则印有自己诗的警句，使人见到时除了“久仰”“久违”以外还可以放胆谈诗。他对于这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觉得这样做人是无容别人置喙的。

其三　“异国情调”

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

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

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总而言之中国他觉得是不好的，异国情调之深常常使这诗人苦恼过着日子，这苦恼却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个天才那里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谈中国文化的人，以为该死。他自己，则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求得结论，西洋文化是什么，同样也没有求得结论。正因为两者不大明白，倒一无粘恋，勇于将异国情调加深。莫名其妙，而以为中国一切糟糕，愿意生存于西洋物质文明、或小说传奇情形中，吉先生与一般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这事，在言语中稍加嘲弄，则吉先生即脸红血涌，气势凌人，非加以辩解不可。否则在另一时即把这人列人“不可救药国民”之一。说是不可救药，也未尝无法救，不过除了信仰，恐无他法而已。否认西洋文化以为浅薄者，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还可恶，这人虽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愿与之来往的。有名而缺少异国情调，不过一中国文人而已，是无法与世界文人并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认东西文化并不深懂，这谦虚态度，听者是应当在了解以后而加以敬视才行的。他说的话用意总不外乎如此。他以为自己是谦虚的，我们不能误认为实在，认了真就扫兴了。世界上谦虚是不可少的，因为谦虚则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谦虚了。

有些时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数是想起了尼采，

或勃朗宁，或拜轮时节，才把另一种为人气分减少的。这样事在别人，也许将说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认自己是无时无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认了的事别人就无从借词批评了。因此纵矛盾他也似乎无事不应当受人喝彩，拘束与放纵在他做来总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对于这异国情调而怀疑的他将原谅他，期待另一时彼人的觉悟。他是因为能原谅人自己才常觉到伟大的，这个话在先似乎说过了。

他不愿别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见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虑及这件事，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很多。凡在连解释也无法纠正他人观念时，他始泰然如古之贤人，在患难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脱，度过一日。遇到这种情形越多，他的异国情调便越浓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较之今人为容易，引西洋人为同志又比本国人为容易，所以异国情调加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有异国情调，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观也不能以中国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恶爱憎也不同。处处不平凡，这不平凡处他故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行为下他所期待的结果是人更能觉到他的伟大。虽伟大了，也不算，再来一次，应觉得伟大到与人不同。他行为实则拘谨如村夫子，但并不缺少一颗放荡的心。他不欲人称他为世故人，又不欲人称他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为他自己知道的总比别人为深，然而不荒唐，是伟大处。一个道地的中国式文人，却时时心中有异国情调，口中有异国情调，这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伟大处！

别人说他为呆，这事情也总有过吧。自己因为记着一句

名言，“凡伟大者多为呆子”，就觉得自己也很呆，或竟处处装呆，这事也有过吧。若有人告给吉先生，说“伟大者多为呆子”，下面还有一句“凡呆子倒不一定是伟大”，他是不大理会的。听这话的吉先生不能理解这话的用意，他只以为凡是这样便近于“捣乱”与“小聪明”。小聪明他看不起。在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饶恕人也不望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与争，那真应当说是伟大啊！可是许多不必争的小事，也无端争持起来的情形，并不少，那又当别论。在别一意义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于伟大的呆处，不至于发现那矛盾自惭的一面，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么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纪骑士，以为这比中国燕赵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稣，不信仰玉皇。他欢喜圣诞老人，却不到财神庙磕头。他恨中国的巫卜，并不否认西洋的催眠术。这中爱憎由他自己解释，便是基于“异国情调”，在别人，也许可以说是头脑过于简单的。

比任何人还诚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艺术的什么夫人出现。平空掉下还是请人提奖产生，可不论。这人应当是年青寡妇，有钱，美，极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这样人到中国，于是“文艺复兴”了。他能成天到这人家中的特备的净室住下，在客厅里读他的杰作与一切男女听，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别的酒楼茶座那类地方还好的精致可口点心，那么，他愿意再不离开此地方了。因为这种人一时不能出现，他是抱怨过生在中国作诗人很倒霉的。

使诗人不能享诗人的福，是政府的过错！连年打仗是该诅的，当局不像别一国家对文学家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

到这一点上发生感想时，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无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认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时，他决不坚持反对。他只期望一个足以发展他长处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样，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离得很远，也莫可奈何，譬如……。据说诗人是永远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当然也这样办了。他希望未来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声也比眼前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过他做的诗更好一点不？“只有天是圆的，人世则永远是缺片”，这句话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诗上求完全了。

其四　他恋爱

吉先生，是诗人，我无条件先承认了。照“异国情调”说来，一个诗人是应当在恋爱的苦乐里打滚，才算生活的。他仰慕那悲壮的生活，仰慕那血与泪混合的生活，他就恋爱了。

他爱了房东的女儿，在他眼中女人是神，女人成天为吉先生送饭，吉先生，先倒仿佛这女人可爱，倒后简直真是可爱的人了，他就勇敢的爱了。

在恋爱中“血与泪”吉先生见到了，成了许多诗。这恋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见到他诗的时候，我问他这是谁，他并不作声。在诗题上则写上“公主”字样。我说到“真也只有‘公主’才配与诗人恋爱”时，接受了这话，吉先生是笑迷迷的。他就尽这疑问在别人心上长大，自己得到一种愉快，不问说这话时是何种语气。是灶婢也罢，是公主也罢，同样的长白身体，同样的灵感，何有彼此之分？一个与皇后

私通的人，不一定及一个与婢女幽期密约的诗人写得出好诗，所以吉先生是不以自己恋爱为低等的。不过他心目中的恋爱，仍然有等级，而且他应爬那最高一级。

他不愿意有人提到这诗中主人，但又要人知道他真有了恋爱。若是人隐约知道了他是有了女人，却疑心这女人便是社会上最出名的某某小姐，他纵听及也不来否认。他为了一种需要——这需要是身体的又是虚荣的——要恋爱，“诗人的浪漫”居然就被他作到了。又为了一种“诗人的尊严”的需要，所以不自在诗上说女人是什么女人，也始终不将女人所在告给熟友。

假若世界上还有无数公主择婿招驸马，选上了吉先生的一个，实则真是顶幸福的一个。若果女人是仅靠到男子的热情与温顺而活的，吉先生就是这成分顶充足的一个好丈夫。若果女子恋爱所求是绝对占有男子，吉先生是能尽人占有的。他想象的恋爱，原是这样的恋爱！

女人是堕落了，诗人为这事只有叹息。所谓近代人对文学艺术的忽视，女人的罪是更大的。女人也许懂恋爱，但浪漫不去了。民族中的恋爱超越阶级的勇敢，已经完全消失了，一个穷诗人再无从与大家妇女接近了，吉先生以为司马相如生到此时也无办法。单是这事他是羡慕司马相如气运的，因为如今诗人不值钱了，尤其是中国此时。

因为感到这悲愤，一面失望一面便与房东女儿成了极亲密的关系，吉先生在心上是有着一种英雄不见用于时，颓然自弃的情绪，不为世人所知的。诗人用酒用女人浇愁解闷，原是文学史上常有的故事，他觉得稍稍浪漫一点也无妨，所以才决心在一种方便中，把那十七岁的女子在自己浪漫行为

中变成妇人了。但是，这快乐，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之，其伟大的牺牲，可有一个人能了然于心么？他不要别人知道他同到一个粗人发生了恋爱，却极愿意凡已知道了他在作着丈夫时的悲壮行为，而加以十分的怜悯，与一百分的同情。他要人在发现他的浅薄后而觉得是伟大，他要人称赞他的平凡行为如古英雄所为。

他对于他这恋爱，的确是具有不少牺牲的，做诗不能使这人的结实身体稍瘦，却为这恋爱把身上各部分聚积的油融解了。

在先，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瘦时，就无意中说道：

“做诗与恋爱都使人瘦，比吃笋还有效。”

“是这样吧，”他说时抚自己的颊，“我倒不甚注意我自己身体！”

我说：“只有诗人是不注意这些的。”

“不过，不真实的恋爱恐怕不会瘦人！”

“但是吉先生你近来是当真瘦了，莫非心飞到了什么天宫洞府去了吧。”

他不作答了，到后不久就取出那一首赠公主的诗来了。他还把那诗念给我听。我是在他读这诗以后对他恋爱取了新的注意的。念完了诗他用他那大的圆眼瞅着我，如瞅着他的公主，要公主答应他要求的事时情形一样。我想到同这样人接吻的女人，她的心不因为吓怕而跳出腔子，那真是奇事。世界上，原是正有若干脸嫩口小的年青女人，因仰慕这类大圆脸人物事业金钱而欢欢喜喜承受这巨大身体与巨大爱情的，对于吉先生则仿佛总不甚使我相信得过，即或在他诗题上写得是“公主”也仍然对他资格怀疑，我不能不说我自己思想

是近于势利的。可是我估计却对了，我先猜这个公主是我见到过的女人，谁知还是每天见到的一位！

为了在某一事上，仍得保持到诗人的一部分尊严，所以吉先生在承认是这女人爱人以后时，却很有理由的说是完全这女人追他，到后方尽这女人如愿以偿的。说女人爱他，或他爱女人，总之则事实是在方便中他曾不客气的背了老房东，与这“公主”做过一些事情了。说完全自女人方面出发，则意义上可以玩味的，是一个诗人不能为大家闺秀赏识，却先尽一个下女发现了这诗人的心中秘奥，在这佳话中，人应当感到吉先生所期望的同情。一个这样体面光荣的人物，与这近于不体面的事联合在一处，若无同情，当得嘲笑，吉先生实有哀悲！

人类的事也太不公平了。以吉先生这种身分人才，是即或与一个美貌如仙的夫人成双作对，也不为非分不相称的。世界上，就正有不少比吉先生糟糕一千倍的男子，与好女子恋爱的事实。社会上，也有不少好女人私奔或害相思而自杀的新闻。好女子是那么多，独分配不到诗人头上，所以吉先生悲愤，因了与房东女儿恋爱而加多，他做诗也似乎更其深刻了。

吉先生，在恋爱中虽多悲痛，得失相较，则仍然抵销过去了。虽然他不能承认在这女人身上得了比诗上所写的快乐分量为多，本来这应是当然的，正如他所说歌德当真想起那乡下姑娘时，未必真有什么难过。诗人照例是为神许可夸张说谎话的。若历代诗人不夸张，不说谎话，则简直无一首诗可以留传下来了。

女人为什么让吉先生爱上了呢？……错了。应当说女人

为什么爱上了吉先生？说是仰慕“诗材”，不如说仰慕“身材”吧。一个胖子是极容易无端被女人爱上的。胖子脾气好也就是使女人倾心的理由。还有胖子在分量方面，……说不得了，总而言之相信这一会事是有的吧，她是爱上他了。

有了这恋爱，诗人生活稍稍变更了。红烧肉在平常能吃半斤，到如今是可以有一斤的量了。他不常同人谈诗了。对于文人的轶闻不大能引起他的注意了。他起来的时间比通常日子更晏，睡则非他人所知。也许在这女人身上，吉先生感到异国情调的机会也不少，他可以把这女人比拟成有名故事中的主人，而自己，则以诗人而兼了情人的资格，将永远流传到海外去。

倘若这恋爱将成为一种悲剧，吉先生是准备作一个男子，把男子或诗人应有的感情放出，轰轰烈烈来扮一角的。一个奇异的结局，只要这结局，能把诗人的地位提高，能使他成为人人心目中一件谈话资料，他将无所顾忌向前牺牲。他常常耻笑男子中无像样的男子，所以一切所见所闻全为平凡，轰动人心的文坛新话太少。“像样的男子”，只要有方便，他就将勇敢如赴敌的做去！

其五　失恋

吉先生的公主跟了厨子跑了，吉先生到失恋的时候了。

据说在中国，诗人是照例应当失恋的，因此有许多诗人，还不到吉先生地位，也就常常做失恋诗了。吉先生却是可以经过考试真正的失恋诗人的。女人不理吉先生了，意思像是存心逼出吉先生的诗，留传到世界上。这意思又像是神的意

思。吉先生于是失恋了，苦恼，悔恨，一齐拥来，揪着了吉先生不放，他就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安然睡觉。在这种情形中吉先生做诗。

他期望这一天会来，居然就来了，他在一切难堪中尝了许多人生的新味道，就在诗中形容了不少。实际的生活帮助了这诗人不少，若非经过此一番阅历，他决不能体会古往一切诗人失恋的灾难。

因了实际上用得着颓废，他就颓废了，故意醉了两次，夜深时还到大街上去闲荡，在家就慷慨悲歌，用杖作剑，随意挥舞。颓废的行为既如此，颓废的思想几乎说来也很可怕了，他想到使世人注意的自杀，或先杀死了女人再自杀。他坐到桌边写就了自己遗嘱，流着泪读诵，这遗嘱是有韵的一共二十行。他想象自杀以后这新闻用二号字登载出来，许多人用那惊愕的眼睛看着对着这诗人遗嘱的悲哀。他想象各杂志上出的诗人自杀专号对他的批评。他想象许多失意女人，因为读了这新闻，而怨恨无机会作诗人的恋人的痛哭。他想象将来作文学史的人，一面用手绢拭泪一面转录诗人遗嘱到初稿上时的沉郁。

为这一次失恋，诗人的想象，真是更其深入人生了。若果情形真如吉先生所想到的实现，这应当是世界上一种损失。吉先生，因为觉得“到底是尽世界上人感到天才的损失，还是多读几首好诗”，这问题在心上，解决却难了。他实在是愿意作一个像样的男子，即此死去，无所顾恋。但他又仿佛觉得恋爱使人至于自杀时，应当还要那更像恋爱的恋爱，自杀才不为人所笑。纯粹的悲剧使人好笑，吉先生是受不住的。只要一个人对此有发笑的可能，那纵有一千个人流泪也不行

了，所以吉先生以一个诗人的本分来说，凡是想到的不一定要作到，他不自杀了。

不自杀，诗人的失恋的事是不会为世人知道了。然而他仍然有方法达到他的希望的，他把那遗嘱寄到“诗人的心”一种刊物上去发表，题目则写上“自杀诗人的遗嘱”。那遗嘱发表时，诗人自己首先见到，就感动到流泪。他猜想必定有不能用秤去称的同情，从各处各个年青男女心中发出，向这诗人掷来。因了这同情的期待，他暂时把失恋的悲恸忘记了。

他到失恋以后，走到水旁，看到路人，感触是的确与往日两样了。他感谢恋爱给他的生命却恨那女人做的事浅薄，他自庆牺牲了恋爱却成就了诗。一个失恋的诗人的诗，是更容易流传的，他在这恋爱与诗的选择上原是取后面一种的，他因此把“积极”代替了“颓废，”把“失败”变成为“胜利，”女人一走不久，吉先生又恢复原有健康了。

自杀的事同失恋的事一样，原是全不适宜于胖子的，或许有了这经验以后人将更胖了，对于吉先生我是这样猜的。

在吉先生面前，我是有很多机会被吉先生看来可怜的，因为我无恋爱，也不失恋。他曾好意劝过我，说，“朋友，恋爱吧，有了这个，做诗做文都有生命了。要证据么那就……”他意思是看他。我承认是无时无刻不在看他的。看到了吉先生一切，我觉得自己倒以莫想成诗人为得计了。一个诗人是真不容易做的，要恋爱，还要经受得住失恋的风波，这伟大行为我可不行。吉先生听到我这话时点头承认，他不相信一个平常人有他的忍耐毅力，正如他不相信他的诗不及雪莱的诗一样，心有卓见，无法推翻。

失恋以后的吉先生，对女人是不大瞧得上眼了，以为女

人若非诗人的感觉移在纸上，天下女人差不多，精粗虽有别，供人咀嚼则一个样子，真的公主与乞丐女子，高下之分，也只有诗人能定。他的观念从唯物而转到唯心，在他自己生活上是很方便的。因为求这方便，他才时常显出矛盾，矛盾他先自承，借此对于吉先生想打一拳的是不行了。

其六　吉诃德先生中国有几个

仿佛到如今，吉先生已死了。又仿佛这伟大的人格，为上海文人各占去了一部分，还继续在各个人心情行为上保留着，活动着，但比吉先生更其完全的人在上海文豪中我是还不曾遇到的。因了吉先生式的思想，中国在最近的来日，或者真有许多足使这些人爽心遂意的事情发生的，我只能用眼睛看了。

本篇收入《旅店及其他》以前未见发表。

元　　　宵

一　家中

一个为雷士先生写小传的人，曾这样写过：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捉绘这世界一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

因为是元宵，这个人，本来应当在桌旁过四小时的创作生活，便突于今天破坏了。先是想出门到某一个地方去看一个朋友，到临出门时又忽然记起今天是一种佳节，在这家有主妇与小孩子的家庭中，作一不速之客真近于不相宜，就又把帽子掷到房角一书架上，仍然坐到自己工作桌前了。

心里有东西在涌，也说不分明是什么东西。说是"有"，不如说是"无"。他感到的是空虚。心情不能向任何事寄托，如沉溺的人浮在水面，但想抓定一根草或一支苇，便仿佛得了救，他于是在思索所有足以消磨这一天的好办法。凡是办法他全想到了，在未去实行之前，先就知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到后就只有痴坐在那里，眼对窗格数对窗墙上的土蜂窠

出孔的数目了。

那覆在墙上如一堆牛屎的土蜂窠，出入泥孔道是六个，其一尚仿佛如普通许多地方之小北门，虽有此道，却用物堵塞，禁止出入，为取吉兆那样子。他望到蜂窠出神，不知道究竟这泥球内有无生物，假使是有，这些蜂子又正在作些什么事，思想些什么。他愿意知道它们多一点，但做不到。他其实，何常不愿意也多知道自己一点呢？但自己空虚的心情，是已分明了，如何这空虚将离开身边，如何把生活变成如一般人那样，既不缺少兴味，也不缺少快乐，他可永远不清楚了。

仿佛烦恼来了，就工作，不能工作也俨然做着工作的样子，一面想这是往日的办法。有了这办法，生活在本身上虽找不出意义，但另外，间一翻翻文件盒里的成绩，似乎是这样仍然可以单独活下的勇气了。且常想到一切过去的伟大的前辈，是如何在刻苦中度着日子，则又不禁兴奋起来。想到在生活上苦战的英雄，疮痍满身的情形，回视自己则又不禁脸上发烧。在另一时，自己的行为，不就已经给人说过这是英雄这是战士了么？过去的，另一时代的战士之流，是不是也就相差不远，那不可知。然而所谓享乐者徒众，他将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情形下消磨着这每一天呢？明灯华筵周旋于女人之间，回则头痛心烦；或留心自己脸上一点粉刺，便每日照医生所嘱咐做事；或为新衣与缝工吵嘴，不能自休……这里就无处不可以得到人性的真实源泉，鄙视、憎忿、无端的倾心与有意的作伪，随时随处可遇。这些人，自然也就不缺少着那所谓烦恼，然而所烦恼者，当为另外一事上，不比此时的他了。这时的他一事不能作，即空想，也倦于展开。

一个思想粗糙的人，行为将近于荒唐，一个思想细致的人，他可以深入人生，然而一个倦于思想的人，他是只有幻灭的悲恸咬他那心的。

他低头坐下，望了望脚上的皮鞋，鞋为新置，还放光，鞋底边的线尚不曾为泥弄脏。因为鞋，想起买这鞋那一天，在那鞋店外边，见到的一个女人苗条身体，看女人仿佛近于暗娼者流，就有意无意跟到那女人走去，随后发现了这女人是舞女，就又回头返家。鞋子使他生的联想不过如斯而已。若是自己欢喜跳舞呢，那等到夜间，穿上这样一双体面皮鞋，到各舞场去找那天鞋店前见到的舞女，陪她舞一夜，大致是可以感到一种沉醉的。但他不是能跳舞的人，他不学，好像是懒去先花费那一番功夫。

过一会，皮鞋与跳舞的梦过去了，他就把皮包从衣袋中掏出，检察所剩的钱有多少。检察结果知道了钞票五元的是拾张，一元的是九张。还有一张一百元的汇丰银券，为昨天一个书铺送来的，还不曾拆兑成零数。他把皮夹捏在手上，想了想，意思像是若把这点点钱用到荒唐事上去，就可以使别人同自己即刻在此种关系下变成密友，也可以使一个好女人堕落，一个乞丐因得此欢喜而死，就摇了一摇头，拍的把皮夹丢到地板上了。

然而他仍然望到这黑色印有凸花的小皮夹，仿佛见到这皮夹自己在动，且仿佛那钞票就像一杯酒，在那里劝驾，请他好好在机会中用它一用，一面还似乎在那里分解，说“这也可以说是诱惑，可完全不是恶意。”他承认这真不是恶意的。一个曾经与金钱失过恋的人，对于钱的归依是明白它的善意的。有了钱，于他是可以增加在人前若干勇气的。没有

钱时他就想到他非常善于用钱的事情，买这样那样，或送谁借谁，都以为只要有钱时这样一做，当可以得到一种愉快，如在神前还愿。不过如今是钱在手上的，他却不能把这个钱照到他所想的去做了。从前想到这样那样是可以得到幸福的，这时仍然不够了。在没有钱时节，他以为，若果有了钱，就可以把无聊这两个字在字典上用墨涂去，如今他明白钱不是能帮助他获到他所要的东西了。一个老年人，身边儿女绕膝，有钱多，在家做善人，用钱打发在门外叫喊的无告者，钱是的确能给这老封翁好处的。一个博徒，在新年中输了钱，正感无法可以扳本，得到一笔小款，他同样也能感到钱的好处的。穷人自然以钱为命，钱与幸福也不能分开，无从分开。他拿这一点钱有什么用处？

买书，则书架上的新书已不能再加上一本，床下未看过的书也满了。缝衣则他不等到穿新衣会客。送人则不知应送给谁，至于凡是穷的就送，他又似乎以为这样善事应当给那些阔人去做，这不是他的事。胡花，也仿佛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把烦恼当成一种病，这病可不是把钱胡花就可以医好的病！

他不愿意吃酒看戏，又不欢喜到赌场去，又不能更荒唐独自跑妓院去玩，这钱要花也难。

今天是十五，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十五，就像照平常花钱方法去做做也不行了。在今天这种日子中，朋友方面有家的，是纵或更比平常还热诚的款待客，做客的也不会得到好处的。朋友若独身，则多数不会在家，总出门到熟人处喝酒打牌去了。

一个身在外国的人，对于佳节的来临，是自然很寂寞的。

一个身在本国的人，也还是感到寂寞，那原故又不是穷，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形了。他是明白自己这寂寞情形，而不敢去思索这问题的，他只烦恼，并不细细追究为什么这样自苦。

在他那生活中就有那烦恼病根存在。“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是永远不甚健康使人担忧，工作是用笔捉着这世界一时代的人类姿态到纸上”，在这四句传略中，就潜伏了这人病的因子，不承认那怎么行。不承认也罢，就说是看不起所目睹过的一切女人，因而搁延下来了，话是不妨这样说的。然而总应当有那样可以倾心的女子，生到这世界上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家中！在某一时这精细的头脑，也应当想到这一件事来吧。应当想到过什么样女子是可爱的女子，什么样女子是可以作妻的女子，无目的的梦也总在较年青的心中做过吧。在这时，虽不是在那里应付一件恋爱，或应付一件债务，然而就正因为不敢去对这债务加以注意或清理，意识的潜沉，就更容易把人性情变成悒郁无聊，觉到生活近于一种苦事了。

应当去做的事，先因为世故的毒所中太深，以为这是一种笑话，人已变成极其萎悴柔弱的人了。思虑致密在事业上可以成功的，在生活上却转成了落伍的人，所以这时的他就只是仍然在桌边，连心情的放荡也不曾有。他没有比喻，没有梦，没有得失，所以所有的就是空虚了。

一个人，生来若应当用行为去拥护思想，他想到的就去做，这人是无大苦的。若思想是应当裁制行为，则有思想的人能帮助人的行为，当向前时就向前，他也不会大苦。知道了思想与行为的如骨附肉，便不想，也不做，只徒然对于一切远离，然而仍然永远是负疚的心情，他是这种人之一个。不幸的地狱便是为这一类人而设的，虽然这事也只是此外的

人才能看出，他自己是永远不会如别人看到他不幸分量之多。

他也如旁人一样，生活的转变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一切习惯是不可耐的，如沉在泥中，出气也渐近于涩塞。他又想到若干转变自己的方法，只除了结婚一件事不想。其实，则没有比这个更切要对于救济这时的他为有效了。但他不对这个事多想，就因为有所谓“俨然笑话”的嘲讽先对自己的心情加以攻击，到后他索兴不想了。

他无聊无赖，把脚跟打着地板，地板被触发出蓬蓬的声音，他于是又想起了买鞋，跟到女人背后走，走到了大东见到那女子与那舞场职员说话，就返身。脚下的鞋子给他的联想是慢慢使他惘然失神了，他以为若果是有这样一个女人愿意同他结婚，他无论如何要爱这女子一世，就是这女子再坏一点欺骗他同别人好，只要这欺骗行为不为他知道，也无关系。他所想到的女人不是在他生活情形下所找不到的女人。就再好一点，完全一点，也不是很为难的事。为难的倒是他并不将这想望与事实连在一起，故无从稍有结果。日常生活中，不乏社会上与他同样身分的女子，在极方便中在一处，到这时他想到的却是凡女子都很平常，人的生存总是为女子以外的，虽然他说不出为女子以外的什么。但在女子面前，他决不会承认自己有理由做成一个颠子模样来为女人难过，这是经过太多回数试验过的事了。另一时，他到路上去，为一些擦身而过的女人，都像被带去了一点身上所有东西，他是并不在人前否认的。总之他的事，是只有自己明白的，有时到自己也不明白，那就是这无所排遣的时候了。到了这种时候才觉得一切的智力骤然失去，心情忽然与年龄不相称起来，他就免不了把固定秩序破坏，变成世俗所说放荡人了。

人究竟为什么而生存？这时是在想，也想不通的。每到这种时候头脑中便仿佛生了若干刺，无从着手拔去，他隐隐约约看到这刺的锋芒，他隐隐约约仍然不断的用手去拔，手也仿佛到流了血。这时真能流血是好的。凡事到流血，比闷到瓮中死去好多了。到见血，那可以喊叫了，可以呻吟了，也可以用力来反抗了。但心被麻木了的人，他睁眼望到自己僵僵的与世界离远，他不能伸出手来打谁一拳，又不能把他所能在人面前做的笑脸给谁去看的。他这时不能做好人也不能做坏人。他只看别人在他身前骑马过去，看到那马蹄下灰尘飞起。他看到有些人眼泪流到虚荣与狡诈上，又看到有些人在他亲人前装模作样，撒娇撒痴。他看到别人的富丽词藻，与壮观的抄袭，使他目眩心惊。他看到口若悬河的辩士，站在高台上说谎，得到无量的鼓掌作酬。他看到日影在墙上移动。

日影在墙上移动，他看到这一点秘密，忽然有所澈悟，决定出门了，按了一次铃。

听差来了，这是一个瘦得可怜的人，用薄薄皮包着骨，手上的青筋如运河，起伏有序。他望到这听差的瘦身材不作声。进门了的听差，见主人无话说，知道是要出门了，就把帽子从书架上取下来，用袖口抹灰。到后又见到地板上的皮夹了，就弯身将那皮夹拾起。

"为什么我告诉你买那个药又不买?"

听差不答，就笑。

他又说："是不是把钱又送到……"

听差仍然笑。

他把皮夹开了，取出一张五元钞票，塞到听差手中："这

次记到买！我担心你是害肺病。"

"前儿大张先生不是为我验过了吗？他说不妨事，肺是比许多人还健的。我倒想，或者要……"听差说要的是什么他不听了。

他把呢帽接过手，皮夹仍然塞到衣袋里去，走出房门了。

二 街上

到了街上，人很多。本来平时就极其热闹的大街，今天是更其热闹了。

三 书铺

他看人。信步走了很久的时间，走到一个书铺了，就走进去看。书铺中全是买书的年青男女，望到这些年青的天真烂熳的脸，他只发愁。走到自己几种书的陈列处去，也堆了十多人在那里选书，大约是新年，这些年青人从家中亲戚方面得了一点压岁钱，又舍不得用，就相信了学校中教师的话来买他的书读了。望到这些人从袋中把钱取出，送给书店伙计时，他就想自己若有多钱，真应当印一万本书送给这类人看。望到这些人得了书还等不到拿回去，就在书店翻看，且有些嫌书价太贵，不能买，停顿在那书架边看白书，又不忍放手，他就想走过去说可以送人一本。

他看了每一个在翻他所有小说集的年青人的脸，心中有一种惭愧，觉得这些人真是好人。然而他又以为这些人很可怜，这样欢喜看这些书，却不知道这些书的作者就站在身边。

若果这些人，知道身边的沉闷萧条的他，就是这一堆集子的作者，将用什么眼光来款待这个人？他想到这件事，就走到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年青人身旁去，看他们是在翻些什么书。书铺中伙计也无一个认识他，所以正在那里解释他一本长篇小说的好处给两个学生听，还把书送给他一本，意思是劝驾。

他望到手上一本自己所作的书，花的封面也是自己所画，且看看这书铺伙计的圆脸圆眼睛，和气得可爱，就点点头，要伙计把书包了。那两个学生见到他买了这书，才似乎下了决心，也选出两本书来给伙计，要伙计算账。他对这两个年青人笑着，想说什么不说，又走到别一处去了。

到了另一处谁知那个圆脸伙计又走来，拿他的一本书劝驾，说这书很好，很有销路，应当买一本拿回去看。他点头又买了一本。圆脸伙计真是会做生意的人，以为来买书的真信了他的宣传，对作者生出敬仰了，就将所有十多种集子各取一册来放在他面前，且一一为指点这一集内容是怎么样，那一集内容是怎么样，看那样子似乎这人全把这些书背得成诵，且与作者非常熟习，对于作者生活性情也非常清楚。

他只对这伙计笑，不说要也不说不要。为了信任起见，这伙计又由他自己的心里找出一些对作者高明的处所加以称赞的话，这生意是非做不行了。他到后就又答应了每种包一本，一总算账。

他问那伙计，“有多少钱一个月。”

伙计笑，仿佛忸怩害羞，问了两次才告说是“只有饭吃，到半年后才能每月有三元薪水。”

“你读过几年书？”

“小学毕了业。”

“也能看小说不能?”

“能。所有的小说看得并不少了。”

“欢喜谁的?”

“欢喜的很多，这个人的也很欢喜，我昨天还才读那……游记。”

“你也有空看小说!”

“是夜间，我同他们那几个人，（他就用手指远处的较大的伙计）全是看小说。我还见到过鲁迅先生！是一个胡子，像官，他不穿洋服!”说着这样话的伙计，自己是很高兴的。大约在平时是不容易有机会同人说这些话，所以这时就更显得活泼了。

他对这年青伙计是也只有笑的。

那伙计，一面写发单，一面还说那几个作家是穿洋服的，那几个又穿长衫，料不到这小小脑子记得那么多事情。看他年纪不过十六岁，就知道中国这时许多人物，到将来真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不过他想起这人在半年后才有三元一月的薪水，未免惘然了。那么对于买书人殷勤，那么对书的销数尽职，就吃老板一点饭，作为这诚实的报酬，中国的情形使他觉得有点难过了。

他看到这伙计用那小手极其熟练的把书包上，又把发单到柜台上去缴钱，心里莫名其妙的酸楚。在填写发单时，这小孩还关照一声，说若是作家来买，还只要七折，作家买自己出版书则对折，那是顶合算的。他并没有说他如今就是买自己的书。他只想到这年青人圆脸发愁。伙计把书同应还余钱送给他时，还另外送了一张上面载有他所新著未曾出版的

书籍预约广告。

他以为是这伙计还希望他买一预约券就说："我是不是还可以先买一预约？"

"慢一点再买也好，这书恐怕不能在下月出版。"说这话时轻轻的，说过后且望了一望左右。这伙计是因为作了将近十块钱生意，特意关顾起主顾来了。

本来这书还未脱稿，这时听到这伙计说慢一点买预约，他就想这书将来若写成，当写着特为给这小朋友的一句话了。他觉得这年青人是比起自己来还更伟大一点的，自己站到这洁白灵魂的面前，要多说一点话也说不来。他想到的是应当使这年青人知道自己的感谢，但他不说话，终于走了。

他纵能帮助这个人，也不知如何帮助，且好像还不配帮助。至于这伙计，却全无他望，这是很明白的。这个人，也不是求心之所安，已成天站到书柜边为他尽过无数日子的力了。他既无骄傲也无愤懑，日子过下来了。这个人若是也有所谓生活的梦，大约想到的，也不外乎是时间已即刻在半年以后，每月二元的月薪，可以处置新白布汗衣一事而已。当与这年青伙计同样年龄的他，身在乡下做一小饭馆的学徒时，那时所做的梦，尚不敢想到一月有三块钱的。再过十年也许这伙计也将因为一种奇怪的机遇，成为另一种人吧，或者聪明一点做了委员，直爽一点就被人捉去杀，想到此的他，觉得人事就是如此，多想亦等于徒劳，就不再在那书铺担搁，把书夹在胁下走了。谁知正在此时那卖书处起了争吵了，另一伙计与两个年青学生越嚷越凶，所有买书的都围拢去了。问原因才明白是因为这人买了书两本，到包好，算完账，却用不曾带多钱的理由退一本书，换一本书，然而伙计则因为

发票写好不能更改，故好意的劝这人拿钱来取书。本来两面全是好意，不知如何却吵嘴了，他走过去看，就见到那两个人正是先前在翻阅他著的《血与水》一本书的人，就问这两个人要换什么书，可以到柜上去同他们交涉，不要同伙计吵。

“我们要他换××，这伙计嫌我们麻烦了他，不肯换。”

“决不是。他们先又说要《血与水》两本！”伙计说给他听。

一个管事的过来了，正要说话，他把管事的拉到人身后去，告给了管事的他是谁，就要这管事的喊伙计将他所有陈列在书架上的集子各检一册包好，等买书那人出门时就给这两个年青人，说是作者送他们的。他把话说完，签了一个名在账房柜台的簿子上，就走去了。他不敢在书铺外边停留，因为恐怕那年青人出来时认得到他。他的心像做了一件善事，一旁走一旁好笑，以为今天做的事是顶痛快的事。他猜想这两个年青人必定还吃惊不小，或者不好意思要这书。他又想这事若为那圆脸圆眼小伙计知道，不知这天真烂熳的人将来对另一主顾又将如何去说今天的事了。

四 街 上

他走到大街上了，把刚才书铺的事放下，心中又有点空虚来了。他见到那样多的人同车子，见到那样多货物，与空中的电线，说不出的寂寞，又慢慢的加浓，觉得在大路上走也不成事了。

他想不如返家好一点。这样想，就回头走。走了两步看到路旁的车，他就不讲价钱坐上去，用手指前面，意思要车

夫向前面拉。

这江北车夫太聪明了，看到车上人情形，以为是命令他向前赶车了，适巧前面走的是一部包车，车上坐的是一个女人，这车夫就回头向他会心一笑，一直向前面车子追去。事情显然是作错了，但他却不言语，以为就是这样办也未尝不可。车追上了前面的黑包车，女人返身望，望到他，似乎认识，不作声仍然把头掉过去，他觉得好笑。然而拉他的车夫见到这女人回头，却乐极了，以为得钱的机会到了，不知疲倦的紧追到前面车子，车略停时还回头对他作出一种丑相。走了一会女人又回头望了，似乎知道后面的车是特意追她跟下来的了，回头时就略示风情，他仍然只有笑。

为什么忽然作起这样呆事，并且为什么这女人就正是上海的坏女人，他有点奇怪了。他想这样走着还不要紧，一到了什么地方，可就有点麻烦到了。难道结果就像平常当笑话说的把这女人成为一件开心的东西吗？难道事是这样方便吗？就说真是这样顺利下去，到了以后，怎么样？

到了一处，前面的车停了，女人进了花店。他的车夫也把车停住，回头问："……"

他答："……"

两个人并不说话，他用嘴表示仍然向前走，车夫懂到这意思，然而一走过这花店前，车夫倒胡涂起来了。再向前，则走到什么地方去了？车夫这时不得不开口了，就说：

"去啥地方？"

"××××。"

"是××××？"

"是吧。"

车夫仿佛生了点气，就回头走，因为所取的道路应向南，如今却是正往北走。车夫回头走时便慢了，心中很不高兴。他倒奇怪这车夫生气的理由了。他想这总不外乎是因为不再进花店去使车夫也扫了兴，就要把车停止在路旁。他下了车，从皮夹里取出四毛小洋送到车夫手心，车夫无话可说，把两只双毫互相碰了一回，验明无误，拖车走到马路对过接美国水兵去了。他就站在街上，望这车夫连汗也不及揩拭的样子出神。待到那车夫拖了水兵跑去以后，他一回头，又望到那花店门前黑包车了。他忽然想就进去买一束花也不什么要紧，走进去看一看也不算坏事。

五　花店

他到了这花店里面了，见到玫瑰花中的一个人的白脸。这人见有人进来也正望他。女人就是这在车上回头的女人，见到进来的是他，先笑了。他想回头走。

女人喊道：

“雷士先生，不认识我了吗?”

他痴了，声音也并不熟习，然而喊叫他的名字时，却似乎这女人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了。他匆遽的就仍然回身来点头，把帽从头上摘下。他望女人一会，仍然想不起这人是谁。女人见到他发痴就笑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看你车子在后面，以为你是……”

“车子在后面？——”

“是！我以为——”

“你以为我——”

女人就极其天真的笑，且走拢来。雷士茫然了。他想起如何无心的被车夫把他拖着追下来，又如何无心的下了车，又如何无心的进到这花店；且一时又总想不起这女人是谁，然从女人对他的客气情形上看来则又必定是这女子丈夫或哥哥之类如何与他熟习，为了女人在刚才行为中的误会，把雷士难过起来了。他觉得这误会将成一种笑话了，以为女子的心中，还以为是他故意这样作着那近于浪子的事，回去将不免对家中人说及引为笑乐了。想分释一句话，又不知如何说出口。

女人以为他是在追想他们过去的渊源，就说：

“先生是太容易忘记了，大版丸的船上……”

“喔……”

“是！秋君就是我！才是一年多点的事，难道我就变老了许多?”

“你是秋君！老了吗？我这眼睛真……你是更美了。”

“先生说笑话。……我在此知道先生是住到这里的。看报先生的名字总可以到书铺广告上找寻得到，不过因为近来也忙，又明白先生的地方是……”

“怎么这样说，我正想要几个客！我是无聊得很，一个人住到这里。你的名字我也仿佛常在报纸上见到！近来你是更进步了，你几乎使我疑心为……”

女人笑了，因为她也料不到一年前的自己与一年后的自己在雷士眼中变到这样时髦了。

因为面前站定的是唱戏的秋君，他原先一刻的惶恐已消失，重新得到一种光明了。他就问她现在住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还同到母亲在一起。

"母亲也在这里，还有……母亲她也念到你！雷士先生，你近来瘦了许多了，我先在车上是不敢喊你的，怕错。到后见你走路的样子，才觉得不会误会了。为什么近来这样瘦，有病吗?"

听到女人说到他瘦，他就用手抚自己的颊，做成消沉神气摇头，且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女人又问："雷士先生，近来生活还好不好呢?……想必很好了。你最近出版那××××，还是昨天我才到××书局买到，送给我母亲，她老人家就欢喜看这种东西，说是很好的!"

雷士先生只勉强的笑，站到那花堆边并不做声。

"今天过节啊！天气真好。"女人意思是说到天气则雷士当有话可谈了。

雷士先生点头，又勉强的笑，说："天气真好。"

女人说："雷士先生，回头预备到什么地方去?"

"到马路上去。"

"是买东西吗?"

"没有地方去所以到马路上看别人买东西。"

"怎么说得这样可怜?"

"……"雷士先生要答，不答，眼望到这女人的眼眉，神气惨沮。

女人似乎了解了，想了一想，就说："雷士先生，愿不愿意过我住处去玩玩?"

"……"他摇头。

"既然没事就到我家去过节。我家中又并无多人，只我妈同我。吃了饭，我要去戏院，若是先生高兴，就陪我妈到光

明戏院看看我唱的戏。"

他仍然不作声。意思是答应了，却不说。

这时女人对花注意了，手指到一束茶花，问雷士先生还好看不好看，他连说很好很好，其实这话是为预备答复那到她家过节而说的，这话答复得不自然，女人看出他的无主神气也笑了。但女人因为雷士说这花很好，本来不想要的也要花店中人包上了。后来又看了一束玫瑰，也包上了。女人把花看好就问雷士，"看不看过这地方的戏。"

雷士先生又摇头笑。

"也可以看看。这里戏院不像北京的，空气并不十分坏，秩序也还好。先生是写小说的人，也应当去看看！我们做戏的人有时是比到大学念书的人还讲规矩的，先生若知道多一点，可以写一本好东西！"

"我有时都想去学戏！我知道那是有趣味的。跑龙头套也行，将来真会去学的。"

"这是说笑话！先生去学戏他们书铺也不答应的，中国人全不答应的。"

"不要他们答应！我能够唱配角或打旗子喝道，同你们一起生活，或者总比如今的生活有生气一点。"

"还是不要上台吧，上了台才知道没意思。我希望先生答应到我家去过节，晚上就去光明看我做戏，若是先生高兴，我能陪先生到后台去看那些女人化装，这里有许多是我朋友，有读过高级中学的功课的女子！"

"好，就是这样吧。"

女人见他答应了，显出很欢喜的样子说："今天真碰巧，好极了。母亲见到先生不知怎么样高兴！"

雷士见到这女人活泼天真的情形，想起去年在大阪丸上同这母女住一个官舱，因船还未开驶即失了火，当时勇敢救出这母女的事，不禁惘然如失。过去的事本来过去也就渐忘了，谁知一年以后无意中又在这大都市中遇到这个人。先时则这女子尚为一平常戏子，若非在船中相识，则在每日戏报的一小角上才能找出这女人的名字，然如今却在××地方成红人，几于无人不晓了。人事的升沉，正如天上的白云，全不是有意可以左右，即如今日的雷士，也就不是十年以前的雷士所想到，更不是一般人所想到。至于在他这时生活下，还感生活空虚渺无边际，则更不是其他人所知了。

他见到女人高兴，也不能不高兴了。女人说请他陪她还到几个铺子里买一点东西，他想起也应当买一点礼物送给这女人的母亲，就说自己也要买一点东西，不妨事。女人把花放到包车上，要车夫先拖空车回去，就同雷士步行，沿马路走去，雷士小心的与这女人总保持到相当的距离，女人似乎极聪明，即刻发觉了这事，且明白雷士先生是怕为熟人见到以为同一女伶走路为不方便，就也小心先走一点了。

六　街上

"雷士先生，"女人说，因为说话就同他并了排。"你无事就常到这里大路上走走吗？"

"这是顶熟习的地方了，差不多每一家铺子应有若干步才能走过我也记在心上的。"

"是在这里做小说吗？"

"那里。做小说若是要到马路上看，找人物，那恐怕太难

了。”

“那为什么不看看电影?”

“也间或看看，无聊时，就在这类事情上花钱的。”

“朋友?”

“来往的也很少，近半年来是全与他们疏远了，自己像是老人，不适于同年青人在一起了。”

“雷士先生又讲笑话了。我妈就常说，雷士先生在文章上也只是讲笑话，说年纪过了，不成了，不知道雷士先生的，还以为当真是一个中年人，又极其无味，又不好看，……”女人说到这里觉得好笑，不说了。

雷士先生稍离远了女人一点，仍然走路。心上的东西不是重量的压迫，只是难受，他不知道他应当怎么说好，他要笑也笑不出。

他们就这样沉默的走了一些时间，到后走进一个百货公司去，女人买了十多块钱的杂物，他也买了二十元的东西，不让女人许可，就把钱一起付了铺中人。女人望到雷士先生很少说话，像极其忧郁的神情，又看不出是因为不愿意同她在一处的理由，故极其解事的对雷士先生表示亲近，总设法在言语态度上使他快活，谁知这样结果雷士先生却更难过。

本来平时无论在什么地方全不至于沉默的他，这时真只有沉默了。人生的奇妙在这个人心中占据了全部，他觉得这事还只到起头。还不过三点钟时间，虽然同样是空虚，同样心若无边际，但三点钟以前与此时，却完全是两种世界了。

这女子若是一个荡妇，则雷士先生或者因为另一种兴趣，能与她说一整天的话。这女子若是一个平常身分的女人，则他也可以同她应酬一些，且另外可以在比肩并行中有一种意

义。

他把这戏子日常生活一想，想到那些坏处，就不敢走了。他以为或者在路上就有不少男女路人认得到她是一个戏子。又想也总有人认识他，以为他是同女戏子在一起，将来即可产生一种造作的故事。故事的恼人，又并不是当真因为他同了这女戏子好，却是实际既不如此，笑话却因此流传出去，渐成一种荒谬的故事了。

女人见到雷士先生情形，知道他在他作品上所写过的呆处又不自然的露出了，心中好笑。为了救治这毛病，她除了即刻陪雷士先生到她家去见母亲，是无别的方法可做的，就说到龙飞车行去，叫汽车回去，问雷士先生愿不愿意。

“坐街车不行吗？”

“随先生的便。不过坐汽车快一点。”

“……”他不说什么，把手上提的东西从左移过右，其中有那一包书在。

女人说：“我来拿一点东西好不好？”

“不妨事，并不重。”

“雷士先生，你那一包是些什么。”

“书。”

“你那么爱买书看。”

“并不为看买来的，无意中……”

“无意中——是不是说无意中到书铺，又无意中碰到我了？”

…………

七　车中

他们在汽车上了，用着二十五哩的速度，那汽车夫一面按喇叭一面把着驾驶盘，车正在大马路上跑。

雷士先生用买来的物件作长城，间隔着，与那女戏子并排坐到那皮垫上，无话可说。女人见到在两人之间的大小纸包，阻碍了方便，把它移到车座的极右边，就把身镶到他身边来了。然而雷士先生仍然不说话，心中则想到得是，“这女子，显然是同到别一个人作这样事也很习惯了。”望到这很秀美的脸颊，于是他起了一种极野蛮的欲望，以为自己做点蠢事，抱到这女人接一个吻，当然在女子看来也是一种平常事。女人这时正把双臂扬起，用手掠理头上的短发，他望到这白净细致的手臂，望一会，又忽然以为自己拘谨为可笑得很，找女人说话来了。

他就问：“除了唱戏还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做。看点书，陪母亲说点笑话，看看电影，……我还学会了绣花，是请人教的，最近才绣得有一幅套枕！”

“你还学绣花吗？”

“为什么不能学？”

“我以为你应酬总不少。”

“应酬是有的，但明九是不许我同人应酬的。往日还间或到别的地方去吃酒，自从有一次被小报上说过笑话后，明九就说不能再同人来往了。明九他总以为这是不好的，宁可包银少点也无害，随便堂会是不行的。母亲说明九是书呆子，

但我知道明九脾气，所以我顺了他。”

忽然在女人话中有了五个明九的名字，他愕然了。他说：“明九是谁？”

女人笑了，不做声。

“是你的——”

“我们是十月间结婚的。”

本来先又并无心想与这女子恋爱的雷士先生，这时听到这话，却忽然如跌到深渊里去了。仿佛骤然的下沉，半天才冒出水面，他略显粗糙的问道：

“是十月结婚的？”

“是的，因为不告给谁，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报上也无人说。明九他是顶不欢喜张扬的，这人脾气怪极了，但是这是个好人。”

“自然是好人！他也唱戏吗？”

“那里，他是北大毕业的。原本我们是亲戚。我说到你时，他也非常敬仰先生！他近来是过安徽去了，不回来的。我到三月底光明方面满了约，或者也不唱戏了，将同母亲过安徽去。”

雷士望到这女人的脸，女人因为在年长的人面前，说到自己新婚的丈夫，想到再过两三月即可到丈夫身边去，欢喜的颜色在脸上浮出，人出落得更其艳丽了。

车走了一阵，到新世界转了弯，稍停，停时车略震，两人的身便挨了一下。

雷士先生把身再离远了女人一点，极力装成愉悦的容色带着笑说道：

“秋君小姐，那你近来是顶幸福了。”

"先生说是幸福，许多人也说这是幸福！母亲和人说明九也很幸福，其实母亲比我同明九都幸福，先生是不是？"

"自然是的。"他歇了一歇又慢慢的说，"自然是幸福的。"他又笑，"应当有幸福！"

"先生，你说的话使我想起你××上那篇文章的一段来了，你写那个中年人见了女人说不出话的神气，真活像你自己！"

"你那样记心好！"

"那里是记心好，但我在你说话中总想得起你说的那个人模样神气，怪可怜的，你又不是那样潦倒的人，母亲也笑过！"

"我不是那种人吗？对了。"他打了哈哈，"你太聪明了，太天真了，年青人，你真是有福气的。到家时为我替老人家请安，这里东西全送给老人家，说我改日来奉看，如今有事，我要走了。"他见到前面路灯还红，汽车还不能通过，就开了左边车门，下去了。

女人想拉着他已赶不及，雷士代为把门关上了。女人亟命车夫下车为把车门拉开，走下车去追赶雷士先生。匆匆间雷士先生已走进大世界的大门，买了票，随到一群人涌进里面去，待到女人下车时，路旁已无雷士先生影子了。

八　大世界

他胡胡涂涂进了大世界，胡胡涂涂随到一群人走到一个杂耍场去，又胡胡涂涂坐下，喝着卖茶人送来的茶，心中酸楚万分。喝了一口茶，听到那台上奏戏小丑喊了一句"先生

今天是过节，”他想起他下车的不应该，且忘了记下这女伶住址，又有点生悔心了。待到那卖茶的拿果盘来时，他从皮夹中选出一张一元中南钞票，塞到茶博士手中，踉踉跄跄的又走出杂耍场，走出大世界，到那先前一刻下车的地方了。他意思猜想或者女人就还在等候他，谁知找他不见的女人，已早无踪无影了。

九 街上

他记到刚才那停车处，这时前面的灯又成红色，另一辆汽车也正停到彼处，他望到这另一车是两个年青男女，坐紧挤在一个地方，他几乎想跳上车去打这年青男子一顿。然而前面灯一转绿色，这车又即刻开去，向前跑了，他只有在那路旁搓手。

今天的一切事，使这个人头脑发昏。究竟是不是真经过了这种种，他有点疑惑起来了。他于下车时，无意中把从××书店买来的自己几本书也留到车上了。他不能想象这时坐在车上的女人是怎样感想，因为再想这女人，他将不能在这大路上忍住他的眼泪了。

他究竟是做错了事还是把事情做得很对？

他恨那路灯，在车过身时却忽然成为红色。

他想仍然应当在此地等候，到天夜，从夜到天明，总有一时女人仍然当由此地过身，见到他在此不动，或者就会下车来叫他仍然上车去。

他想仍然到龙飞车行去，等候那女人的汽车回时，就仍然要那车夫再送一趟，则必定就可以在她正与她母亲说到他

时，人就在门外按铃。

……还是回家去好，因为时间已将近六点，路灯有些已放光了。

他今天，若不出门，则平平稳稳的把这几点钟消磨到一种平凡的寂寞中，这一天也终于过去了。“也许这时回家，到了家，又当有什么事发生，”他正像不甘平凡，以为天也不许他平安过这一天，还留得有另一事在家中等候，就这样打量，跳上一部街车，仍然如先前一次叫车一样，呶嘴使车夫向前，当真回家了。

十　家中

他这时又坐到窗前，时间是已入夜有七点了。

家中是并没有一件希奇的事等候他的。他在家中也不会等候出希奇的事情来。他要出门又不敢出门了，他想这一天的事。

这时泥蜂窠是见不到了。

这时那圆脸的卖书的小伙计，大致也放了工，睡到小白木床上双脚搁到床架上，横倒把头向灯，在那里读新小说了。

这时那得了许多书籍的两个中学生，或者正在用小刀裁新得的书，或用纸包裹新书，且互相同家中人说笑了。

这时得了无数礼物的女人，是怎么样呢？这事情他无法猜想，也无勇气想下去了。

他坐在那里，玩味白天的一切事情。他想把自己与这女人的一晤的情形写成一首诗，写一两张觉得是失败就把纸团成球丢到壁炉里去了。他又想把这事写一小说，也只能起一

个头，还是无从满意，就又将这一张纸随意画了一个女人的脸，即刻把它扯成粉碎。他预备用笔来写一封信给××书店，说愿意每月给五块钱给那圆脸伙计供买书与零用，到后又觉得这信不必写，就又不写了。他又预备写一封信给那两个青年，说希望他同他们可以做朋友，也不能下笔。他又想为那女戏子写一封信，请求她对于白天的行为不要见怪，并告给她很愿意来看她的母女。

他当真就写那最后所说的一信，极力的把话语说得委婉成章，写了一行又读一次，读了又写一句。他在这信上扯着极完满的谎，又并不把心的真实的烦闷隐瞒。他在信上混合了诚实与虚伪两种成分，在未入女人目以前先自己读及就坠泪不止。

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伤心的理由，就是他自己在另一时也恐怕料不到这时的心情。他一面似乎极其伤心，一面还在那里把信陆续写下，钟打了八点，街上有人打锣鼓过去的，锣鼓声音使他居然一惊，想起写信以外的事了。他把业经写了将近一点钟的三张信稿，又拿在手上即刻扯成长条了，因为街头的锣鼓喧阗，他忆及今夜光明戏院此时的锣鼓喧阗了。

想到去，就应当走，不拘是如何，也应当到那里看去了。

十一　花 楼

他勇敢的到了光明戏院，买了特别花楼的座，到了里面原来时间还早楼下池子与楼上各厢还只零零落落，不及一半的人，戏场的时钟还只有八点二十分。他决计今夜当看到最后，且当为最后出戏场的一个看戏人，用着战士的赴敌心情，

坐到那有皮垫的精致座椅上了。

一个卖茶的走过来，拿着白毛绒手巾，热得很，他却摇头。

“要什么茶?”

“随便”。

“吃点什么”

“随便。”

“要不要××特刊? 这里面有秋君的像，新编的。”这茶房原来还拿得有元宵××特刊，送把到他手上时，很聪明的不问及钱，留下一册就泡茶去了，他就随意的翻那有相片的地方看。

不到一会那茶房把盖碗同果盘全拿来了，放到雷士身边小茶几上，茶房垂手侍立不动。这茶房，一望即可知道是北派了，雷士问他是不是天津人，茶房就笑说是的。

雷士翻到秋君的一张照相，就说：“这姑娘戏好不好?”

茶房笑说：“台柱儿一根，并不比孟小冬蹩脚!”

“今天什么时才出台?”

“十一点半。要李老板唱完《斩子》，杨老板唱完《清官册》，才轮到她。”

“有人送花篮没有?”

“多极啦。这人不要这个，听别人说是嫁了人，预备不唱戏了。”

“嫁的人是内行不是?”

“是学生，年青，标致，做着知事。我听一个人说的，不明白真假。我恐怕是做县长的小太太多可惜。”

“她有一个母亲也常来听戏吗?”

“‘听戏，’这里是‘看戏！’他们全是说看的！”这茶房到此也忘形了，全把侉子气露出了，就大笑。

“我问你是这老太也常来？”

“今天或者要来吧。老太太多福气，养了小闺女儿比儿子强多，这人是有福气的人！”

“她同人来往没有？我听说好像相交的极多。”

“谁说！这是好人，比女学生还规矩，坏事是不做的，那里极多！”

“用一点钱也不行吗？”

“您先生说谁？”

“这个！”雷士说时就用手指定那秋君便装相的身上。

“那不行。钱是只有要钱的女人才欢喜的。这女人有一千一百块的包银，够了。”

“我听人说是像……”

“……”茶房望了一望这不相信的男子，以为是对这女人有了意，会又像其他的人一样，终会失望，就在心中匿笑不止。

这时在特别包厢中，另一茶房把两个女人引到厢中了，包厢地位在正中前面，与雷士先生坐处成斜角，故坐下以前回头略望的那一个年青女人，一眼就望到雷士了。她不曾告给她的妈，就打了招呼，点点头，用手招雷士先生，欢喜得很。她忙到她母亲耳边轻轻的告给这老人，说雷士先生就坐到后侧面花楼散座上。老女人这时也回头了，雷士不得不走过包厢了。走过包厢时那天津茶房才明白雷士问话的用意，避开了。

十二　特别包厢

他过去了，望到老太说不出一句话，他知道女人必已经把日间的事一一告给这母亲了，想起自己行动在这一个女戏子母女面前，这著作家真是窘极丑极了。

那母亲先客客气气的说谢谢雷士先生送了那样多礼物，真不好意思。且说秋君不懂事，却不邀先生到家里来过节，又不问好地址，所以即刻要她到××书局去问，才知道先生住处。待打发车夫到住处邀先生来戏院时，又说不在家了。雷士又听到说这母女还到书局去问，还到自己住处去接，更不知道如何说话了。到此时他当然是只好坐到这里了，坐下以后又同这母亲谈谈若干旧事，这老人总不忘记帮助过她母女的雷士先生，且极诚恳的说到如何希望他身体会比去年好一点，如何盼望到见他，又如何欢喜读他的小说。女人则一言不发，只天真的伏在那母亲椅背，笑着望到她妈，又望到雷士先生的脸。

雷士先生像在地狱中望到天堂的光明，觉得一切幸福忧患皆属于世界所有人类，人与人，在爱憎与其他上面，原都是那么贴紧黏固成整个，但自己则仍然只是独自一人，渺不相涉。虽然在许多地方，许多人，是正如何对他怀念，对他关心，然而在孤独中生长的人，正如在冰雪中生长的虫一样，春风一来反而受不住了。他听到那做母亲的说到对他关心的话，就深深的难过。他听到那做母亲的把秋君的新婚相告，如告给一个远地初来的舅父以甥女适人的情形，他真要哭了。她还要告他秋君的丈夫是什么样人物，这次在安徽是做些什

么事，幸好戏台上在打仗，披了头发赵子龙出了马门，一阵混战开始了，话才暂时稍息。

老太太去注意打仗的胜败去了，把话暂停，雷士得了救，极其可怜的望到伏在椅背上一对黑眼珠放光的秋君。秋君也望他，望到他时想起日间的事，秋君笑，轻轻的问，为什么日间要走，有什么不爽快事情。

"不是不爽快，我有事。"

"你的事我知道。在……上也有那样一句：'我有事，'这是一个男子通常扯谎的话，不是么?"

"亏你记得这样多。"

"你是这样写过！你的神气处处都像你小说上的人物，你不认账么!"

"我认了又有什么办法？你是不是你所记得到的我写过的女子呢?"

秋君诧异了，痴想了一会，眼睛低下不敢再望雷士了。在这清洁的灵魂上，印下一个情欲自觉的黑色戳记了，她明白在身边两尺远近的男子对她的影响了，过了许久才用着那充满热情与畏惧的眼光再来望雷士先生。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雷士先生说，说时舌也发抖。

女人不做声，却喊她的母亲。母亲虽回了头，心却在赵云打仗的枪法上。

"妈，"女人喊她的妈，不说别的，就撒娇模样把头伏到她母亲肩上去，乱揉。

"乖，怎么样?"

"我不愿意看这个了。"

"还不到你的时间!"

“不看了。”

“你病了吗?”

“不。”

“到那里去?”

“玩去,”她察看了腕上的手表一会“还有两点钟我们坐汽车到金花楼去吃一点东西去。”

“你又饿了吗?”

“不。我们到那里去坐坐,我心里闷得很,想哭了。”

“好,我们去,我们去。雷士先生不知道高不高兴去呢。雷士先生若是不想看这戏,我们就去玩玩吧,回头再来看阿秋的×××。”

雷士先生不做声回答那母亲去是不去,只望这女人,心中又另外是一种空洞,也可以说仿佛是填了一些泥沙,这泥沙就是从女人眼中掘来的。

女人极其不耐烦的先站起身来像命令又像自己决定的说“去。”雷士也不由得不站起身了。这时女人极力避开雷士,不再望雷士,且把眉微蹙,如极恨雷士先生,不愿意与他在一个地方再坐。雷士先生则只觉到自己是无论如何将掉到这新掘的井里了,也不想�office,也不想喊,然而心中怔忡,却仍然愿意自己关了房门独在一间房里,单来玩味这件事,或仍然在大街上无目的的行走,倒反而轻松许多。

十三　车　中

在上汽车时,雷士先生与那做母亲的坐在两旁,秋君坐当中,头倚在母亲肩上,心绪极其不宁,时常转动,不说一

句话，像害了病。雷士先生也无话可说，只掉头从车窗方面望外边路上的灯。他除了这样办，再也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法了。他有点害怕这事的进展了，他不避退是不行的。虽然退，前面一个深坑他仍然看到，那里面说不定是一窖幸福，然而这幸福是隐在黑暗中的，应当要用手去摸，所摸到的或者是毒蛇，是蜴蜥，也不可知。

他到这个时候又仍然不能忘记那个作知事的年青汉子，他且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他记到这母亲方才在包厢中提到那新夫婿时的态度，也记到女人在日里提到她丈夫的态度，想到这些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了。在一切利害计算上神经过敏比感觉迟钝是更坏一点的，所以他又宁愿意仍然作为不了解女人的心情，那样来与那母亲谈话了。

然而做母亲的见到女儿心中烦躁，却不来与雷士先生谈话，只把女儿搂在怀里，吮女儿的脸。雷士先生就在那一旁懊悔自己白天做错了事，把一种机会由自己放去，为极蠢极无用的一行为。

十四　金花楼

到了金花咖啡馆门前，雷士先生下了车。其次是女人，下车以前先伸出手来，给他，他只得把手捏着，扶女人下来，又第二次把那做母亲的也扶下来，在这极其平常的小小节奏中，雷士先生的心正如一缕轻烟，吹入太空，无法自主。他仿佛所要的东西，在这些把握中就得到了。又仿佛女人是完全天真烂熳，早把在戏场时的事忘掉，因为女人一入这大咖啡馆，听到屋角的小提琴唱片，在奏谷弗乐曲子，又活泼如

日里在那花店买花时情形，假装的病全失去了。

找到一个座位后，雷士先生为了掩饰自己的劣点起见，把忧郁转成了高兴，夷然坦然的去同那母亲谈话，又大方的望着女人笑，女人也回笑，意思是像这样一来大家也可以无须乎具有戒心，就纵或在身体方面免不了有些必然的事，在心上倒可以不必受苦，方便自由多了。她要雷士先生始终对此种心情同意，故向雷士先生说："这里不比戏场，同母亲说话，是不怕为锣鼓所妨碍的。"

"是的，我忘记问老人家了，过年也打点牌玩吗？"

"没有人。白天阿秋不唱戏，我就同她两个人捉皇帝，过五关，这几天也玩厌了，看书。"

"我听说老人家还能看书，目力真好。"

"谢谢雷士先生今天送的一包书，还有那些礼物。我阿秋说这是雷士先生送我的，我见到这样多的东西时，骂阿秋不懂事。阿秋倒说得好，她说书应当归她所有，东西则算母亲的，好笑。雷士先生，我们真不好说感谢你对于我们的好处的话了，天保佑你得一个——"

"母亲，"女人忽然抢着了话说，"什么时候我们过杭州去？"

"你说十八到廿都无戏就十八去。"

"十八！"女人故意说及十八，让雷士先生听到，且伶俐的盼雷士先生，意思是请他注意。

雷士先生说："喔，十八老人家过杭州吗？"

"阿秋说是去玩两天，乘天气好，就便把嗓子弄好点。她想坐船了，想吃素菜了，所以天气好就去。雷士先生近来是……"

女人又抢着说："母亲，我们住新新，住大浙？"

"就住新新，随你看。"

女人又说："雷士先生，近来忙不忙？"

"……什么忙？"

"事情多吧。"

"无聊比事情还多。"

"无聊为什么不也乘到天气好到杭州去玩几天？"

雷士先生不好如何说话。

女人又向她母亲说，"妈，若是雷士先生无事情，能同我们一起处，就好极了。"

"恐怕雷士先生不欢喜同我们女人玩。"

雷士先生就说："没有什么，不过我……"

"十八去，好极了。雷士先生你不要同我妈说不去，天气好，难得哩。"

"当真去吗？"

"为什么不去，我说到杭州，是顶欢喜的。划船，爬山，看大红鱼，吃素菜，对日头出神。听钟，真好。妈，明九他若来，——"说到这里时，这女人望到雷士先生又把头垂下，住口了。

那母亲说："阿秋，你今天又忘记写信了！我告到你是应当寄信给明九告他那件事！你今天因为见到雷士先生，就只知道同我说这样那样，也不知道疲倦。"

女人低了头，不做声，情形又像因想起了什么事头痛，心里不耐烦起来了。

雷士先生虽然无意中又受了一打击，然于女人举动是看得很分明的。看到女人不做声，骤又烦恼了，就觉得这事情真渐进于复杂，为不容易解决的一件事了。

女人愿意雷士先生同到杭州西湖去玩几天，这动机在女人心中潜伏了什么欲望，雷士是明白肯定再不容惑疑了。不

过在她的天真纯朴的心上，也许以为这样作不过是一种游戏，就尽雷士先生在一种方便中作一个情人，可以在这游戏中使雷士先生成一个能够快乐的男子，却并不是怎样危险的游戏。

雷士先生则先看到这危险，故忧愁故到脸上，不快活的意思完全与这时女人因一种情欲骚动在心中而显出的烦恼为两样。他是不是要利用这机会做一点事业，他还无法决定的。他把这事答应了，就应当去，应当到那里尽他所能尽的一个男子本分，这种天与其便的事上得到分内的幸福，他再因循则可以说是一种罪过。不过事情还有三天，在三天中他若能沉醉到酒里，则或者容易过去，也不会别有枝节变故。若这三天尽这中年人来想，可不知道凭空要想出多少忌讳了。雷士先生知道自己的坏处是比别人知道他的长处还多的，他就不能有这种信心相信到三天以后真过杭州！他这时愿意，敢，到时也说不定又害怕，愿意仍然过安宁单调的生活于上海不动了。并且他又想，时间是还有三天，单是今天一出门，所遇到的已就变幻离奇到意料之外了，则三天尽事实可能，还不知如何延展这局面。也许到时他纵不缺少勇气，勇气却又无用处，事情变了。

同时，他见到这女人丰艳的身体，轻盈的姿式，初熟鲜果似的情欲知识，又觉连三日后也不可耐，只想天赐其便这时就能把这女人拥到怀中，尽量一饱。

他在意识中潜伏一种吃肉饮血的饥饿，又在意识中潜伏一种守分知足的病态德性。他尽这两种成分在自己心上互相冲突，意志薄弱的他就也不左袒也不右袒。惟其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要在言语上始终保持到他略无痕迹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了。

他又有妒嫉情绪，因为这妒嫉情绪，他就觉得血在心上涌，以为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女人拿到手上一天或一分钟，要像他人那样看清楚了这女人一切才放下。到炉火中烧时他是完全不为自己设想也不为女人幸福设想，只想等待那机会一到，就将成为恋爱的人，使女人屈服，到后且不妨尽这作男子者知道有过这样一会事的。这也不过是“想”而已。若果想到的事全有危险的可能，则他稍过一时，又想到自杀作一悲剧完场，给这社会添一故事，那当然是更危险了。

他想的其实可以说是全无用处的。这时应当做的只是他来同这老太太说一点闲话，同时来用一些精巧的言语，随意把女人颠倒着，感动着，苦恼着，则雷士先生便不愧为男子，因为凡是男子应做的他已照做了。

他有理由说各样俏皮的话，也有理由说谎话，极不合理的就是缄默。他一面当用耳朵去作成小心听老人言语的神气，一面用眼睛极残忍的攻进他面前的女人的心中，极不应当低头去望自己的皮鞋。望到自己皮鞋的他，返忆到那从鞋店出来见到的舞女。他去想那舞女，却不能同眼前的女伶说话，真是无用的男子，另一时他自己也将无法否认的。

局面在沉闷中是雷士先生应当负责的。不过因为咖啡已来，大家就把注意力转到咖啡上去，所以雷士先生与女人皆得了救。说咖啡好坏是不至于抖舌的，他就不含胡的夸奖这咖啡，说是比大华还好。

“雷士先生到大华跳舞吗?”母亲说。

“没有，我是只到那里吃过两顿晚餐的。”

“为什么不跳舞?”女人说。

“不会。”雷士先生说到不会，意思就是问那母亲女儿会

不会。

“据说容易学，我阿秋是会得不多的，要学就问阿秋，她是正极欢喜作人先生。”

“我想学唱戏。”

“雷士先生又说笑话。”

“不是笑话，我真愿意到台上去胡闹一阵。我看他们打筋斗的像很高兴，生活也不坏。”

母女全笑了，母亲说：“戏院可请不起你这名人。”

“正因为不要名誉，我或者就可以安分生活下来了。”

“你这样做社会不答应，要做也做不来！”女人这样说。意思是并不出本题以外。

“社会是只准人做昨天做过的事，不准人做今天所想做的事。”

“除了是雷士先生想到戏台上打筋斗，别的事是也可以作的。”这话是那母亲说的，好像是间接就劝说了雷士不要太懦。

“秋君小姐以为这话怎么样？”

“……”女人笑，咬了一下嘴唇，把话说到另外事情上去，她问她母亲，“那我将来真到美国去学演电影，妈以为好吗？”

“有什么不好。愿意做的就去做，就好了。”

雷士先生说：“真是，我以后也就照到老人家所说的生活下去，必定幸福。”

“是！幸福就是这样得到！但是为什么又……”女人不说完，又笑了。

“为什么？——”他要说的话只用眼睛去说，他望到女人。

女人不听这话，自己轻轻的唱歌，因为这咖啡馆这时所上的一张唱片，就正是她不久要唱的戏，她在避开雷士先生的

攻击，然而在另一意义上她是仍然上前了。

……

十五　车 中

雷士先生用手捏着秋君的手，默默的到了光明剧场。

十六　特别包厢

陪那母亲坐到那里看秋君做戏，他下场时记不清楚同那老太太说了些什么话。

十七　车 上

仍然捏了秋君的手默默的送这两母女到家，自己才坐那汽车回住处。

十八　？

…………

本篇发表于1929年6月10日、25日《东方杂志》第26卷第11～12号。署名沈从文。

采薇

新编集。集名为编者所拟。

编入 1928 ~ 1931 年间发表的小说 5 篇。即：《采蕨》、《一只船》、《逃的前一天》、《一个女人》及《一个体面的军人》。

采　　蕨

阿黑成天上山，上山采蕨作酸菜。

一人独背一个背笼，头上一块花帕子，匆匆忙忙走到后山去。这几天蕨正发育得好，所以阿黑的上后山成了例子。说匆匆忙忙，那这又是很久以来的习惯了。单说头上花帕子，是村中五明，远远的，只要见到花帕子，就知这是阿黑。知阿黑所在，牛也不必顾，赶过来，到了阿黑身边，人是就快活了。

为什么必须这样，五明是不在自己心上问，故也不在心上找出回答的。

来到了阿黑身边，先是不说话，就帮忙采蕨。把蕨采得一大把，将要放到阿黑背笼时，两人之中其一才说话。

若是女人先开口，则不外“五明我不要你的，你的全是老了要不得。”阿黑说了照例还要笑。这样一来五明是会生气的，就放在口里嚼，表示蕨并不老。直到见到五明仿佛生气，当然要改口，就说“谢谢你，放到笼里去。”五明于是也笑了，再来采蕨更有劲。

但假若是五明开口说话呢，五明这孩子怪，他不知为什么人不上城话却学了不少城里人的话。他总说，“阿黑你是美人。”阿黑若说“美不美你管不上，”这话自然还有点抵制五明说反话的意识，五明就又用城里人腔调，加劲的说，“阿黑你是观音菩萨。”说这些话的五明，满肚子鬼，阿黑早看出了。她只笑，在笑中与其他行为中，她总有方法保持她的尊严，五明虽是鬼，也无法。

他要撒野，她是知道的。一到将近乎撒野的举动放出时，阿黑就说她“要告”。说要告，是告五明的爹，因此一来这小鬼就“茅苞”了。茅苞是不知措手之谓，到他不知措手时，阿黑自然会笑，用笑把小鬼的心又放下。

阿黑比五明有本事，于此可以看出的。到底是年长的人，一个年长的人，要作胡涂事，自然也必定经过一些考虑！然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考虑是考虑过了，于五明是无问题。同五明玩比之于看干龙船，全不是可以当成大事的。这小子，身上是那么小，别的部分未必就到了可吓怕的情形，同这人试试一种新事，是只见其益不见其害的。坏得倒是五明，人小胆小，说是“要告”就缩手不前。女子习惯是口同手在心上投降以后也本能的还是不缴械的，须要得是男子的强。若五明懂得这学理，稍稍强项，说是“要告”也非霸蛮不可，用了虽回头转家挨打所不辞的牺牲精神，一味强到阿黑，阿黑是除了用手蒙脸，就是用手来反搂五明两件事可作。这只能怪五明了，糟蹋了这好春天。

然而且看吧，桃花李花开得如此好，鸟之类叫得如此浓，太阳如此暖和，地下的青草如此软，受了这些影响的五明，人虽小，胆虽小，或者是终有造反的日子在后面！

说是总有造反的一日，可不然，今天就来了。

他们在老虎岩后面，两个人，低头采蕨。这地方，真是好地方。说好地方应当是有好多蕨的地方了，然而并不是。这里不向阳，地为大的岩遮拦，地虽肥，蕨却并不多。因为五明的鬼，因为五明的鬼一半也为阿黑默认，一旁采蕨一旁走，所以终于走到这幽僻的地方来了。

这地方岩下是一块小坪，除了可以当褥子短短软草，无别的。

五明头抬起，朝这小坪望，一种欲望就有点恍惚摇动自己的心。

“阿黑姐，你看那里。”

“我看了，眼睛不瞎。”

“看了就……”

阿黑只抬头装成生气的望了五明一眼，五明就说不下去了。

五明打主意，蕨是仍然采。眼睛望的是阿黑，手却随意向草中抓，抓的不问是草是蕨，也捏在另一只手里。

“哎呀，……”随随便便伸手采蕨的结果，有了好教训，手为去年的枯过的茅草割破了皮，血染手上了。

阿黑本来听惯了五明的“哎呀”字样，并不理，是用背对五明，低头采蕨的。她以为五明故意喊，故意使人吃惊，因为这孩子有过例子。

五明把另一只手采来的蕨全丢了，握了自己的指冲下坪里去。他坐到喊。

阿黑从自己的下□望五明，望到五明的红手了，“怎么，五明？流血了！”

"是呀！手断了，了不得了，救人！"

这又是显然的夸张了，手不是一根蕨苗那么容易断折的东西！然而见到血，阿黑不能不跑下坪里来望同伴了。这血明明白白是为茅草割破手而流，五明流血是为帮同阿黑采蕨责任在阿黑，也很显然了。阿黑一跑就跑到五明身边。蹲下去，拿五明的手一看，知道伤处在中指，割了一条缝，血从缝中出，就忙把口去吮。且撕布条子缠五明的手指，撕布条，这布条是从腰带上撕下的。

五明这时那里有什么痛，不过装痴喊而已，见到阿黑撕腰带，他想起的是阿黑姐的另一根带子的解除。

"哎呀。真痛呀！"口上虽如此喊，眼却望阿黑的大腿。

阿黑一面是说不要紧，一面是笑。做鬼的人总不能全做鬼，这说痛，其实是假的。聪明的阿黑，尽他喊，倒不劝别的话，也不引疚。

然而血还是在流，阿黑记起举手的事来了，要五明举手，举手像投降，五明这时投了阿黑的降了，因为近，挨到阿黑的身，有说不出的舒服。

血既止，也不好意思哭了，就笑。见到这小子笑，阿黑说：

"人真莽！"

"不莽你就不愿意下坪里来坐。"

"那是故意了。"说时就仿佛要起身。

他拖定了她。

"不，我承认我莽！我是莽子，是蠢东西。"

"你才真不蠢！"这样说，不但不走，且并排坐在五明身边了。见了血，她心已软了。她把手拿了五明的手，验看血

还流不流。

五明这人真是坏，他只望阿黑的脸。望她的眼，从眼望进去，直入女人的心。

“你认不真我吗，蠢东西？”

“你是观音娘娘。”

“又来这一套。”

“你是活菩萨。”

“放屁。”

“你真是，见了你我就要——”

阿黑笑，不作答，咬了一下嘴唇。

“见了你我就要——”

“见了你我就要——”

“就要什么咧？说瞎话我就要告伯伯。”

五明也到不作声时候了，他笑了摇头。想了想，像推敲一句诗，过了一会才出口，说：

“我见了菩萨就想下跪，见了你也是。”

“嗤……鬼！”说了且用一个指头刮脸，表示说这话为什么不害臊。

“你总说人家是鬼，是小鬼，又是短命，其实人家的心是好的。”

“是烂桃子的心，是可以吹哨子有眼的心。”

“你们女子都是好的！我见到过巴古大姐同肖金做的事。我也要……”

“你嘴要放干净点。”

“他们做得我们也做得，”五明说了，心同到另外一件东西在跳。

阿黑呸了这小子一口，虽然呸，却望到这小子的下身。这小子身上起了风，裤子扯起篷来了。

“不怕丑！”

“我为什么怕丑？你看天气这样好，草是这样软，你要（这时已抱了阿黑）同我试一试。”亏他知道从天气上想出这精彩的诱惑言语。

“莫巴我！”她用手解除这像带子的五明的手。“你真越来越野了。”

“为什么我不能野？这又没有别的人。”

“没有人就非撒野不可吗？”

“我要做肖金同巴古大姐做的事。”

“他们是狗。”

“我也愿意做狗。”

“你愿意做狗就去吃屎。”

“要吃你的……屎。”

阿黑把手扬起，预备打。那涎脸样子，脸该打。那油嘴，嘴也该打。

“你打，我愿意你打死我。”

却不打，在心上想，到底怎么办。是走脱，还是让这小子压到身上来出一阵汗好，还无决然断然心思。若把反抗为左倾，不消说她是有点右倾了。

一些新的不曾经过的事情，使阿黑有点慌张。委实说，坐在自己身旁边，若是一个身高六尺腰大十围的汉子，像新场街头那屠户，手大脚长脸上长横肉，要来同在自己身上作一些不熟习的行为，的确非逃走不可。但眼前的五明，只是

一个小孩子，纵那种新事，第一回是很可怕的。要受苦，要痛，也仿佛因对面的人得了一种轻而易与的感觉了。

她望到五明的篷下隐藏的那枝桅，心子是跳了。

她又望这小子的眼，小子的眼如点得纸煤子燃。本来是想脱身，只要用点力，且同时在颜色上拿出一点正经，自然会把五明兴头打下。可以脱身却不设法，也仿佛是经五明说到天气好，说可以试，她不反对这试了。

但口上，要一个女人未曾经男子压定以前就说投降的话，可办不到！她见到五明不松手，说的话，却是“小鬼讨厌。”

假若再讨厌，是也只这样说说吧。假若是，说者自说而作者自作，则这事不算不热闹。

在阿黑的思索下，所谓小鬼者，也有了些觉悟。他觉得今天是天气好，地方好，机会好，人好，所以不及往日萎靡。并且说要告，小小的撒野并不曾经告发过一次，则女人说的话的吓人力量已不如前，显然是更大的撒野也不甚要紧了！就更理直气壮。

天气是的确太好了。这天气，以及花香鸟鸣，都证明是天也许可人在这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五明的心因天气更活泼了一点。

他箍了她的腰，手板贴在阿黑的奶上，手轻轻的动。这种放肆使阿黑感到痒，使五明感到腻；腻的感觉到五明身上，周流一道，像洗了一个澡，五明的裤的篷更兜风了。

“瞧，这是什么！”

要她瞧，是要她明白这问题在桅子的处置，要湾船，要泊到幽僻的港里去，但五明不是诗书的人，想做一首诗的斯

斯文文说来，说不出。

阿黑更故意把脸扭过去，不作声，装生气。其实见是见到了，心更跳。

“菩萨，好人，大王，你不要这样！”

虽求，也仍然不理，还说是“还家去非报告不可。”

这是既无胆量又无学问的人吃亏处了。若五明知书识字，买过性行为指南，（这书是中国大学生同中学生都知道为必要的书，全不吝惜钱要买一本的。）他看了这书就一定知道这时最好的处置方法，是手再撒点野，到各处生疏地方去旅行，当可以发现一些奇迹。

阿黑说非报告不可，怯是有点怯，但他却以为挨打是以后的事，就不很怕。五明故意作可怜样子，又似乎顽皮样子，说：

“你让我爹打我，你就快活欢喜吗？”

阿黑笑，说：“我为什么不欢喜。”

“我不信。”

“哈哈，不信吧，我才愿意你挨打，罚你跪，不送你饭吃，因为你不讲规矩！”

“当真吗？”

“我赌咒，赌十八个咒，我要一五一十告你爹。”

五明不再作声。他心想：“要告，那挨打一顿，是免不了了。不吃饭也许是。罚跪也许是。……不过好歹挨打挨饿，索性再撒点野，把她先打一下，回头再让爹来处罚，也合算。”

“你一定要告爹吗？”五明恶意问。

"你坏得很，一个小孩子不讲规矩那还了得！"

他于是存心再坏一点，强把头偏过去吮阿黑的脸。这行动是非常便捷，使防御者无从防御。阿黑出其不意，被他在脸颊上打了一个，只用手在被吻处乱抓。且嘤的一声，身子乱动，像不受抚摩的劣马。他还想再来寻方便喂阿黑一点口水，还想咬她的舌子，阿黑可不尽五明这胡闹了，一面求脱身。一面说：

"你这鬼，我赌一百八十个咒，也愿意见你挨你爹的老拳头擂捶！"

"我不怕，我要同你睡愿意挨打。"

"不要脸，一个小孩子也这样说野话！"

"你说我小，我要你知道。"

这小痞子松了一只手就用牙齿帮忙，解自己的裤带的结。收了篷，把梳子露出来了。

"你看它也不小！"

说是看，要浊东西谁耐烦看。

"你看吧，这是什么！"

她把眼闭紧，只不理。她要说，"我没有眼睛看这肮脏东西，"但办不到。她知道这时的五明，要她看的是什么一样东西，且纵口上说"不愿"，说"不耐烦"，以及说别的什么话，总之不行的。若不闭眼睛，则五明会把东西陈列到眼边来。五明不是往日的五明了。软泥巴插棍，得寸进寸。

虽把眼闭紧，虽绝对不看，说就善罢干休，恐怕不如此容易。这不是粉粑粑人，说不看，则粉粑粑人也不咬人，不生气，可是这东西是要找着那发使的对头的，她也明白。阿

黑的意思，正像知道贼在眼前，假作不看见，贼就不偷东西了。但要偷，也请便，这意思似乎更分明了。

五明拖阿黑的手，到使阿黑闭眼理由而可以别名“财喜”的东西方面去。他要她捍它摩它，虽是照办了，她眼仍闭着。

“你怕！你眼睛看也不会生挑针！”

过了不久，阿黑哧的笑了，睁开眼回过头来，另一只手就拧了五明的脸。

“小鬼，你真是孽！”

“你……”这小鬼，得了胜，占了上风，他慌张得像赶夜鱼，深怕溜脱手。

阿黑从五明的两耳，望到眉，鼻，口；口是喘息着，有点不同平常。又望到压了他两人头的蓝分分的天。

“五明，大白天，你这饿鬼！”

“你还告不告我爹？”

“我赌一千八百个咒说非告不可。”

“告他老人家说我打了你，我……了你。”

五明这小子，说是蠢，才真不蠢！不知从什么地方学来这些铺排，作的事，竟有条有理，仿佛是养过孩子的汉子，这样那样，湾里坳上，于是乎请了客，自己坐主席，还不谦逊的执行了阿黑的夫的职务。

这时阿黑真不须乎用眼睛看，也能估计得出碗中的菜的分量了，阿黑闭了眼，嘤了一声，就不再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像生了一场大病。

像一只猫一样，爬上老虎岩的虎头上蹲着的五明，唱了许多山歌，全是希奇古怪使别的女人听来红脸的山歌。这小

子的天才在歌上同其他事上都得了发展机会，真得意极了。阿黑呢，她的心，这时去得很远很远，她听得远远的从坳上油坊中送来的轧槌声与歌声，记起了油坊中的一切情形来。

（阿黑小史第五）

本篇发表于1928年10月9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第39号，署名沈从文。篇末“（阿黑小史第五）”为发表时原有。《阿黑小史》结集出版时，作者未将其收入。

现据《中央日报·红与黑》编入。

一　只　船

五个水手把一只装满了一船军需用品同七个全身肮脏兵士的单桅船拖向××市的方面去。

今年的××雨水特别少，×水上游河中水只剩下半江，小滩似乎格外多，拉船人他们下水的次数也格外多了。

拖了一天，走了约四十里，大致在日头落山以前无论如何不能赶到留在××市的部队与之合伴了，船中人都像生了气。这些人虽没有机会把在水中直立与高岸爬伏的水手痛殴，口中因习惯养成的野话是早已全骂出口了。骂也没有用处，这些在水面生活的汉子，很早时候即被比革命军野蛮五倍的×将军的兵训练过了。蹂躏中过了多年的日子，没有轻松的需要，即或骂，他们还是那么憨笑，把黑的上身裸露，在骄日下喘气唱歌，口渴时就喝河中的水，当到妇女们也不知顾忌的扯脱了裤子露出黑色的一条哗哗的洒着尿。平时连求菩萨保佑自己健康平安的心情也没有的他们，船泊到了有庙地方时，船主上岸进香磕头，他们只知道大庙的廊下石条子上有凉风，好睡觉。他们统统是这样蠢如牛马的活着，如世界

上任何地方皆有的人一个样子，船没有拖到地，这罪过也不是他们的。他们任何时皆不知吝惜自己的气力同汗水过，全因为河水太小，转弯太多，布帆虽在船上也无使用处，尤其是今天开船时已是八点。八点钟开船，到这时，走过将近十点钟的路了。十点钟的跋涉，这样大热天气，真不是容易对付的天气！

坐到船上的是兵，也同样是在刻苦的生活中打滚的人类，然而单是闷在舱中，一天来也喘气流汗不止。

看看天夜下来了。水面无风，太阳余热还在。

在船梢，有毛的两手擒了舵的把，大声辱骂着岸上背纤水手的船主，看看天空，觉得鱼鹭鸶已成阵飞入荒洲，远处水面起了薄薄的白雾，应当是吃饭时候了，就重新大声吆喝着，预备用声音鼓励几个水手竭力一口气拉上这个小滩，在滩头长潭中匀出空来煮饭。

船在一小滩上努力向前，已转成黑暗了的水活活的流，为船头所劈分成两股，在船左右，便见到白的水花四翻。滩水并不甚凶，然而一面是时间已到了薄暮，水虽极浅然而宽阔的河身，在此正作一折，两岸是仿佛距离极远的荒山，入夜的滩声，便增加不少哮吼吓人的气势了。

有时又来一阵热风，风自逆面来，落在篷面如撒沙子。

船头左右摆着，如大象，慢慢的在水面上爬行。一面纤在船桅一面系到五人背上的竹缆，有时忽然笔直如绷紧的弦，有时又骤然松弛，如已失去了所有全身精力的长蛇。

天色渐暗，从船上望前面岸上，拉船人的身影已渐渐模糊成一片了。滩水声，与忍着了气迸竭了吃奶的力拉船人的吆喝声，也混成一片。这声音，没有回应，非常短，半里外

就不再听到了。

船没有上完这滩天色已不客气的夜下来。

军士们中有人问话了。

“老板，你这船拉纤人是怎么回事。”

“……”

老板不做声，一心在舵的位置上。他这时只有舵。

另一人，说话比先前副爷嗓子大，他这时正从舱中钻出，想看看情形，头触了竹缆，便用手攀着那缆绳，预备出舱。

老板觉得这是不行的事了，大声叱那汉子，如父亲教训儿子。

“留心你手！”

说着时，船一侧，竹缆轧轧作声，全船的骨格也同时发出一种声音。那汉子攀到竹缆上面的一只手，觉得微麻，忙丢手，手掌的皮已被咬去一片了。仍然出到船舱外了，蹲着省得碍事，口中只轻轻骂朝天娘，因为这不是船主罪过，更不是爬在岸头荒滩上，口中咦耶咦耶作声的拉船人罪过。

船如大象在水面慢慢的爬上了滩，应当收缆，有水洒在舱板上，船主尽职，向虽然蹲着还是不行的军士大声说，

“进里面去，这不是你站的地方！”

船再一进，收缆了，把绊处一松，吆喝一声，岸上和着一声凄惨的长啸，一面用腰胯抵了船舵，一面把水淋淋的竹缆收回。船这时仍然在水面走。缆绳缩短到船上人已能同岸上人说话，又是一声吆喝，船就像一枝箭在水面滑过了。这时候，船前拦头的人已同时把缆绳升高，无所事事，从船沿攀到船后来了。这汉子向船主问到饭。

“吃了走，行么？”这样说着的拦头人，正从腰间取烟袋，

刮自来火吸烟。

“问副爷。”

“副爷怎么样？老板问你们肚子，要吃了，我们在这长长潭中煮饭，这潭有六里，吃了再上滩，让伙计肚中也实在，才有劲赶路。”

那被缆绳擦破了掌心的军士，正不高兴，听到吃饭，就大声如骂人的说：

“还不到么？我告诉你们，误了事，小心你们屁股。”

说那样话语的他，是并不想到为日头晒成极黑的水手臀部，非用毛竹板子各打五十不行的。船主说：

“我怕你们副爷也饿了，你们是午时吃的饭。”

这话倒很对。先是大家急于赶路，只觉得在岸上拉船人走的太慢，使人生气。经过一说，众人中有一大半都觉得肚中空虚成为无聊的理由了，有主张煮饭吃了再拉的提议。在任何地方任何种人，提议吃饭大约是不会有大多数反对的事。

于是不久，拦头人着了忙。淘米。烧火。从罐子里抓出其臭扑鼻的酸菜。米下锅不久，顶罐中的水间米沸起溢出了，顺手把铁罐提起，倾米汁到河中去。……取油瓶，盐罐，倾油到锅中，爆炸着一种极其热闹的声音臭酸菜跌到锅中去了，仍然爆炸着。

舱中人寂寞的唱着革命歌。

船主有空闲把身边红云牌香烟摸出衔到口上，从炒菜的拦头人手接过火种吸烟了。

天气还是闷热，船经岸上黑的影子拉着，缓缓的在无风的河面静静的滑走。

天上无月，无星，长潭中看不分明的什么地方有大鱼泼

刺的声音，使听到这声音的人有一种空空洞洞的惊喜。

吃饭了，收了缆，岸上把小麻绳解下，还是各负着那纤带从水中湿漉漉的走上船了。

饭分成两桌。热气蒸腾的饭，臭不可闻的干酸菜，整个的绿色的辣子，成为黑色了的盐鸭蛋。各人皆慷慨激昂的张着大的口，把菜饭往口里送。在一盏桐油灯下映出六个尖脸毛长的拉船人的脸孔。在一盏美孚行的马灯前，是老板同在船押解军需的七个副爷们。副爷们这一面有酒喝，吃得较慢。那一桌已有四个吃完了饭蹲到岸上拉屎去了，这一边像赔罪，那船主正把杯口用手拂着，献给那掌心咬去一块皮的副爷。

"老总，喝一杯。"

那副爷不说不喝，说手痛。

"老总，拿我看，我有药。这事情是免不了的。我有一次破了头，抓一把烟塞到那伤口，过五天，好了。烟就是好药。你不信么，要你信。我告诉你小心，这东西会咬人，能够咬断手指。你这时可明白了。"

船主这样说着，把上河人善于交际而又忙爽的性情全露出了。"这东西，"指得自然是竹缆，他就正坐在一堆竹缆上面。因为这样，那副爷就问他这东西要多少钱。他胡乱说着。他又问那一桌只吃剩了一人还不曾吃完的水手。

"朋友，你要菜不要，这一边来！"

那拉船人当真过来了，显着十分拘束把一双竹筷子插到一碗辣子中去，挟了一些辣子。船主劝驾。

"我告诉你，这个也来一点。这是副爷从××带来的。你就坐到这里吃不好么？你今天是累了。多吃一碗，回头我们还有三个小滩才能到××。你不想喝一点么？……"

虽听着船主这样说话，很矜持的微笑着，仍然退到尾梢船边吃饭的那水手，像是得了特许挟了少许酱菜在碗。酱菜吃到口里甜酸甜酸，非常合式，这水手当真为这一点点菜就又加了半碗米饭。他这时是有思想的，他想到他们做副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常常吃到一些味道很怪的菜，完全不是吃辣子酸菜的人所想象得到。他又觉得一个什长，真是威风，听说什长有十块钱一月的进项，如非亲自听到过一个什长所说，还不敢相信这话。至于他呢，第三位纤手，上水二十天，得到三块钱。下水则摇船吃白饭，抵岸至多只有六百大钱剩头。这次虽所装的是"有纪律的革命军"，仍然有钱，可是这钱也将仍然如往日所得一样输到赌博上去，船还不曾到地，这钱就得输光了。

虽然是同样在世界上做着粗粗看来仿佛很可笑似的人，原来当兵同当拉船人还有这样分别，身分的相隔真正不下于委员同民众。近于绅士阶级的船主，对所谓武装同志，所取的手段，是也正不与一般绅士对付党国要人两样的。但这是与本题无关的话了。这时喝酒的那一方面，说得正极其有声色，副爷之一说到他另一时打仗的话。

"……流了血，不同了。在泥土中滚。我走过去，见到他了，那汉子，他细声细气说：'同志，把刺刀在我心上割一下吧，我不能活了。你帮忙吧，同志'。我怎么能下这毒手？但他又说：'同志，就这样办，不要迟疑了。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他们追来了。你听，喇叭在喊了(上前上前)。同志，帮我的忙，使我死去好了。不然我将受更多苦'。我怎么？你说我怎么呢？刺刀在我的枪上。我不顾这人走上前去了，走了一会，耳朵是仍然还听到这声音。我

只得往回奔。那时各处机关枪密集，小枪子如一群麻雀嘘嘘的从空中飞过去。我找到那汉子了。我说：‘同志，你能够告我你家中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亲人么？’他不做声，用那垂死的兽物样子的眼睛望到我。在我二十步外已经有戴草帽子的敌人举起枪对我瞄准了。我不知如何就做了蠢事，把我的刺刀扎到那汉子胸上去。脚一伸，事情完了。我还望到这人的脸，微笑的闭了眼睛，眼眶留着两点清泪。敌人在面前了。我回身把枪举起，这刀浴了第二个人的心血了。……我总不忘记那情形。我那次的刺刀，虽在败退情形中，仍然扎了六个人的心，可怜最先一个是那同志。我到近来才想起，这必定是女同志，她害怕被俘去以后的生活，受了伤，又不能退，所以要我帮忙。那时女同志参加的特别多。我帮忙了，这事情也不是罪过，不过我耳朵眼睛总还有这件事。……”

副爷们的话是只有船老板一个人听来还有趣味的，至于同志，是谁也不把这些事当珍闻了。船老板所有趣味，在那请求同伴结果了自己的是一个女人。女人原是任何时皆可当为一种新闻来谈论的，所以直到吃过饭以后，拉船人全上了岸，那船主，一面放缆绳把舵开出，一面还说女人也到火线上去拼命是一种奇事。他想到的女人只是有两只大奶肿在胸前，与她睡下去就得喘气流汗这样一种东西。如今竟有一个女人要同伴男子把刺刀从两奶之间扎下去，自然是很兴奋的故事了。

他也有关于女人的故事，不外乎谁一个女人欢喜某一种男子，谁一个女人又能与若干水手“打架”，那些极其简单卑陋，一人有知识的人耳朵便有哭笑皆难的事。照例男子们谈到这类事时谈者听者两皆忘形不容易感到厌倦，于是船主人

与副爷们把什么时候可到××都忘了。

听到岸上吃过饱饭以后拉船人极元气的吆喝声音渐促，副爷们才从一些大腿肥臀讨论上憬然知道了船又在上了滩。

河面起了微风，空气依然沉闷，似乎到了半夜天气将变，会落大雨。

有莎鸟格格的作怪声喊着，俨然是在喊人。

因为莎鸟副爷想到水鬼水仙，把水鬼水仙有无的事提出当闲谈主题，这时船主人没有话答应。

船上若果所载的是读书人，必定在做诗。没有风月星的黑夜，但凭微微的天光，正在浅滩上负了一根长长的竹缆，把身体俯伏到几乎可以喝面前的流水的五人，是一点不风雅的向前奔路，不知道一切风光是诗意的。

这只船将镶到停泊在××埠长码头成一列的许多船前去时，时候已到了半夜，有带红色的月光，从对××市的东山后涌出了。

宽的水面荡漾着金波。

船用桨划着前进。副爷们有的已经睡觉了。没有睡觉皆站在舱面。

远处，略下游一点，一只独泊的船上，忽闻有人厉声喊“口号”，且接着：

“从什么地方来的？”

副爷之一就大声的回答：

“第十一师，四十二团。”

“到这来。”船就向喊口号那一方面划去。这时船中为烧酒所醉的人全醒了。全爬出了舱。有人望到远处有渔火，有人把这渔火当成卖烟卖酒的船，各以其所好，随意的作一种

估计。

船拢了身，互相看出“自己人”的标识了。

“怎么，这时才到！”

“这时才到，是的，该死的船！”

“是不要找到十一师那一帮？在那边，那边，到了那边你看有长桅尾梢挂旗，再过去四只就是了。”

“是左边？”

“是右边，你瞧，……”一面说，一面用手遥遥的指着上面的船的列。

“明白了，明白了，同志，再见。”

“同志，再见。后面不见还有船么？”

“不清楚了，想必不会有了吧。半夜了，同志，不换班么？”

“也快了，同志。你们应当也睡了。今天像是听说二十五团坏了一只船，滩在上张头，三个拉船的不愿丢缆，到乱岩中拖死了。”

“有这样事么？”

“是的。他们有人这样说过。在狮滩一带。”

“我们不曾见到过破船。”

“听说船倒不坏，已经也泊码头了，是××帮一只船。”

“那我们真是总理保佑。”

“是吧，这事情是不乱为的。”

“那么，同志，再见。”

“同志，再见。”

互相行着礼，分开了。船仍然向前划去。

听到说今天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同一河道中发生，船上人起了一种小小的骚动。狮滩就是在吃饭以前所上那一个滩，

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过这件事情。大致船伙死去的乱石间，这一船上五个拉船人就同样的也从那里爬过去。他们决不至于想到几点钟以前滩上所发生的是什么事。并且在船上生活，照例眼前所见也不至于留在心上多久，这事当然也只当一种笑谈说说也就过去了。

船泊到自己师部的大船边了，副爷头目过船去见长官。水手们开始把夹篷拖出，盖满了舱面，展开席子，预备……

听到隔船有人说话声音，就正说到那一只失事的船，死者的姓名，也从那里明白了。隔船的人把这话说及时，是也正像说一种仿佛多年前这河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的。听到这话的这只船上的兵士们，就为那种想来非常愚蠢的水手行为好笑，因为照情形说，当时只要拉船人把背上纤带一卸，尽船顺流而下，是不是在石上撞沉还不可知。至于人，则不妨站在岸上拍手打哈哈。然而却就此死了，真应当说是蠢事了。

劳作了一整天的拉船人，是也听到隔船人所说的事情的。××帮与自己的船不同帮，不是自己的事他们不能因此来注意。他们还不曾学会为别人事而引起自己烦恼的习惯，就仍然聚成一团，蹲在舱板上用三颗骰子赌博，掷老侯，为一块钱以内的数目消磨这长夜。

明天是不必开船，那副爷头目一从大船回来，就告给船主人了。听到这话的船主人，睡到尾梢上，虽身边就是拉船人，在叫嚣中仍然闭了眼张了口做好梦。他梦到忽然船上只剩一个兵士了，这兵士曾用掌打过他的左右颊，他想起这事情，心中燃了火，悄悄的从火舱摸出一把切菜刀，走到正好浓睡的兵士身旁，觑了一会，就一刀切下去。不久且仿佛是船已在黑暗的夜里向下游驶去了，一船的粮秣皆属于自己一个人了。他记

得船下行四十里就不属于××军的防地，欢喜极了。

这样大胆的做梦，也未始不是因为目下的船正装满了军需物品的原因。第二天，仿佛是因为害怕有被船主谋害的副爷头目竟买了酒肉来船上给众人，船主喝酒独多，醉中仍然做梦，做到如何继续的把一船军米变卖的事。

这一只船休息一天以后，随了大帮军船的后面，又由几个夜里赌博白天拉船的尖脸汉子拖向××市的上游去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8月10日《红黑》第8期。署名沈从文。据《红黑》编入。

逃的前一天

他们在草地上约好了，明天下午，六点钟，在高坳聚齐，各人怀着略略反常的惶恐的心转到营中去，等候这一天过去。

他坐到那庙廊下望太阳，太阳还同样的，很悠遐的慢慢的在天空移动。他心凝静在台阶日影上，再不能想其他的事了。

看到一群狗在戏台下打仗，几个兵在太阳下用绳索包了布片，通过来复枪的弹道，拖来拖去，他觉到人与狗同样的无聊。

他想：到后天，这时候，这里就少三个人了。他知道那时候将免不了一些人着忙，书记官要拟稿行文，副官处要发公事，卫舍处要记过，军需处要因他们馀饷有小小纠纷……一切一切全是好笑的事。因逃兵而起的骚扰，他是从其他人潜逃以后的情形看得出的。见过许多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不愿意干，逃走，就逃走，利益还似乎是营上这一边，不久大家也就忘了。军队中生活是有统系的，秩序不紊的，这整齐划一的现象，竟到了逃兵的一事上，奇怪得使他发笑了。

谁也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而笑的。但人见到他在太阳下发

笑也完全不奇怪。

一个兵，笑的理由是也划一了的。他们笑，不外乎多领了津贴发了财，凭好运气在赌博上赢了钱，在排长处喝了一杯酒，无意中拾了一点东西。此外，不同的非猜想不可的，至多是到街上看了热闹，觉得有趣。他们是在一种为国干城的名分下，教养得头脑简单如原始人类，悲喜的事也很少很少了。他们成天很早的起床点名，吃极粗粝的饮食，做近于折磨身体的工作，服从上官，一切照命令行事，凡是人不必做的都去做，凡是人应当明白的都不必明白，慢慢的，各人自然是不会在某一新意义上找出独自发笑的理由了。

他笑着，一面听那几个擦枪的兵谈话，谈话的人也正是各自作着笑脸谈那事情的。

一个手拿机柄包在布片里扭来扭去的小子，赤着脚，脚干上贴有红布大膏药一张，把脸似乎笑扁了，说：

“哥，你不要以为我人矮，我可以赌咒，——可以打赌，试验我的能耐。”

“你以为你是能骑马的人也能……”这是所谓“哥”的一个说的，他还有话继续，“宋二，我就同你打赌，今夜去试。”

“赌二十斤酒一只鸡。”

“我只有一个‘巴’，你吃不吃?”

那擦机柄的被玩弄了，就在那哥的软腰上一拳。分量的沉重，使那正弯身拖动枪筒的兵士踉跄了。另一个脚干上也有一张膏药的脚色，放下工作，扑过来，就把矮小子扑倒了，两人立刻就缠做一团在地面滚。被打了一拳的大汉子。只笑着嚷着，要名字叫癞子的好好的槌宋二一顿。他倒很悠闲的仍然躬身擦枪，仿佛因为有职务在身，不便放弃。

他们打着，还互相无恶意的骂着丑话，横顺身上穿得是灰衣，在地上打滚也不会把衣弄脏，各人的气力用在这一件事上也算是顶有益的事上了，热闹得很。

第四个兵士不搀入战事，就只骂那被擒在地上的一个，用着军人中习用的字言，“杂种”，“苗狗入的”，“牛”，还有比这更平民一点的也全采用了。似乎把这些话加到弱者的头上时，同时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就光辉满脸，有伟人奋斗之余的得意情形。

驻在此地的军队，既不打仗，他们当然就只有这样消磨日子，他也看惯了。虽看惯，仍然还很担心的，就是这种戏谑常常变成更热闹，先是玩笑，终于其一流血，其一不流血的也得伏到石地上挨二十板打屁股的处罚。人虽各是二三十岁的人，至于被惩罚以后，脸上挂着大的眼泪也是常有的事情。对着这样一般天真烂漫的同胞同志，他是笑也还是苦笑的。

打架的还是胜负不分，骂娘者渐感疲倦，队长来了。

他望到队长来了，就站起，那几个人还不注意到，揪打的仍然揪打不休，助威的也仍然用着很好的口气援助，队长看着。他以为这几个兵士准得各在太阳下立正三十分钟了，谁知队长看了一会，见到另一个擒在地下的快要翻身爬起了，就大声喊。

“狗养的，你为什么不用腿压到那一只手?”

队长也这样着急，是他料不到的事。原来队长是新补，完全是同这些弟兄们在一堆滚过来的人，他见到那汉子对队长立定以后便说要队长晚上去棚里吃狗肉，他要笑不能，就走开了。

天气过早。

他走到庙后松树下去，几个同班的汉子正在那里打拳。还有火夫，一共是五个，各坐在大磐石上晒太阳，把衣全脱下，背上肩上充满了腻垢，脱下的衣随意堆到身旁，各人头发剃得精光，圆的多疱的各不相同的头，在日光下如菠萝。这几个火夫的脸上，都为一种平庸的然而乐观的光辉所照，大约日子已快到月底，不久就可以望支本月份的四块八角的薪饷，又可以赌博吃肉了。他们也是正在用着一种合乎身分的粗鄙字言，谈论着足资笑乐的一件故事的，他又站下来听。

原来他们讨论到的就正是头。他们大致因为各人正剃过头发，所以头是一种即景的材料了，只听到一个年极幼小的火夫说道：

“牛巴子，你那头砍下来总有十七斤半。”

所谓牛巴子其人者，是头特大疤子特多的一位，正坐在那石上搔胸上的黑毛，听到这话也无所谓生气，不反驳。无抵抗主义是因为人上了年纪，懂到让小子们嘴上占便宜，而预备在另一时譬如吃饭上面扳本的人的。那小子，于是又说道：

“牛巴子，你到底挑过多少人头，我猜你不会挑得起十个。”

牛巴子，扁扁嘴，不做声，像他那口特是为吃红薯生长的。因为问题无大前提，牛巴子照例是无回答义务的。

另一个，（这时正搂起裤子，脚干上有两张膏药！）就说：

“牛伯，死人头真重，我挑过一次，一头是两个，一头是三个，挑二十里肩就疼了。”

牛巴子打了一个嚏。

那火夫又问，“牛伯你挑过几个？”

牛巴子说：“今天有酒喝。”这话完全像是答复他自己那

一个噤而言。然而，话来了，“这几天，妈妈的，不杀人，喝不成了。”

那小子又搀入了话，“牛巴子，你想喝么？我输你，今夜一个人到箭场去提那个死人头来，只要你敢，我请你喝三百钱酒。”

“小鬼精，你又不是卖，那里来得许多钱。”

“卖，你是老南瓜，才值钱！”

“排长喜欢你这小南瓜了，你小心一点。”

“小心你的老南瓜？你妈个……”小子又向另一个说，“二喜，二喜，你知不知道老南瓜家里人同更夫的事情？饿酒的人吃尿还是有志气，老南瓜是在乡里全靠太太同人在床上打架才有酒喝的，老舅子还好意思说他太太长得标致！”

“杂种你不要强嘴，老子到夜间，就要用红苕塞你的……”

“你看老子整你，”说着，小子走过来，把一件短棉军衣罩在牛巴子的瘪头上，就骑到他的肩上去，只一滚，两人就从磐石上滚到松树根边了。这一对肮脏的熊不顾一切，就在一种形式上争持到作男性的事业，看的那个名叫二喜的与另一个火夫，仍然像前次擦枪那几位旁观呐喊助威。

他觉得这全是日子太长的原故，不然这种人，清早天一亮就起来点名，点完名就出外挑水，挑得水就烧火，以后则淘米，煮饭，洗菜，理碗筷……事情忙到岂有此理，日子短则连自己安闲吃一顿饭也无时间，那里还能在这太阳下胡闹？若要怪长官，那就应当怪司务长分派这种人工作还不太多，总能让这种人找得出空闲，一有闲空，他们自然就做这些事情来了。“南瓜”，“红苕”这些使人摇头的东西，他们能巧妙

的用在一种比譬上，是并不缺一种艺术的元素的。他们成天所吃的就是南瓜红苕，在他们那种教养下，年青人并不见着低能的秉赋。

他看到这些人在那种调弄下，所得的快感并不下于另一种人另一种娱乐，他仍只能不自然的笑着走开。

天气还早。

到什么地方去呢？书记处有熟人，一个年纪四十一岁每天能吃五钱大烟的书记官，曾借给他过《水浒传》看，书是早还过了，因为觉到要悄悄离开此地，恐怕不能再见到这好脾气的人了，就走到那里去。

这个人住在戏台上，平时很少下台，从一个黑暗的有尿气味的缺口处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他见到楼口一个黑影子。

“副兵，到那里去这半天？”

他听出书记官的声音了，再上了一级，“书记官，是我，成标生。”

“标标吗，上来上来，我又买得新书了。”

他就上去。到了楼上。望到书记官的烟盘上一灯尚熥然作绿光，知道还在过瘾。

“怎么，书记官，副兵又走了。”

“年青人！一出去就是一天，还拿得有钱买橘子，大概钱输到别人手中，要到晚上才敢回来了。”

“人太好了是不行的。”

“都是说跟到出门来，好意思开除他么？有时把我烟泼了，真想咬他一口。”

“书记官真能咬副兵倒是有趣味的事。”

“咬也不行，《三侠五义》第五章不是飞毛虎咬过他仆人

·口吗？我这副兵到知道我要咬他时，早先飞走了。”

这好性情的人，是完全为烟所熏，把一颗心柔软到像做母亲的人了。就是同他说到这一类笑话时，也像是正在同小孩子学故事一样情形的。那种遇事和平的精神，使他地位永远限在五年前的职务上。同事的无人不作知事去了，他仍然在书记官的职务上，拟稿，造饷册，善意的训练初到职的录事，同传达长喝一杯酒，在司令官来客打牌的桌上配一角，同许多兵士谈谈天，不积钱也不积德，只是很平安的过着日子。在中国的各式各型人中，这种人是可以代表一型的。

因为懂相法，看过标生是有起色的相，在许多兵士中，这好性情人对他是特别有过好意的。这好意又并不是为有所希望而来，这好性情人就并不因为一种功利观念能这样做人的。

见到他上楼了，就请坐。在往天，副兵若在，应当倒茶，因为虽然是兵，但营上的兵不是属于书记官管辖。在一种很客气的款待上，他的一个普通兵应有的拘束也去掉了，就可以随便谈话、吃东西，讨论小说上各个人物的才干与性情。如今的他，原是来看看这好人，意思是近于告别的，就不即坐。

“天气好，到些什么地方玩过没有？”

“玩过了的。”

“这几天好钓鱼，我那一天从溪边过身，一只大鲫鱼拨刺，有脚板大，訇的吓了我一跳，心想若是有小朋友在，就跳下水去摸它来，可以吃一顿。”

“书记官能泅水吗？”

“咄，我小时能够打氽子过乡里大河公安殿前面！”

“近来行不行？”

“到六月间我们去坝上试试吧。吃了烟，是有十年不敢下水了，不过我威风是还在的，你不要小看我。我问你，你怎么样呢？”

“书记官会看相，你猜吧。”

“我看你不错，凡是生长在黄罗寨的，不会泅水也不至于一到河里就变秤锤。”

“不会水，因为家里怕淹死，不准洗澡的。”

“那为什么不逃学悄悄的去洗澡？我们小时在馆内念书，放午学时先生在每人手心上写一银朱字，回头字不见了就打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洗还是洗！六月间不洗几个澡那还成坏学生吗？我们宁愿意挨打也去洗。这种精神是要的。小孩子的革命精神你说可不可佩服。”

听到书记官说这一类笑话，他不由得不笑了。但他想到的，是过几天这时的书记官，会不会同别人说到今天的自己？他又想这永远是小孩子心的人，若是知道在面前的人，就是将从营伍中逃走的人，将来逃兵名册上就应当由书记官写上一个名字，这时是不是还来说这些为小孩子说的话？

书记官是每天吃烟，喝酽茶，办公事，睡晏觉，几年也从不变更过生活的，当然这时料不到面前的人是正有着一种计划的人了。

“标标，你会上树不会？”

他摇头。

“那扯謊，我不久就看到同一个弟兄在后山里大松上玩。”

“我是用带子才能上树的。”

“那当然，不用带子除非是黄天霸——嗨，我忘记了，我买得许多新书了，你来看。”书记官说着，就放下了那水烟

袋，走到床边去，开他那大篾箱子，取出一些石印书。"这是《红楼梦》这是……以后有书看了，有古学了；标标，你的样子倒像贾宝玉！"

他笑着，从窗罅处望外面，见到天气仍然很早，不好意思就要走。他心上为明天的事情所缚定，对于书，对于书记官，对于书记官所说的话，全不能感生往日的兴味了。他愿意找一种机会，谈一点他以后的事，可是这好性情的人总不让这机会发生。

书记官谈了一阵笑了一阵以后，倒到烟盘旁预备烧烟了，他站到那里还不坐下。

"坐！"

"我要走了。"

"有什么事情？"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不要走。回头等我副兵来，要他买瓜子去，三香斋有好葵花同玫瑰瓜子，比昨几天那个还大颗。"

"……"

"你想些什么，是不是被人欺侮了要报仇？"

"没有的事。"

"我小时候可是成天同人打架，又不中用，打输了，回家就只想学剑仙报仇，杀了这人。如今学剑不成已成仙了，仇人来我就是这样一枪！"

所谓一枪者，原来是把烟泡安置在烟斗火口妥当后，双手横递过去的一种事情。这人是真有点仙气的人了。他见到这书记官无人无我的解脱情形，他只能笑。书记官是大约与他无仇恨的，所以就从不曾把烟枪给他，这时的他倒很愿向

灯旁靠靠，只要书记官说一声请就倒下了。

书记官自己吸了一泡烟，喝了一口茶，唱了一声提起了此马儿来头大，摇摇的举起了身子。

他见到这样子，如同见到那火夫相打相扑一样的难受，以为不走可不行了，就告辞。

"要走了。"

"谈谈不好么?"

"想要到别处去看看。"

"要书看不要，这里很多，随便拿几册去。"

"不想看书，有别的事要做。"

"不看书是好的，像你这样年纪，应当做一点不庄重的事情，应当做点冒险心跳的事情，才合乎情调。告给我，在外面是不是也看上过什么女子没有？若是有了，我是可以帮忙的，我极会做媒，请到我的事总不至于失败。"

"将来看，或者有事情要麻烦书记官的。"

"我很有人麻烦我服务，我的副兵是早看透了我，所以处处使我为难，也奈何他不得。"

"书记官，那再会。"

"明天会。"

"好，明天会。"

他于是从那嵌有"人相"二字匾额的门后下楼了，书记官送到楼口，还说明天再见。

他下了楼，天气仍然很早，离入夜总还有二点钟。

今天的天气真似乎特别了，完全不像往天那么容易过去，他在太阳下再来想想消磨这下半日天气的方法，又走到一个洗衣处去还账。到了洗衣服那人家，正见到书记官的小副兵

从那屋里出来，像肚中灌了三两杯老酒，走路摇摇摆摆，送出大门的是那个洗衣妇人。将要分手，这小副兵望了一望，见无上司，就同妇人亲了一个嘴，妇人关上腰门，副兵赶快的走了。他慢慢的才走过去拍门，妇人出来开门，见到来的是顶长得整齐出众的人物来了，满脸堆笑，问是洗了些什么衣，什么号码。

“不是衣，我来还你点钱，前些日子欠下的。”

“副爷要走了吗?”

“不。因为手边有钱，才想到来还你的!”

“点点儿衣服那算什么事?”

“应当要送的。”

“有什么应当不应当，……”妇人一面说，一面扎裤子，裤子是不是松了还是故意，他是不明白的。但因为往上提的原故，他见出这妇人穿的汗衣是紫的颜色了。

单看到这妇人眉眼的风情，他就明白书记官那不到十九岁年龄的小护兵，为什么迟迟不回营的理由了。他明白这妇人是同样的如何款待了营中许多年青人的。他记起书记官说的笑话，对于这妇人感到一种厌烦，不再说什么话，就把应当给她的四百钱掏出，放到这人家门边一条长凳上，扬长的走了。

奇怪得很的是天气还那样早，望它即刻就夜简直是办不到的事。他应当找一点能够把时间忘去的事情做做，赌博以及别的如像那书记官副兵作的事，都是很不错的，可惜他又完全不熟。记起那提裤子的丑像，他就同时想起一些肮脏的，有不好气味的，稀糟的不受用的东西。

兵士的揪打，火夫的戏谑，书记官的烟枪，洗衣妇人的裤，都各有其主，非为他而预备得如此周全。在往日，这一

切，似乎还与他距离极近，今天则仿佛已漠不相关了。

他数了一数板袋中所有的钱，看够不够到买半斤糖的数目，钱似乎还多，就走到庙前大街去。

大街上，南食店杂货店酒店，铺柜里，都总点缀了一两个上官之类，照例这种地方是不缺少一个较年青的女当家人，陪到大爷们谈话剥瓜子的。部中人员既日无所事事，来到这种地方，随意的调笑，随意的吃红枣龙眼以及点心，且一面还可造福于店主，因为有了这种大爷们的地方，不规矩的兵士就不敢来此寻衅捣乱，军队原就是保国佑民的，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

副官，军法，参谋，交际员，军需，司务长，营副，营长，支队长，大队长，……若是有人要知道驻在此地的一个抚匪司令部的组织，不必去找取职员名册，只要从街南到街北，排家铺子一问，就可以清清楚楚了。他们每天无事可做，少数是在一种热情的赌博中消磨了长日，多数是各不缺少一种悠暇的情趣坐在这铺柜中过日子的。他们薪水不多却不必用什么钱。他们只要高兴，三五个结伴到乡下去，借口视察地形或调查人口，团总之类总是预备得很丰盛的馔肴来款待的。他们同本地小绅士往来，在庆吊上稍稍应酬，就多了许多坐席的机会。他们皆能唱一两则京戏，或者《卖马》或者《教子》或者《空城计》与《滑油山》，其中嗓子宏亮的实不乏其人，在技术上，也有一着衣冠走上台去，就俨然有余叔岩装刘备的神气的。他们吃醉了酒，平素爱闹的，就故意寻衅吵一会儿，或者与一个同僚稍稍动点武，到明天又一台一酒喝，前嫌也就冰释了。

总之他们是快乐的，健康的，不容易为忧愁打倒也不容

易害都会中人杂病的。

他在一个糟坊发现了军法长，在一个干鱼店又发现了交际长同审计员，在一个卖毛铁字号却遇到三个司书生。不明白他们情形的，还会以为是这人家的中表亲，所以坐在铺子里喝茶谈天，不拘内外。

他不能不笑。

他到了他所要到的那个糖铺门前，要进去，里面就有人“喊闹”，又有人“劝”，原来正有许多人坐在堂屋中猜拳吃酒，他试装作无心的样子慢慢走过这铺子前，看到三个上司在内了，就索性走过这一家了。

一切空气竟如此调和，见不出一点不妥当，见不出一点冲突。铺子里各处有军官坐下，街上却走着才从塘里洗澡回来的鸭子，各个扁着嘴呷呷的笑，拖拖沓沓的在路中心散步，一振翅则雨点四飞，队伍走过处石板上留下无数三角形脚迹。全街除了每一处都有机会嗅闻得到大烟香味外，还有间数家一个豆腐铺，泡豆子的臭水流到街上，发着异味，有白色泡沫同小小的声音。

不知从什么地方而来，来到这里递送犯人的，休息在饭馆里，三五个全副武装的朋友蹲到灶边烘草鞋，犯人露出无可奈何的颜色，两手被绳子反缚，绳的一端绑在烧火凳上或廊柱上，饭店主人口上勾着长烟袋，睥睨犯人或同副爷谈天。

求神保佑向神纳贿的家，由在神跟前当差的巫师，头包了大红绸巾，双手持定大雄鸡的身，很野蛮的一口把鸡头咬下，红血四溢，主人一见了血，便赶忙用纸钱蘸血，且拔鸡胸脯毛贴到大门上，于是围着观看的污浊小孩，便互相推挤，预备抢爆仗。

街上卖汤圆的，为一些兵士所包围，生意忙到不知道汤圆的数目，大的桶锅内浮满了白色圆东西，只见他用漏瓢忙舀。

…………

一切都快与他离开了。这一切一切，往日似乎全疏忽过去，今天见到为一种新的趣味所引起，他在一种悒郁中与这些东西告别了。

他又不买糖了，走到溪边去。果然如书记官所说，溪中桃花水新涨，鱼肥了。许多上年纪的老兵蹲在两岸钓鱼，桥头上站了许多人看。老兵的生活似乎比其他人更闲暇了，得鱼不得鱼倒似乎满不在乎，他们像一个猫蹲到岸旁，一心注意到钓杆的尖与水面的白色浮子。天气太暖和了，他们各把大棉袄解放到一旁，破烂的军服一脱，这些老兵纯农民的放逸的与世无关心的精神又见出了。过年了他们吃肉，水涨了他们钓鱼，夜了睡觉，他们并不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住在两个世界。

他就望到这些老兵，一个一个望去，溪的一带差不多每两株杨柳便有一个这样人物。一体的静镇，除了水在流，全没有声音。间或从一个人口里喷出一口烟，便算是在鱼以外分了这种人心的事情了。

鱼上钩了，拨刺着，看的人拍着手，惊呼着，被钩着了唇的鱼也像本来可以说话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不开口了，在一个兵手上默默的挣扎一番，随后便被掷到安置到水边的竹篓里去，自己在篓中埋怨自己去了。

太阳又光明又暖和，他觉到不安。

他看了一阵这些用命运为注，在小铁钩蚯蚓上同鱼赌博的人，又看了看天上的太阳，还想走。

走到什么地方去？

没有可走的，他从水记起水闸，他听到水车的声音，就沿溪去看成天转动的那水磨。

他往日就欢喜这地方。这里有树，有屋，上了年纪的古树同用石头堆起的老磨坊，身上爬满了秋老虎藤，夏天则很凉快，冬天又可以看流水结成的冰柱。如今是二月，山上各处开遍映山红花，磨坊边坎上一株桃，也很热闹的缀上淡红的花朵了。他走到磨坊里面去，预备看那水磨。这东西正转动着，像兵士下操做跑步走，只听到脚步声音。小小的房子各处飞着糠灰，各处摆有箩筐。他第一眼望到的还是那个顶相熟的似乎比这屋子还年老一点的女主人，这个人不拘在什么时候都是一身糠灰，正如同在豆粉里打过滚的汤圆一样，她在追赶着转动的石碾，用大扫帚扑打碾上的米糠，也见到了他。

她并不歇气，只大声的说："成副爷，要小鸡不要，我的鸡孵出了！"于是，她放下扫帚了，走出了磨坊，引他到后面坪里去看鸡窠。

他笑着，跟了这妇人走上坎去。

他见到小鸡了，由这妇人干瘪瘪的手从那一个洋油箱里抓出两只小鸡来，只是吱吱的呼，穿得是崭新淡金色的细茸茸的毛衣袖，淡白的嘴巴，淡白的脚，眼睛儿光光的像水泡。这小东西就站在他手心里，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顽皮。

"带四只回去，过五天就行了，我为你预备得有小笼。"

"……"

"它能吃米头了，可以试。"

"……"

“要花的要白的？这里是一共二十六只，我答应送杨副爷四只，他问我要过。你的我选大的。”

他找不出话可说的。他又不说要又不说不要。他在这里，什么都是他的了，太阳，戏台，书记官，糖，狗肉，钓鱼，以至于鸡，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到明天后天，要这些什么用处？好东西与好习惯他不能带走，他至多只能带走一些人的好情分，他将忍苦担心走七天八天的路，就是好情分带得太多，也将妨碍了他走路的气力。

他只能对这老妇人笑。

一种说不分明的慈爱，一种纯母性的无希望的关心，都使他说不出话。此后过三天五天，到知道了人已逃走，将感到如何寂寞，他是不敢替她设想的。他只静静的望这个妇人的头发，同脸，同身体。

可怜的人，她的心枯了，像一株空了心的老树，到了春天，还勉强要在枝上开一朵花，生一点叶。她是在爱这个年青人，像母亲，祖母，一般的愿意在少年人心中放上一点温柔，一点体恤，与一点……

他望到这妇人就觉到无端忧愁。

他重复与老妇人回到磨坊。他问她可不可以让他折一枝桃花。

“欢喜折就折，过几天是就要谢了。”

“今年这花开得特别好，见了也舍不得折了。”

“不折也要谢，这花树他们副爷是折了不少的，你看，那大一点的椏枝，我这老婆子还要什么花，要折就折，我尽他们欢喜！”

“那我来折一小枝。”

他就攀那树，花折得了，本来不想要桃花的他权且拿着在手，道了谢。

“你什么时候来拿鸡。”

“过一会吧。”

老妇人就屈指数，“今天初六，初七，初八……到十一来好了，慢了恐怕他们争到要，就拿完了。”

“你告给他们说我要了，就不会强取了。”

“好好，那样吧，明天你再来看它们吃米，它们认得出熟人，当真的！”

他走了，妇人还在絮絮的嘱咐，不知为什么原故，他忽然飞跑着了，妇人就在后面大声说小心小心。

天夜了。

正如属于北方特有的严冬白雪的瑰丽，是南国乡镇季春的薄暮。

生活一切的日头落到山后去了。

太阳一没天气就转凉了，各处是吹着喇叭声音。站到小山上去看，就可见到从洞中，从人家烟囱里，从山隈野火堆旁，滋育了种子，仿佛淡牛奶一样的白色东西，流动着，溜泻着，浮在地面，包围了近山的村落，纠缠于林木间。这是雾。自由而顽皮的行止，超越了诗人想象以上的灵动与美丽。

与大地乳色烟霭相对比的，是天边银红浅蓝的颜色，缓缓的在变。有些地方变成深紫了，因此远处的山也在深紫中消失了。

喇叭的声音，似有多处，又似只有一处，扬扬的，忧郁的，不绝的在继续。

他能想到的，是许多人在这时候已经在狗肉锅边围成一圈，很勇敢的下箸了。他想到许多相熟的面孔，为狗肉，烧酒，以及大碗的白米饭所造成的几乎全无差异的面孔。他知道这时火夫已无打架的机会，正在锅边烧火了。他知道书记官这时必定正在为他那副兵学剑仙采花的故事。他知道钓鱼的老兵有些已在用小刀刮他所得大鱼的鳞甲了。他知道水碾子已停止唱歌，老妇人已淘米煮饭了。

他望镇上，镇上大街高墙上的鸱头与烟筒，各处随意的矗起，喇叭的声音就像从这些东西上面爬过，又像那声音的来源就出于这些口中。他又望远处，什么地方正在焚柴敬神，且隐隐听到锣鼓声音。

他有一种荒山的飞鸟与孤岛野兽的寂寞，心上发冷，然而并不想离开此地。

似乎不能自立，似乎不能用"志气"一类不可靠的东西把懦弱除去，似乎需要帮助或一种鼓励才能生活，他觉到了。他用右手去摸坐着的那坚硬的岩石，石头发着微温，还含着日间的余热，他笑着，把左手，也放到那石上。

今天已经完了。

（小兵的故事之一）

十八年四月

本篇发表于1930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7号。署名沈从文。

据《小说月报》编入。

一个女人

在近亲中，三翠的名字是与贤惠美德放在一块的。人人这样不吝惜赞美她，因为她能做事，治家，同时不缺少一个逗人心宽的圆脸。

小的，白皙的，有着年青的绯色的三翠的脸，成为周遭同处的人欢喜原因之一，识相的，就在这脸上加以估计，说将来是有福气的脸。似乎也仿佛很相信相法那样事的测断，三翠对于目下生活完全乐观。她成天做事，做完了——不，是做到应当睡觉的时候了，——她就上到家中特为预备的床上，这床是板子上垫有草席，印花布的棉被，她除了热天，全是一钻进了棉被就睡死了。睡倒了，她就做梦，梦到在溪里捉鱼，到山上拾菌子，到田里检禾线，到菜园里放风筝。那全是小时做女儿时的事的重现。日里她快乐，在梦中她也是快乐的。在梦中，她把推磨的事忘掉了，把其余许多在日里做来觉得很费神的事也忘掉了。有时也有为恶梦惊吓的时候，或者是见一匹牛发了疯，用角触人，或者是涨了水，满天下是水，她知道是梦，就用脚死劲抖，即刻就醒了。醒了

时，她总是听到远处河边的水车声音，这声音是像同谁说话，成天絮絮叨叨的，就是在梦中，她也时常听到它那俨然老婆子唱歌神气的声音。虽然为梦所吓，把人闹醒，但是，看看天，窗边还是黑魆魆的不见东西，她就仍然把眼睛闭上，仍然又梦到溪里捉鱼去了。

她的房后是牛栏，小牛吃奶大牛嚼草的声音，帮助她甜睡。牛栏上有板子，板子上有一个年纪十八岁的人，名字是苗子，她喊他做哥哥，这哥哥是等候这比他小五岁的三翠到十五岁后，就要同她同床的。她也知道这回事了。她不怕，不羞，只在无别个人在他们身边，他说笑话说两年以后什么时，她才红脸的跑了。她有点知道两年以后的事情了。她才是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夜里醒时听到牛栏上的打鼾声音，知道他是睡得很好的。

白天，她做些什么事？凡是一个媳妇应做的事她全做了。间或有时也挨点骂，伤心了，就躲到厨房或者溪边去哭一会儿，稍过一阵又仍然快乐的做事了。她的生活是许多童养媳的生活，凡是从乡下生长的，从内地来的，都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她那天真，那勤快，也是容易想象得到的事。稍不同的是许多童养媳成天在打骂折辱中过日子，她却是间或被做家长的教训罢了。为什么这样幸福？因为上面只有一个爹爹。至于那个睡在牛栏上的人呢，那是"平衡"的人，还不如城市中知道男子权利的人，所以她笑的时候比其余的童养媳就多了。

鸡叫了，天亮了，光明的日头渐渐由山后爬起，把它的光明分给了地面，到烟囱上也镀了金黄的颜色时，她起床了。起了床就到路旁井边去提水，身后跟的是一只小狗。露水湿

着脚，嗅着微带香气的空气，脸为湿湿的风吹着，她到了井边，把水一瓢一瓢的舀到桶中。水满了桶，歪着身，匆促的转到家中，狗先进门。即刻用纸煤把灶肚内松毛引燃了。即刻锅中有热水了。狗到门外叫过路人去了。她在用大竹帚打扫院子了。这时在牛栏上那个人起身了，爹爹起身了，蹲到院落里廊檐下吸烟，或者编草鞋耳子，望到三翠扫地。不到一会，三翠用浅边木盆把洗脸水舀来了，热气腾腾，放到廊下，父子又蹲着擦脸，用那为三翠所手作的牛肚布帕子，拧上一帕，掩覆到脸上。盆边还有皂荚，捶得稀融，也为三翠所作。洗完脸，就问家长：“煮苕还是煮饭?”“随便。”或者在牛栏上睡觉那个人说，“饭;”而爹爹又说“吃红薯，”那她折衷，两者全备，回头吃的却是苕伴饭。吃的东西有时由三翠出主意，就是听到说“随便”以后，则三翠较麻烦，因为自己是爱好的人，且知道他们欢喜的东西。把早饭一吃，大家出门。到山上的上山，到田中的下田，人一出门，牛也出门，狗也出门了，家中剩三翠一人。检拾碗筷，检拾……她也出门了。她出门下溪洗衣，或到后园看笋子，摘菜花，预备吃中饭用。

到了午时把饭预备好，男子回家了。到时不回，就得站到门外高坎上去，锐声的喊爹喊苗哥。她叫那在牛栏上睡的人叫苗哥，是爹爹所教的。喊着，像喊鸡，于是人回来了。三翠欢喜了，忙了。二人吃中饭。小猫咪咪叫着，鸡在桌子脚下闹着，为了打发鸡，常常停了自己吃饭，先来抓饭和糠，用手拌搅着，到院中去。“翠丫头，菜冷了!”喊着。“来了，”答应着。真来了。但苗哥已吃完了，爹也吃完了，她于是收碗，到灶屋吃去。小猫翘起了尾，跟在身后到灶屋，跃到灶

头上，竟吃碗中的饭，就抢到手上忙吃，对小猫做凶样子。“小黑，你抢我饭，我打你！”虽然这样说，到后却当真把饭泡汤给猫吃了，自己卷了袖子在热水锅里洗碗。

夜间，仍然打发人，打发狗，打发猫，……春天同夏天生活不同，但在事务繁杂琐碎方面却完全一样。除了做饭，烧水，她还会绩麻，纺棉纱，纳鞋，缝袜子。天给她工作上的兴趣比工作上的疲劳还多，所以她在生活中看不出她的不幸。

她忙着做事，仍然也忙着同邻近的人玩。舂碓的，推磨的，浆洗衣裳的，不拘什么事人要她帮忙时，她并不想到推辞。

见到这样子活泼，对三翠，许多人是这样说过了。“三翠妹子，天保佑你，菩萨保佑你，有好丈夫，有福气。”听到了，想起好笑。什么保佑不保佑？那睡在牛栏上打鼾的人！有福气：戴金穿绸，进城去坐轿子，坐在家中打点牌，看看戏，无事可作就吃水烟袋烤火，这是乡下人所说的福气了。要这些有什么好处？她想：这是你们的，“你们”指的是那夸奖过了她的年长伯妈婶婶。她自己是年青，年青人并不需要享福。

她的门前是一条溪。水落了，有蚌壳之类在沙中放光，可以拾作宝贝玩。涨了水，则由坝上掷下大的水注，长到一尺的鱼有时也可以得到。这溪很长，一直上到五里以上十里以上的来源。她还有一件事同这溪有关系的，就是赶鸭子下水。每早上，有时还不到烧水那时，她就放鸡放鸭，鸡一出笼各处飞，鸭子则从屋前的高坎上把它赶下溪边。从高下降，日子一多，鸭子已仿佛能飞了，她每早要这鸭子飞！天气热，

见到鸭子下水时，欢欢喜喜的呷呷地叫，她就拾石子打鸭子，一面骂，“扁毛，打死你，你这样欢喜！”其实她在这样情形下，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欢喜快乐了。她在这溪边，并且无时不快乐到如鸭子见水。

时间过去。

三翠十四岁了。

除了身个子长高，一切不变：所做的事，地方所有的习惯，溪中的水。鸡鸭每早上遗留在笼中的卵，须由三翠用手去探取，回头又得到溪边洗手，这也不变。

是冬天。天冷，落了雪，人不出门，爹爹同苗哥在火堆边烤火取暖。在这房子里，可以看出这一家人今年的生活穷通。火的烟向上窜，仿佛挡了这烟的出路的，是无数带暗颜色的成块成方的腊肉。肉用绳穿孔悬在那上面钩上。还有鸡、鸭、野兔、麂子、一切的为过年而预备的肉，也挂在那里，等候排次排件来为三翠处置成下酒的东西。

爹爹同苗哥在烤火，在火边商量一件事。

“苗子，你愿意，就看日子。”

爹爹说着这样话时，三翠正走过房门外。她明白看日子的意义，如明白别的事一样，进到房中，手上拿的是一碗新蒸好的红薯，手就有点抖。她把红薯给爹爹，笑，稍稍露出忸怩的神气。

“爹。有锅巴了。这次顶好。”

爹取了，应当给苗哥，她不给，把碗放到桌上走出去。慢慢的走。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同时想起是今早上听到有接亲的从屋前过去吹唢呐。

“丫头，来，我问你。”

听到爹喊，她回来了，站到火边烘手。

爹似乎想了一会，又不说话，就笑了。苗哥也笑。她也笑。她又听着远处吹唢呐的声音了，且打铜锣，还放炮，炮仗声音虽听不到，但她想，必定有炮仗的。还有花轿，有拿缠红纸椅把的伴当，有穿马褂的媒人，新嫁娘则藏在轿里哭娘，她都能想得出。

见到两个人鬼鬼的笑，她就走到灶屋烧火处去了，用铁铗搅灶肚内的火，心里有刚才的事情存在。

她想得出，这时他们必定还是在说那种事情的话，商量日子，商量请客，商量……

以后，爹爹来到灶房了，要她到隔邻院子王干爹家去借历书，她不做声，就走到王家去。王家先生是教书的秀才，先生娘是瘫子，终日坐到房中大木椅中，椅子像桶，这先生娘就在桶中过日子，得先生服侍，倒养得肥胖异常。三翠来了，先到先生娘身边去。

“干妈，过午了?”

“翠翠，谢你昨天的粑粑。”

“还要不要？那边屋里多咧，多会放坏。”

“你爹不出门?”

“通通不出门。”

“翠翠，你胖了，高了，像大姑娘了。”

“……”她笑，想起别的事。

“年货全了没有?”

“爹爹进城买全了，有大红曲鱼，干妈，可以到我那里过年去。”

“这里也有大鱼，村里学生送的。”

"你苗哥?"

"他呀，他——"

"爹爹?"

"他要我来借历书。"

"做什么? 是不是烧年纸?"

"我不知道。"

"这几天接媳妇的真多。（这癞婆子又想了一会。）翠丫头，你今年多少年纪?"

"十四，七月间满的。干妈为我做到生日，又忘了!"

"进十五了，你像个大姑娘了。"

说到这话，三翠脸有点发烧。她不做声，因为谈到这些事上时照例小女子是无分的，就改口问："干妈，历书在不在?"

"你同干爹说去。"

她就到教书处厢下去，站到窗下，从窗子内望先生。

先生在教《诗》。说"关关雎鸠，"解释那些书上的字义。三翠不即进去，她站在廊下看坪中的雪，雪上有喜鹊足迹。喜鹊还在树上未飞去，不喳喳的叫，只咯咯的像老人咳嗽。喜鹊叫有喜。今天似乎是喜事了，她心中打量这事，然而看不出喜不喜来。

先生过一会，看出窗下的人影了，在里面问，"是谁呀?"

"我。三翠。"

"三，你来干吗?"

"问干爹借历书看日子。"

"看什么日子?"

"我不知道。"

“莫非是看你苗哥做喜事的日子。”

她有点发急了。“干爹，历书有不有？”

“你拿去。”

她这才进来，进到书房，接历书。一眼望去一些小鬼圆眼睛都望到自己，接了历书，走出门她轻轻的呸了一口。把历书得到，她仍然到瘫子处去。

“干妈，外面好雪！”

“我从这里也看得到，早上开窗，全白哩。”

“可不是。一个天下全白了。……”

远处又吹唢呐了。又是一个新娘了。她在这声音上出了神。唢呐的声音，瘫子也听到了，瘫子笑。

“干妈你笑什么？”

“你真像大人了，你爹怎么不——”

她不听。借故事忙，忙到连这一句话也听不完，匆匆的跑了。跑出门就跌在雪里。瘫子听到滑倒的声音，在房里问：

“翠翠，你跌了？忙什么？”

她站起掸身上的雪，不答应，走了。

过了十四天，距过年还有七天，那在牛栏上睡觉打呼的人，已经分派与三翠同床，从此在三翠身边打呼了。三翠作了人的妻，尽着妻的义务，初初像是多了一些事情，稍稍不习惯，到过年以后，一切也就完全习惯了。

她仍然在众人称赞中做着一个妇人应做的事。把日子过了一年。在十五岁上她就养了一个儿子，为爹爹添了一个孙，让丈夫得了父亲的名分。当母亲的事加在身上时，她仍然是这一家人的媳妇，成天做着各样事情的。人家称赞她各样能干，就是在生育儿子一事上，也可敬服，她只有笑。她的良

善并不是为谁奖励而生的。日子过去了，她并不会变。

但是，时代变了。

因为地方的变动，种田的不能安分的种田，爹爹一死，作丈夫的随了人出外县当兵去了。在家中依傍了瘫子干妈生活的三翠，把儿子养大到两岁，人还是同样的善良，有值得人欢喜的好处在，虽身世遭逢，在一个平常人看来已极其不幸，但她那圆圆的脸，一在孩子面前仍然是同小孩子一样发笑。生活的萧条不能使这人苦楚成另一种人，她才十八岁！

又是冬天。教书的厢房已从十个学生减到四个了，秀才先生所讲的还是“关关雎鸠”一章。各处仍然是乘年底用花轿接新娘子，吹着唢呐打着铜锣的来来去去。天是想落雪还不曾落雪的阴天。有水的地方已结了薄冰，无论如何快要落雪了。

三翠抱了孩子，从干妈房中出来，站在窗下听讲书。她望到屋后那曾有喜鹊作巢的脱枝大刺桐树上的枝干。时正有唢呐声音从门前过身，她就追出门去看花轿，逗小孩子玩，小孩见了花轿就嚷嫁娘嫁娘。她也顺到孩子口气喊。到后，回到院中，天上飞雪了，小孩又嚷雪。她也嚷雪。天是落雪了，到明天，雪落满了地，这院子便将同四年前一个样子了。

抱小孩抱进屋，到了干妈身边。

“干妈，落雪了，大得很。”

“已经落了吗？”

“落雪明天就暖和了，现在正落着。”

因为干妈想看雪，她就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开窗子。开了窗，干妈不单是看到了落雪的情形，也听到唢呐了。

“这样天冷，还有人接媳妇。”

三翠不作答，她出了神。

干妈又说："翠翠，过十五年，你毛毛又可以接媳妇了。"

翠翠就笑。十五年，并不快，然而似乎一晃也就可以到眼前，这妇人所以笑了。说这话的干妈，是也并不想到十五年以后自己还活在世界上没有的。因为雪落了，想开窗，又因为有风，瘫子怕风。

"你把窗户关了，风大。"

照干妈意思，她又去把窗子关上，小孩这时闹起来了，就忙过去把小孩抱起。

"孩子饿了？"

"不。喂过奶了。他要睡。"

"你让他睡睡。"

"他又不愿意睡。"

小孩子哭，大声了，似乎有冤屈在胸中。

"你哭什么？小毛，再哭，猫儿来了。"

作母亲的抱了孩子，解衣露出奶头来喂奶，孩子得了奶，吮奶声音如猫吃东西。

"干妈，落了雪，明天我们可做冻豆腐了。"

"我想明天好做点豆豉。"

"我会做。今年我们腊肉太淡了，前天煮那个不行。"前天煮腊肉，是上坟，所以又接着说道，"爹爹在时腊肉总爱咸。他欢喜盐重的，昨天那个他还吃不上口！"

"可惜他看不到毛毛了。"

三翠不答，稍过，又说道："野鸡今年真多，我上日子打坟前过身，飞起来四只，咯咯咯叫，若是爹爹在，有野鸡肉吃了。"

"苗子也欢喜这些。"

"他只欢喜打毛兔。"

"你们那枪为什么不卖给团上?"

"我不卖它的。放到那里，几时要几时可用。"

"恐怕将来查出要罚，他们说过不许收这东西。我听你干爹说过。"

"他们要就让他们拿去，那值什么钱。"

"听说值好几十!"

"哪里，那是说儿子枪！我们的抓子，二十吊钱不值的。"

"我听人说机关枪值一千。一杆枪二十只牛还换不到手。军队中有这东西。"

"苗子在军队里总看见过。"

"苗子月里都没有信!"

"开差到××去了，信要四十天，前回说起过。"

这时，孩子已安静了，睡眠了，她们的说话声也轻了。

"过年了，怎么没有信来。苗子是做官了，应当……（门前有接亲人过身，放了一炮，孩子被惊醒，又哭了。）少爷，莫哭了。你爹带银子回来了。银子呀，金子呀，宝贝呀，莫哭，哭了老虎咬你!"

作母亲的也哄着。"乖，莫哭。看雪。落雪了。接嫁娘，吹唢呐；呜呜喇，呜呜喇。打铜锣；铛，团！铛，团！看喔，看喔，看我宝宝也要接一个小嫁娘喔！呜呜喇，呜呜喇。铛，团！铛，团!"

小孩仍然哭着，这时是吃奶也不行了。

"莫非吹了风，着凉了。"

听干妈说，就忙用手摸那孩子的头，吮那小手，且抱了

孩子满房打圈，使小孩子如坐船。还是哭。就又抱到门边亮处去。

“喔，要看雪呀！喔，要吹风呀！婆婆说怕风吹坏你。吹不坏的。要出去吗？是，就出去！听，宝宝，呜呜喇，……”

她于是又把孩子抱出院中去。下台阶，稍稍的闪了身子一下，她想起上前年在雪中跌了一交的事情了。那时干妈在房中间的话她也记起来了。她如何跑也记起来了。她就站着让雪在头上落，孩子头上也有了雪。

再过两年。

出门的人没有消息。儿子四岁。干爹死了，剩了瘫子干妈。她还是依傍在这干妈身旁过日子。因了她的照料，这瘫妇人似乎还可以永远活下去的样子。这事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功果还是一件罪孽，那还不可知的。

天保佑她，仍然是康健快乐。仍然是年青，有那逗人欢喜的和气的脸。仍然能做事，处理一切，井井有条。儿子长大了，能走路了，不常须人照料了，她的期望，已从丈夫转到儿子方面了。儿子成了人才真是天保佑了这人。她在期望儿子长成的时间中，却并不想到一个儿子成人母亲已应如何上了年纪。

过去的是四年，时间似乎也并不很短促，人事方面所有的变动已足证明时间转移的可怕，然而她除了望日子飞快的过去，没有其他希望了。时间不留情不犹豫的过去，一些新的有力的打击，一些不可免的惶恐，一些天灾人祸，抵当也不是容易事。然而因为一个属于别人幸福的估计，她无法自私，愿意自己变成无用而儿子却成伟大人物了。

自从教书的干爹死了以后，瘫人一切皆需要三翠。她没

有所谓不忍之心始不能与这一家唯一的人远离，她也没有要人鼓励才仍然来同这老弱瘫痪妇人住在一起。她是一个在习惯下生存的人，在习惯下她已将一切人类美德与良心同化，只以为是这样才能生活了。她处处服从命运，凡是命运所加于她的一切不幸，她不想逃避也不知道应如何逃避。她知道她这种生活以外还有别种生活存在，但她却不知道人可以选择那机会不许可的事来做。

她除了生活在她所能生活的方式以内，只有做梦一件事稍稍与往日不同了。往日年幼，好玩，羡慕放浪不拘束与自然戏弄的生活，所以不是梦捉鱼就是梦爬山。一种小孩子的脾气与生活无关的梦，到近来已不做了。她近来梦到的总是落雪。雪中她年纪似乎很轻，听到人说及做妇人的什么时，就屡屡偷听一会。她又常常梦到教书先生，取皇历，讲"关关雎鸠"一章。她梦到牛栏上打鼾的那个人，还仍然是在牛栏上打鼾，大母牛在反刍的小小声音也仿佛时在耳边。还有，爹爹那和气的脸孔，爹爹的笑，完全是四年前。当有时梦到这些事情，而醒来又正听到远处那老水车唱歌的声音时，她想起过去，免不了也哭了。她若是懂得到天所给她的是些什么不幸的戏弄，这人将成天哭去了。

做梦有什么用处？可以温暖自己的童心，可以忘掉眼前，她正像他人一样，不但在过去甜蜜的好生活上做过梦，在未来，也不觉得是野心扩大，把梦境在眼前展开了。她梦到儿子成人，接了媳妇。她梦到那从前在牛栏上睡觉的人穿了新衣回家，做什长了。她还梦到家中仍然有一只母牛，一只小花黄牛，是那在牛栏上睡觉的人在外赚钱买得的。

日子是悠悠的过去，儿子长大了，居然能用鸟枪打飞起

的野鸡了，癞子更老惫不中用了，三翠在众人的口中的完美并不消失。

到了后来。一只牛，已从她两只手上勤快抓来了。一个儿媳已快进门了。她做梦，只梦到抱小孩子，这小孩子却不是睡在牛栏上那人生的。

她抱了周年的孙儿到雪地里看他人接新嫁娘花轿过身时，她年纪是三十岁。

本篇发表于1930年9月1日《妇女杂志》第16卷第9号，署名沈从文。

据《妇女杂志》编入。

一个体面的军人

中国某一类有教养阶级中，不拘所在地为都市或内地小县分，皆流行一种同“书生”有关的风气。他们有些生活从容，相貌清洁，有些又常是迂腐憔悴，十分寒酸，趣味倒常常有极相似处。什么人作了一件新衣，或购置了一顶帽子，一双较体面的皮鞋，从同伙儿的人中，就会发生了一种笑话以及一点谣言的。说的不拘是属于何等身分，总得说，这人发了财，所以那么阔气了。或者将以为这东西同一个女人有关系，或者以为这不止为女人而作，简直就是女人的赠遗。一切无害于事的估计，不伤感情的戏谑，总得使那个人心里有点难受，他们便仿佛若有所得。这权利，自然是属于人所公有，却由那善于注意别人的同事提出才行的。他们中许多人实在说来就很可怜，作了人之师，别的生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除了从这类事上表现他们的天才，寻出开心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找寻更适当的消遣的。因为风气近于允许人做坏事却不允许人换新衣，所以许多人缝了新衣，把它穿到外面出客见人时，总得选择一种日子。有些人甚至于永远只见到

他穿旧衣，常常把新衣套在旧衣里面，意识就是省得到外面去给同事麻烦。若是我们都明白为人师表的有这种习气流行，每一个人穿一件衣都有一种忌讳，我们也就不至于常常见到肮脏不堪的教师，觉得古怪讨嫌了。

但同样风气在另一个阶级中，也仍然国民性似的流行着的。那时候有一个驻扎在××地方的军队中的中尉连附，年纪很轻，脸白身长，善于修饰，天性与其他军人不同。一切军营中规矩，照例使许多人皆常常肮脏得成叫化子，这年青人却从不为生活习惯就忘却了他的场面。同事因为他这种与生活不大相称的习气，都带着嘲笑，喊他做“小生”，好像除了戏台上的小生，就没有人那么欢喜装扮了。这连附虽在同志方面那么不利，却从不因为别人的兴味妨碍到自己的修养。在生活方面，他有他的观念同哲学，凡是他喜欢的，即或别人再嘲笑他，他也仍然能够独行其是，做他所高兴作的事情。他常常看报，见到上海报纸上载的什么广告，那货物若中了他的意，价钱又不至于同他的收入相差过远时，他总得寄一点钱去买来。他懂得许多军官们不明白的事情，他的派头有时比大城市里的人还入时。这小子从先天带来的脾气，使别人总疑心他不应当是一个军营里的人物，其实他却仍然是一个最好的下级军官。忍耐，诚实，服从，尽职，这些美德，在别一个青年军官身上找寻得出的，这人并不缺少一件。士兵同长官，在职分上皆没有轻视这中尉的理由，除了那些稍稍近于琐碎的注意，常常引起出身行伍只知吃喝的军官军佐笑话外，这人还是鹤立鸡群活在军营里的。

可是关于生活，到近来，这体面连附，有了一点小小不如意，有了一点扫兴，为一件事所拘束，不能再如往日那么

洒脱大方了。

因为他托人到省城制了一套极华丽的军服，同一黑色精制的长统皮鞋，东西带来以后，却为了那东西太体面了一点，与自己中尉阶级身分不甚相合，所以迟迟不敢穿出来。有知道这件事情的，问及这一身戎服同两个靴子，故意嗾他激他，这连附还是没有穿出的勇气。那军服材料，是根据某处广告说过某伟人用作军服，自然是极名贵的。那靴子，则只有一个上校穿来才合乎身分，靴后跟发光的刺马轮，原是马上驰骋的工具，一个中尉，每月的薪俸可不够养一匹马同一个马夫，这靴子，显然是毫无用处了。

在习气上这年青人极不甘心的低了头，因为他还是一个中尉连附！一个中尉本来不好先把那个上校用的物件买来，留到另一个时节露面，可是这机会，虽终于有一天要来，却不是目前便可得到的机会。耐心在这件事上失去后，勇气却并不因耐心失去而出来，故这连附心上很难自遣。

这连附因为欢喜体面，同时就找得一个十分聪明的勤务兵。这勤务兵正合乎俗话说的土鹦哥神气，样子臃肿，略显笨拙，却有一张逗人欣悦的口。虽出身自乡间，城里人认为最好的德性，在他方便中就学会了。这德性，说来像也很平常，便是做下人不可少的伶俐，一切看到上司的趣味，遇到在某一情形中，为了把事情装饰得美丽一点时，便说一点儿谎。这种说谎的技术，虽很平常，仍然是应归之于天才的，有许多勤务兵成天被打，就全不能用说谎保护自己，取悦上司。这连附的勤务兵，既能看得出上司的趣味所以把生活过得十分舒服。如今见到上司郁郁的寡欢，明白那是靴子的罪过，他知道这回事，在连附心上已成一个疙瘩，就劝连附把

这双靴子送给了本营的营长。因为营长虽只是少校，一来有一匹马，二来是连附一个同学，那勤务兵说出他以为是最聪明的理由，他说：

“这靴子比营长所有那一双靴子可强多了。若是营长有了这双好皮靴，就不好意思不再寻一匹好马。有了两匹马的营长，到什么时节，邀连附玩，那一匹马自然是属于连附了的。”

这种周折的主张，亏那个忠于上司的土鹦哥想出，但连附却不承认这主张是一个聪明得体的主张。因为一双靴子的价值虽不如一匹马，可是丢了一双靴子是不是就可以得一匹马，还不能明白，即或有机会借马来骑，不是靴子又已经送人了吗？所以连附听到这个话时，就骂着勤务兵说：“一个人愚蠢一点时还不讨厌，愚蠢人自作聪明，就该死了。”

到后勤务兵看清楚了连附舍不得这靴子属于别人了，因此在另一个晚上，轮到连附查哨时，就贡献了一个新的意见。

勤务兵绕着湾儿说：“连附，我说我们到后山去，那么多树木，那么多草，保不了一脚踏着一条蛇。还有露水太重，你也得注意一下。”

连附说：“一个军人还怕蛇，不害羞吗？”

“连附自然不怕。……但你那个靴子，到夜里穿出去，我以为很合式。完全为方便起见，这靴子就应当穿出去查哨。”少年尉官考虑了一下勤务兵的意见，后来就承认这提议了。到后用差不多的理由，那个军服也在查哨晚上穿上身了。

这连附，因此便间或在某个晚上，有了机会装扮起来了。还没有出到外面去时节，他就用一个团长的风度，常常在自己房中走着，轻轻的吹着哨子，差遣着勤务兵在他面前做事。

那个勤务兵从连附行为上懂得上司的脾气。一面抹着一双皮鞋，或一面整理一个桌子上的一切，一面还特意找寻一些话语，或从记忆中，搜寻那些在平时从各处听到称誉连附的话，重复来为连附谈及。（恭维到这个体面上司，这小兵已认为是自己一种义务。）为了使连附高兴一点，他总不忘记每一次说到一个不同的人物，在什么地方，如何说到过连附，照例他所提到的人物，在职分上常常比连附大三级五级，使连附明知是谎话也无害于事。

有一天，一个礼拜六的晚上，许多人皆到可消遣的地方消遣去了，这连附却只留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勤务兵收拾一个皮盒子。他心上正有点寂寞，耳边听到军营外土墩上司号兵的练习喇叭，呜呜的他吹了又吹，很不高兴。勤务兵担心到连附心上有什么不舒服，恐怕害了病，一面做事一面说道：

“连附，我听到一个很正经的笑话。”

“笑话也有正经的吗?”

“虽然是笑话，说的很对，所以我说那是正经笑话。”

“什么正经笑话，还不是你胡诌的罢了。”

“胡诌的吗，我若有胡诌笑话的本领，我一定早到××当参谋去了。”

因为这句话还包含了一个军人的故事，所以使连附笑了。勤务兵接着便说：

“连附，你的气派像一个督军!”

连附有点生气了，说：“这就是你说的正经笑话，是不是?”

那勤务兵，忙说：“这话我是听到一个平常最古板的人说的，你猜得出那个人是谁。我们特务营那个营副官，平时不

吃酒是什么话也不说的。有一天，我见到他同一个人，提到连附的名字，他说你气度方面，有唐继尧年青时候的神气。我可以赌咒这个话我听得十分清楚，一个字不是造谣。当时就听到另外那个猫脸的人发笑，那营副官还说，你不要笑他，他将来比你我出息都大。他满心满口说你漂亮。他见过唐继尧，因为唐继尧时代就是一个营副官！"

少年尉官皱着眉头嚷着说："够了，这全是废话！我知道你的主意，以为我要你说这些空话才开心，你就找出这些空话来说。你再那么胡诌，我那一天就要打你一顿，把马粪塞满你的嘴巴。"

勤务兵说："你不相信我就不说了。我告你这些事我知道你也不高兴，因为许多人都称赞过你，一个老营副当然算不得什么事。可是他说的话并不损害到你，这是你很明白的。"

连附说："人的口除了吃东西都喜欢胡说八道。"

"可是骂人同称赞人，虽同时出自一张吃肉喝酒的嘴里，到底是两件事情！"

"一个不懂好处无知无识的人，与其受其他人赞美，倒不如被他们辱骂。"

"连附，这是你的意见，我可不愿意附和，我盼望那些骂我的人全称赞我。我相信我们的师长也一定同我一样见解。"

"师长自然同你差不多了多少，因为他除了比你运气较好做了师长以外，什么也不同你有两样处。"

"连附，你这样夸奖我，我可快乐极了。"

"那你更像师长了。"

"怎么啦？"

"师长也是靠到阿谀作补药，才居然发了胖的。"

"我还不曾做师长，就先有着了师长的脾气，可不是什么坏事……你听这喇叭，吹得多可笑。"

这勤务兵并不再说下去，因为他记起了这话触了忌讳，恰恰说到连附爱穿好衣的习惯一件事，所以借故谈到吹喇叭的兵去了。

少年尉官当然并不把刚才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星期，在周会上恰恰同到这营副官坐在一条凳上，因为记忆到昨晚上勤务兵的一番话，使这连附有了同营副官更亲密一点的理由，当周会快要散场时，那连附便说。

"营副官，有什么事在今天要办。"

"除了晚上到××去喝一杯什么事也没有，我这人只好说喝酒是一种功课。"

"没有事，那到我连上去坐坐。我那里有从××带来的烧酒，味道还不十分坏。"

这营副官平时有一种特殊脾气，好像同不拘什么人都没有话可说，因此作了十年营副官，还是保持原来位置不动。平生所好的就是喝酒，没有得到酒喝以前，性格显得十分古板，不能叶俗，一到喝了半斤四两，便成另外一个人了。这年青连附在他眼中平时是并不什么中意的，但到酒后却实在称赞过他，如今听到有××烧酒可喝，所以当时就答应了。两人不久到了连附的住处。勤务兵见到这营副官来了，知道是昨天说的话有了效验，笑迷迷的上了一满壶烧酒，放到桌子上面。一个是为了当前的烧酒，一个是为了过去的知心，这营副官把说话的口用酒浸熟，于是即刻成为一个趣人了。

两人的友谊由于烧酒而坚固后，营副官舌上翻莲说道：

"朋友，我听人说到你有一双靴子同一套衣服，好像不好

意思穿出来，所以使你的体面并不完全。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年青尉官稍稍有点红脸的说："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是为不好意思就不穿衣的人。这件事与人无关。"

"是的，应当与人无关，穿衣吃饭原用不着别人操心。我们军人难道都应当是叫化子，就算是高尚爱国了的军人吗？你若是好像怕羞一样，把你自己花钱买来的衣服，放到夜间才穿出去，我可不赞成你这种办法。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生成是叫化子，所以惟恐军人不像叫化子。我为这事真想骂骂我们营里的上司，因为这些人平素居心不大好，所以衣服也不能好。我真要这样骂他们！"

年轻尉官不欲在营副官前面示输，所以还是要分辩说："不是为他们，不是为别人，……"

"当然不能为他们，我说，把你那体面东西取出来，穿上看看，是不是完全合式。我这人为人虽不时髦可是趣味还新。我觉得只有你配穿好衣服！"

"营副官，你那么说倒真使我有点害羞了！"

"我说错了吗？吓，我不错的！那些将军，我看到他们像肿胀的尸骸，你说他们配穿好衣服吗？"

"我们当然不能批评他们的！"

"那是的，我们的口可以喝时就喝，不能喝时自然不说他们为好。还是讲你那个吧。你什么时候高兴穿着你外面衣服给我看看？你什么时候穿来，我就什么时候同到××去看戏，你一定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所以我来做一个东。"营副官说到这里时，因为心中还有一种计策，所以非常快乐，他意思想把年轻连附带到那里去给××的女人看看，使××女人不

至于再瞧不起军人。他隐隐约约的说："你一定要穿了新衣同我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些眼睛将为你这个体面军人而发亮的。"这个话在当时却只有他自己听得分明，连附是不注意的。

他于是拍打连附的肩膊，大声的放肆的笑着，勤务兵暗暗的加了一满壶酒，这酒到后也仍然全用尽了。

第二天，连附照约定时间稍迟到特务营去拜访营副官，穿了那个新衣服同新皮靴，因为营副官房中还没有点灯，看不清楚是谁。那时他正躺在床上，计算到一些账项，连附靴声橐橐的停到门边，找勤务兵也不见，就在窗外问："营副官在里面吗？"

营副官好像酒还不曾全醒说："你是谁？就进来，不要问！"

人进到房中以后，才明白是穿了新衣的连附，营副官记起昨天的酒了。

"呀，昨天我喝了多少好酒！我现在还爬不起来，你瞧这成个什么样了。"

连附还在房中徘徊，于是营副官一面起身一面说："你坐那个椅子吧，我的勤务兵照例是只把那一个地方的灰抹去，别的可不理的。他知我这里不会有什么人来，所以就懒惰到这样子了。"

营副官把灯点好了，振得亮亮的，望着连附只是痴笑。连附稍稍有点受窘，问营副官，是不是到师部去过。

营副官说："不要说那个。我看你体面得真像一个太子。"

"你这是骂我还是称赞我？"

"不，不，不，不，你这么说我要磕头了。"

头没有磕。暂时也就无话可说了，营副官一面忙着递了一支烟给年轻连附，又忙着自己去取挂在床头的葫芦。他一面把葫芦口塞子拔去，一面说："连附，我喝一口就有话答复你先前那个问题了。我的话是要酒浸出来的。你瞧我喝。"

于是咽嘟咽嘟喝了一会，大的舌子在嘴边卷着，用宽而生毛的毛掌抹着葫芦边沿叹息似的说道："赫，真是好酒！"

因此一来把先前的话避开了。

这两个同志谈了半天，谈得十分投机，营副官怂恿连附到貔貅俱乐部去，要这年轻标致人物穿了新衣，并且还一定要在大白天去，连附到后无话可说不得不答应了，两个人就约了明天十二点去到那里吃午饭。当这个年轻连附，把话谈够以后，辞了营副官，穿着那双体面皮靴橐橐地走出特务营时，从大廊下过身，有几个兵士，正在一个装稻草的屋角里游戏打闹着，互相扑跌的十分有趣，听到那个皮靴声音，以为是营长外出，每人皆赶忙用稻草遮盖到头部，假装人在睡觉，这连附看得明明白白，就堂堂的走去，由于兵士的情形，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分明的快乐。

貔貅俱乐部，是××地方一群高级退伍军人组织的，用一个年约三十的孀妇主持一切，凡职分在尉以上的人物，皆可到这里来取乐。这些将来的名将，候补的伟人，营里无什么事可作时，就来到这里消磨日子。有些身居闲曹的军佐，上了一点儿年纪，欢喜喝一杯酒，谈谈笑话，打打输赢不大的扑克，也觉得这是一个极相宜的地方。至于那些退伍军人呢，他们的光荣过去，他们当前的娱乐，都使他们向这个地方走来，觉得离开了这里，便找不出什么更好的去处。

这地方因为属于高级军人所有，故由一个老将军代为取

名“貔貅俱乐部”。“貔貅俱乐部”在这个城里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因为里面不谈政治，注重娱乐。还有一样最奇特的规则，便是从开始到如今，不让一个女人进门。当初发起人是一个很得军界信仰的人，主张在这俱乐部里不许女人插足，那意思不外乎以为女人常常是一种祸水，凡有女人的地方，同军人便特别不相宜。这意见经发起人赞同，到后便成为一种规则了。这俱乐部的地位，在社会上比其他许多地方还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一种规则的原因，维持一点令誉。

不过到后来，因为使这俱乐部更“道德”一点，却有一个上校主张用一个妇人来主持一切，当时提议到董事会时，那个上校的确用得是“道德”名义的。到后这提议很奇怪就通过了。据闻其中还有一种秘密，便是来到这里主持俱乐部的妇人，原来就是发起这俱乐部某将军一个情妇。某将军死后，妇人毫无着落，上校知道这件事，所以用道德名义把这个提案便通过了。但这种事知道的人皆在隐晦中，仅仅几个年老军官明白，其余的人是不得其详的。妇人年龄还极其年青，美丽动人，性情复端静自好，老年军官知道其中情形的，皆对这妇人非常尊敬客气，因此有不端重的心的年轻人，猜想这妇人总同一个人有一种古怪的关系，来到这里也非常规矩，不敢多事了。这貔貅俱乐部原是到了晚上才热闹，白天没有什么人，但这个情形是不会为年轻连附知道的。年轻连附在平时，常常听到人家说到这俱乐部，因为身分不够，不能加入，心中实有一种遗憾。如今营副官却邀定了他到这尊贵地方去午餐，他想到在俱乐部里那些将军从容的神气，他想到那些年青少校碰杯的神气，便做了许多好笑的梦。他梦到自己现身于那个俱乐部时，是穿了那一身戎服而去的，营

副官为一一介绍他给那些老将军，互相微微的笑着，把头轻轻的点着。到后他忽然又为一群年青人所包围了，大家即刻成了熟人，众人皆在批评那一套军服，用各样不同意见，对于这衣服加以毁誉，中尉连附却十分快乐，向那些知己点头，同时仍然表示接受那些好像带着妒嫉近于故意挑剔的指摘。他仿佛那时占据到大厅的一角，屋顶上有辉煌耀目的灯，映照到各个年青军官的脸上，皆显得十分年青美丽。他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三桌扑克，全是一些老军人，在一种极小的数目上打赌输赢。他又看到另外一处，有四个军人把小小的玻璃杯互相撞触，高高的举起来，仰着头匆促的向口中灌去，有一位秃头的为酒所苦，便咯咯的咳着，脸儿绯红。他看到许多人在说笑话，营副官不知如何就在一个桌上唱起戏来了，大家全给他拍手！

可是他到后却当真到了那个俱乐部的食堂里坐下了，他很奇怪为什么来这儿的人那么少。除了客厅一个角隅里有一些年老军人在那里打牌，同所想象的情形差不了多少外，其余皆有点不同。营副官邀他来到这里原是另外一种用意，但这意思他可不能明白。他问营副官："怎么这里不热闹？"营副官说："这是夜市，白天可不行的。"当时两人就坐在一个桌子边旁，叫了一些贵重的菜，喝着有名的白铁烧酒。

连附心中觉得希奇，因为没有来到这俱乐部时，还有点胆怯，有点不安，同时以为营副官一定要邀他来到这里，必有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可是如今一切恰恰同所估计的相反，即素日闻名仅仅只这俱乐部才有的白铁烧酒，如今喝到口里，也像有点名不副实，故一面喝酒一面很少说话。

营副官像并不十分注意到这一点，也不再对于那衣服有

所称赞，只默默的一杯又一杯，连附因此也只好照样的喝着。

两人喝了一会儿，只见到一个女人，穿了一件白色的宽博的袍子，披着长长的黑色头发，从大厅里过去，营副官忙站起身来，女人见到这里有人同她打了招呼，就走过来了。

"我说是谁到这里请客。原来是营副！"

"是的，一个酒徒，不怕醉死，又来预备喝一斤烧！"

女人望到连附，因为似乎极其陌生，就问："这一位同志好像不到过这里。"

"这是我的朋友，我应当来介绍。我请客来到这里，不是为我自己喝酒，特意是带这个体面朋友到这地方来看看，你瞧，他不是应当成天到这个地方的一位吗？"

女人说："真的，漂亮得很。"

营副官就望到年轻连附挤着眼睛，做着怪相。

女人以为来客是一个学生了很随便的问："是不是骑兵学校的学生？"

营副官说："不是的！你那么聪明，成天看到军人，怎么还看不出？"

女人微微的一笑，重新用清明的眸子注意到连附，连附这时恰恰也望到女人，似乎为眼光相接而腼腆了，便即刻低了头。女人说："我知道了，新十师的连附，全是新从××第×期选来的，这派头我记来了。"

营副官说："我不明白什么派头你看得出！"

女人说："一个女孩子害羞的派头！"

说着，笑着，到后就不说："营副官，多喝一杯，我有点儿小事，很对不起，"便走去了。

这些话使年轻连附非常难受。营副官见到女人走了，低

声的问连附："怎么样，人家说你害羞，你话也不说了！"

连附带着生气的样子说："我说什么话？她是什么人，你又不为我介绍，我同她有什么话可说？"

"这里是不能有第二个女人来此的，还用得着我介绍吗？你同一个女人说话，你只说她很美，就很够了。"

"可是，……"

营副官又抢着说："自然的，你不能说'老板啊，你真美'，但你可以找其他话说。……不过你已经用另外一个方法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了。"

连附分辩的说："你怎么说？我口也不开。——我才不高兴那种大模大样的人！"

"她说你是骑兵学校的，这是称赞你。她说你是新从××来的，她的眼光一点不差。这种聪明处，同她美丽十分相称，我觉得这是极可佩服的。"

"哼，女人自然使人佩服。"

营副官见到年轻连附似乎在生气，明白那生气的理由，所以笑了。"老兄弟，我明白你。你刚才被人轻视了一点，心上难过，是不是？不要那么小气吧。若真是那么小气，倒真被人说着了。人家说你是女孩子，你可真有一点近乎女子。你不要生我的气，不要分辩，我说，你红脸是为什么原因？"

"我红脸吗？"

"你不承认红脸的，因为你是个堂堂的军官啊！可是，许多年青人见到这个体面的妇人都红过脸的。那种红脸就等于说：'别撩我，我投降了'。但是我要你知道，人家是投降也容易的，因为世界上也有不收容俘虏的人，我说这个你明白了吗？"

"我并不想投降到她面前，还没有一个妇人可以俘虏我！"

"嚇，"营副官把大拇指翘起，咧着口，点点头，做成同意的神气，不再说什么话。年轻连附便说："我不是什么大脚色，可是也不会像你想象那种无用！"

"是的，我同意你的一切话。不过我认为世界上有些人我们还值得做她的俘虏，你不承认吗？我们的武勇可以用到冲锋陷阵行为上去，在另外一件事上，我们软弱一点，不是可笑的！"

"我以为那极可笑。"

"我同意你的一切话。但我告诉你，等会儿你不要再红脸！你若再红脸，人家是认为不好的。"

说着女人恰恰又出来了，营副官便招手，请女人过来。

"来，来，我们谈谈。我刚才同我这个客人谈到俘虏一类事情，你一定也高兴听这个的。"

女人已换了一件绿色长袍，像是要出去的样子，见到营副官说话，就一面走一面说："什么俘虏？"女人虽是这样问着，却仿佛知道这话正是打趣到年轻人的，故又望到连附说："凡是将军都爱谈俘虏，真是可笑。"

连附为了不能给营副官拿着话柄，便说："他是指那些为女人低头的。……"

女人站在桌旁，注意的听着，同时又微笑着，等到连附把话说完后，很聪明的似乎极同意的点头。"是的，你一说我才明白了，原来这些军官大人常常说到的'俘虏'，是这种意思！女人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倒不相信。我自己也是个女人，倒不知道被人这样重视，真是奇怪！我想或者也有许多聪明女人懂得到她自己的魔力！一定有那种人，也一定有那种无

用处的男子。……"

营副官说："喔，对了！"

营副官所说的意思，女人似乎不懂，其实却十分清楚。就又望到连附说："营副官的话他们都说是用酒浸出的，你们朋友莫把他酒喝，他就不会发生什么怪议论了。"

他们谈着，笑着，好像营副官到后便成了独立的一面，连附同女人却在另一方面了，因此连附就当真不再红脸了。可是出了貔貅俱乐部时，营副官似乎喝得稍稍过量了一点儿，竟自言自语说："喔，对了。喔，对了。"

连附说："怎么对了。"

营副官说："我说对了就对了，你不要盘问我吧。我心里有些希奇的预兆，我可说不明白。我们若是懂事一点，下次就不要再来了。因为我担心到一些事情，好像那事情还不发生，就已经摆在我眼前了。这理由等我另一个时节再同你说，你这时不要盘问我。"

连附说："你喝醉了！"

"是的，我们都过量了。"

连附听到这个话，也像想起什么事情，就沉默不再作声了。

（未完）

本篇发表于1931年7月1日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创作月刊》第1卷第3期。署名沈从文。篇末"（未完）"为发表时原有。

据《创作月刊》编入。

一个天才的通信

YIGE TIANCAI DE TONGXIN

《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2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为新世纪文艺丛书。

原目：《编者序》、《一个天才的通信》。

现据光华书局初版编入。

编　者　序

从今天起，这书上的“天才”死去了。

这一本书上面的文字，原是一塌胡涂，没有秩序段落也没有结构故事，譬如画，既不是线也不是色，却只是一些点，一些点儿当然不会成为佳作，也不消说了。然而死者似乎这样想过：在认识这死的“天才”的人读来，是可以从一种胡言谵语中找出一些东西的。因为这上面没有别的好处，却不缺少一个害热病的死前一月来近于疯狂的人心的陈列。世界上总还有好奇而又胆大的人，看一本书并不就想在这一本书上得一批有用知识与趣味滋补，这样人，可以配说是作者本书的献纳人。

死者是终于照到他自己预定那办法，用碎镜的锋刃把腕脉一断，流了一床的血死去了，这消息并在此作--报告。

六月末日

《编者序》为作者所作，系结集出版时所加。

一个天才的通信

一

先生，我答应你的事我必定做到。我想起我自己说过这话，所以此时坐在桌边了。我应当这样坐三点钟或者再久一点，这事情必定可以办完。我心里是很不自在，而且坐到这里也显出非常狼狈。这是早上，时间应当是八点，或者七点多，如今天气不同，当真太容易天亮了。我看到日头白白的照到对窗的红墙上，看到蚊虫飞，听到麻雀叫，鸡叫，车的喇叭叫。这时车在街上跑，大概是送学生上学了。我又想起绑票的事，据说这时也有绑票匪坐车到处跑的。今天天气必定是很热，我坐在这里虽然有风，到下午一定是大家全得出汗的。我说“大家”你们或者还不明白吧，我是说我同我妈，妹，哥哥，四个人的事。四个人都得流汗，昨天就是这样过了。到六月可不知还应当如何吃亏。这有什么办法呢，天气热，房子小，虽然承你们好意告给我社里可以让我作一个通信员，随便写什么，只要不批评政府，都得为我设法把两块钱一千字算数。而且不把空处除掉，不把标点除掉，一总算

钱。我无时无刻不觉得你们对我的好意，家中人谈到这个事时是同样并不悭吝过从心上发出的感谢的。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作兴[1]你们一个月登载我三万字，许可我从支单上拿六十块钱，但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搬一个家或者把生活整理一下呢。我们是四个人呀。并且是四个都有病的人。这个人咳完了那一个人又咳。夜里是仿佛警备什么总有一个人失眠的。今天那作哥哥的买菜不成，因为眼睛发肿，睡倒了。做母亲的倒在床上看书。但我不必回头也知道这个上年纪了的好人是在打算别的事情的。我从十天前起每早上晚上总得流一次鼻血。这血你是知道的，我在许多事上都提及，是长病，太衰弱了时，太穷了时，有这些纠缠到身上心上，血就很有理由的流了。如今自己不是无理由流血的。我的妈，见到这个事情了。要瞒也瞒不去。她因为这样也就很有理由来忧愁了。我尽这上年纪的人忧愁，也不说话，也不找话去安慰那可怜的心。我知道我的行为是无用处的。她看透了人事，一个有过五十多岁的人，三十年来把人生的灾难全接到手上过，她并不是可以用好话哄哄的小孩子了！就是小孩子，我那个妹，我告她，二哥的病并不要紧，过一阵什么书店想起了二哥，为寄一点钱来，二哥的病马上就好了。她也不会相信！我看到许多回数这小孩子就无理由的哭。她只借故说心中不爽快。小孩子，哭是应当的。不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没有委屈，凭空哭，常常用流眼泪过日子，是为什么事？她看到上年纪的咳嗽，看到一面还把棉花塞到鼻孔里一面就在写文章的哥哥，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又见到一个躺到床上的大哥，她不哭哭怎么能把日子混过。若是我能够哭我也将成天学这个人了。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哭的需要。我是在这里硬起脊梁生

活的一个人，一切要我，许多事非我对付不行，要想哭，也像把这空暇失去了。我并不觉得我这一家情形可怜可哀，有时倒只感到好笑。天气这样热了，不客气的逼着我们一家了，我自己是到了夜里把汗衣同袜子洗好，晒干以前无法出门的情形。咳嗽呀，流血呀，哭着嚷不爽快呀，一家还是活下来。另一面还有朋友们来问我借一点小款，虽然互相苦着脸摇头分手，心中抱歉万分，说不定这朋友还生着不必生的气走去。我想到的是我将用什么方法来使我这血莫再流下去。单是莫让这血给家中人见到，也就很好了。我是无权利在自己的病上增加家中其余几个人苦恼的。我愿意别的方面更损失一点东西，只要这血不再从鼻孔中淌出。神前是可用贿赂请求的，我愿意许愿，这愿心无论如何我总得设法了销。我并不在任何时逃避了灾难，可是为其余的人着想，虽然我应当接受穷，却想推辞这病了。到没有办法的情形下了，或者我真只有逃去一个办法。我不先来想象我走去以后这一家人的纷乱，仍然不能把这逃走勇气提起。自杀也不行。我是还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拿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我还应当把流血与类乎流血的事苦恼到家中几个人，同时也望到家中人的病废情形度一些岁月。

有时，得到什么地方来信，或送一点钱来，家中人全有了生气，我也有向家中人扯谎的方便了，就说，“过一阵，总有书铺来问稿子的事吧。”“过一阵，我们也总能够得到一点钱做路费回到乡下去住吧。”日子过去了。都做不到。小至如每一月对付得上海的房租伙食过去，也像是做不到。虽然说你们社里就答应了我三万字的通信，只要有文章，通融一点，不加挑选的把六十块钱的支单附还，可是这三万字我如何能

够写完？把我的鼻血滴到这纸上，一滴血是不能使你们承认的一个字的。血一流去，我的力，我的其他全完了。虽然你们那么慷慨的说过不拘写什么全行，但我若是成天写流鼻血，咳嗽，眼睛痛，流汗，麻雀叫，你们看来是要慷慨也不行的。读你们杂志的人有多数是盼望大名人来一点小巧讽刺文章，开开心，有少数是愿意我写一点《雨后》之类小说。你们不希望知道我的生活的一切，他们更不希望知道这个。凡是花钱买杂志的人一概是不能把钱花到无聊文章上面的，我写这些的影响是使许多有道德的生活健康思想清楚的年青人生气。他们是有理由对我所写的文章生气而对编者加以一种责难的，因为他们似乎觉得若果人的生活是如此，这平凡病痛的自曝是不可容忍的丑事。我说到我自己仿佛就侮辱了他们，说到自己的情形仿佛更侮辱了社会全体，与整个艺术。就是这样通信，里面没有革命故事，没有恋爱故事，甚至于连供人摹仿抄袭的假天才议论也没有，我明白，这无论如何是将增加一些对艺术过于热心了的人愤怒的。在另一时我把文学同生活放在一块，就有人因正义与尊严，在言谈上指摘过我的文章，虽然这些人是吃点心过日子的人，所有的议论不是胡说八道也总不缺少广东茶点气味，一个有眼睛的人决不至于上当相信，不说也可以了。（总之他们是天才，我是从不曾想到与天才为难的事过，我对于他们也没有那些感想，没有牢骚。）我没有对你们说谎的必需，这时我实在也不曾想到其他人的议论的。我知道有些人吃过东西不说话是不行的，我如今是又近于为他们找说话机会了。我一面这样写下我自己的目下情形，一面是并不忘记你们所允许我两块钱一千字那个大数目的。这时使我这可笑的一家人获救，只是二十来块钱

的事。我如今是不能在这时来特别看重我这身体的，当然将在今天胡胡涂涂写一万字。失去了你们拿这通信为杂志向外宣传的机会，我只好先在此告罪了。不过假使删去一些不顺眼的地方，可以使你们方便一点，你们就这样做好了，不必你们怎样解释，我也不至于说话的。在我能改业以前，我正计算如何就能同你们把这生意做成很愉快的方法，虽说一切尽我，实在我还是一切尽你们。你不要，退回来，我也无办法。纵退下次也还得把文章寄给你们编辑先生过目，五年来的经验我已把一个作者的义务全学到了。在另一地方我还应当由人把题目写出，再来如题奋笔这就是另一些人笑我的原因了。这笑是合理的。我自己也有时为这个好笑。我总想找出一个机会告给那些读过我小说而感到欢喜的人，明白我是在什么一种情形下把小说写成。倘若说我有权利使他们欢喜，自然我也有权利使这些人明白书店方面，对我“客气”到了什么地步。我感谢你们，由你们趣味命题，写成了快要到二十本小说，而这些小说居然有人爱读。我自然不去想假若纯粹由我自己意见去创作给人的又是些什么，我是不敢作这遐想的。在过去，凡是我自己的成分稍多一点的，你们就不要，试问，不要，我还有勇气写下去吗？我勇气纵不缺少，我不能让我家中人饿死，我自己又不能作别的事找钱，竟早像是为你们看得分分明明了。——我不写下去了，我得小心防止我鼻孔的血流到这纸上。

你们的编者读者，或者就有人可以把我这前面一句话当成笑话。因为这近于滑稽。这真是滑稽。一面流血，一面我仍然还得伏在这桌边写下去。我没有想到我应当写什么，你们又并不如其他杂志的编者那么命出题目，倒使我为难。我

似乎只有写我这时节的感想。我为了这滑稽的生活的延长，莫名其妙的过了六年，其他完全不曾学到，倒把对于你们应当要好的客气学到了。你们向我称赞说“很有天才，”我不能不客客气气疑心这话是完全在写广告的话。你们说我是“作家，”依我看，这名义上的利益倒是在你们的杂志。一个像样的刊物自然是要大作家或天才的，所以你们就随随便便把我也放在里面了。天才显然于我没有用处，其他名分也不能使我超凡入圣。我要的是你们答应我那个数目，莫脱空。所以我这时在这通讯上面，是扮着所谓小丑却不红脸的。虽然“精彩堂皇”是每一个读者所等待的东西，不过若公开的把一个小丑装扮到台上时，总仍然有那种无聊人鼓掌，从我这通讯上得到另外一样趣味。大约你们也就想到这里了。先生，你试想想，我将对于我这通讯感到什么意味？我将感谢那些不吝惜精力的读者还应卑视那些闲谈？我们都是呆子！没有文字，我们生活到这世界上，或者真有那所谓“精彩”出现吧。如今是人人全靠在文字上找到灵魂的依据，许多人是把生活趋就文字，不是用文字解释生活了。我在此仿佛是靠给人欢喜而写作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与读者都是呆东西，只有你们与愚蠢相反。我们都以为自己隐瞒得好便是全人，所以小丑的自己摧残看来都很好笑。用文字装饰了自己，把人格涂了一层金，那类人我们便称为领袖，只这一点人类的呆也就十足的出现了。

我为什么不去照那“完人”做着一切的事？想到这里我头昏了。我得睡。今早血又流得太多了。我不想它这样流，又没法制止。我合当好好躺到床上去，比我做工的时间还久，才有复元的希望。今天二十八，这一个月是三十一天，到了

二十一晚上我想或者在写这通信以外还可以写两个短篇小说。先生，这小说，我同其他文笔一样，是永远保留那挑选权利给你们的，请你们到时去看，用得着，一块钱一千字也行，用不着请求你晚一点退还。你们是全都知道我的弱点，故意与我为难我也无办法的，稿退不退还在你。我这样不知制止的写作，是为什么？我并不能在此等事业上发财。虽知道有些老板是因此已发了财的，我可又不能为他人发财着想而努力。我想应当使上年纪的人快乐一点，使我这家中几个人过一天安定日子。我同你们说，凡是我的书全印行了，定价也不贱，销路也不坏，但我除了在每一本书上零星得一百来块钱外什么也不知道，我总成天陷到无办法情形中，一面把文章写成一面还得拿一件穿不着的衣服去当，才能有钱把文章从邮局挂号寄去，大致是没有一个人肯信的。我也并不想要一个人对于我这生活不成样子引为难受，只愿意一切远处年青人，想象凡是广告上说的是作家，全都成天享福，出入赌场跳舞场，一到礼拜又赴会人席，间或还谈谈女作家作为生活消遣，这些才真是上海作家的生活！我的话若还需要补充，我还得设法到那些地方去一趟，不然我是说不出那详细情节的。

我的世界是灰尘。……单是灰尘，便把我一家的肺结核病培养得很好了。我将用什么方法把灰尘与其他同我离开？我的工作只使我与疾病接近，与幸福分手。在我身边一切都无聊，我从不发现过一样使我倾心的东西。我脾气坏时除了打量如何更使自己受苦以外不作其他妄想。想起明天要给某处某处账项了，把笔提起，又同时记起“人选”的事，于是便写成一些为人所称道的文章了。我从不愿再把我印成书的东西再看一遍。就是这通讯，前面后面，将留着怎样矛盾的

端倪，或者是不可免的事，落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串通俗的平常的字句。这时仿佛是有点着恼了，为了那上年纪的人的咳嗽，顽固的继续，似乎喉是被谁所扼，脸也发了赤。小妹把茶碗拿到另一房间去，茶杯掉到地上，从此只余一个茶盘了。眼睛发肿的那个哥哥低低的带着惋惜调子叹着气。鼻血滴到衣上的已成黑点了。这就是我的家庭琐事。这日子还不知将延长到何时为止。我一面在此等环境中呆下，一面还得抽出若干时间来感谢那使我活下的你们。我这话不是对你们生气。我没有理由生气。只能这样活，我就这样活下来了。就是这样毫无生气的活着，大概是不至于还搅着了谁一个向前的路吧。我从不敢在别人生活上加以讪诮，在目下，我心中最尊敬的，自然还是你们有权力可以支配稿件的先生们。

我头痛得不成样子，大约是血太流多了。说这个话不是要你们怜悯，不过你们觉得这是我向你们诉苦，而感到一种慷慨，我是无法来推辞这好意的。应告你们的是难得你们的同情，我这头还是要痛，血也还是要流，家中人也还是倒在床上不能起身。天气是已经像六月了。我想象在另一地方，总应当有不少作家，坐到电扇旁边看报谈天，或者一面吃冰果子一面在等候灵感。我是一面头痛一面还在这里写字的。这里所有的是产生一块钱两块钱一千字的一支笔，与那不值价的头脑，单是流点汗算什么事。我不能因为头痛就放手的。应当睡也不许睡。家中人的疾病何尝不是应当请一个医生来看看的事？我这时向谁去说这是“应当？”没有文章寄去，谁能有这种胆量先尽我拿三十五十稿费没有？我可以凭信用或其他向谁告贷一个钱没有？若有三百块钱就可以把我的一家从苦楚中救出，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凭空写出三十万字文章？

我是真也应当这样设法把家中病人处置一下的，其他应当的事还更多，这时只是头痛是我所有的财产。要我再写下去我看到的是一把壶，这壶若是可当一点钱，我已早拿到了当铺估价了。我用手抹头丁上就是汗。走动时则地板轧轧作响。远处是有法国兵吹喇叭。整个的无聊。艺术离别人若是一丈远近，这时与我大约相去十丈了。

先生，可是我不忘记你的大方的嘱咐。你告我是可以一块到两块钱一千字，且告我在月底将这通讯付排。你的话，说得那样诚恳，我如何好意思卸责。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只有你们是使我可以生活的，我怎么好意思借头痛把工作放下。你说的，有人也欢喜读我的文章，这事是不是真我可不能过问。我并不是为他们欢喜而写的，却是为你们的要不要而写的。这当然是真话。你们不是很有理由把我的稿费还缩少到五毛钱一千字吗？你们自然是太对我要好了。我并不是不明白。先生，我说我是太明白一切了，所以我说的话反而暧昧，有时还容易得到误解。似乎我是在此一面涌着悲愤一面发着狂呓。若果你们在广告上说我疯狂，对于书籍的销路可以得到一点影响，你们就这样办去，我既然不能否认我非得你们的稿费不行，自然也不能否认我是疯狂的。凡是于你们方面有利益的事，我想凡是中国此时的穷作者，都得无条件承认。我不敢承认的只是我的“天才，”然而当一个出版人同买书人谈到我“天才”时，他在那里计划赚钱的事，我仍然只好不作一声默然走去。

我这时用拳打我自己的头。这不高明的头脑，别的一事不能作，只能写点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己的事情，是引起了我的愤恨的。我想到你说的两块钱一千字的通讯，无论如何

我将写足一万字。停了又写，写了又停，字还不到一半，我仍然还不放手。我又看看周围一切，发现了新的事情了。我的家中人在谈话了。那上年纪人笑了，因为妹无意中在衣袋里发现了一张一块钱的钞票。她们欢喜到比得宝物还欢喜。人穷了就是这样小气。我告给你们这小气处，大约是有些人也很想知道，以便拿来作嘲笑我这一家生活的张本的。我看过那票子，是中国银行的东西，我的欢喜并不比家中老幼为小。我是变成于金钱更小气了的一个人，连自己也是莫明其妙，忽然非常悭吝了。一块钱！那怕是五角，也总不坏！我常常因为图省俭到处都是走路去的。我的哥更俭得可笑可怜，他从虹口到法租界，也走路。在另一时这个人却有名的豪放，作一张画得一百块钱不能留到第二天，但是，这是过去了，别人是只能见到他那小气的。未来是使我们一家全知道得靠我写一块钱一千字的通讯，而这通讯的一千字至少还得流五十滴血，作着用血换钱的交易，全家那么小气，不为无因了。连做梦，我是也很少梦到身边有四十块钱的积蓄那样的事，这样的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天才，真为那些对我怀了好感的人奇怪！天才应当这样子吗？谁也恐怕不能轻于承认！很对不起，我疑心到天才只是值两块钱一千字的人一个题目罢了。

…………

耽搁了一天。头痛到不能支持，所以睡了。天气热，睡到床上流汗。听那有年纪的继续的作咳，我想爬起到一个书店去借一点钱买一瓶药，也做不到。我不会把等候我的稿件付排这一件事忘却。我又勉强起来写了。但一个字却写不出。我就是糊糊涂涂地把日子度过一天了。

今天又是早上了。我不见到墙上的日头，因为没有日头。

感谢天，这样知趣，也让我一家人稍稍能吐一口气。我同时还得感谢隔壁的一个木匠，若不是他那么用力的捶打板壁，我不会头脑发胀，也不会就想起这未完工的通讯了。

我说什么呢？天气好了一点。咳嗽的躺到床上迷了。眼睛肿的人还不醒。我的妹上学去了。我坐到这桌边。今天是二十八。这"天才"想起过三天以后的房租，莫可奈何的叹着气。我是没有方法可以把日子挽留的。日子来了，恐慌也来了，饥饿也来了，而病，却并不匆促想离开这一家。夜里听到咳嗽的人喉中发喘。曾悄悄爬起来披衣走到凉台上去看天色。满天全是星，胡同上灯光白白的照着成方格三合土的地面，一些小虫绕了灯来去飞。在那种时候我像悟了一点什么。我一时并不进房。我伏到石栏杆上揣想另一个窗里另一人家的事。大致世界上人是有十分之九入梦了。这时在什么地方总还应当有一些人做着事情。我不知工厂中夜班是如何忙碌，但我想得到总还有些小房子里的学徒在一旁打盹一旁做事的。譬如铜匠，成衣人，印刷工人，他们大致是虽同我一样无从上床得到好睡，却忙碌到连想想自己是怎样一种生活也缺少空暇的。这些东西，身上是那么肮脏，走近人身边总就有一种极难闻的气味，半月不洗一次脸，手上全是油腻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蠢到无以复加，不单是不能说一句精致的话，连一句平常话也呐呐说不出口，这也可以算做人吗？见了这些人我是不能不生气的。就是想想，我也不能制止我这愤恨。一样的用血同肉做成的身体，为什么就蠢到这种样子了？……可是，我是不能再想了，我返到房中睡了。睡不着，我就听在另一房中我母亲的艰难呼吸，这声音完全像扯炉。我似乎是经过一点钟才睡去。

今天好了。天气不热。我说过这话两次了，大约还要说几次。一个天才的唠叨当然不是坏事。实际呢，你是告过我，“不拘什么都行，”我才这样把这通讯续下，到你们够用的字数为止。天气不好就得腐烂发臭，生蛆，全是可厌的事情，你们不止不愿意见，还不愿意提。可是我不想天气怎么行？我的一个兄弟这时正在湖北响枪炮的地方，他在革命，帮他们打仗，他学得是那一门手艺，会管理机关枪。这时说不定他就在那里腐烂自己腐烂别人。他来信说是无聊。我是说，无聊也就这样下去吧，武装同志！在这里的我，不也正是作着腐烂自己同别人灵魂的事业么？除了疾病我得了些什么？我在春夏秋冬四季用得着一天的日子做自己要做的事没有？我能用春天或秋天好好的笑过一阵没有？我仿佛嗅得出我已经腐烂了的灵魂的气味，我说的话便等于作恶心与打嗝。我这时是在同谁作战？谁是我的敌人？生活打着我的右颊，我又用手拍打我自己的左脸，我就为这意义把这通讯写下来了。天气热了，我得流汗做事，哥哥得流汗作画，母亲得流汗咳嗽，我的妹得流汗到织袜学校去实习。我大约还得等待自己的妹把第一双袜子打成才能换脚上的袜下水。我这样说你们若认为与天才的话有所冲突，你们还是勾掉吧，不过无论如何我一面力避与你们所谓“政府抵触，”一面我是要想到“腐烂”“发臭”“生蛆”那些事上的。

…………

又是一天，昨天写上那一点点就算了。昨天因为没有米了，没有烧饭的炭了，走到四马路一个主顾处去拿一点钱。信是四天以前送去，说过请他让我拿捌十块钱，像做好事，这个钱许我月底得到。办事人说不行。经理有话，说其他有

人一个钱还不拿，这大约也应当是事实。据说这经理是只拿三十块钱月薪的，三十块这个数目还不够他打发汽车夫。经理是这样一种阔人，不消说认为不能拿钱给我是有理由了。所谓别人不拿钱的别人者，莫不身充教授院长，把我与教授院长同科，即饿死，也像应当的事了。告他们说这可不行，今天没有钱，就得挨饿，无论如何容忍，我也办不到空了肚子来等候同情的。并且挨饿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家中人虽病，还不成仙，饭是要吃的。这样那样说了还是不行。我呆站在那卖书地方有一点钟到一点半钟。看到人来买书，还有买我那些书的，他们从皮包里把钱掏出，这钱随即到了书店的柜台上去。大约因为我衣服穿得比这些十六块钱一月的人还不体面的原故，买书人还以为我是本店徒弟，要我取书目给他们看。这些呆子！他们以为做一个上等人是穿几件好看衣裳的事情。他们还以为来到这些地方花三块五块钱，买一包为油墨所脏污的字纸，拿回寄宿舍去一读，就变了满肚知识，从此可以穿衣吃饭，到老无忧。舍得花钱的多读几本书的说不定还时时刻刻皆得到一种自足。所谓精神充实，所谓头脑健康，就算不是呆到无以复加的谎话。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另一些人在旁边肚中空虚，所谓新文学运动扩张，意思就是把这关系更显明的继续维持而已。到后我自然是走出书店大门了。空手而来还得空手而去。我走出了大门就坐到那门前石磴上，像一个买小书的人的姿势坐下来望街。为什么这样办我也不明白，不过我并不是故意。凡是于书店有妨害的事我决不作，我不能尽他们叫一个警察把我当癫子赶走的。可是，我那时不坐下不行。从法租界走到望平街，我已经走倦了。我还在书铺站了一点钟。昨天又还流血。我只有

在那门前稍稍休息。先生，我在那里是见到不止一个百个年青人到这里来买书！他们至少也有十分之九的人见到过我。但他们不打量这里颓然坐到近于街旁的石磴上的一个人，就是你们所时时不吝惜齿牙称许的天才！有些人望我一眼，有些人望了我一眼还望第二眼，我不敢对他们笑，因为这个时候笑或哭都有让人疑我为发疯理由，把我拉到衙门去拘留的。大致我应当也坐了一点钟。先生，这个话是很可以相信的，我坐过一点钟，坐到使书店中人看来不好意思，一面怕妨碍了他们的营业，有一个熟人出来了。他告我这事情明天再来看看或者有结果，他们以为我是同他们生气，所以坐到大门前不走。这真怪事，我再不走可不行了。我走四马路过东新桥，路上有些地方已有灯放黄光，夜了。还不能走到家我的鼻子又破了。

今天是三十了。天气是使一家人又得流汗的天气。昨晚上幸得同住胡先生借了一块七毛钱。今早上，那上年纪的好人，悄悄的把所有头上的押发同妹的戒子，要娘姨拿去当了十块钱，直到把钱拿回时我才注意到母亲头上已换了那玉簪。那好人还安慰我说这总又可对付一阵，只要对付得下，或者仍然有救。这个话要老人来说，可想而知我这几天来的颓唐，怎样给了一家人的悒郁。先生，我虽然对一切不高兴，今天还是坐到现在写你答应我的两块钱一千字的通讯！有钱吃饭了，钱多一点我们还得吃一点药，这自然于我一家人是极其相宜。我得像你们所说的“刻苦努力”，成为“大家。”“大家”对我没有用处是极显明的事，只是我想如果我的文章写得再好一点时，销路不坏，你们不愿意我饿死，出于良心做好事的机会将多一点。先生，我说这些话时我是自己看了又

看，看不出我有一丝一厘牢骚的。我心很平静。我不是生气的时候。我说的完全是实在的话。我的野心建筑在生活的必需上面，在过去另外许多事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我把我想到的话都说到，这是因为你告过我“不拘什么都行，”才有这样大胆。一个天才，据说大胆是不可少的事，但我的大胆给我的教训是各处碰壁，许多地方先是要天才帮忙，到后感到难于对付，所以完全拒绝了。我如今只是大胆的照你们吩咐行事。你看，这里不是已经将近有一万字的地位了么？凡是名人他不会有一个字表示自己无用，他们对于如何防备落人把柄处，比如何真实从事于艺术还用心。我这一万字，却说了什么话！我就是那么生活下来的一个人。我的思想，我的脾气，以及我对于艺术的见解就只是如此如此。“一个天才，”你们居然这样慷慨在每一次信上每一次介绍上都那么说，如果天才还得另外做一些平常人不能做的事，譬如向你们用韵语恭维，颂祝你们健康一类事，大致这天才也不会摇头推辞的。

先生，虽然你答应过我，数这通讯的字数是空格也可以在内，这里已经是一万字了，但我得再写点，作为“补水。”我不是说笑话，这虽不是你们的利益，我仍然不好意思不多写一点。横顺在你们看来，我的文章是那么容易生产，那么不知节制，多写并不像难事。多写了鼻子又得流血是真事，可是不流血就拿钱，也像太不成话了。我是很明白有些人你们就看到他流血也不能把两块钱一千字这样大价钱给他的。我说我今日还得到那个书店去，或者还得站一点钟，坐一点钟。在这通信发表以前，我是有权利可以坐到那书铺门前看街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谁，书铺中人则大家见到这样子还正好笑。到这通讯一发表，我恐怕不能再到那地方去了。他们可以赶

我，或叫巡捕抓我。他们乘此更一钱不给，我无法同谁争持。

今天似乎格外热，你们想，我老远走去，到了那里，很可怜同他们说一些好话，请他们打一个电话同那身在大洋行里办事的经理说说，回头就站到那地方候信，再过一会，消息渺然，无法了，我就坐到那书铺门前阶石上仰望过路人的上身，或俛视在水泥道上走动的人，车，马的脚。这天才的行为我想当然可以给一些上等人开心。为了不其相信，为了好奇，为了自己太与此等生活离远，必定有些人来买你们杂志以后还走到上海四马路去看热闹在人丛中去发现这一类事。先生，我是不是因这些还应故意到马路上去闲荡一礼拜？夜里听到咳嗽的咳嗽，呻唤的呻唤，我无权利安睡一个时刻。我是家长，无从偷懒。夜里既不能睡，这是可不济了。我一面想到这生意是难得的一次，疏忽了以后生活即成为一大问题，笔一提起可仍然又放下了。我的头为“流血”“失眠”“着急”等等闹空了。悄然的死去在我应当是一种幸福。我不厌世，不至于为一切所加于我头上的小小不幸作童养媳受屈以后的自杀。我一切看得分明。我愿意死了，只是疲倦。眼倦了，口倦了，手也倦了。思想更倦于集中某一件事。先生，你可以告我，如何于你们社里有利益，我试来照办，因为独你能答应给我那么通融，出大的价钱却买不挑选的稿子。

先生，天气热，窗外有太阳，麻雀就在太阳下叫得很热闹，我这时在奇怪这些东西为什么有这吵闹天才！又有小孩子哭，又有打锣吹号的过身。至于我家中人呢，这时我的妈正伏在床上呕血，妹躲到一旁流泪，我泰然坦然坐这里补足我这通讯的字数。我家中的事我并不看得是另一世界的事，这个也很平常。另一时，我或者也会为我这镇定而大大的惊

讶，但我若是同时能记起你们告我月底就要文章而另一意义是文章一来就可以得钱，就不至于觉得我性情可怪了。我这时不放下笔去照料一下我那妈，恐怕是不行，所以第一次通信到此不得不结束了。

先生，我心上抱了歉来向你说我只能寄这点却要二十块钱。承不承认自然还是在你，我决不能与你为难，这是晓得的。我一时是不会死的，家中人也自然还可以延一些时间。夏天接着春天而来，秋天又在那里等候交代，日子推迁，总不能把我变成两样的人。我将永远把感谢存在心上，对你们作编辑作老板的人说那各式各样为你们所欢喜听的话。只要有人愿意要我的通讯。我或者一面用左手抵自己流血的鼻孔，一面用右手能写出很闲适萧散的通讯。先生，许不许可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今天是五月三十，为英国人在中国地方杀死许多中国人的一天？我是知道中国的当家人已同别人讲了和，对于英国感到愤恨只应当是共产党，而纪念也是共产党一种人的事。可是我不过顺便提一提罢了，我是很明白在中国杀死一万人也不能算数的，中国原来不只是四万万人。

二

先生，你的信我读了。我谢谢你，言语的大量比稿费多到五倍，这个当然也是难得。你们告诉我上一次那通信只能作八千字算数，我不争持。这是小事情。我那里应当为这些小事情生气？完成一个天才是“奇变，”这应当对的。可是，我的奇变是些什么？你们意思是我这样还不行，顶好是尽我家中人死去一个，或者眼睛有病就索性瞎去，这奇变就成就

我了。我不要这天才的完成！并没有人敢担保因此一来我的稿费可以提高到三块钱一千字的事，我是不能尽这奇变来到的。就是有担保，我也还得打量。

你们既然说第一次通信很好，我就这样同你们作几次生意吧。这几日来我头脑糊涂，想不出什么好事。我只想如果这“奇变”把我也放在内里，譬如说，要死吧，一家人全死，我看这个事于我是一种幸福于你们也不为损失的。你们不要信别人的话以为我的通信太容易写了，就觉得不减少稿费可不成事体。我自然是一块钱一千字也得答应你们，一家没有钱如何能生活，只是我并不敢胡乱写下的。我制定了写二万，所以今天又来动手写。

你们说，愿意我鼻上的病早好。可以告你们，请放心，血今天是不流了。若这个病再不客气的流下去，这所谓“奇变，”真会轮到我头上来的。若是死者是我，请想想，这事情如何结局。我不能先死这事是不必解释的。若一定是这样办这将成为一个出版家方面的累赘。我家中还有病人，到那时虽然并不是谁就应当帮忙的一人，但这好歹是累赘。有些好事口滑的人，也可以说着“这是出版家老板们用刻苦的办法逼死了作者”这样谣言吧。谣言虽是谣言，倘若没有那生植谣言的根基，大家是可以痛快的睡觉赚钱的。你们愿我病好这应是真心！我谢谢你们。我也感谢天，他并不把我引到完全绝望的路上去。我一面消极的无法振作，另一面总仍然是想要立志怎样救救这一家。虽然一年长病，也仍然还找得出理由活到这世界上一小地方！倘若我们这一家是住到中国一个内地极不开化的乡下，无意中被天灾人祸死去一个两个，自然除奇怪命运以外没有话可说。如今我是住到租界上。租

界上是凡为中国的国粹如像赌博，吃烟，……我说这个干吗，是我错了。你们嘱咐过我我又忘记了。说一点别的是合理的。别的也没有可说，但既然是论字计数，仍然来说我今天的情形吧。我不流血却头痛。痛得不成事体。我怕这就是一般人说的那脑脊髓炎。这时，一摇动，一起身走路，头就像炸裂。这东西我疑心它终有一天是要炸裂的。家里人并无一个知道我为什么不起床。我睡到比平常任何日子还晏才爬起，起来就又坐到这桌边来。坐到桌边做什么？先生，你七号要第二次通信的稿件付排，要一万字，我这时就在这里很可笑的作着你所差遣的事，一面头痛难堪一面仍然为那一万字的完成而愉快。我为什么不欢欢喜喜的来写这通讯？这时最适当的事不消说要一个医生来看看，花点钱，把衣解开，给医生听听肺，还拿一次脉，试试温度，真有脑炎征象了，再多花一点钱打一针。你们听到我这病大致也将有这一种提议。这真是一种很客气的提议。我没有钱，却做不到这事了。这至少要十块钱，还得我自己到医院去挂号，等候一点两点钟。若是这医生懂事，看得出我的情形，随随便便说一阵，又随随便便为我配一点吃来无益的药水，倒是好事。若果不马虎，一定要把我一身的病指出，且照着通常医生口吻，说出那吓人的话，不是要住院就是要静养一年半载，而且药方一开，一小瓶就是十块八块，药方一开不吃就像更加危险，我这本来无害于事的病，倒恐因此一来完全糟了。把负债同负病的两事尽我选择其一时，为了方便起见，我是只能加一点病不能再加一点债的。

因为头痛，我的思想感情更不行了。我仿佛同任何人皆不能成一完全的友谊。我又找不出一个真实的敌人。眼前一

切的事都使我厌恶，却从不恶声对人对物加以申斥。到街上去时，我坐到公共汽车上，我看到满车的人皆觉无聊。在那些地方，你们是知道的，很有不少生长得好看，穿衣服称身，脸上充满了欢喜的年青人物，看到这些年青人物，我就在心上生气。我听人大声说话也有不愉快在心。我见人吵闹或笑骂都感到烦憎。似乎从谁处听说过疯狂有沉静的一种，我应当是属于这一型的。我这脾气并不是从头痛时起，却是很有了一些日子的。为追溯这来源，这应当说是出于天赋。似乎从我只能模糊记忆那孩童时，我对于逃学的习惯养成，就是基于那疯狂的因子的。到后是讨厌家中同学校，作了预备兵之一名了。再到后，还是不能在生活的轨道上作我那六块七毛钱的事，耐心等候如一般人的发财升官，我转到屈原远游所到的沅州地方作收屠宰税的小职员了。收税又错了账，无法继续，再到后我又转入到作一个师部的书记了。……一直到如今，我还是对眼前的一切全无好感。生活的转变的机缘，就全是我这以身体太坏为解释而发的疯狂做成的。我讨厌一切事情，却无力堂堂正正的把反抗旗帜举起。我觉得革命是必需的事，但革命家同革命文学家都使我头加痛。我不欢喜同人应酬，可是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人，不拘是收衣柜租钱的人也行，我总得同他谈一阵天，而且在谈论到什么时我就从不见出勉强。我决计把生活转变了，今天可还是在此写你们所要的通信。先生，在我无法解释我自己心行不能一致的纠纷时，我只能把你们所随便说的“天才”承认了，一个天才他应当与其他人完全两样，我无论如何是同我另一时也完全两样的。在我的生活是求不出结论的。你们若还相信任何人生活都有一目的，那我这目的，是把我举起与生活分手，

与世界绝缘。要是极幼稚的话也有供人讨论的一时，我可以告你们，我想到的只是杀一些人，这想象若是有了力量来帮助，我不能对我的胡涂加以惑疑的。然而人人是都有理由活到世界上的，我只不承认人人在有理由活下以外还有更好理由成天胡闹。所谓实行家就完全是一群无耻东西，成了伙去作着某一事，无耻与无用都是这些人格适当的赞语。那借了死去了的人与死去了的教训作着所谓大骗子的人们，他们是脸上充满了愚而虚伪的光辉，成天各处跑动的。先生，这些我不是说做官的人，你若一定要疑到我是说他们，你就执行你的权力把它删去吧。读文章的人是读半面就觉得好，全体看清就得失望的，删去这通信一半也并不算过失，你处处不应当把你的权力忘去，这才是一个好编辑。

先生，我头实在不行了。真要炸了。我实在愿意抄一点什么来补足这通讯字数。我的技能与其说是长于写作，不如说是长于抄录的。自然那些做文学论编讲义的人的功夫我一样也不能做，可是写字我是行的。一个有过六年司书生经验的人，你试去想想，应当是那一种耐心同那一种温驯？抄我没有可抄录的事，我睡下了。你们放心吧，这通讯决不是到此为止的。通讯的长短完全是你们，七号要稿付排，我不能因为头痛耽误你们杂志的出版！今天我且把这个放下吧。我是并不愿意休息，完全出于无可奈何，这是有请读者明白必要的。

可是我怎么能好好的睡一点两点钟呢？这是白天。街上车夫全在流汗，无价值的奔跑，近于呆愚的劳动。我想到这一些。同时，为对窗的吵闹生了大大的气。所谓对窗其人者，说是博士。这个似乎名片上也印得有一列长衔，但我明明白白知道他是在法国做过几年华工归国的人物。做工原是可尊

敬的事，但认真的一个工人，一回国来就很雅致的印起博士的长衔来，且居然就挟了大的黑色牛皮提包到处上大学校去教课，作为绅士之一员，另一面，却把一“细君”留在家中，用大的高的声音与客人调笑，客人的模样又是“博士，”这就怪了。听到那些白脸长身衣冠如时的模范人物，同心协力联合大唱毛毛雨之类小女孩子所唱的歌时，我连在房中坐下的勇气也失去了。天气热是真的，不过另一种热是我所不能抵当的事，我只得出去。

我到了街上了。我坐到那没有太阳所晒的路旁旧木桶上，望望街景。我仿佛是非常狼狈。我的头在作怪，非长久的坐下来沉默下来简直无办法。过路人好奇的似乎全对我注了意。我感谢他们，这些人中总不乏觉得我是很可同情的人物。我想若果我能把帽子除下，翻转摆到面前，必定还有世界上所谓善人之流，不要我写诗，不要我写小说，也不要我写通讯，会慨然把钱扔给我一个两个的。小孩子见我这情形，虽然还不曾把帽子取下，已就因为好奇不愿意走路了。他们围在我身边站了两个，见到我掏手巾拭脸，就以为是要取粉笔在地面写字了，好意的告我这里不许写那些求人怜悯的字。我望到这两个小孩子好笑。我那里会这样做蠢事？纵当真要写什么，警察也不至说什么吧，我成天在这里附近徘徊，警察是已经与我认识得了。这时使我记起那些专在大路旁写字告哀的人物，这种人物似乎特别多，大致他们之中也就不缺少“天才。”先生，你觉得这街景的描画有详细的必要没有？你全事尽我，我就将不说什么了。我虽坐了两点钟，过路人不下一千两千，公共汽车以及其他载人载物车辆来往不绝，卖东西的全在一种沉闷下度着这初夏的午后。这地方这些种种

只是整个的无聊。一切生命是在不知顾惜的情形下浪费。一切东西都因为热有瞌睡的趋势。虽然有麻雀在我坐的地方对面电线上打架吵嘴，看来南征北伐也并不比这个还认真，我仍然是不欢喜这些胡闹。我坐下，就把日子打发走了。我看到太阳从街中爬到对面墙上，我站起了预备走回家去。到了家我只听咳嗽，因为自己情形也显得十分颓唐，竟不敢到我妈的房中去看看。先生，感谢你的惦念，那个老人并不再呕血了！咳虽咳，血是不呕了。那眼睛痛的人还不能起床，他没有其他害目疾的人那种暴躁，我一回来见到他坐在床上，闭目不语，一个小的狭的瘦脸，一把瘦骨，脸色苍白得如一个蜡做的脸，如不是他那如扯小炉的呼吸，我几几乎以为这人是坐化了。我不作声，就坐到我的特有那张椅子上，看这个人在闭目养神的苦脸。我自己，却也是那么憔悴无生气。我找不出一点可以使我兴奋的事情做做。我因为在街上坐了半天，转来头似乎好一点了，望到桌上的笔，就又拿在手上。我也应当写一点大议论才是！一个天才，他不能就永靠这名义吃饭，事情是易明白的。我当然要做一点小说送到别处去，照到你们作编辑人的意思，用可笑的轻松文字，写一写我往年在军队中服务当差的故事，署上我自己的名，附加上一种希望不大的按语，寄到我所熟习的地方去，我就静静的一面玩弄着日子一面等你们高兴时给我点钱。有了文章虽一时不会得钱，我还可以自慰慰人，也还可以向债家扯点无害于事的谎，要米钱，要报钱，人来了，气势汹汹无法抵当了，我可以不红脸的说“这是平常的事，照例是他们要忘记日子，不然那稿费早应送来了。”我这样说时我会觉得完全不是儿戏，真以为连向债户抱歉也不必的。先生，照你们意思，一

个有天才的人写一万两万字是极容易的事，不许懒，就不至于挨饿。我大致应该说是太懒了。我如今就一个字写不下去。我起了若干的头，却没有供我下笔的东西。我将说我亲眼看见杀过一千人，大部分是用大的锋快的刀子砍头，小部分是用枪打脑壳把脑髓倾出为度，又有一些是花样翻新，破肚开膛把心肝取出示众。许多人是没有学过屠户，居然能把一个人处治得如老屠户杀猪一样顺手。还有用刺刀刺死的逃兵，用火烧的土匪。但是我说这些准什么事？在另一些地方，不是成天还这样不断的热闹着么？这应当是可以夸口的事么？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杀人么？我说战争吧，这也是罔诞。大家从新的战争中过了日子多年，说这个只是无聊。我说饥荒，报纸上头号字载得是陕西甘肃每日饿死人两千，可是同一张新闻上特号字登载百龄机效果，背面则“开会行礼如仪，”天下太平。先生，凡事可以使你们吃惊的，如今是全不容易引人惊讶了。我们都一同生长到这顶精彩的时代中，我们单是“看”就可以过这一生。一切事千变万化，一切事仍然全无差别，不头昏已就见出好汉。我今天得一个朋友从杭州来信，他说是他在为一个日报馆作着五毛钱一千字的文章，成天写，大约每月写到五六万字则一个人房钱饭钱就不难找到着落了。这个人他并不是天才，但他能够写得出这样多，无论如何是可以佩服的事。我是不行了，没有可写的东西。我纵有，自己的，我是头痛，流鼻血，……鼻血流就得头痛。我说我自己的鼻子，说我哥哥的眼睛，说我其他家中人的咳嗽流泪，说来说去，与世无关，等于笑话。能够使读者找到笑话，这天才的通信意义就已完成了么？这缺陷的完成！

到近来，我的生活，就只是四堵墙。一个坐在四堵墙中央的人，久而久之是会到说自己也说不分明的一日的。我就每一天生点小气，走到街上坐一点钟，回来胡胡涂涂写一千字通讯，稍久因为头中空虚，吃一杯茶，再到咳嗽的人身边去，扯一阵谎，同时就仿佛把自己也谎过，再回头来苦笑，天色夜了。天才的培养是这样子做成，在我以前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想到的。先生，我这时只差一件事不做，我在这俨然绝路上还不曾当真吃过安神水之类。我成天看到申报社会新闻栏，总见到什么年青人，因无办法而背了人吃下过量的安神药水的事，这人真谨慎，同时总还不忘记留一封信，给他家中人。看到那些信，我就觉得这些人还如此恋恋于生，实在是无须乎开这种大玩笑于生路上的。我若是有一天也这样作呢？我决不留一个字。纵写好了我也将烧去。就因为与人无关我才死，在死后还替这人那人设想，以及作自己羞耻的遮掩，在我是不作的。为了什么就这样决然向死的门迈进一步，还想告人，这人死来真是太费事了。我若自杀是连悲哀也不至于的。我不愿同你们在一块活到这世界上，我就死了。先生，把我这个当笑话也是可以的，到一时，或者我将为否认我这“天才”，来作一种唯平凡人才能做的自杀而死的事情。我讨厌什么人也居然在世界上有声有色的活着，我也许就自杀。我爱了谁，唯恐我将来心会转一方向，为了这未来的恐怖，我也有理由自杀。如今是周围四堵墙，自杀的想象无可攀援，我看到咳嗽，眼睛痛，流泪，我心软如海绵，我要活了。我说这些话时我算定是没有一个人能懂我的。我自己也懂不了我自己许多。因为是你们说的将任我写些什么也不管，我的心，成为一匹马，跑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是

很平常的事。这时我写完一句就得伏在桌上一分钟，我是这样衰惫而又这样可笑的劳作。我这时想起我家乡的河，还有那个用着焚化字纸的塔。从塔上摔到水里，淹下去了，睡到河底石头上了，大的团鱼爬过我的身边来，我们纠缠在一块了——这是我的心。

身边的东西我都讨厌；那些血点，滴到地板上，成了黑色。那些纸，塞满了抽屉，没有一张写过一全页。那些信，说到钱，只使我同时记起我的许多债务。那些肮脏而又凌乱的笔尖铅笔墨水瓶，使我想起我生活的无望。门前走过一辆车，我的心就为这车带去一部分。我听到敲钟，我就觉得那钟的打击每一下皆落在我的心上。我无时无刻不像需要睡眠，我半月来却不曾得到一次好睡。天气热了，天气热了，唉，天气热了！我实在不能支持了。我只想把头伏到桌子上。虽然明天我得将这通讯完成，我仍然睡一会。我反对我自己结果，就是我讨厌那鼻血还得流一阵。先生，它一定要流，有了孔罅的地方，机会一来是不会放过的。这实在不能尽它放肆了，血太多了在我是讨厌的事，在别人则是好笑的事。把血流到这种事上，我已并不比一只鸡为有价值可言了。我休息一会，还得好好的有秩序的来写一件两件近于逗人打哈哈的故事，这第三次通信你们才有采纳的可能。我心里像有些污血在涌，需要呕去，我睡下稍待再说。

…………

我睡过了，且把饭吃过了，又坐在这里了。坐到这里听隔壁搳拳，拳拳中夹以四川腔的女人音。这就是天才的生活。坐到了桌边，还没有动手，得到了信。这是喜事。信从远处来，很客气的也称了我一句“天才，”到后来，说到文章了，

他们盼望我寄三万或四万字的文章，照一块钱一千字抽版税先支。我还以为只有在上海方面的人聪明，谁知远在福建地方开书店，也居然知道这种条件为与己无损的条件。一千字一元，四万字就先可以拿四十块了，这真是一个吓人的数目。我应当好好的把这交易谈妥当我才能够活下去，这又是一个很可感谢的招呼。但是，先生，我不干。我这样直截了当的回了他们的信。我没有说出不干的理由。四十块钱给了另一个人或者还可以救活一个作者的性命，在给他们赚钱以外还同时作了一件功德。我如可能用第二个月预许的稿费对付目下的一切？我没有这耐心，没有这美德，也缺少这勇敢。过了一点钟，我把这来信扯了，同时又把自己写的信也扯了。另外写了复信，说，"先生，你们印书，用得着我的稿件，谢谢您。如果这稿件是必需的帮忙，那先请帮我一个忙，把钱寄一百块来，在六月十号左右我寄三万多一点字来，我得了钱你们得了版权，这交易应当说是痛快的交易吧。"这信我要人即刻就发，省得我再过一阵又生悔。同他们做这些事完全是要我的兴趣，我若能在这事情上再思索一些时间，说不定我将写一封复信去骂这些人的。信既已发去，我这时就又像在等候远处来钱打发日子的人了。我想意外的事也许他们竟会给我寄一点钱来，那么我将在字数上增加五千，表示这感谢，同时还得把挑剔的权利也给这有钱的人。是的，好歹我得忍耐，得客客气气的把这生意弄好，别人已经称我为天才了，我实在无理由再在价钱上有所争持。

我走到一个相熟的地方去，朋友说，你瘦了，怎么啦？我笑。朋友说，你脸上发黑，怎么啦？我说没有什么，说没有什么以后仍然是笑。到后我说我每天得流一次鼻血，大约

流了有十天，这话倒使朋友发笑了。因为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一人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就悄然回家了，告人说这血是全不顾忌的只是流，流过了多年，以后还得流，别人不大愿意相信。我是并非要你们信以为真来在这通信上写这些话的。这时我就一面在用棉花抵塞一面写这通信，说出来自然有人以为这是一件近乎可笑的事。

我的母亲，那成天以咳嗽过日子的好人，近来一到下午就发烧。我有什么办法！我是连安慰的话也用尽了的一个人。凡是我过去说的不能兑现的幸福太多了。如今人在发烧，意思若仍把一点好话来作一种治疗，是绝对不发生效验的事情了。听到那咳嗽声音，我只想把耳孔用棉花塞好。我又生气。我像在等候什么地方从天而下的一点钱，我当真是在等候的，有了钱，或者就有办法了。但是，这钱决不会凭空飞来。应该给我钱的地方既皆无望，与我已无生意的书铺，自然更无关系了。他们在我这方面并无责任，也正像其余路人对我一样，我同任何一个人去说，告他们，若果我先能借一点钱，来把我一家人调理一下，到后来愿意把文章用极低的价钱补数，他们也没有承应这恩惠的必需。先生，我想到你所说的“奇变”了，一点不差，这奇变在我一家是非实现不行的。直到这时我还能从容不迫的一面拭汗一面写这通信，假若家中忽然有一个人死去，我或者仍然将不动声色把事情作好的。好像这话我说过一次了。我这时对于我的镇定有了新的认识，我的心不至于为灾难当前而摇动，这不摇动的创作的心，另一时，你们高兴，真又可以说是一种佳话！你们佩服我的天才，自己呢，为这漠然坦然的心情却大大诧异。就因为你们有理无理皆常常把我文章退回，因为你们的做事认真，因为你们的不儿

戏,不通融以为凡不合你们条件的全不是佳作,所以我就被训练得如此规矩柔顺了,我应当在这事上感到耻辱也不感了。

我也想过了,既然办法一定要依样,文章写来非得合乎体裁顾全格调不为功,我何妨拿一本时下有销路的书来照抄。这样作去我断定是不会为人发现的,如今的人读书读过这一派的书籍时另一派的即无过问的兴味,我只要稍稍聪明,加以改窜就行了。先生,买这稿件的他们,是只过问名字以及书名,其余不再注意的。你们不消说是比他们为高明,因为我在任何处取不到的自由,却在你们社里这一方面得到了。然而我把一种改本送给你们时,你们保得不因为这名字而弃去么?

一个人说,我这通信,完全是一种平面的图案的东西,从这一直一横的反复里可以看出喜剧的意味。这话是说对了的。若果我同时还告这些人,说我写这通信时一面在行为上近于野蛮的自挝,对于自己的灵魂痛加殴打,不知道他们还可以得些什么意味。

今天想尽了方法还不能把我妈送到医院去看看,我算了一阵,看看有几个人我可以向他开口借一点钱,算来算去竟没有一个人。我若把这事去当一件正经事说,别人很可以有理由把它当笑话听。除非我这时有一部两部稿子,走到几个熟地方去或者还可以设一点法。我这时可是一样没有。我不敢想象这样拖延下去半月以后家中将成些什么光景。大家以愁脸相对是今天的事,到明天,恐怕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样子。那眼睛有病的哥,虽然眼睛还不曾好,因为省钱,自己走到菜市去买小菜,回到家来,手为一车夫的拉手触伤,肿大了,本来脾气极好忽然也容易无端生起气来了。我那妹,因为晚

上同母亲在一个床上睡眠，日来忽然不能吃饭，脸色苍白，间数分钟就咳嗽，也似乎非到医院看看不可了。我除了还是低头在这桌案边把这通信补完，我能作些什么有济于这一家的事？这时有一百元，这一家就有了生气，虽病者心上涌痰，亦俨然可忽告痊愈。一百元，这数目，在这世界上，真是多吓人的一个数目，也是多可笑的一个数目！我在前年的一种日记上，我就是对这样一个数目抱着可惊的顽固想望而不能得到的人，谁知直到今年此日还在同样情形下把这一个数目看得如此慎重！先生，我在此还起了一个不可恕的野心，我竟想就是这样在十天中写成我一部自序，我就可以得到有两个一百元的款项把我的生活整顿一下……

我并不要其他我不应当得到的幸福，我也不逃避我分内的灾难……只要我可以在我生存中找出一种意义，不含糊的刻苦生活是我所应当接受的赏赐。……无论什么人的命运，不是单得到疾病贫穷无聊而已的命运。……我写这些写了三行，这里每一行是将近三十个字，每一页字是七百到八百，十万字是三千行或一百三十页，眼前我对那所期望的数目，距离是如何远近，我应当明白了。我这时，告你们说我头又痛了，这与康健相悖的一种病痛，这过失只是我流血过多，以及守到这桌边时间过多。先生，这当然无妨于事。我也不过当笑话说说而已。我知道明天我就应当把这个通信寄给你们，误了期，我就把生活的依据丧失了。我在此努力，成绩不在纸上也在头上，头是还得难受的，我一面休息一面还是继续不辍的写下，看看已到了十一页，我心里很欢喜。我也不对照一下在这一万字上究竟说过了几件事情，“这是通信”，“值两块钱一千字”，“每一月可以写三千”，我就记到这些把

它写下来了。到今天来写了三个向人借钱的信，这些人全是在社会上有声威的人，我总觉得只要一个熟人知道我这时在什么情形下打滚，能够答应我一笔钱，我这通信的第三次，或者就有许多精彩的不凡的描画，透明如冰如玉的理知，以及通脱不稽的诙谐了。我这时所有只是一片模糊，这模糊使我吓怕，我是在模糊中作着那种极愚蠢的想望，以为或者总有一个大胆的人能借我三百块钱，让我可以拿这一笔钱还一些账整顿一下自己的。这信即刻又发了。

让我算一算数：福建是一百二，这人三百，那人三百，另外那人又三百；合共是一千了。我有一千块钱的空空洞洞希望在心上，目下作着这一千块钱的梦既不算罪过，我还将告给那病人说至少有一半是有把握的数目。我的母亲只是对我苦笑，我把这谎扯给自己受用，母亲却从这些事上见出我的愚阔与天真混合。她要我莫急发信，但我同她说时这信已由我的哥丢到西门路邮筒里了。

我想起信上我所说的怪可怜的软弱如蜡的话，觉得十分伤心。我的信是那么写得明白，我的心正如摆在纸上，但是天知道，这个信，不正同我另一时为一个女人所写的信一样，看来只多加一种笑话的原料！我在把信发去以后一点钟，就在大悔自己的呆性格所遗下的笑话种子为如何多了。我想我将用方法否认这一件事，若果他们之中一人，因为体面的原故，又不大好意思使我失望，用着善人态度给我三十五十时，我无论如何将拿这个钱丢到大门外去。我们一家饿死病死是不必靠什么来赈救的，这样活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活的办法。我无论如何是又做了错事了，我打我自己的头，诅我自己。先生，我这时是只有诅我自己一个办法的！天气热，我坐到

这里半天，一面流汗一面想我写一些什么，人是疲倦到口中也发臭了。我这时太容易生气了，我的妹，一进房，望到那天真无滓的脸，我就想骂她。我的哥哥那眼睛这时也使我生气，他说什么我总不理，虽然是好好的同他说话，请他到我妈那房中坐一坐，但我的神气，几乎是在喊这个人滚蛋。先生，我的哥哥他是好人，绝对的好人，他因为家中没有了钱也像极容易发怒，但他望到我，他悄然无声溜出了大门，走到街头看过路车马去了。我看到那全身为病所苦的小身材人后影，想起我同他到奉天一带流浪情形，就哭了。

先生，你们若是有我那么一个哥哥，你在他面前恐怕也只有流泪的一件事可做。他那沉默，他那性格，全是这一世纪不能发现第二个使人哀悯的模型。他在我这里等待一点点船费，有了钱，他又将只身到东北雪里沙里去滚了。他为什么不到南方军队中呆下，一定得到东北冰冷荒凉地方赌自己的命运，这就是这人使人流泪的性格了。说到这人，我也只好说到这里为止了，因为我再说这个人好一点你们不能相信。天啊，为我保佑这个人，我们这残缺的一家，是不能把这残缺的人先失去的！

这时是天快要夜了。太阳照到墙上。太阳是如往日一般照到墙上。照到墙上的太阳是寂寞的。麻雀在屋角飞，衙堂口卖馄饨的用力打梆，木匠还在隔院钉板壁，……天一夜，这些东西都显得很寂寞！我走到凉台上去看了一下，想到我写的信可以在明天这时送到，明天这时别人就在这信上找着发笑的东西，我心凉了一阵。

先生，我过一礼拜再写我那第三次通信。这时我应当放手了。我支持不来了。我喉咙今天也极不爽快，捏抓皆无用处。

……我骂我自己胡涂，实在胡涂，这通信是极不通顺，你们看来决不能从这上面了解我这时这疲倦的心的。先生，我过一阵再写第三次通信，你以为这样不行，还是你点题，我执笔。为了这生意与杂志永久，我如其他作家一样愿意由你命题。

身上发热，我想吃一点冰，冰没有来，鼻血又先出来了。先生，这无用的血！但是，在这纸上是不曾有红的点滴的，血到这纸上，成为另外一种东西了。

三

先生，你说照到第二次通信可不行，我明白了，我改。我是先就申明了没有人要明白我生活的实事的。没有人要知道疾病同血同泪，而我这通信在任何方法上总以给人快乐为第一义。先生，你们意思我是想透了，我那样写着长长的通信，虽然一半是在那种情形下只能做到这样事，但我先就想到琐碎是可以把我这“天才”成一种可笑的夸张，才好好写下去的。我写“日头”一连写三次，写“流汗”则每一页皆不缺少，这原来是我一种技术。我正要别人从我这唠唠叨叨中发现我是怎样的无聊，来承受这“天才”称呼而写两块钱一千字的通信一个人！你们说，凡是看过通讯的人都笑，这就对了。我是分明知道有些人的口除了吃点心说谎以外，就须要笑的，我不悭吝这方便，我写下这些那些，他们乐了，我的责任是尽了。“此后应当转了方向”，你们说的话，我照办，我就转方向。凡是可以增加你们销路的事我无时无刻不想到。我当然在得钱以外把帮助你们杂志发展为一目的，在这目的上我继续下去努力，至于价钱，先生，我说你们真太

天真了，一切我并无争持意思。其他比这个还多十倍的数目，也从不愿多说一句费话，我那里会在这个事上不愉快的道理？虽然我是好像完全要你们稿费才能维持生活，不过你不能这样轻易给钱，我也不想来勉强你。你的意思是一个钱不把呢，明明白白的说，告给我明白了就够了。你也不必多费周折又说什么等一会儿啰，慢一点啰，赶不及啰，这完全不必。我们已经各人在日常生活应对下把生命糟蹋得太过分了，何必还在这些小事上来浪费？若果你们以为我是有意无意骂了你们时，我是可以赌咒盟心的。我有这样意思天会打我。你不信天却信党，我也可以在国旗前发誓。先生，因为你们的误会，我这时不客气的来请你们再读一遍我那通信。凡是我认为表示诚心归伏愿受调遣的地方，我都已经用墨线点出，你们不妨详细看看，或者会有“掀髯大笑准予入伙”的一日。我不想入伙，不过愿意把人家许我的拿到而已。

这十天来我告你们我做了些什么事，这可以吗？这不行，我就另外说。我打量在每一张纸上写一个事情，这事情或者是我所想到的，或者是我经过的，又或者……总而言之我就写下来吧。你们实在不承认这通信，那这一次就算最后一次。我可以并到这里说明白的，是我这时并无一个钱，我也将来痛痛快快的写这通信。你不能把这个作数，那拉倒，我不要了。我要这几个钱并不真能够使我永久不至于挨饿，眼前的事也不是你们的钱就能应付过去。我觉得这天才不做也行。或者这出我的一时性情，但无论如何，这时节，我是睁了眼睛清清楚楚说话的。我不胡涂，不故意，只是老老实实的说。你们能够把这个行市买我的通信，我们以后再把这生意继续；若再打圈子做事，你把这天才给别人，我不干了。我知道目

下天才是很多的，除了我你不会找不到人。先生，我话就是这样说，一切说尽了，我因为能够这样痛快，今天我似乎特别欢喜。家中情形一切如昔，仍然不能禁止我高兴。我的血我将尽它流，在生一天我将为这一家人奋斗一天。我将在我的精力中找出一种结局。我不能使家中人就此消灭，如雪就日，也不能使我长日昏昏如醉。我要勇敢如壮士，向生活肉搏，掏骨抉肉是不可免的事。

说到这些话，应当是兴奋时候，但是我疲倦了，我得睡，因为昨晚上我守了我病危的母亲半夜。我这时写我恍恍惚惚的通信，虽像说得再斩金截铁没有，仍然人是非倒到床上一会儿不行了。唉，这通信！

我睡了一会儿。天气太热了，简直不行，人一睡就流汗。先生，我先写了些什么我是这时不负责的。我这时仍然是头晕眼花。我要好好的来整顿自己，我各处向人借钱，就为整顿自己同家中而起。钱呢，一个没有得到，他们写信回说比我还穷。话也应是真的。就是假话，因为应付一些来得突然的请求，每一个绅士不是都有说几句谎话的天分么？我自然不怨人天，只笑自己。还未使我完全绝望的是有了两处答应只要我一有文章就可以得钱。价钱不会在通信以上，我仍然也慨然答应下来了，我如今是同人做生意，别人是这样同我定货，我自然不能说我是在做生意以外还有什么。你们若以为这是笑话，我就在此来特别再说一句；我实在是同你们在此做生意，因为想到各处全是做生意，所以我才说，没有钱，我将不干了。

今天我不流血，就只头晕。我妈还是发烧，这老年人一到下午全身像燃，近日越加瘦得不像样子。我妹从织袜学校

转来又到朋友处去学英文，大约因为从朋友处谈到她家天才哥哥的事，哭过来了，回家就睡，吃饭也不起床。我那哥，他眼睛好了，因为在家中呆不惯只成天走。我这几日来不出门，因为是无衣可穿。我的衣在一礼拜前就当了，当不掉就只是那一件单衫。若是一定我得出门，则我那哥就把他那一件不曾当去的衣脱下，尽我穿出去，事毕归来再脱。我的情形到了这种样了，我却反而没有牢骚，不生悲愤，因为我知道这也全是空事。如何能把我这一家援起，只是靠我来振作好好的写六万字小说。写不出也得缓缓的写好，文章写成就好了。我的文章没有不是在这样无可奈何情形下逼成的，并没有灵感，也没有其他高尚动机。“高尚，”这两个字只是那些上海新海派文人的事，他们平素既仪态娴雅，喝咖啡吃点心之余吮笔作文，自是佳作。……不说他们好了，他们是他们，我是无这说话的必需的。

先生，你说我做了什么不妨随时写下，使人读来感到真实。我写吧，这时我曾喝了一口茶，茶放得太久，成黑色，有点苦，我想吐去不能。我的朋友来，告我无论如何在最近得把房租送清，他苦了脸摇头走去，我就想，真想不到他也被人称为大家，也这样糟糕！

我再写下吧，木匠还在敲打地板。我听到小工在那新房顶上一面安瓦一面唱歌。我是赤膊在桌边写这通信，我的桌上全是灰尘。见到灰尘，我就想我自己也总是一天成为灰尘的。我不高兴了。我打了一面镜子，值一块八角钱，我把镜子打碎以后，捡了一块有刃的留到抽屉中，我意思是预备将来作为割我的脉管自杀时用。没有办法到不得不自杀时，我是再不同谁商量借钱这一类事，要干就干的。我桌上全是各处皆卖不去的别

的朋友的稿件，望到这些稿件我就笑。隔壁有人唱《黛玉葬花》，欢喜听戏的人无论如何比欢喜读书的人多，所以我桌上这些稿子就盖上灰尘一层了。我真想把这些东西完全烧去，烧去了或者将来还反而有人对这些不曾过目的文章加以惋惜。我桌上有红骨刀一把，为裁书用的，物为一个书铺老板所赠。还有杯一个，为另一"天才"朋友所赠。还有壶一，到先施公司买得，似乎是二块四毛的定价。还有……

我若真能这样写下，这一万字是无问题可在今天写完的。我又想，我应当写一点别的才是事。我写我欢喜谁恨谁，大约许多人都愿意知道。我若说出我听过别人说的新鲜故事，这故事属于近人，包含了无耻的整个，有些人可以直乐得打哈哈，又有一些人就正可藉此把我大大攻击。我是曾经被人抬举，到后因不请这些抬举过我的人吃点心，所以有一些人因羞成怒近来总不忘记我的。这些不要脸的人，他们还非常高兴，吃完东西就批评，批评完了又吃东西。……不说这些了，有口福的上海的文人，说他也不至于使他们少吃一块点心！

家中人聚在一起了，各无言语。我就心想，我可不可以说我最近就可以得一笔钱？我想了一阵，看到他们也像在想事情。我的哥他只会谈乡下的事。他一定要到东北去，真是去找苦。我想让这个人去同上海白相人队里滚几年，他或者可以成一个名人。他一定是能在事业上有一种成就的！我有这种信心，总觉得这人并不是劣的。但这个眼睛鼻子，耳朵，口完全有病的人，他只想一些古怪的事情，想到荒漠中去奔波，想航海，想成医生，还有，他想他弟弟成"名人。"真是一肚子呆心事，我一见了他就要哭。我说见了这人就想哭，是第二次了，若是我有机会提到他一百次，我仍然不至于变

更我的意见。

我若是做了一个官，这个人不知欢喜到成什么样子。他将成天去同人说，也许还将拿了我的什么东西到处去报告，这人我把他无法。先生，你们让我再说一点点就不说了，这是我的哥哥。我有理由把我这可怜的哥哥介绍给读者，你们若真有人敢冒险能同我这哥哥熟识，你们都得相信人类是可爱的东西了。我妈也是好人，但她昨天因为挂念到我不吃饭，劝她吃也不肯吃，这好人我又把她无办法。在不久时间内这些人都得死，才是奇怪的事！人是全都得死的。没有死以前先老，我如今也好像老了。先生，天才的老去是笑话吗，我故意这样同你们说，我想从你们回答中找到真理。你们的话是真理，这是我承认的，别人也不能反对。我流血了，吓，怪事，流得这样多。有多久不流，这一次应当是要多多流它一阵的。这时我头不晕。血发热，使人沉闷，把血一流，人清爽了。我是不吃药的。这理由是无钱；也因为穷人就大胆了。我是愿意看看我究竟要成什么样子的。若是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腐烂，原是有趣味的事。我妈说，有趣味的事是小孩子过年，这个老年人还有童心，她说这个话时是同时提起“人到发烧就快了”的。我有什么办法？我不能生翅膀，也就不能凭空得一点钱，治理这个人的病。

我想我还是要死才好，不然无法应付一切。天才一到尽头，他走的路还是常人的路。万一因为我死了，大家看不过意，把我妈一笔钱，让我这一家人反因我的死多活一阵，这事才真是好事！这样人应当有的。总有买我书的人也愿出一点钱的。用我死来捐款，无聊的事，真可以给上海文人许多谈笑资料。上海文人才真多天才！他们有人说他们什么人的

文章流丽可以作中学教本用，这广告气味扑鼻的批评似乎是赞美他的朋友。好文章只是做中学教本用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批评家真只有成天用点心塞口。事实呢，成天不至于，一个礼拜三次是有机会的了。这些人真是有福气！

先生，我似乎说完了。说到这些自然是真到无话可说的情形了。我又在生气。我以为生气或者是一个“天才”不可缺少的脾气。朋友朱湘也爱生气，但他对一切有自信，我对一切无自信。他因为身体不好爱生气，就发愤读书。我身体坏，我就恨自己，却又不能设法把这坏身体整顿。我该的账太多，也是容易生气的一种理由。流血不止我又生气。一切都像要彻底尽兴。我却只想做一个梦，在梦里把一切过去推翻。我这时就想推翻凡是我在这通信上说的一切话。我不负责，在言语同行为上都不负责。不负责。决不。无论如何不是这样我就可以做个新人了。先生，你们是万想不到我如何羡慕那从起码一点做起的新人！我活下来没有一天对当前生活看出好意，没有一天不觉得我做错了人，应需要来一个相反的纠正。日子从从容容走去了，我也就在日子中把自己毁了。我于眼前只是讨厌，这话下面我可加一万的数字的符号。天气热，流汗，我得在同样流汗情形中做与从前截然两样的人。我若把所有的账完全忘记或完全还清，我再不同人论文章的行市，再不写这个通信，就是新人了。

先生，我一面是想好歹得把我们的交易维持下去的办法，一面我要做新人，一样不干，或者死。我高兴活你们不许我活，我倒有点为难，因为一时改图不易。我高兴死你们可无法干涉我的。我这时就想死。大家说许多日子不吃肉了，自己不吃肉是自己知道的事，许多人这时是在吸我的血，我装

马虎！我望到我自己是这样瘦，简直像有过半月不吃饭的样子。我还是来写这通信。先生，我说这些不是牢骚。我说的全是真话，写通信虽不费神，是只有使我消瘦的。你们是肥了。你们赚了钱，这当不是必须抵赖的事。你们是应当肥胖的。……奇怪，今天我听到猪叫，据说大猪有三百斤一只。苗里猪是黑的，江浙也是黑猪。江浙人会做官，又会革命，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革命就做委员。过细想来也不是怪事，浙江人是聪明一点，血是有，可不流，至少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不流血的方法，所以浙江人全是伟人，做大官，有钱，缺乏羞耻。无耻不算是贫，别的富有就够了。我想到奇怪的是我到杭州，看到庙宇特别多。湖南人完完全全是十足呆子，请一百人辩护，也仍然是十全十足呆子而已。（勾掉它呀。）

天应当落雨，落了雨，或者我隔壁的那些人就将出去玩，或者坐下来安安静静打牌了。雨不落，如今天气太热，他们像为天气所苦，吵得太凶了。我是不能恨这些人的。不知节制自己，这些人天真处是还很可以佩服的。一些吃饭的人！说是饭桶，他是桶，还有桶的含德。这些人只是“吃饭的人”。该死的一队，天不落雨我的气运是无转机的。

湖南人是呆子。不肯承认，如×××（你们猜这是谁？）更是大呆子。将来共产党专政，你瞧吧，也将仍然是浙江人坐朝登基。总之，人聪明而已，湖南人不及，广东人也不及的。我这个话本是笑话，并非真事，我们不是近来又听到吴佩孚有起来消息了么？吴佩孚并不是浙江人，应是大家也明白的。至于为什么因缘这人就又将出山，那是不须追问的事了。先生，这几行你把它除去吧，这是笑话。为了许多原因我不知为什么总爱把所说的话当成笑话。我不是已经说过，我这鼻子的病也就等

于笑话了么？我想转湖南去，又怕他们杀我，近来杀人又不要多少理由，碰到高兴，碰到不高兴，我都有危险。至于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杀我，我是很明白的，事情很多，总而言之则是我不同他们合伙。他们也可以把我当土匪，共产党，逃兵——给我任何一个很好的名目杀掉。人心太杂，欢喜杀戮，也不止湖南人一省是这样子，所以许多人住租界。我不在租界就得活巴巴饿死，还不必他们动手！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几年来湖南人的牺牲？这数目总是万以上再加一个数目。这全是中学教育以上程度的汉子。杀死你！要杀完才对，不然过三年又有变化，建设登基都不成。若果××人真完全聪明呢，他们应当在提案上加一件杀湖南人的提议。

…………

我娘说："我快完了，你想想法把我送回去，省得累你。"

我说："在路上坏了怎么样？"

那老人就笑，说："在路上也总比在这里方便一点。"

她想若果在路上坏了，就水葬，省事省钱，完全为我打算。我不做声，望到这老年人眼睛是湿的。我不能说明天我就有钱了。我又不能到书铺去放赖。我向别人借钱无一处有好希望。想起这为我而作的可怜打算，我全身发寒。我居然想照这打算行事了。若果有路费，尽这几个人转身，我就这样办。我也恐怕他们见我将来情形，一切更不方便。我说，九妹，你不妨哭一哭，热闹一点。她不哭。我又说，一定得哭，将来你流泪的机会多，这时可以无限制的练习，我不笑你！我当真不笑她的，看她哭哭倒觉得这一家有一个小孩子，知道哭，能够流泪，是难得的事。于是她真哭了，她望到我，指我鼻子，鼻子浴着鼻中淌出的血，一个有冤屈的鼻子！正

这样一家人在一个房中谈话哭笑，来客了。

来就住在我这里，是我留他住下的。很平常的事。把我那哥哥的小行军床搬到前面去，我就伴客在我床上睡。来客以为我是阔人，至少是能够帮忙设法略尽地主之谊的方便人。他没有料到我是在从从容容同家中人谈论到葬身问题的。我一面同客谈话，一面就想我若是告这客人明后天就得死，这客人将格外开心的打哈哈了。人与人不相通原是如此，他是可以原谅的。我原谅了他，同他谈四年来他所住到的地方的一切，这些完全与我无关，到这种情形下我却反而把家中人忘记了。我只望到这为冰雪中风沙所吹的大而宽的脸盘出神。他来上海的意思我明白了，他也想成“天才，”且竟像是羡慕我在此种种消灾纳福，所以把原有的收入不薄的教职弃去，奔来找机会了，这呆子，我心想，这汉子身体健壮，或者真可以来此苦十年，为新书业作一蜂子。我听到他把意思说完，对他只有笑。我说，好吧，大家来刻苦，找出一种生存的意义，只要有耐心，这事是容易做到的。我们第一步是冬天且把饭吃过再说。说到吃饭，问他饿不饿，我哥哥把我叫下楼去了，问“米。”我说“有。”我就穿衣。我预备到四马路去讨钱。我动身了，朋友以为我事忙，以为我到别处去赴席。我走了，走到四马路。用各样言语全不济事，到后是用沉默得到五块钱的。我本来还想坐到那书铺门前一阵，因为家中等米下锅，我才赶忙回家。这生活同人说来真是高雅。我同客谈到近于这样的事是在上海作“天才”的必须经验时，朋友摇头，因此朋友就说将来或者到日本国去的话了。他是从苦难中出身的人，可是我知道他想不到一个天才在对付生活上也应具何等手腕。天下太平，天落雨了。天气转凉，我妈

不至于气喘，我不至于流血，一切人不至于长日流汗，真是好事情。夜里我同那来客谈做人方法，我像极懂做人，却不会做人。我脾气是不惯与人同床，但这脾气不为人所知，我就与人同床了。

一夜做梦梦到打死人，逃到山上去，似乎先逃到井里，仰天望到天空的星，且知道有人在井口下窥，开言道：“井中有人么?”我答应说：“没有。”那人又道：“我要稿子。你若是××先生么？在井中写得有什么文章，就想法把它抛上来吧。”那人还在井边等候，大约不回话是不行了。我说：“在井中四围是冷湿的岩，脚下是泥同水，望到井口一片天，那里能有稿子?”那人又厉声说道：“为什么不做诗？在这样情形下不做诗还做什么？我知道你这天才是偷懒!”我生了气，不做声。那编辑先生却不再说话，也像生了气，走去了。

我又梦到是五个人请我吃饭，全是我认识的批评家，不知为什么原故，他们说要打我，我吓醒了。

我又梦到鲁迅做寿，有许多人都不远千里而来，穿一色拜寿衣裳，成天磕头，膝上全绑得有护膝。他们拜完了寿就听那老头儿说笑话演讲，大家觉得比吃寿面还好。大家说文艺复兴了，唱文艺复兴的歌，领班的是姓林的人。我到那里看热闹，我心想，莫非有人认识我，我应当好好躲藏起来才是事。我就躲到一个肥人身后从肥人胳膊下望去，很有趣。寿堂仿佛又是北新书局，那穿制服做招待员陪席的就是北新书局那些作家，到后来听人喊我的名字我吓跑了。

我又梦到涨了水，淹死了四个创造社的人，同时有三个活创造社的人，坐了船到处喊“到四川路吃咖啡去！到四川路吃咖啡去!”不知不觉我也走去了。路上有水，我是赤了脚

走到那里去的。他们坐船自然先到，我上楼去时就见到那三个人坐到那偏僻地方玩纸牌，我忽然想起我没有带钱在身上，就又醒了。

…………

夜长梦多是实事。先生我是当真做过些梦的。做过这些好梦也无济于事，我一醒来仍然得想起自己这一家。

我总想不出办法把我家中有病的人好好处治一下。今天又落雨，木匠不做工，唱毛毛雨的博士在教学生的法文了，我心中还是发闷发愁。我是在追寻“真理”的，这真理是用什么方法我可以从别人手中把我所应得到的报酬得到（?）这真理无从发明，过五天我就得死了。我说我死没有恐吓你们意思，这并非你们应牵连的事。我想起在四川小河里船上时我对于生死的感觉，我那时还不到十七岁，因为军队移防，坐船过川东，到一个忘了名字的地方，天夜了，日头沉了，船傍到泥滩，我望到起了雾的水面发愁，就想跳下水去。在那时若我真下了呆劲，则十年来许多事全与我无关，不必说还与你们在今日作编辑的人做生意了。我另外一些时节也总想到死的，都不能做到，正如写文章一样，我并不曾认真写过一本书。这不认真又仿佛是抖气，太不值钱，我所以没有这认真趣味了。我这时是又有点悔当时不勇敢跳到长潭里去的。这时过细想想，我不能决心，还是有所爱。我憎目前却爱远处，所以我想得到许多不必想的事。先生，这些话若你看得懂，那你真是聪明人了。我自己是不大懂的，因为我想到什么说什么。我这时又想到肥大汉子，肥得要不得，大约吃点心过多的人都是这样。

我到了那与我有生意的书铺，说要钱，不得，可不行。

"怎么样不行?"那办事人虽不说话，神气就是这样子。我望望这个人，我就仿佛软弱了，但想哭。我说："凡是应得的我就要，别的无话。"他仍然不作声，神气却像在说："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我真软下来了。我就坐到那书店门前看小报，我记起旧约上的约珥——以西结——保罗……管他是谁，好像有这样一个人，失了意，被人欺侮了，坐到沙里用手抓发的情形。我不抓发，只看报。报上说日来打仗用军费六千四百万，经手人自己向银行家报告的，这像做大生意，股本大自然无害于事。看了两份小报，街上走路人的泥溅到我脸上，一个天才他就是那么全不动火的站起身来走回家去。住在我家里的那客人他是不会想到做天才得有这些耐心的。我回来也不同谁说及，也不言不笑，把抽屉拉开了，我望见镜片。先生，放心，这里还不到字数，我不至于自杀的。虽充满了无聊，我还是坐到这里把我生活思想的片断巨细无遗抄下。我一面还在同客人说笑，一面是打量到这通信应当如何用我本身的行为来作一结束。

街上想必是仍然同样人多。我就是死了，也仍然大家快乐的过着日子。我妈她说还是回去好，要我设法。我答应这法就设。我真去设法吗?没有的事。我若有勇气，先生，我绝对做我这时想做的事情。买一瓶毒药，大家一喝全了事。我说这个大话也说尽了。我因为说厌倦了这话，才闻到我身上汗衣的不良气味，该死的，这也无办法。十年前我就是这个样子，汗衣只一件，到洗时，衣不干，不能下楼吃饭，就不吃。如今已成"天才"多日了，倒并无多大变化。这使我明白他们在我面前掩鼻的理由了。"倘若干净呢，不是天才也无妨。"哈，我这个人！我能够这样取笑别人么?

我一面写字一面打盹。我不能放弃一分钟。我在此是写“天才”的通信！木匠打起来，我又不能安静了。天底下的事都互相牵绊，我恨这些人吵了我，这些人可不知道，别人总也有恨我的，我也不知道。朋友不说话，但不走。我想睡，他一定要我说了以后才会出去的，我偏又不说。我担心别人疑我是故意疏慢。待人是应当好一点的，这是义务，无所取偿，总之是应当好一点。我是不能做坏人的，又不愿做好人，连时时刻刻自己也加以仇视，这样的我说是不愿有人来，这也不为过分吧。连家中人都想杀死，再不能于友人有所应对，这聪明的友人也总不至于不欢吧。然而假使这时朋友知道了我的心情，他仍然得不满意，因为他可以从行动上察出我对客人的厌倦，却不能察出我这无聊的心。北京路有旧马达卖，有钱，买一马达装到船上去，我去船上讨生活，是可以逃避一切负重与一切绊纽的。看报上有马戏玩，玩马戏的人大约很快乐，不至于像我这样为难了。

我又想，为什么不故意来同家人大吵一架，再乘此跑出或者因这一股气就跳到黄浦江去。我是并不放过这吵架的机会的，可是一家人在患难中总嚷不起来。越穷，家中人越和气，似乎都相信互相勉励就可以支持这局面转到光明。我抖气索性同家中人更好一点，同客人也更亲密一点，把日子打发走了。

天气热，人要流汗，我就想到流汗。天气转凉，有雨落，见到雨，我也就想雨。许多时候的雨都可以慢慢想起，想起心里又极不耐烦。我只能不想，谈话，劳作，笑，流血。流鼻血时我的的确确只能把棉花抵鼻孔，不想其他事的。先生，你们觉得这是对不对？我以为我不是成天睡就成天做事，这

应当对。我的客他是曾经成天做事过来的，如今只成天睡。说这个才真无聊，我实在不想说下去了。

…………

我妈晕到妹身上两次，我不悲哀，这人可以死得了。我哥对我很可怜，似乎见到我这未完的通信。我想告他，这是两块钱一千字的事，写这样比写别的还是一样拿钱，也一样得费神，一样无聊，他耳朵好像只愿意听别人夸奖他弟弟是“天才，”除此以外他觉得应当有一点钱，此外不闻不问了。这有德行的人，真也只有饿死！

我仍然坐到那大路上去的，我看车子。我人又不发疯，我对这眼前事着什么急？我回去，见到妹眼睛红肿，很美，这人命运不及别的女孩子的好，作了这一家的人！

…………

在灯下我做了呆事了，第三次才有血出来。并不甚痛。这里只写到十二页为止，若明早上我还能拿笔，必定还写一点今夜的事。先生，告别了，这时他们在唱可怜的秋香，世界上的事真怪，他们唱到第三次还有精神继续唱下！我好像是在做梦，听到我哥来敲门，只装已睡熟了，这好人还要我安安静静的睡一晚！明天那住在我这里的客，回来时会吃一惊，你们看到这里也会吃一惊。但是，先生，一切完了，一个平常的结局。灯芯一捻，熄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6月10日，7月10日，《红黑》第6~7期。署名甲辰。其中“二”在第7期上发表时篇名为《寄给某编辑先生》。

① 作兴　索性、干脆。